

安培列斯事件

(巴西) 埃里科·维利希莫 著

范维信 陈凤吾 译



花城出版社

书馆



安塔列斯事件

〔巴西〕埃里科·维利希莫 著
范维信 陈凤吾 译

花城出版社

PDG

安塔列斯事件

【巴西】埃里科·维利希莫 著

范维信 陈凤吾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5.625印张 1插图 355,000字

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3,700册

书号 10261·245 定价 1.35元

译者前言

对我国读者来说，埃里科·维利希莫或许是个陌生的名字。但在巴西，他的名字却家喻户晓，尽人皆知，其作品被誉为“历史的画卷”，前后共印行近三百万册——这在一万册即称“畅销书”的国度里不能不算是个惊人的数字。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文、德文、意大利文、俄文、罗马尼亚文、荷兰文、挪威文、西班牙文等，在各国出版。据一位德国文学教授统计，仅他的长篇小说《大陆》（上、下册）就先后在德国出版三十二万册，是一九四五年以来在德国发行最多的拉美文学作品。

埃里科·维利希莫一九〇五年十二月生于巴西南里约格朗德州一个叫上克鲁斯的小城，年轻时曾在当地作过杂品店店员、银行职员、小药店店主，后移居州政府所在地阿雷格里港。从一九三〇年在《环球杂志》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偷牛贼》到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因心肌梗塞逝世的四十多年中，他写出了大量长篇和短篇小说，其中《远方的音乐》、《请看原野上的百合花》、《交叉之路》、《安塔列斯事件》等，曾获各种文学奖。由于他在国际文坛上的影响，经巴西外交部提

名，从一九五三年开始任美洲国家组织文化部主任三年。

埃里科·维利希莫是个多产而又严肃的作家。他奇妙的构思常使读者拍案叫绝。他本人沉默寡言，其作品也惜墨如金。他对社会，特别是对上层社会的辛辣讽刺，使巴西当局一度把包括《安塔列斯事件》在内的他的一些作品列为禁书，但这并未使作家背离自己的信条——“生活始终如一，作品始终如一，对朋友、对自己始终如一”。他说：“我认为，在不公正现象俯拾皆是的今天，作家至少能给所在世界的现实一线光明，使刽子手和蠹贼们无处藏身。我们可以点燃一盏灯，如果没有电灯，点一截蜡烛也未尝不可。如果连蜡烛也没有的话，总可以不停地划火柴以忠于职守。”

《安塔列斯事件》是埃里科·维利希莫继《大使先生》之后创作的又一部政治讽刺小说，于一九七一年问世后立即引起轰动，当月竟然一连出了三版，均被抢购一空。当时正在美国的巴西文学大师若热·亚马多用二十四小时一口气读完这本书后，从纽约写信给作者说：“正当文学界人人追求时髦、浅薄下流的小说泛滥成灾的时刻，您的《安塔列斯事件》令人耳目一新。我不能不向您遥致祝贺。这本书是巴西作家们的共同荣誉。”

早在十年动乱中的一九七五年，我们就曾把《安塔列斯事件》的部分章节译成中文。在当时，一般外国文学作品尚在禁锢之列，象这种能刺痛丑类们神经的政治讽刺小说自然更不必说，甚至私下翻译它都会成为罪行，所以我们的翻译工作时作时辍。现在，这部小说终于和我国广大读者见面了，我们的兴奋是可想而知的。

《安塔列斯事件》所描写的“事件”荒诞不经，但书中的各

种人物——包括活人和死人——都各有鲜明的个性，体现着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特征，具有典型意义。政治讽刺小说往往容易流于漫画式的勾勒，而埃里科·维利希莫笔下的安塔列斯人，不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是有血有肉、有真情实感的活生生的“人”。《安塔列斯事件》产生于地球的另一面巴西，它问世至今也已有十几年的时间，但它所展现的真假、善恶、美丑依然存在。

当然，本书的艺术特色和技巧，亦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之处。

内 容 提 要

《安塔列斯事件》是巴西当代著名作家埃里科·维利希莫写的一部构思独特、题材新颖的长篇小说，是巴西近年来出版的畅销书之一。

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安塔列斯》和第二部分《事件》。安塔列斯，是作者虚构的一座位于巴西和阿根廷边界的巴西小城市。第一部分，通过描写这座边境城市的两个家族——瓦卡利亚诺家族和坎博拉戈家族的恩怨、争斗与盛衰，反映了这座小城市从封建庄园制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反映了外国资本的入侵和当地群众的觉醒。第二部分，通过安塔列斯工人总罢工事件，引出一连串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在工人总罢工的当天，安塔列斯城里一连死了七个人，由于罢工工人占领了公墓墓地，死人不能下葬。为了争取体面的下葬，这七个死人从棺材里爬出来，向安塔列斯城的广场进军。在广场的圆形舞台上，他们静坐示威，发表演说，揭露这个城市的当权者和有产阶级的荒淫无耻、残酷无道的种种罪恶和丑行，使这帮显贵们狼狈不堪。作家通过死人之口，对资本主义人吃人的社会作了无情的鞭挞，对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者作了辛辣的嘲讽。

小说思想深刻，文字流畅，笔力雄健，故事情节曲折动人，向读者介绍了许多异国风情，展示了许多绚丽多彩的异国人民的生活画面。

本书中凡属虚构的人物和地点，均以虚构的名字出现，而实有其人或实有其地的，则均以其真名出现。

——作者

目 录

译者前言.....	1
第一部 安塔列斯.....	1
第二部 事 件	190

第一部

安塔列斯

1

不久前，在与阿根廷交界的巴西城市安塔列斯，进行过一次发掘。据内行人讲，出土的化石属于洪积世前的一种动物——犰狳。从古生物复原的形状来看，这是一种巨形犰狳，有完整的鳞甲，尾巴硕大，象根带刺的木棒，整个躯体和德国“大众”牌汽车差不多。据估计，在一百万年以前的冰河时代，大犰狳类和大獭兽类都曾在南美洲这块辉绿岩地区栖息。只有上帝才知道，今天的乌拉圭河是何时形成的。至于在新生代的哪个时期，人类才在巴西南部这个地区出现，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不过，种种迹象表明，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使安塔列斯人费过心思。至今偶尔使他们感到愤愤不平的是，国内外的地理学家们从来未把安塔列斯城标入地图，仿佛上乌拉圭河的口岸中只有圣博尔雅才值得一提。市长、市议员和其他知名人士签署的备忘录，接连不断地发往“巴西地理统

计学会”，抗议这种公然无视安塔列斯存在的作法。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如泥牛入海，杳无消息。热隆西奥·阿尔布格尔盖神父在当地圣母教堂任职时，曾不止一次徒劳地向“南里约格朗德州历史地理学会”呼吁过——他本人是该学会的通讯会员。

非常明显，不管地理学家们是出于恶意还是无知，安塔列斯地区的首府——安塔列斯市，确实座落在这条大河的左岸。

下面要讲的事件发生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五。它使得安塔列斯一夜之间在南里约格朗德州、在巴西，甚至在整个文明世界名声大振，虽然这名声有点暧昧而且象朝露一样转瞬即逝。不过，这一事件似乎直到如今，仍未能打动那些铁石心肠的地理学家们。

荒诞不经、阴森可怖、骇人听闻——这些形容词均见于新闻记者卢卡斯·法伊亚为自己的日报——《真报》——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这篇文章详细描述了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日子。至于它为什么没有发表，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加以披露。这一切是如此荒诞离奇，以致热隆西奥神父在教堂里大喊大叫说“末日审判已经开始了”。在那人心惶惶、黑云压城的时刻，一位瞧不起自己故乡的、玩世不恭的小伙子嘟哝着说：“上帝干嘛在这个鬼都不下蛋的地方开始末日审判呢？”

不过，把还未讲的事情匆匆地说出来是不适宜的。我们还是尽可能简要、尽可能客观地追述一下安塔列斯及其居民的历史，以便对这出人类历史上也许是绝无仅有的滑稽剧的舞台、布景，特别是对它的主角和配角们有个清晰的概念。

2

迄今所知道的有关这个南里约格朗德州教区的最早的文献，是法国自然学家卡斯顿·贡特朗·德乌伯维尔所著的《巴西南部风光》（1830—1931年）一书。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在其旅行日记中写道：

四月二十日。今天上午，我们乘小船渡过乌拉圭河进入巴西境内。这些富有田园风光的绿色原野使人想起我们的外省。这里草场富饶美丽，牛羊成群。最初遇到的人，不管是白人或印第安人，都用狐疑的眼光好奇地望着我。这并不奇怪，他们有理由对我的服饰、外表，特别是对我的行装——装着在巴拉圭和阿根廷捕捉的鸟和笼子、塞满我踏上新大陆以来收集到的植物和岩石标本的各色各样的袋子——表示惊异。

上午十点左右，我们到了一个属于圣博尔雅区的名叫“平头百姓”的小地方。稀稀落落的十来间茅屋，座落在河边，不远处是这片土地的主人的住宅。主人颇有礼貌地接待了我。他年岁不大，体格魁梧，长着栗色头发和胡须，皮肤白净，仪表威严，喜欢高声说话，看起来是个习惯于发号施令而且要求别人绝对服从的人。他叫弗朗西斯科·瓦卡利亚诺。这个名字很可能来自“瓦卡”^①这个字，因为我觉得这不象个正经名字，很象是自己取的。瓦卡利亚诺先生的住宅比

^① 瓦卡，即葡萄牙语“牛”。

别人的略大些。我用自己可怜的西西班牙语和这位先生谈话，他也用西西班牙语回答我，有时也夹杂一些葡萄牙语。

吃午饭的时候，主人用大铁锅端来了拌有木薯粉的、全用动物油调的干肉（当地人叫“沙格”）。瓦卡利亚诺先生以为我是个货郎之类的人，所以当他发现我并没有带来烟草、食糖和盐巴等缺门货时，感到非常失望。我解释说，我是个科学家，但我的房东似乎不大相信。在他看来，只是为了逮些小动物，收集一些植物和石头之类的东西，不值得如此辛辛苦苦长途跋涉。

我发现瓦卡利亚诺先生对“河那边的人”并不喜欢，甚至持怀疑态度。如果考虑到还在不久之前，巴西曾为了占有所谓东部地区而卷入一场同阿根廷的战争的话，他的这种态度是不足为怪的。

我的向导十分健谈，对本地区和河两岸的人们非常熟悉。他断言，我的房东不仅从他祖父那儿继承了本省殖民初期葡萄牙王室赐予的封地，而且还强占了属于周围其他人的好几“勒夸”^①土地，把附近的一些牧主都吓跑了。这位向导还说在瓦卡利亚诺先生今天的牛群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他父亲乘邻国内战混乱之机，从阿根廷偷来的牛的后代。向导要我这些话绝对保密，因为据他说，瓦卡利亚诺先生是个残酷暴戾、报复成性的人。

我得知，村上的印第安人都以为我是巫师，而房东家的工头却坚信我是奉教皇之命微服出访的主教，来这个地区为的是考究重振当年繁盛一时的基督教的可能性。但是，真正

^① 勒夸，巴西长度单位，一勒夸等于6600米。

令我不安的还是在我们吃完饭之后，瓦卡利亚诺先生本人说的那些话。我在此全文转述如下：“你知道我是怎样对付最近到这里来的一位收税大员的吗？我叫人把他宰了，尸体扔到河里。”幸亏他在讲了这番话之后放声大笑起来，并且亲昵地拍着我的后背说，他是个好心人，相信我确实是一个收集植物和小鸟的人，因为“每个疯子都有自己的怪癖”。

整个下午我都在村子周围采集植物标本。睡觉之前，瓦卡利亚诺先生答应在第二天天亮时，给我来个“终生难忘的节目”。

蚊子搅得我几乎一夜不曾合眼。

3

四月二十五日，在太阳升起之前，我和房东骑马朝离村子不到一勒夸的草地驰去，在一片灌木丛旁下马，等待天亮。

太阳出来了。一片沼泽地展现在我们面前，里面浮游着各种各样的水鸟。我简直无法掩饰惊讶和喜悦，这是自然学家梦寐以求的啊！我一眼就看到逗人喜爱的苍鹭、红鹤、长腿鹭、水鸡、野鸭、水仙鹤，还有几只远看象鹳、但要比一般的鹳大的水鸟。我真想跑过去，在这鸟类大聚会的地方捉它几只。瓦卡利亚诺先生抓住我的胳膊，要我等一等，说是还有“更精采的东西”给我看。过了一会儿，他指着一棵离我们二十来米远的光秃秃的树，只见树枝上停着一只浑身雪白、线条优美的苍鹭，这时它正好把头转向日出的方向，挺挺身子，伸起长颈，象在为初升的太阳唱赞歌一样，

长啸一声。这声音有说不出的悠扬婉转，使人想起牧人哀怨的笛声。我不禁想到，上帝无比丰富而奇妙的想象力，给宇宙间增添了多少瑰丽的色彩啊！瓦卡利亚诺告诉我，印第安人把这种鸟称为“太阳笛”。

我们返回住地。那一天，我采集了不少草本和对生植物，以及在那片天堂般的草地上所碰到的其它植物的标本。主人好象对我产生了好感，因为当我提出能否借两条牛来代替那两只把我们的车子拖到那里已经疲惫不堪的牲口时，他非常爽快地答应了。

吃过晚饭，我们在住宅附近散步。我好象要酬报他上午为我安排了精采节目似的，指给他看四月十五日以后在南半球东方地平线上开始出现的天蝎星座。我把名叫安塔列斯^①的那颗美丽的星星指给瓦卡利亚诺先生看，并且告诉他这颗星尽管看起来很小，可实际上比太阳还大得多呢。我的房东默默地望了望南极星，未置可否。回到家时，他自言自语地说道：“安塔列斯，挺好的名字。不过，这对我来说，只能理解为有很多獾^②的地方。我们这块靠河的地方獾可多呢！”应他的要求，我把这个名字写在一片纸上。瓦卡利亚诺呆呆地看了一会儿，轻声地自言自语说：“对一个村子来说，倒是个再好不过的名字，比‘平头百姓’好听。”然后他把纸片放进口袋里，露出犬牙笑道：“不过，我不相信这颗星星真的会比太阳大。”

① 安塔列斯，葡萄牙语中南极星的意思。

② 安塔，葡萄牙语中是“獾”的意思。

4

另外一份很少为人们所知、但却非常重要的有关所谓安塔列斯的史前文献，是胡安·巴底斯塔·奥德罗神父写给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上司的信件。在这封注明写于一八三二年十二月四日的信中，这位传教士说，他渡过了乌拉圭河，到了“平头百姓”村，请求这片土地的主人，一位名叫弗朗西斯科·瓦卡利亚诺的先生，允许他为当地人举行婚礼和洗礼，并且得到了准许。现将这封信中的一段话抄录如下：

“这里住着许多土著，尤其糟糕的是他们尚处于罪恶的乱婚状态。村子里缺少白种女人，葡萄牙男人只好和印第安女人来往。他们没有为私生子洗礼，也不承认他们是自己的孩子。想到有朝一日这些孩子长大成人，由于无知而乱伦，我感到不寒而栗。然而，这个问题只好待上帝的慈悲之手去解决了。最近三天里，我主持了多次婚礼，并为大批不信神的人——不光是孩子，还有成年人——举行了洗礼。昨天是礼拜日，我在露天举行弥撒，有许多人参加。看样子，瓦卡利亚诺先生对我们的宗教和别的教派并不尊重，但对我本人还算客气，甚至为我的传教工作提供种种方便。我怀着应有的尊敬问他是否不打算成家了。他回答说，几个月之内他将前往阿雷格里港，和一位名叫安热丽卡的姑娘——当地富有的庄园主的女儿结婚。”

5

婚礼肯定是举行了，因为在阿雷格里圣母院的旧档案中，查到了有关记载。

弗朗西斯科·瓦卡利亚诺同他的发妻总共生了七个儿女。特别使他高兴的是，头胎是个男孩，起名叫安东尼奥·马丽亚。

长子出生一年之后，弗朗西斯科·瓦卡利亚诺经历了一段颇为艰难困苦的岁月。这期间，他多次面临失去土地、牲畜和其他财产的危险。当时正值所谓“叫化子战争”^①时期，成千上万的人手持武器起来反对帝国政府，而帝国政府的权力掌握在摄政王手里，当时的王位继承人唐·彼得罗尚未成年。

弗朗西斯科·瓦卡利亚诺在这场斗争中，态度暧昧。一方面，他确信革命事业是正义的。另一方面，起义者宣布成立“比拉底尼共和国”，又使他颇为不快。他这样对妻子说：“君臣如父子。成立了共和国，大家都成了孤儿啦！”

于是，瓦卡利亚诺象他的一位政敌后来不无恶意地宣扬的那样，采取八面玲珑、左右逢迎的态度。他时而接待革命军，时而接待官军，对双方提出的要马匹和粮秣的要求都一

^① 叫化子战争，又称“法拉波斯”战争，指一八三五年在南里约格朗德州爆发的反对帝国压迫的起义，起义者后来建立了“南里约共和国”。

一予以满足。再说，谁敢对大军说个“不”字呢！

在这种左右周旋中，因为“平头百姓”村是个偏僻的小地方，革命军很少光顾，人们似乎把它遗忘了。这一点也帮了他的大忙。即使如此，有一回瓦卡利亚诺和他的家人还不得不匆匆渡过乌拉圭河，到阿根廷去，避祸年余。

内战持续了差不多十个年头。瓦卡利亚诺常说，那次战争使他头上增添了白发，脸上出现了未老先衰的皱纹。内战结束后，瓦卡利亚诺回到了巴西，重建几乎完全荒废的家园。他千方百计地、一步一步地增添自己的牛群，并在当地重振声威。“叫化子”和帝国分子签订了和平协定，双方都保住了尊严和爱国精神。倘若你看看协定的条文，简直分不出双方谁是战胜者，谁是战败者。

谁也没有问过瓦卡利亚诺，至少谁也没有当面问过，在内战期间他到底站在哪一边。“平头百姓”村的这位绅士对此也讳莫如深。

按一八五三年五月二十五日的诏书，“平头百姓”村升格为镇，并被正式命名为“安塔列斯”。许多人不明白更改名称的缘由和这新名的含义。包括瓦卡利亚诺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安塔列斯”的意思是“有獾的地方”。甚至还有人以为这是某个多次参加同西班牙人的战争的巴西将军的大名。

十多年之中，弗朗西斯科·瓦卡利亚诺——正象从一八二九年以来在“平头百姓”村那样，——一直是安塔列斯镇至高无上的无可争议的权威，甚至省政府也借口是圣博尔雅的属地，而对这个边境小镇的事务不加过问。

6

一八六〇年夏天，弗朗西斯科·瓦卡利亚诺得知，一位在乌拉圭阿纳^①出生的名叫阿纳克勒托·坎博拉戈的富有牧场主，在安塔列斯附近购置田产。人们议论纷纷，说坎博拉戈家族是圣保罗一位牲口贩子的直系后裔，说这位牲口贩子有一天在雅拉乌山谷——也许就是古代神话中的萨拉曼卡——找到了许多金银财宝，否则谁也无法解释一个普普通通的马贩子如何转眼间成了经常在背褡里装满象太阳一样闪闪发光的金币的人。

虽然安塔列斯的主人没有见过阿纳克勒托·坎博拉戈的尊容，但他千方百计从中作梗，不让这笔交易作成。“我不想有人插一杠子！”他说。可是，坎博拉戈要买的土地属于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圣博尔雅市的政治领袖、省长的密友。弗朗西斯科无计可施，只好象他自己所说的，“咽下这只癞蛤蟆”。

购置田产之后，阿纳克勒托·坎博拉戈立刻在安塔列斯帝国广场旁边造了一所巨大的住宅，当时这个广场还是放牛牧马的草地。

弗朗西斯科·瓦卡利亚诺和阿纳克勒托·坎博拉戈头一次在广场相遇时，人们都捏着一把汗，以为这两位庄园主非火并不行。那是千钧一发、惊心动魄的时刻：两个人突然面对

^① 乌拉圭阿纳，今属巴西南里约格朗德州。

面停下来，怒目相视，从头到脚打量着对方。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两人都双手叉腰，颇有动干戈之势。这时，恰好神父出现在教堂门口，大声喊道：“不要动手！看在上帝的面，不要动手！”

其实，这两位在当地大名鼎鼎的人物谁也不爱上帝，更不爱这位神父。但是，出于各自不便明说的原因，彼此都克制了自己，朝着相反的方向悻然走开了。

于是，安塔列斯的两个王朝——瓦卡利亚诺家族和坎博拉戈家族——开始了一场残酷的争斗。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波动，有时也因为纯属个人的恩怨，这场争斗时紧时松，持续了将近七十个春秋。

7

阿纳克勒托·坎博拉戈渐渐赢得了相当一部分安塔列斯居民的尊敬，并和他们交上了朋友。在这个村镇的历史上，他是第一个敢于和“奇科·瓦卡”^①——象瓦卡利亚诺的敌人背后称呼的那样——分庭抗礼的人物。这位瓦卡利亚诺家族的首领是个气势汹汹、狂妄自大、冷酷无情的人，说起话来象鞭子一样厉害。而坎博拉戈家族的首领则完全相反：为人圆滑，说话慢条斯理，喜怒不形于色，而且十分善于随机应变。他具有长者之风，常常对小伙子们称“我的孩子”。如果对方是个上年纪的人，他则说“我的前辈”。（“你抽过这种

^① 奇科·瓦卡，是弗朗西斯科·瓦卡利亚诺的卑称。

烟草吗？没有？来，来，抽一袋，真是别有风味。有玉米皮^①吗？卷一支，留下抽吧！哎呀，感谢什么呀！”）

粗通文墨的阿纳克勒托·坎博拉戈很快就在镇上组织了保守党。对政治一向漠不关心的奇科·瓦卡利亚诺立刻组织了自由党与之抗衡。

于是，安塔列斯出现了两位势均力敌的绅士。也正是因为旗鼓相当，双方才没有卷入同归于尽的火并。按照老习惯，在礼拜日弥撒或其它圣日里，保守党坐在祭坛右边，而自由党则坐在左边。神父布道时心惊胆战，声音发抖，竭力玩弄修辞把戏，以便不说出那怕会稍稍使其中一方不高兴的话。曾有人私下问过神父，究竟同情安塔列斯的哪位权贵？他总是提心吊胆地左顾右盼，然后嘟嘟哝哝地说：“上帝是我唯一的上司，宗教是我唯一的政治。”不过，在安塔列斯的政治和社会辞典里，“中立”是个不存在的字眼。外地人到了那里，即使是短暂的旅行，也会立即被卷入党派之争。

坎博拉戈家族和瓦卡利亚诺家族历来都以放牛牧马为业。老阿纳克勒托是第一位在当地饲养绵羊的人，而奇科·瓦卡则种植小麦、麻类和水稻，因此也是当地最富有的奴隶主。

8

当巴西和巴拉圭交战的时候，瓦卡利亚诺分子和坎博拉

^① 巴西牧民和农民习惯用玉米棒里层的薄叶卷烟。

戈分子不得不暂时偃旗息鼓，在帝国的旗帜下共同和索拉诺·罗佩斯^①的“印第安人部队”作战。奇科·瓦卡利亚诺抱怨说：“这次和卡斯特拉人^②一起打仗，实在使我心情不舒畅。”他说的卡斯特拉人，指的是阿根廷和东乌拉圭共和国的部队，当年它们和巴西结成三国联盟，共同抗击巴拉圭可怕的独裁者。

由于阿纳克勒托和弗朗西斯科都超过了从军年龄，他们每人都送两个儿子参加祖国志愿者部队。

战争从一八六五年一直打到一八七〇年。对安塔列斯来说，这是一段悲惨、焦虑和艰难困苦的经历。战争结束之后，奇科·瓦卡的大儿子安东尼奥·马丽亚在洛马斯·瓦列丁那斯战斗中阵亡的消息才传到镇上，坎博拉戈家的两位活着回来了，但却残废了。长子本热明在一次肉搏中失去了一只眼睛，带回了少校军衔和一枚军功章，他的弟弟卡乌登西奥不得不截去一只胳膊。安当·瓦卡利亚诺的左手埋葬在巴拉圭的土地上，回来时他成了上校。由于作战勇敢，他也获得了勋章。

三位凯旋而归的安塔列斯英雄在家乡受到了隆重欢迎。他们逢人就讲自己的战斗故事。这些故事有的令人毛骨悚然，有的则绘声绘色，令人捧腹大笑。有一点，本热明·坎博拉戈和安当·瓦卡利亚诺的说法却大有径庭。他们都宣称在塞洛一戈拉战斗中用投枪刺死独裁者索拉诺·罗佩斯的光荣应该归于自己。但是，历史揭穿了两个人的谎言。

① 索拉诺·罗佩斯，当时巴拉圭的统治者。

② 卡斯特拉人，巴西南部人对乌拉圭和阿根廷人的称呼。

9

由于阿纳克勒托·坎博拉戈的卓有成效的奔走和政治威望——他和省政府的一些大员是朋友——省政府于一八七八年五月十五日通过一项法令，安塔列斯从圣博尔雅分离，正式升格为“市”，成为本地区的首府。这本来是年近八旬的奇科·瓦卡利亚诺的夙愿，但这一切全靠仇敌的努力得以实现，使他感到沮丧万分。在庆祝这一重大事件的前一个星期，奇科·瓦卡猝然死去。经圣博尔雅一位医生诊断，认为他死于“中风”。阿纳克勒托表现了绅士风度，决定把庆祝活动推迟到十二月举行，甚至还以坎博拉戈家族的名义给死者献了花圈。瓦卡利亚诺家的人拒绝对方的哀悼，认为这是无法容忍的“嘲弄”。

十二月到了，全市正准备大事庆祝，忽然传来消息说，住在庄园的老坎博拉戈被毒蛇咬伤，他的那些黑女人的祈祷、江湖医生的草药和膏药之类都无济于事，半个小时后就呜乎哀哉了。

一八七九年，安塔列斯两大世家各自有了新的首领。独眼本热明成了坎博拉戈世家的家长，一只手的安当则成了瓦卡利亚诺世家的头目。

两位新领袖都四十来岁，血气方刚。他们在各自的父亲灵前默默许下誓言，要把这场家族争斗进行到底。

10

几年之后，伊莎白尔公主签署了在巴西废除奴隶制的法令。安当·瓦卡利亚诺对家人说：“这个疯狂的行动将加速帝国末日的到来。”他虽然满心的不情愿，但至少在形式上还是解放了自己的奴隶。多年前就组织了安塔列斯共和团体的本热明·坎博拉戈，对废除奴隶制的消息兴高采烈。后来当政府宣布在巴西实行共和政体时，他便高呼万岁，鸣炮欢迎。

安塔列斯有几天曾处于战争边缘。女人和孩子被禁止上街，人们在广场上对骂，互相开枪射击。共和团体本部的玻璃窗被愤怒的保皇分子用石块和子弹打得粉碎。一个炸药包在瓦卡利亚诺住宅门前爆炸。有的人被炸得头破血流，有的人被炸得皮开肉绽，伤势有轻有重，但无一人死亡。

不管怎样，帝国已是寿终正寝，瓦卡利亚诺家族别无他法，只得听天由命，忍气吞声。象通常遭到挫折时那样，他们怀着屈辱、羞耻和怨恨，关闭了在城里的家门，躲到庄园里去消磨时光。老皇帝^①被共和分子流放之后，安当还暗暗流过眼泪。他悲切地对家人说：“国家完了！现在只有等待时机进行革命，把老人家重新扶上王位。”瓦卡利亚诺家的头号继承人希斯多咬牙切齿地说：“共和国支撑不了多久，听说里约热内卢已经开始出现骚乱。”

^① 老皇帝，指巴西最后一位皇帝彼德罗二世（1825—1892年），一八八九年帝制结束后举家迁往欧洲，两年后他本人在巴黎去世。

一八九〇年，安塔列斯圣母教堂在庆祝圣灵节之际正式落成。本热明作为庆祝活动的主持者，叫人宰了六头牛，做烤肉慰劳乡亲，还组织了焰火晚会，施放从州首府运来的焰火。

瓦卡利亚诺分子本来答应为新教堂购置一口铜钟，可是后来又拒绝履行诺言。当神父小心翼翼地问及此事，并且解释说宗教和政治毫无牵涉时，安当粗暴地回答说：“神父，在这个问题上连上帝也无权中立。”

11

安塔列斯为数不多的历史学家，对本市编年史中的某些“令人不快”的事件至今仍然噤若寒蝉。但他们的看法却完全相同：一八九三年的联邦主义革命无疑是安塔列斯两个敌对世家之间世代争斗的最残酷、最血腥的时期。安当·瓦卡利亚诺和他的兄弟、儿子、姻兄弟、侄子和外甥们，本来就对帝国著名的代言人加斯巴尔·马尔丁斯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时自然站到了革命者一边。他们在一次突然袭击中占领了安塔列斯。坎博拉戈分子立即组织反击，在来自圣博尔雅的共和派的帮助下，一举夺回了这座城市。战斗是在傍晚打响的。瓦卡利亚诺的部队受到伤亡，仓皇撤退。安当带领十几名士兵为主力断后，不幸被俘。他被带到本热明·坎博拉戈面前。两个人恶狠狠地对骂一阵。得胜的司令官恢复平静之后说：

“我心地善良，尊重俘虏的权力。尽管你和你的党徒在占

领本市期间罪行累累，我还准备饶你的命。”

安当·瓦卡利亚诺狠狠地瞪着对手说：“我不要求也不接受一个婊子养的独眼龙的恩赐！有胆量你就放了我，把刀还给我，我们一个对一个，看看到底谁是男子汉大丈夫！”

本热明摇摇头，咯咯地笑道：

“我不滥用权力，不和一只手的東西较量。”

安当怒不可遏，狠狠地朝他脸上啐了一口。

对这以后发生的事情众说纷纭。有些野史家说，本热明气瞎了眼，抽刀扑过去，当场杀死了对手。另一些人说，他是晚些时候才命令部下把安当残酷地砍死的。可以肯定的是，安当·瓦卡利亚诺那天夜里确实被杀了，尸体用一条床单裹着，埋在当地的公墓里。

12

瓦卡利亚诺分子的报复随之而来。几个月后，由希斯多率领的联邦军夺回了安塔列斯，并且捉到了坎博拉戈家最年轻的特列济奥。

希斯多命令全城所有男人到广场集合，妇女和儿童留在家里。特列济奥被反剪双手，带到希斯多面前。气氛阴森可怖。长满胡子的、肮脏的、浑身臭汗和血污的士兵围着两个势不两立的对手。

“大家都知道，”希斯多·瓦卡利亚诺喊道，“坎博拉戈分子卑鄙地杀死了我哥哥安当。他不能象一个男子汉那样手执武器战斗而死，却象一头可怜的牛那样被宰了。这个坎博拉

戈分子将抵偿他的兄弟和所有那些癞皮狗们所犯下的罪恶。”

特列济奥脸色铁青，嗫嚅道：“战争总归是战争，我不求宽恕。”

“你不求，老子也不会饶你，婊子养的杂种！”

接着是值得罗哲姆^①大书特书的场面。希斯多命令把俘虏捆起，倒挂在一棵树上，头离地仅有几厘米。随后，他拿着一个很大的漏斗状的桶走近受害者，把漏斗的长长的尖嘴深深地插进俘虏的肛门里。特列济奥的脸由于痛苦和羞辱不停地抽搐，但他咬紧牙关，没有发出一声呻吟。

谁也弄不清希斯多到底要干什么。一个士兵对身边的伙伴耳语道：“我想上校要用辣椒和芥末给这位啄木鸟^②洗肠子了。”

希斯多的主意要可怕得多。当他喊道“把佐料拿来”时，大家才明白了他的名堂。从瓦卡利亚诺宅院里走出两个人，提心吊胆地抬着一把很大的铁壶，铁壶里盛着滚烫的油。

天空蔚蓝蔚蓝的，没有一丝云彩；春风徐徐吹拂着树叶和玫瑰，这些玫瑰每年都覆盖着坎博拉戈家那已经荒废的篱笆和住宅。特列济奥惨叫一声，拼命地乱踢乱抓。

看到这种场面，只有一个人发出一声大笑，其他人都默默地站在那儿。瓦卡利亚诺家最年轻的罗姆阿尔多走到家长面前抗议道：“这太野蛮了，哥哥！”

① 罗哲姆，基督教神父，他根据《圣经》的拉丁文旧本写出的“通俗译本”在十六世纪中叶被规定为法定文本。

② 啄木鸟，或称“皮卡巴乌派”，指一八九三年起义中的共和党分子，这里指坎博拉戈分子。

希斯多眼也不抬，看着象猪一样挣扎惨叫的受害者说：“你需要学学怎样对付敌人，小伙子。要是这使你倒了胃口的话，那你就回家喝杯绿茶，或者睡觉去吧！”

特列济奥的痛苦没有持续多久。当他停止抽搐时，希斯多望望天空，松了一口气。有人告诉他说，神父在圣母院祈祷，请求把年轻的坎博拉戈的尸体交给他，以便埋葬死者，送他的灵魂升天。希斯多断然拒绝说：“祈祷什么？如果这个‘啄木鸟’真有灵魂，这会儿也早进到地狱的院子里了！”说完，他就转身回家去了。家里，一块烤好的羊肩在等着他。他马上若无其事地大嚼起来。

13

六个月之后，坎博拉戈分子在一次夜间奇袭中重新夺回了安塔列斯城。瓦卡利亚诺带领他的军队撤离市区，丢下了几个战死或负伤的伙伴。战斗过后几个小时，希斯多在山顶集合起自己的队伍，清点人数，发现少了弟弟罗姆阿尔多。他感到浑身冰凉，惶惑地问道：“谁看到罗姆阿尔多了？”没有人回答。希斯多以为他走失了，耸耸肩，心里想：战斗中总是这样……

后来他才知道，当“啄木鸟”们突然发动进攻时，罗姆阿尔多正和一个印第安女人睡觉，没来得及逃跑，被俘了。

本热明·坎博拉戈高兴得直搓手，象是发了疯——为特列济奥报仇雪恨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当时已是深秋，天气寒冷，到处是一片肃杀景象。第二

天早上八点左右，本热明设法从神父那里了解弟弟是在哪棵树上受刑的。神父只得告诉了他，并向他请求说：“为了生活中一切神圣的东西，看在你母亲和去世的父亲面上，不要杀害这个小伙子。杀死特列济奥的不是他。”

本热明笑笑说：“神父，我以上帝的名义向你起誓，绝不杀死罗姆阿尔多。”他语调非常温和，神父吃惊地睁大眼睛问：“你真的发誓？”本热明提高嗓门说：“我发誓！当着我的战友的面发誓！凭我母亲、妻子和姐妹的荣誉，我发誓放了这个小伙子，而且是活着放了他！”神父沉思不语，对此他不能不感到怀疑，但是，什么也没有再说，搓了搓手，回教堂去了。

罗姆阿尔多·瓦卡利亚诺刚被带到面前，本热明·坎博拉戈就喊道：“把这小家伙的衣服给我全部扒下来！”三个士兵立刻扒掉了罗姆阿尔多的衣服。

“靴子也脱掉！好了……现在把他捆到他们吊我弟弟的那棵树上去！不是这样！让他的肚子朝着树干，两腿分开……对了！”

一百来人在周围形成了一堵人墙。象特列济奥惨死的那天一样，所有的女人和儿童都被关在家里不许出来。大家面面相觑，谁也猜不透头领打的什么主意。本热明从队伍里叫出来一个又高又壮的黑人，对他说：

“艾勒士邦，你来侍候这个小伙子吧！”

黑人是个出色的刽子手。他正要伸手去拿刀，本热明摇摇头：“不，要用的家伙不是这个，而是你两腿中间的那个玩艺儿。”

艾勒士邦一时怔住了。他弄明白了头头的意思之后，局促

不安地小声说：“哎呀，上校，我从来没干过这种事。”

“那就现在干吧，这是命令！”

“干嘛要我先干？”

“因为我要你干。”

“在这儿当着大伙儿的面？”

“我要的正是这个：有人作证。”

艾勒士邦望望赤身露体的小伙子，然后转向首领：

“你把我抓起来吧，上校。降我的职吧，这种事我无论如何不能干。砍头是另外一回事……”

本热明飞快地考虑着这种困难的局面。一方面，他不能当着下级的面丧失威信；另一方面，他也不想惩罚或失掉象艾勒士邦这样一位得力的伙伴。正在这时，波利道罗出来挽救了局面。波利道罗是个矮胖而丑陋的混血儿，他毛遂自荐执行这项任务。

“好吧，”首领说，“菜已经摆上了，请随使用吧！”

混血儿鸡奸了罗姆阿尔多。有那么三四个人吃吃地笑着，多数人走开了，不忍目睹这种下流场面。一个留唇鬍的上尉喊道：“对一个男子不能这样，上校！干嘛不把可怜虫一刀杀掉呢？”正在欣赏这场表演的本热明对这种抗议根本不予理睬。

事完之后，他喊道：“现在把这个‘姑娘’给我放掉！”

两名士兵把罗姆阿尔多放开。他一丝不挂，脸色苍白，浑身哆嗦，象醉汉一样摇摇晃晃走了几步之后，突然象受了致命伤的野兽似的大吼一声，朝大河跑去。他刚跑到河边，就摔倒在地，然后顺着河堤的斜坡滚到水里，游了三十来米，沉了下去，尸体也没有漂上来。

经过这等暴行和恶作剧之后，谁也无法想象瓦卡利亚诺和坎博拉戈两个家族如何还能住在同一个城市里。革命结束了，共和党人取得了胜利。希斯多·瓦卡利亚诺举家迁往阿根廷，在那里呆了整整两年。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他的一位政治上中立的好朋友负责照管他的牧场和他家族的其它事务。由于得到一些有影响的朋友的帮助，瓦卡利亚诺家族的财产才免遭洗劫。

14

一八九八年，希斯多·瓦卡利亚诺从布宜诺斯艾利斯乘船到达里约热内卢。据说他在那里会见了老相识、国内政界颇有声望的比涅罗·马沙多参议员。几年前，这位共和党的的大人物曾在瓦卡利亚诺家里住过。有一次吃晚饭时，他们谈起自己的经历，在巴拉圭战争期间，年仅十六岁就参加祖国志愿者部队的马沙多曾在希斯多当军官的那个团里服过役。他们举起波尔图酒^①来庆祝这一发现。希斯多还送给这位未来的共和国参议员一匹纯种马、一对比利时银马蹬。

希斯多现在想利用这种旧交来解决他和他家族的困境。马沙多仔细听他讲完，答应“安抚”坎博拉戈分子。他说，虽然和坎博拉戈分子同党同派，实际上对他们并不抱多少好感。他给当时的州长儒利奥·德·卡斯蒂略斯写了一封信，

^① 波尔图酒，葡萄牙北部工业城市波尔图，周围盛产葡萄，波尔图葡萄酒驰名世界。

解释情况并请他出面干预。卡斯蒂略斯写信给本热明，劝他对仇敌——瓦卡利亚诺分子们——在安塔列斯重新出现一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本热明用了好几天的时间来“研究”这封信，最后回答说，他将按照“尊敬的上司和朋友”的要求行事。开始，他把“要求”写成“命令”，后来在誊清时又换了词。就这样，瓦卡利亚诺分子和他们的家人又陆续回到了安塔列斯。

这些“非法分子”（这是当地一位共和党记者用的词）回来后的最初几个星期，不仅是居民们，好象连整个城镇——房子、墙垣、马路、花草、石头——都显得异常紧张，好象时刻都在等待着坎博拉戈分子和瓦卡利亚诺分子首次交手。

一天下午，希斯多和本热明在共和党总部门前相遇。前者使劲清清嗓子，后者用独眼狠狠瞪了对方一眼，然后各自走开了。安塔列斯和安塔列斯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15

进入二十世纪之际，安塔列斯着实热热闹闹庆祝了一番。一位住在乌拉圭阿纳的西班牙人在广场中心安装了旋转木马，下午举行跑马比赛，晚上施放焰火。人们燃起篝火，在上面烤白薯和香肠。教堂前面临时搭起的台子上，在从本市及其周围地区挑选来的优秀黑管演奏家的伴奏下，人们通宵达旦地跳舞。午夜，教堂的钟声欢快地响起来，男人们向空中开枪射击，五彩缤纷的焰火在空中劈劈啪啪响成一片，火花纷纷扬扬地散落在屋顶和河面。男人、妇女和儿童们狂

叫着、哭着、笑着、互相拥抱。本热明从阳台上观看节日的盛况，忍不住也走进广场与民同乐。他和妻子坐在一张五十米长的桌子的主位上，开始了盛大的夜餐——牛肉、羊肉、猪肉、烤鸡、烤鸭、大盘的米饭、本城最出色的厨娘们精心制作的甜点心，还有葡萄酒、甘蔗酒、啤酒，真是人声鼎沸，觥筹交错。

瓦卡利亚诺分子却躲在家里庆祝这个盛大的节日，不愿和“共和党党棍”同流合污。

由市长挑选的一位教师代表全市发表演说。他欢呼二十世纪是“光明和进步的时代”，“由于人们智慧的发明和发现，这个时代必将向世界各国人民提供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舒适、富足与和谐”。

天快亮了，坎博拉戈家族的两个男人——二十来岁的叔伯兄弟——喝得醉醺醺的，开始顶撞起来，接着是互相谩骂，打耳光，最后竟然动起刀子。其中一位肚子上挨了一刀（只是擦破点皮），另一位左臂一块肉掉在广场上。老本热明不得不亲自干预，在两位兄弟帮助下，事态没有扩大到不堪收拾的地步。

希斯多·瓦卡利亚诺第二天得知这一事件之后，微微一笑说：“对我们来说，二十世纪开始得蛮不错嘛！”

16

故事讲到这里，读者自然要问，难道安塔列斯就没有心地善良、循规蹈矩、按基督精神行事的人吗？这个问题提得

有理。回答无疑是肯定的：不仅有，而且很多。遗憾的是他们的言论、举止和行为没有收入官方的正史，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桩在本市和本地区人民的口头上有所流传，而其余的则永远被人们忘却了。

编写教科书的目的是，让我们懂得自己国家、自己人民的历史。但这些书一般都是按摩尼^①的善恶相交精神编写的。根据这种传统的观点，世上只有善与恶、英雄与懦夫、圣人与强盗。

既然我们的叙述在于勾勒出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五——所发生的诈尸事件的简单历史背景，纯粹为了节约篇幅起见，我们不得不在这一部分中违心地依照教科书的做法，把对象集中在安塔列斯两个阀阅世家身上，它们为了争霸当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统治，彼此争斗了差不多七十个年头。这样，所有那些——用施本格勒^②的说法——并不“创造”历史，而仅仅是“承受”历史的人——小牧主、小庄园主、自由职业者、教书匠、公务员、小官吏、小商人、手工业者，总之，所有这些由下层人组成的芸芸众生，不管是白人、白印混血人、黑白混血人、黑人、印欧混血人、混杂血统人——没有固定职业的佣工、流浪街头的印第安人、乞丐、衣衫褴褛的“小民”，这些过着牛马生活的人（对他们的境遇，那些特权人物一般都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不可更改的），所有这些人，都不得不退居到这一故事背景的第二层、

① 摩尼(公元216—276年)，波斯人，摩尼教的创始人，主张善恶二元论。

② 施本格勒(1880—1936年)，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第三层，或者是最后一层。

17

一九〇二年创刊的《真报》周刊的社论主笔说得好：进步是穿着“七勒夸”^①牌靴子来到安塔列斯的。当此地还以“平头百姓”为人所知的时候，它的创始人奇科在给住在远处的人传递口信或书信时，靠的是“信使”或叫“传信人”。十九世纪末期，安塔列斯已经享受到电报的便利，当然更不用说邮递业务了。

一条条铁路把南里约州许多城市联接起来，机车的汽笛声吓坏了乡巴佬们。当然，它冒出的浓烟也污染了清新的空气。如果说再有十来年铁路就会伸延到安塔列斯，似乎也不算过分乐观。现在到了二十世纪的头十年，安塔列斯出现了电话。据希斯多·瓦卡利亚诺说，这玩艺是唐·彼得罗二世在他的私人朋友——一位美国机械师——的合作下发明的。本热明·坎博拉戈首先在自己家里装了电话。在进步事业方面，他总是跑在对手的前面。

“邮差”和“信使”仍然活跃并且有用。妇女、儿童和老人们仍然用马车、公用马车和其他兽力车作为交通工具。田野里，动作迟缓的牛车慢慢腾腾地走着，发出吱吱扭扭的声音。大部分安塔列斯人认为，男人应该使用的唯一交通工具是马。这种牲畜似乎是骑士身体的延伸，就象手枪或左轮手

^① “七勒夸”牌靴子，是巴西传统的雨鞋名牌货。

枪是人体的延伸一样。

当安塔列斯建起第一座发电站的时候，希斯多·瓦卡利亚诺在晚饭桌上对孩子们说：“在乎头百姓村里，你们的祖父用鱼油和兽油灯照明，也活得挺好。他见过的最复杂的机器就是水动玉米脱粒机。对我来说，煤油灯和电石灯已经是过分奢侈了。谁也别打算要我在自己家里装什么电灯之类的玩艺儿。听说它会电人，能把人活活电死呢！”

一九一二年冬天，市长下令在城里马路上安装电灯。二十五年来一直负责点燃街灯的埃乌塞毕奥·列依斯老头儿伤心得发了疯。七月的一个早晨，他自己吊死在现代化照明用的电线杆上。他的尸体在天亮时已经冻僵，全身落满雪花，在从安底斯山那边吹来的刺骨寒风中摆来摆去。

人们普遍感到惊奇的是，一九一一年，一位瓦卡利亚诺居然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弄来了安塔列斯第一部汽车。当他学会驾驶之后，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开着带帆布篷的汽车满城兜风，而且每当从坎博拉戈家门前经过，总是挑衅性地使劲按喇叭。坎博拉戈家不久也从德国买进一辆奔驰牌汽车。

18

由于儒利奥·德·卡斯蒂略斯博士病情严重，法学士安东尼奥·奥古斯特·博热斯·德·麦德罗斯——曾在卡斯蒂略斯手下当过警察首脑——一八九八年接替他担任州长并兼任南里约州共和党首脑。儒利奥在一九〇三年的一次喉部手术

中去世。本热明·坎博拉戈在两个儿子陪同下，匆匆赶到阿雷格里港参加这位上司和朋友的葬礼。他去晚了，但还是利用这一机会拜会了从未谋面的新任州长安东尼奥先生。他觉得此人枯燥无味，一本正经，但却颇为诚恳。他从好几位州政府重要人士那里听到对州长人品的高度赞扬。他们说，没有比他更完美、更正直、更英明的人了。“一位布鲁塔克^①式的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连南里约格朗德州共和党机关报《联盟报》的社论撰写人都这样说。或许本热明事先打了防疫针，所以返回安塔列斯后并未受这位上司的美德的感染。他继续迫害反对党，压制法官、检查官和陪审人员。他在安塔列斯称王称霸，压制当地处于少数派地位的马腊卡多派^②，就象南里约州其它一些城市的政治头目一样，他成了“王子选民”。

由于一九〇三年、一九一三年和一九一八年连续当选，安东尼奥稳坐州府大厦，进行了二十年卓有成效的“科学独裁”，几乎象西藏喇嘛一样被人神化。

由于无力同宿敌对抗，瓦卡利亚诺分子只好在非政治领域同对手竞争。每年年终，当选举本地上流社会团体——商业俱乐部——的领导机构时，总有一份候选人名单是由坎博拉戈代表官方提出的，而另一份则是由瓦卡利亚诺分子提出的。竞选通过宣传，互相勾结，施加压力，甚至用行贿来进行。选举当天，俱乐部成员佩带匕首和手枪，很少有哪一年不发生口角、辱骂、殴打或枪击的。

① 布鲁塔克，希腊历史学家，以英雄传奇著名。

② 马腊卡多派，以儒利奥·德·卡斯蒂略斯为首的联邦党革命分子。

一九一五年，足球——照《真报》一位编辑的说法，这是“健康的英国体育”——在安塔列斯普及了。坎博拉戈们成立了“传教士”球队，而瓦卡利亚诺们则赞助另一个叫“边境”的球队。没有一条有关这两个足球队比赛的消息不是以啦啦队大打出手而结束的，更不用说球员在争球时互相故意踢腿踢脚了。下面这段故事已成了南里约格朗德州足球界尽人皆知的事实：“边境”队和“传教士”队有一次在争夺冠军的决赛中相遇。比赛临近结束，双方均未破门。在最后一分钟，“传教士”队的前锋波利多——从河那边以重金雇来的阿根廷人——越过“边境”队几乎所有的后卫，眼看球就要进网。这时，看台上一位瓦卡利亚诺分子飞快地跳进场地，挥动绳子，一下子把阿根廷人缠住，把他摔了个四脚朝天。“边境”队守门员跳起来抢球，但是一位坎博拉戈分子用左轮手枪照准守门员手中的球就是一枪，球象长叹一口气似的瘪了，守门员吓得惨叫一声。观众一下子拥进场内，开始了一场持续半小时之久的名符其实的搏斗，因为被召来维持秩序的市警察最后也忘了自己的职守，投入两派之争，参加了混战。

19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消息通过玫瑰色新闻纸印的《人民邮报》传到安塔列斯。五十多年来，坎博拉戈分子和瓦卡利亚诺分子头一回站在一起，站在同一个战壕里瞄准共同的敌人——“德国鬼子”。希斯多和本热明都喜欢法兰西而讨

厌德意志，认为德皇是个没有灵魂的、野蛮的强盗。他们鹦鹉学舌似地引证报纸或宣传小册子上的话，认为协约国应该不惜一切代价从“德国蛮子的血腥魔爪下拯救文明世界”。

二十年代给安塔列斯带来了许多物质和精神进步。在战后这段时间里，私人住房建设加快了速度。瓦卡利亚诺家翻修了他们宽大的住宅。“真是一座阔公馆”，他们的仇敌这样说。坎博拉戈家建起了一座坚固的两层小宫殿。

一九二四年，一家美国企业在安塔列斯郊区开办了一座冷冻厂。为此，当地日报的主笔说：“一直是单纯以农牧业为主的安塔列斯市大有工业化的希望了。”

电报、电影院、报纸、杂志接踵而至，后来修通了铁路，一九二五年又有了电台。这些东西，对外界了解安塔列斯和它对外界的了解都起了决定性作用。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法官、检察官、官员、流动推销员等外地人对这座小城的社会和文化进步也大有贡献。遗憾的是安塔列斯不能象圣博尔雅那样有联邦警备军驻守，连一个营都没有。

一九二五年，瓦卡利亚诺家买了第一部克莱斯勒牌轿车，从此它的车轮子就没有在安塔列斯街上停过。不出所料，坎博拉戈家立刻反击，从阿根廷买来一部斯图巴克牌黑色轿车。据他们的对手说，“样子象个灵车”。

也就是一九二五年，警察发现并逮捕了安塔列斯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人，一个名叫马里奥·庇纽的出生在圣地亚哥的铁工。他脸色苍白，神情忧郁，他说他从头至尾读完了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西班牙文译本。他在监狱里蹲了整整一个月，获释后搬到圣马丽亚去了。

在商业俱乐部的舞会上，当地名门世家的青年男女在贵妇们的众目睽睽之下跳起了却尔斯登舞^①。在坎博拉戈家举行的一次晚会上，一位外地人朗诵了奥斯华德和玛利奥·德·安得拉代^②的现代诗——可惜谁也听不懂。总之，安塔列斯时髦起来了，进入了爵士音乐时代。

20

一九二三年，阿西斯·布拉济尔博士的追随者——马腊卡多分子和共和党内持不同政见者的联盟——进行了革命，反对博热斯·德·麦德罗斯博士再次连任州长。虽然这次蝉联为州议会所确认，但反对派认为是一场骗局，声称共和党的正式候选人并未获得宪法规定的全部选票的四分之三。

起初，希斯多·瓦卡利亚诺打算躲在庄园里不声不响（他本人对阿西斯并没有多少好感），但后来风闻本热明·坎博拉戈要把所有男性瓦卡利亚诺分子抓起来，于是决定带着儿子、兄弟、女婿、孙子、侄子、朋友、仆从等一百二十多人到“牧场”去了。他虽已八十高龄，但他仍然挺直地骑在马上，而且觉得此生仍然可以投入一场厮杀。这样，瓦卡利亚诺分子和欧洛里奥·列麦斯的人马汇合了。

革命一开始，共和党人的兵力就明显地大大超过“匪帮”，而且装备也比对手好，因为州政府除了由文职党徒组成的非

① 却尔斯登舞，脚杆往两侧踢跳的一种舞。

② 奥斯华德和玛利奥·德·安得拉代，都是巴西现代诗人。

正规军之外，还有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步兵师的支持。

老瓦卡利亚诺对部下说，欧洛里奥将军说得有理，对自由党人不能正面作战，而是要迂回突袭，情况紧急时就溜，然后出其不意地返回来。我们的长官对曼维拉山脉了如指掌，敌人不敢冒然进攻。我们可以刺激这些博热斯分子，以便让联邦当局进行干预。共和国总统不喜欢博热斯这家伙，早就迫不及待地想插一手。

但是，没有任何消息说瓦卡利亚诺的游击队曾和坎博拉戈的军队进行过什么战斗，甚至连一次短暂的交锋也没有。

联邦当局终于对南里约格朗德州进行干预，这次干预导致签署了一纸和平条约。本热明高唱胜利，但希斯多却说：“这个独眼的老朽真他妈的愚蠢！得胜的是我们。阿西斯派用半打连准星都没有的步枪、生锈的手枪和鱼叉子，就得到了所需要的东西：签署的条约改变了卡斯蒂略斯派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州宪法，并且制止了自由党重新当选。”

21

二十年代中期，坎博拉戈家族和瓦卡利亚诺家族的生活方式都起了显而易见的变化。本世纪初，这两个强大的世家都先后把年轻的一代送往阿雷格里港就学，不少人完成了中学学业，有的还取得了法学、医学或工程师博士学位，虽然他们当中真正从事过这些职业的人屈指可数。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给安塔列斯带回了对世界和生活的更广阔的见识，其中一些人如果还不能称其为知识分子的话，至少可以说知识

分子化了。这些人养成了读书、听音乐、上剧院的习惯，有的人——当然为数极少——还购置了油画，而以往家里挂着的是已故先人的画像。在金色镜框里，他们个个脸色阴沉，表情庄重。

坎博拉戈家一个举止斯文的年轻人居然还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了一首出自自己手笔的诗。（老瓦卡利亚诺高声读完诗，一本正经地说：“这孩子是个花花公子！”）

一九二六年五月，坎博拉戈家族的王位继承人佐济莫带着妻子——也是他的表妹——金苔丽娅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在科隆大剧院观看了抒情歌剧。在城里，人们对这事议论纷纷。

直到上世纪末，瓦卡利亚诺们和坎博拉戈们都有意识地实行内部通婚，目的倒不在于保持种姓的纯洁，而是出于具体的、主要是经济上的原因。在继承权上，他们不仅避免本家族的土地被分得七零八落，而且还要尽力避免在遗产分配方面引起纠纷。这种表兄妹之间的婚姻——几乎总是彼此毫无爱情，甚至互相厌恶——不少都是由父母在家族内部会议上定下来的。一般说来，单调乏味的蜜月一完，女人就在家养尊处优、生儿育女、照管（或不照管）后代，而丈夫们晚上大都在商业俱乐部打牌或在情妇家消磨时光。这种传统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了。他们和情妇生孩子，但却从不承认这些孩子的合法身份。如果一位坎博拉戈或瓦卡利亚诺死了，而某位律师胆敢自愿为死者的私生子辩护，那他必须甘冒吃子弹或是挨揍的风险。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地别的家族的成员，甚至外乡人，通过结婚的大门，开始侵入瓦卡利亚诺和坎博拉戈们的城

堡。老本热明惊慌地注意到他那个部落新一代中女性多于男性。他死之后，佐济莫——他五十六岁时生的儿子——将取代他的地位。但是……往后呢？他的继承者只有四个女儿。真他妈见鬼！一想到这些事，本热明那只好眼就露出忧郁的神色。

无论是本热明还是希斯多都不愿承认这一现实，即他们已经不再是自己领地里绝对的、为所欲为的王爷了。新一代造反了，他们反对长辈们在习惯和家规方面的观念，甚至批评土里土气的经营方式已经过时。瞧，他们堕落到何等地步！

二十年代末，安塔列斯这两位绅士已经有点象古生代末期的大犰狳和大獭兽了——两种消亡中的动物的代表。但是，正如想象中混沌初开时期的兽类所遇到的情形那样，本热明和希斯多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悲剧。

22

一九二四年，圣保罗爆发了反对阿杜尔·伯纳尔德斯总统政府的军人革命。这场革命在南里约格朗德州许多毗邻安塔列斯的地方，例如圣博尔雅、圣路易斯、圣安热洛，引起强烈反响。两个骑兵团和一个在工兵大尉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①指挥下的铁道兵营举行哗变。老坎博拉戈组织了一支志愿部队，准备一旦受到进攻时保卫自己的城市。但

^① 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原巴西的共产党总书记。

是，普列斯特斯叛乱分子和官军交战后放弃了本州，撤到卡当杜瓦斯，同圣保罗起义者汇合。这样，安塔列斯免遭又一次战争的祸害，它的居民才得以继续过着象往常一样的小康生活。

一九二五年初夏的一天，圣博尔雅的名门望族瓦加斯家的一位成员悄悄来到安塔列斯。这位名叫热杜里奥^①的四十二岁的法学士，当时是联邦议会里代表本州共和党的议员。他举止稳重，和蔼可亲，头脑冷静，具有超人的品质，虽然这些品质当时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此人很少讲话，但乐于向别人提出问题。他为人冷酷而奸诈，善于玩弄人生中两个重要的因素——时间和人类的弱点。

他正是利用这种手腕，使希斯多和本热明在一位不问政治、在本城普遍受到尊敬的朋友家里会面的。

当本地两位豪绅发觉这一安排时，已经面对面地和热杜里奥先生一起关在一间会客室里了。

一月的炎热把会客室变成了一个燃烧着的火炉，再加上丝绒窗帘、挑花餐巾和长毛地毯，更加使人喘不过气来。在一张大理石铺面的小桌上摆着一个乳白色花瓶，里面插着假花，旁边是一架电风扇，发出嗡嗡的声音。

两位世敌自然不会握手，甚至谁都没有吭一声。他们茫然不知所措。怎么竟干出这种事？两人都用责备的眼光望着瓦加斯，责备中含着惊愕和恼怒。圣博尔雅来的议员微笑着，露出洁白的牙齿，请他们坐下，并问是否喝点冷饮。两

^① 热杜里奥·瓦加斯（1883—1954年），1934—1945年和1950—1954年曾两次出任巴西总统，1954年自杀。

人都摇摇头，无可奈何地坐在沙发上，相距足有三米远。瓦加斯慢慢点上雪茄，默默地审视着两位老人，象比赛场中的裁判准备向观众宣布即将开始的一场重量级拳击冠军赛一样。

“请原谅我的失信，”他说，“为了圆满的结局，有时不妨对所采取的手段视而不见。请原谅，为了把两位多年来在私人和政治上的夙敌撮合到一起，这是我所能采取的唯一手段。”

他稍稍停了一下，嘴里喷着雪茄烟雾，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我奉家尊马努埃尔老人之命来到这里，对希斯多上校先生和本热明上校先生有所请求。两位一定会同意这一点：时代在变，世界处于新时代的大门口。马腊卡多分子和共和党分子的争斗总有一天将成为历史陈迹。必须一劳永逸地使南里约格朗德州平静下来，以便我们肩并肩地共同对付即将到来的……”

安塔列斯两位首领谁也没有追问“即将到来的”到底是什么。他们默然不语，脸色阴沉，热得气喘吁吁。热杜里奥抬起头，朝天花板上的枝形吊灯喷出一口烟。本热明（由于家人坚持才装上一只玻璃眼代替在巴拉圭战争中失去的那只眼）用那只好眼死死盯着脚边的花瓷痰盂。希斯多惴惴不安地用手指敲打着安乐椅扶手，从绷得紧紧的干瘪发紫的嘴唇里发出轻轻的嘘声，这嘘声倒象是打嗝儿之后长长吐了一口气。

“马努埃尔老人向先生们呼吁，”圣博尔雅的使者接着说，“希望二位言归于好，携起手来，捐弃前嫌，从今之后

共同致力于家乡的进步和繁荣。重新和好不会使任何人失去体面，因为在座的两位尊敬的朋友谁也没有采取主动，而是一位共和党的邻居抱着良好的愿望出面调解的。如果二位不愿看在家尊和我本人的面上讲和，那么请看在南里约州面上和好吧！”

热杜里奥语调平缓，侃侃而谈，耐心规劝，说南里约格朗德州在巴西民族团结方面负有伟大的使命，为此，必须首先恢复本州在马沙多参议员被暗杀之后失去的政治领导权。

23

马沙多的名字在希斯多上校身上所产生的神奇效果，年轻的议员当然不会无所察觉。一听到这个名字，希斯多干咳了一声，左眼神经质地颤抖起来。

“统治巴西的，”热杜里奥接着说，“要么是米纳斯人，要么是圣保罗人，这就是那条著名的公式：牛奶加咖啡^①。”他哈哈大笑，然后问道：“南里约格朗德人难道不该轮到一次吗？”

他滔滔不绝地谈了十来分钟，最后说：

“现在请开诚布公地讲讲，你们彼此为敌有什么好处呢？到头来受害的是安塔列斯和南里约格朗德州。”他转向希斯多说，“我告诉上校先生，你可以公开告诉任何人，是我的父亲

^① 牛奶加咖啡：指米纳斯吉拉斯州和圣保罗州，当时这两个州分别以畜牧业和咖啡种植业居巴西全国首位。

和我本人——两个共和党人——来向你提出和解建议的。本热明上校，你有何见教？”

好象仍然为痰盂所陶醉的坎博拉戈家族头目这时忽然抬起头来，用那只好眼望望圣博尔雅的年轻人，小声说：“那当然……”话虽然说得含糊不清，可是已多少有点“是”的意思了。直到这时一直欠着身子坐在沙发上的瓦卡利亚诺家族的首领，把身子的重心移到另外一边屁股上。他口中不时发出的毫无节奏的嘘嘘声变成了长长的喘息声，这既可以说是赞同的开始，也可以说是狗准备咬人前发出的狺狺之声。热杜里奥再次呼喊道：

“来吧！握手言欢吧！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两位老人无可奈何地站起身来，拖着缓慢的步子朝对方走去，谁也不正眼看谁一眼，勉强作了个握手的姿势。热杜里奥拥抱了双方，以他本人和他父亲的名义感谢他们，对他们的举动表示祝贺。

接着是一阵难堪的沉默，两位积年的夙敌谁也不愿意第一个开口和对方搭话。最后，还是坎博拉戈上校鼓了鼓勇气，斜眼看着希斯多，小声问道：

“尊夫人好吗？”

希斯多吃了一惊，茫然不知所措，象突然挨了对方一闷棍，因为六十多年来他从未和这个坎博拉戈说过一句话。他如大梦初醒似的顺口回答道：

“好，你的夫人呢？”

“哦……去年死了。你不知道？”

本热明很尴尬。他竟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

“对不起，请接受我的哀悼。”

热杜里奥·瓦加斯插嘴说：

“好了，现在我们来谈谈‘和平条约’吧！我认为需要、甚至不可缺少的是，不仅要在当地报纸上，而且要在《人民邮报》，在圣马利亚《内地日报》和巴热的《南方邮报》上发表一项由两位朋友签署的联合声明，向选民说明这次和解的原因和意义。”

他把手伸进上衣里面的口袋里说：“这儿有一份拟好的声明，我来念一下，看朋友们是否同意它的措辞……”

24

事后，两位老人各自回到家里。瓦卡利亚诺沮丧地想：“大概我是让那个混帐议员给捉弄了。”他把家人召集到一起听他对此事的解释：他一再推脱，提出条件，而且明确声明这不是联姻。他一如既往，仍然是个联邦主义者。

本热明·坎博拉戈对所签署的条约并非全不满意。热杜里奥·瓦加斯很可能已被博热斯·德·麦德罗斯选中来接替他管理州政府。他，本热明，刚刚同意的或许是一位南里约格朗德未来州长的请求。在家里，他对此事的说法也是随心所欲，信口开河。最后，他说：“拿酒精来，我要消消毒，我碰了一个瓦卡利亚诺的手，听说无耻是一种传染病。”

就在那一天，本热明得了急性肺水肿，天黑时就去世了。在弥留之际，他几乎没有再说什么话。希斯多在那次会面之后，马上躲到庄园里去了。不到一个星期之后，由于自己的一块红手帕，他被一头野性未驯的公牛在肚子上顶了一

下，也一命归天。随着两位老人相继去世，安塔列斯进入了崭新的政治时期。

瓦卡利亚诺家族和坎博拉戈家族信守和约，互致哀悼，并且互相送了昂贵的花圈。提伯里奥（谁也不明白老希斯多为什么给大儿子起这么个名声不佳的古罗马帝王^①的名字）成了一家之主。不存在继承权问题，因为没有一位律师敢于煽动老希斯多的私生子女们，虽然他有成堆的私生子女。

至于佐济莫——已故的本热明的唯一嫡系男性后裔，则毫无当家作主的本事。他中学毕业后学了两年法律，喜欢读书，安分守己。这个反应迟钝、为人平庸的人，现在突然成了坎博拉戈家族的首领，他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为此肚子疼了整整一个星期。是祸也好，是福也好，——在安塔列斯，对此众说纷纭——他的妻子金苔丽娅（她的双亲都是坎博拉戈嫡系血统）是一位受过正统教育的太太，甚至还有点政治权术。所以，老本热明去世之后，尽管佐济莫毫无政治家气质，金达——金苔丽娅喜欢人们这样称呼她，因为她一贯厌恶洗礼时得到的祖母的古老名字——却成了“显赫人物”和“太上皇”。

她同提伯里奥太太布里约兰热关系密切。布里约兰热，熟人都叫她兰热，也不喜欢自己那个过时的教名。她们之间从未发生过磨擦，彼此常常互相拜访，相亲相敬，交流制作点心、甜食和针织的方法。兰热是典型的家庭妇女，终日忙

^① 古罗马帝王，此处指罗马帝国的第二位皇帝提伯里奥（公元前42年—公元37年），公元14—37年在位，以残暴、多疑著称。

于孩子、孙子和家务，对丈夫一片忠心。这两位太太之间的良好关系比任何其它因素都有益于巩固坎博拉戈和瓦卡利亚诺家族之间的和睦。

25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瓦加斯继阿杜尔·伯纳尔德斯之后，出任共和国总统的华盛顿·路易斯内阁的财政部长。消息传到安塔列斯，提伯里奥象议论火箭上天一样笑着对一位朋友说：“这下子轮到小个子啦！他要青云直上了！”

这话说得不错。当博热斯·德·麦德罗斯五年任期届满时，瓦加斯当选为本州州长。由于他的调和精神和政治手腕，新州长终于为南里约格朗德州创造了一种温和的政治气氛，这就使解放主义者和共和党人有可能组成统一联盟，共同支持他竞选总统。这也是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两州政治家们关系破裂的必然后果，因为他们不接受华盛顿·路易斯提名的候选人。

自由联盟在全巴西已经成立，南里约格朗德州的马腊卡多派和皮卡巴乌派终于团结起来，携手并进。提伯里奥叫喊道：“这位瓦加斯先生生来不凡！”他积极投身于“圣博尔雅矮子”的竞选活动。（已故的希斯多老父亲看到我为一个共和党人竞选卖力，会怎么说呢？）

大选那天，他为共和党人伪造选票，让在当地公墓长眠的诸公都投了他的候选人的票。他从一个选票桌跑到另一个

选票桌，出主意，耍阴谋，以增加瓦加斯的选票。监选人一般都是联邦当局派来的公职人员，对这种差事毫无兴趣，所以对类似的卑鄙行为都视而不见。

26

一九三〇年，国民议会宣布华盛顿·路易斯大选获胜。提伯里奥在安塔列斯广场大喊大叫：“我们上当了！这些骗子们是用舞弊取胜的！现在唯一的出路是革命！”

其后的几个月里，报纸连篇累牍地谈论“南里约州各派力量应该举事”，以推翻悍然把自己的候选人强加于国家的专制者。无论对瓦卡利亚诺分子或是对坎博拉戈分子来说，这都是枕戈待旦、焦躁不安的日子。战马嘶鸣，人们迟疑不决，否则它们早就向联邦首府冲去了。“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人们已经在嘲笑我们了，说我们说大话，说我们的骁勇只不过是吹牛皮。”

佐济莫·坎博拉戈似乎打算接受这一既成事实，他们党的领袖博热斯·德·麦德罗斯博士好象对暴动的念头也毫无热情。佐济莫饱食终日，悠闲自得地看报，偶尔去看看电影（他特别喜欢看牧童片），喝马蒂茶，用反复阅读卡米洛·卡斯特罗·布朗科^①，马萨多·德·阿西斯^②和埃萨·德·盖罗斯^③的小说消磨时光。

① 卡米洛·卡斯特罗·布朗科（1825—1890年），葡萄牙作家。

② 马萨多·德·阿西斯（1839—1909年），巴西作家。

③ 埃萨·德·盖罗斯（1845—1900年），葡萄牙作家。

提伯里奥忍不住了，他前往阿雷格里港找瓦加斯当面商量。可是，此人模棱两可，难以捉摸。他气呼呼地说：“先生，怎么回事？我们到底干不干？”得到的回答却是微微一笑，“慢慢来，上校。”

提伯里奥大失所望，无精打采地回到安塔列斯，只好把战争的希望寄托在奥斯瓦尔多·阿拉尼亚身上。在他看来，此人举止不凡，具有南里约格朗德州人的气概，其魄力远在圣博尔雅那位诡计多端、前怕狼后怕虎的政治家之上。

那年十月上旬，提伯里奥终于收到盼望已久的电报暗号“出了什么事？”当他看到刚刚拉起的队伍中带红色领巾的瓦卡利亚诺分子比带白色领巾的坎博拉戈分子多时，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出发的命令下达了。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之一是，伊塔拉莱战役——它本来有可能成为巴西历史上最大的战役之一——最后竟然没有打响。

27

佐济莫·坎博拉戈也随提伯里奥率领的安塔列斯暂编团前往伊塔拉莱。他对自己的柿黄色军装和少校军衔不以为然，并没有认为受一位瓦卡利亚诺的指挥有失身份，当然也不会觉得因此而身价百倍。他对这一切都漠然处之。这种心灰意冷的态度包含着怀疑主义和对矫柔造作的反感。

一九三二年，圣保罗人发动革命，要求制订新宪法并举行大选，他们认为临时政府已经病入膏肓。提伯里奥再次拉

起队伍，声言要“保卫法制”，而他的政敌却窃窃私语，说他想趁机“捞一把”，因为他们对希斯多的儿子著名的“请战书”把戏看得一清二楚。

佐济莫·坎博拉戈同情制宪主义革命，但却不愿意为此做什么具体事情，只是偷偷地听听起义者电台广播有关内战的消息。父亲死后，在他得到的众多遗产和义务中，也继承了一——虽然并非十分乐意——老本热明对博热斯·德·麦德罗斯博士政治上的忠诚。现在，他是从精神上以温和的、若即若离的方式参加这场斗争的。当传出老共和党领袖“手握武器”，象征性地宣称，履行他对圣保罗革命者的诺言的消息时，佐济莫这位自认为放荡不羁的人觉得有义务帮助已故的老父亲所崇拜的政治偶像。他无精打采、慢慢腾腾地作了准备。但是，刚要离开安塔列斯投奔博热斯·德·麦德罗斯博士的小队人马时，传来了这位在共和党的宣传中被称为永垂青史的好汉在赛罗阿雷格里战斗中被忠于瓦加斯的部队俘虏的消息。

由于他对这次内战的态度在本城尽人皆知，所以佐济莫毫不迟疑地渡过界河，前往阿根廷躲避起来。金苔丽娅太太留在安塔列斯照看家业，偶尔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去看望丈夫。提伯里奥对这种来来往往视而不见，他喜欢坎博拉戈家的人，曾对亲信说过，“在这对夫妻中，女人扛着男人”。

一九三三年初，佐济莫回到安塔列斯。当他和提伯里奥头次在大街上见面时，两人高兴地握手，拥抱。瓦卡利亚诺半嘲讽半亲切地微笑着问道：

“嗯，这些时候你钻到哪儿去了？在庄园里吗？”

28

一九三四年，巴西通过新宪法，瓦加斯被制宪议会选为任期四年的共和国总统之后，提伯里奥首次访问了里约热内卢。总统在卡德特宫亲切地接见了，同他进行了简短的交谈，并说：“上校先生，你是我在安塔列斯的心腹。”提伯里奥借此机会要求国家元首为他的一些亲朋好友在联邦政府安排些好职位。在作这一切的时候，好象他瓦卡利亚诺并不想为自己捞到什么好处，他说：“上帝饶恕我，总统先生，我滥用了你的友谊……”

他在联邦首府滞留了一个月，见识了它的夜生活，同上层人物拉上了关系，结交了朋友，钻进了政治舞台的幕后。当他对交易行当、特别是投机倒把的内幕有所了解时，不禁为之瞠目。里约热内卢就象美国西部那样——这是他从电影上看到的——还处在淘金热的时代。巴西首都遍地黄金，第一批淘金者来自四面八方，在各政府机构、特别是各部的水磨石地面上晃来晃去，有的已经找到了丰富的矿脉。这是一场贪欲的较量、利害的冲突、威望的角斗、“大人物”之间的赌博。许多为瓦加斯上台出过力的革命军军官和士兵现在正在收获战争的果实。提伯里奥的一位朋友、一个南里约格朗德州的无耻之辈在议论疯狂的淘金热时说：“要得到希望的东西，这帮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直到使用一切合法的、正当的手段。”

提伯里奥返回家乡时，脑子里充满了幻想。他觉得该是从“泥潭”中拔出脚来的时候了，也就是说要从安塔列斯这个平静的、庸庸碌碌的、单调乏味的生活中摆脱出来。归根到底，人只有一次生命。他已经四十岁，正是人生的艳阳天。里约热内卢不乏令人垂涎的年轻娘儿们，有些很容易弄到手。提伯里奥第一次注意到京城舞台上的美人儿。“啊，多美的城市！”他总是这样对朋友们说。

在安塔列斯，他被日常俗务缠得不能脱身，只好把里约热内卢的计划暂且束之高阁。但是，当他在庄园里骑马巡视完牛群或是穿过草地时，对里约热内卢的回忆，常常象在飞驰的列车上从窗子里看到的景物一样在脑子里掠过：耶稣山①……卡维亚②的奇山异石，浪花拍击的阿尔波阿多尔③的岩礁，戈巴卡巴纳④金光闪烁的海滩，五颜六色的阳伞下女人的脸蛋、大腿，椰子油一样闪闪发光的皮肤、阳光、大海……“我真是个混蛋！留在这个散发着石碳酸臭味、过着牛马生活的穷乡僻壤干什么呢？”

这时候，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深深地沉浸于怀念之中，他必须回到那个“加利福尼亚”去。

29

一九三八年，“新国家”宣告诞生后，他真的回到了里约热内卢。在他看来，这个所谓“新国家”是“矮子的一次独具匠

①②③④ 均为里约热内卢风景区。

心的政变”，以摆脱议会和各政党的羁绊继续执政。启程前，他和佐济莫进行了一次长谈，后者悲伤地、局促不安地静听着。

“你要明白，老兄，时代变了。”他象中学生念报纸社论似地说道，“必须改革那些人们称为自由民主的旧结构，在这方面，热杜里奥·瓦加斯是行家。巴西是个不发达国家，文盲充斥全国，懒汉到处游逛，必须用铁的手腕来统一和组织国家。你看看意大利……墨索里尼结束了无政府状态，建立了秩序和对权威的尊重，现在，火车已经正点开动，正点到达。”

“原来你赞成法西斯主义。”佐济莫笑着说。

“什么法西斯主义！我是现实主义者，赞成专制主义政权，这你知道。”

“在博热斯·麦德罗斯时期也如此吗？”

“啊，老兄，我们现在处在飞机和无线电时代，可你还在说什么博热斯主义！那时我还是个不谙世事的毛孩子，投身一九二三年革命只不过是為了追随我的老父。请你不要转移话题。希特勒重振德意志，取消一切政党（当然，他自己的党例外），把犹太人统统赶出德国。众所周知，犹太人在战争和国际政治、经济的种种阴谋中是有罪的，他们是些贪得无厌、没有祖国的家伙。”

“你真的还成了种族主义者。”

“我是种族主义者？哼，净说傻话。你知道，我是如何对待我那些黑奴的。他们都爱戴我。我是吃黑女人的奶长大的，从小就在黝黑的伙伴中玩耍。当我读到美国发生的种族仇恨事件时，我和兰热议论过，并且对她说，感谢上帝，在巴西没有这些问题，因为黑人了解自己在这个国家的地位。”

一九三八年五月，提伯里奥一到里约热内卢，就去拜访瓦加斯。他向总统重申私人友谊和政治上的忠诚。独裁者回答说：“我很高兴看到我的朋友对新国家精神如此理解。从本质上讲，这个国家奉行的是纯粹的卡斯蒂略斯主义。”

提伯里奥说：“自然啦，总统先生，只有故意闭上眼睛的人才看不到这一点。”

就在那一年，由于总统大人的一张小便条，瓦卡利亚诺家族的首领很快就在巴西银行弄到一笔贷款，在大西洋街买下一所房子。他打算从此以后，一年中有一部分时间在里约热内卢度过，其余的时间留在安塔列斯。他解释说，这样就可以避开乌拉圭河谷潮湿的、使他骨头隐隐作痛的冬天。

30

一九四〇年，提伯里奥建立的挣钱机器开始运转。他和一位密友、法律系毕业的表兄合伙开办了一个律师事务所。这种买卖无需任何投资，仅仅依靠个人的威望和同在政府机构里身居要职的人的良好关系。谁都知道，他可以自由出入卡德特宫和各部。你要想催问一下搁浅在某个机关里浩繁的文牍中的请求报告，就得心甘情愿付给他一笔丰厚的酬金。

由于头脑发热和独断专行的积习，一开始他错误地使用了自己称之为“南里约格朗德体制”的作法：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对谁都扯着喉咙喊叫。表兄开诚布公地对他说：“我说，提伯，你现在不是在自己的庄园里。在那里你可以发号施令，对仆人大声喝斥，而他们一个个都得俯首听命，唯唯

诺诺。这种粗暴的作法在里约热内卢行不通。毫无疑问，北方人、东北人、米纳斯人和我们一样有男子气概，而且在精明干练方面恐怕还胜过一筹。要么你改变策略，要么我们遭灭顶之灾。”

对这种批评，提伯里奥满心不快，但他力图从中吸取教训，逐渐改变了方式，学会了耐心、转弯抹角和花言巧语。四十二岁的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身材魁梧，雄狮般的脑袋、浅褐色的宽脸庞、深陷的眼睛微微斜视，显出他祖先印第安人的特征，这可以从那突出的颧骨和光滑浓密的黑发得到印证。他穿着“边境礼服”——弗洛列斯·达·库尼亚先生就是这种衣着的典型——丝绸衬衫、丝绸领带、洁白的麻纱西装、巴拿马草帽。他那些笑话和绘声绘色的故事，恰到好处地加进一些西班牙谚语，常常引起听众的喝彩，这使得希斯多的儿子在里约热内卢的某些社交界成了人们熟悉的人物，被认为是一个“活宝”。他还享有慷慨大方的美名，因为人们还未看穿他的慷慨大度往往停留在口头上而极少兑现。提伯里奥善于利用自己的“慷慨”，不过他只对那些有用的人，或者有朝一日可能有用的人才表现出这种美德。

人们常常看到，他大清早就由漂亮的女人陪伴着出现在游艺场所。他掷骰子的运气不错，而且有一位匈牙利情妇。后来这女人终因“长相”不好而被抛弃。

除了经营律师事务所之外，他还通过不动产的转让和偶尔为之的黑市外汇交易捞上一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他提供了合法和不合法的发财机会。他已习惯于在巴西银行的荫庇下生活，为朋友、同伙和他自己弄到贷款。象许多同伙那样，他在苏黎世的某家银行里开了户头，而且美元存款越来

越多。

早在一九三一年他已开始经营所谓“中国买卖”——在安塔列斯郊区建立了一家“丝绸厂”。这座“工厂”仅有一个座落在乌拉圭河岸边的大棚子，里面没有一台机器，只有些桌子和货架，一扇门面向大河，三扇门开在正面。夜晚，装满各色丝绸的船只从阿根廷开来，在这家“工厂”卸下，由五、六名工人贴上“国产边境花丝绸”的标签，然后发往本州各地、圣卡塔林纳和巴拉那州。海关检查人员对这种走私活动予以保护，他们都是提伯里奥的人，在头目那儿领取丰厚的报酬。

每年十一月，提伯里奥就前往南里约格朗德州，回到自己的庄园。在这块领地上，他又成了大喊大叫、发号施令的暴君。几个月来，在里约热内卢和那些走柏油路、躺在海滨沙滩上的人相处以及过“文明生活”所积郁在心中的愤懑和狂暴，这时统统倾泻出来了。

夏季里，他偶尔也进城找朋友或找管家聊聊。安塔列斯市长是他的堂弟，因为联邦特派员不事先征得这位酋长的同意，是不会任命任何人担任本市公职的。

每年四月底或五月初返回联邦首府时，提伯里奥就穿上麻纱服（或叫热带服）。对这种双重人格的生活他已经习以为常，甚至觉得还别有一番风味。但是，没有见过世面的布里约兰热太太却讨厌里约热内卢，她无可奈何地注视着丈夫身上的变化。但对此一言不发。她整个身心都用在抚养儿女、侄子和作为主妇应作的家务事上。

31

一九四三年，米纳斯吉拉斯州的一群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发表宣言，要求巴西恢复民主制。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把它看作是“新国家”堡垒出现的第一道明显的裂痕，这座堡垒“正在逐渐为敌人的地下工作所破坏”。正如一位颇有学问的朋友对他说过的那样，历史本身和热杜里奥政府格格不入。这一政权的矛盾太明显了。特别是第二年，巴西派出远征军到意大利同美国人并肩作战，以民主的名义反对希特勒的极权主义，而瓦加斯本人在国内却保持着地地道道的法西斯家长统治。

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带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迎来了一九四五年。他已经考虑到，一旦政治风云急转直下，就急流勇退。一月份，他从报上看到第一次全巴西作家大会发表的备忘录，公开呼吁国家恢复民主制。提伯里奥是位孜孜不倦的报纸读者，只是偶尔才读读书。他爱看传记和政治丑闻录，但是由于莫名其妙的原因，又从来弄不清书和作者之间的关系，正象记不清因果关系一样。当提到某人心猿意马，失去常人理智，他总是说：“他是一位诗人！”他相信大部分作家政治上都左倾，因此他们都是些“讨厌的家伙”。现在，连这些舞文弄墨的人——他们甚至构不成一个阶级，因为连个工会都没有——竟然也发起什么宣言来了，不仅呼吁言论自由，而且还要求通过无记名投票进行大选！

臭名昭著的新闻宣传部竟然允许报纸发表一篇若泽·阿

美利科·阿尔梅达^①访问记。在这篇访问记中，这位若奥·贝梭阿^②生前的朋友公然表示赞成举行大选，并且振振有词地说，有两个人不能当候选人，他本人和瓦加斯博士。这使提伯里奥对新闻宣传部对此掉以轻心有所领略。

长期以来保持缄默、在各派之间走钢丝的独裁者瓦加斯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为颇有争议的弗朗西斯科·坎波斯教授起草的“三七”宪法辩解。

一时之间，“巴西必须重新民主化”成了人们街谈巷议、报纸评论的中心话题。新闻部只给报刊一个手指头的自由，它们就得寸进尺，要求整只手。这样下去，它们终将获得整个身体了。

大学生们早已成立了“巴西学生联合会”。这时，学生们在里约热内卢举行了盛大的群众集会，要求民主。累西腓学生起而响应，警察用武力弹压，打死了一名学生和一名工人。

32

一九四五年四月，热杜里奥·瓦加斯政府对所有的政治犯，包括被囚几乎九年之久的共产党领袖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实行大赦。

总统选举正式定于当年十二月二日。一天，提伯里奥的

① 若泽·阿美利科·阿尔梅达，巴西作家、文学院院长，1978年去世。

② 若奥·贝梭阿（1878—1930年），巴西政治家，曾任副总统。

一位自由派朋友在某部的前庭里碰到他，老远就伸出手来表示欢迎，然后直截了当地说：“老兄，圣像游行的队伍已经上街了！”

提伯里奥点点头，心里想：“圣像游行的事我并非不知道，现在唯一不清楚的是我该膜拜哪位圣人，跟随哪个教派。”

爱德华·戈麦斯准将是众所周知的总统候选人之一。此人名声很高，素称军界和民主制度的贤达，提伯里奥对他深恶痛绝（他一听民主二字就浑身不自在）。主要由反瓦加斯分子组成的新政党——全国民主联盟正式决定接受这位准将为总统候选人。另一名候选人是瓦加斯政府的国防部长埃乌里科·加斯巴尔·杜特拉将军。杜特拉将军竞选总统得到了瓦加斯的默许，独裁者本人已公开宣布了这一点。提伯里奥把这种支持看作是一种狡猾的政治手腕和存心报复的恶作剧。这位矮子独裁者会得意扬扬地说：“好吧，你们不是认为我干得挺糟糕吗，那么就选杜特拉吧！倒是看看谁好谁坏！”

对提伯里奥来说，杜特拉将军是个“既不香也不臭的人物”。毫无疑问，他是个体面的公民，但是，巴西国土上正派人数以百万计，难道他们都能治国兴邦吗？在总统的继任问题上，瓦加斯的奸诈给瓦卡利亚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奸诈这个词在此含有亲昵的意思，因为这位独裁者仍然受到大多数巴西人的爱戴和尊敬。

一天，他受到这位独裁者五分钟 的接见。谈完正事后，他开门见山地问道：“总统阁下，您为什么不参加十二月份的竞选呢？群众在您一边，您再次当选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圣博尔雅人露出一口漂亮的牙齿，诡谲地微笑着说：“谁知道呢，上校？”后来，他就消失在雪茄的蓝色烟雾之中，再也不

谈这个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希特勒死了，纳粹主义完蛋了，巴西远征军不久将返回祖国。巴西共产党又恢复了合法地位，并且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集会。学生们在政治上仍然很活跃，矿工们也酝酿闹事。总统候选人杜特拉将军得到了社会民主党的正式支持，该党由一些保守分子所组成，他们在全国范围内以各种方式配合热杜里奥·瓦加斯。社会民主党在广大农村的许多小城镇里也颇有力量。

提伯里奥认为，正如南里约格朗德州的谚语所说，最保险的选择莫过于把赌注押在跑在最前面的马身上。

那年八月，他的一位朋友——铁杆瓦加斯分子——对他说：

“上校，我们刚刚成立了巴西工党，它将成为巴西最强大的党，群众的党，工人的党，普通人的党，人民的党。参加我们的党吧！工党反对十二月举行大选的邪恶主张。我们主张建立一个瓦加斯执政的制宪政府。”

“可这是共产党的纲领啊！”

“共产党的纲领又怎么样？好主张为什么不能支持呢？”

“和共产党人一起进天堂我也不干。”

“谁告诉你共产党进天堂？”

“你要我坦率地告诉你吗？局势混乱不堪，我被弄得晕头转向，不知何去何从。报纸上说，美国政府竟然容许俄国军队捷足先登，抢先占领柏林。我还看到苏联士兵和美国士兵联欢的照片……现在，如果有人对我说，上帝也左倾了，我不再怀疑，绝对相信……”

现在，不管走到哪里，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都看到墙

上写着：“我们要热杜里奥！”“打倒十二月选举！”“要瓦加斯执政！”以及诸如此类的标语和口号。看来，“要主义”和“要主义者”这两个词终于挤进巴西的政治词典里了。

与此同时，准将也纠集了一批社会名流和知识分子。他作为孝子和虔诚的天主教信徒的美名，也使不同年龄的女人们大为倾倒。提伯里奥认为杜特拉将军的尊容实在不利于他的竞选。但是有一天，他偶尔听到一位名叫费尔南多·卡内罗的家伙——此人才华出众——说：

“杜特拉将军会获胜的。巴西选民有着奇特的信任标准，他们对丑人似乎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偏爱。”至于小个子瓦加斯，他仍然保持缄默，不动声色。许多人以为他手中握有王牌，只等适当的机会才打出来。

提伯里奥在小心翼翼地准备急流勇退。早在几年前他就关闭了乌拉圭河岸边的“丝绸厂”。但是，他仅仅是烧毁了文件，并没有拆掉通往四面八方的桥梁。他小时候，曾经在一些蹩脚剧院里或是走南闯北的马戏团里看到过两种魔术师——蹩脚的和高明的。前者的表演破绽百出，他们的戏法——被人看穿，引起哄然大笑，这些家伙在众人的嘘声中狼狈不堪；而那些高明的魔术师眼疾手快，障眼法玩得天衣无缝，毫无破绽，炉火纯青，出神入化。提伯里奥认为自己就是一位高明的魔术师。他的准则是从不写信，甚至连便条也不写，拒绝签署任何书面的东西，即使是严格合法的文件也断然拒绝，一切都靠“口头”解决。即使如此，现在他还是清理出一些危险的文件需要销毁。

一九四五年九月，他比往年提早回到安塔列斯，一些多事之徒就叽叽咕咕地议论说：

“看来船真的要沉了，你瞧，耗子已经开始撤离了……”

33

一九四五年十月，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仍然呆在自己家里。有一天，他从收音机里听到军队迫使热杜里奥·瓦加斯辞职的消息，还听了政变的主要策划者戈埃斯·蒙泰洛将军的声明。他一边听着，嘴边浮起不易觉察的冷笑，自言自语地说：“嘿嘿，我才不相信呢……你现在来讲这个？”

第二天，他心事重重地到了乡下。他对热杜里奥博士深表同情，政变对总统的自尊心无疑会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他的一位侄子从城里跑来告诉他，前独裁者已经回到圣博尔雅，住在自己的“石竹别墅”里。

“您去拜访他吗？”小伙子问。

提伯里奥瞪了他一眼，回答说：“不知道。”

他犹豫不决，一方面觉得应该去看看这位曾使他受益非浅的恩人，可又感到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最好还是象动物遇到危险时那样——装死躺下。这无论于人于己都是说得过去的。他仍然呆在自己的庄园里。

九月中旬，他回到了安塔列斯，以社会民主党地方主席的身份召集了一次领导成员的会议。一天，他在共和国广场碰到佐济莫·坎博拉戈。两个人互相拥抱和交换烟叶之后，在梧桐树下一张长凳上坐下来，一边卷烟，一边攀谈。

“怎么样，佐济莫，非要永远敌对下去吗？”

“是啊，他们强人所难，非要我当民主联盟的主席。这是

金达的主意，她是个热衷于政治的人……说起政治来，你去看过热杜里奥博士吗？”

“没有。你怎么会问起这件事？”

“他过去不是你的朋友吗？”

“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的朋友。但我把人和政治家分开，这是两码事。”

佐济莫笑着问道：“从什么时候？从他倒台以后吗？”

“扯淡！”

“准将如果当选，我们才能摆脱这个扯淡的家伙。”

“不会的，杜特拉将军必将获胜，我拿一头脱角牛打赌。”

“你正是为了这个才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对吗？或者你能使我相信是出于政治信仰？”

“现在还谈什么政治信仰，太滑稽了！就其主张说，你的全国民主联盟和我的社会民主党不过是同一匹种马和同一匹母马交配产下的两匹马驹，性情和毛色一模一样，只是名称不同而已。难道不是吗？”

佐济莫摇摇头：

“全国民主联盟是另一只桶里的酒。社会民主党内钻进了热杜里奥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热杜里奥博士劝自己的党徒投杜特拉将军的票。但是，请注意，提伯，他对此毫无兴趣，只是希望借助巴西工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力量竞选联邦众议员和参议员。我认为，这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是前所未有的两面派行为。”

提伯里奥叼着卷烟，呆呆地望着教堂，喃喃地说：

“是啊，热杜里奥从来不把门和窗关死，至少是不上闩。他是个难以捉摸的人。”

“难以捉摸的人？也不尽然。也许他的诡谲恰恰在于我们的软弱、贪欲和迷信。归根到底，只有选票箱才能最后宣告鹿死谁手。我认为你的朋友政治上已经彻底完蛋了。”

“难说……难说……十二月二日之前谁也说不准还会发生什么事。”

“你瞧，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迷信和软弱。归根结底，你也是个热杜里奥分子！”

提伯里奥忽然转了话题：“热隆西奥神父对我说，大教堂需要修理和粉刷了。”

“提伯，巴西也需要修理和粉刷了！”

34

埃乌里科·杜特拉将军大选获胜并得到国会的批准。全国各报普遍认为热杜里奥·瓦加斯的支持是他当选的决定因素。前独裁者本人以可观的选票当选为联邦众议员和参议员。

“我没有估计错，”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心里盘算着，“这个人的威望仍然不可低估。在政治赌博中，他仍是一张王牌。”他请一位两人共同的朋友试探热杜里奥博士是否愿意见他。结果瓦加斯断然拒绝接见。

一九四七年冬天结束后，提伯里奥从里约热内卢回到家乡。他和一些朋友常常在上午十点钟到佐济莫·坎博拉戈的一位女婿开的“纯洁受孕药店”聚会，因此这帮人在当地被人称为“纯洁受孕派”。

有一天，他对朋友们说：

“诸位说热杜里奥时代贪污腐败，其实杜特拉将军的政府同样贪赃枉法，营私舞弊。据说现在情况更糟，只不过手段更隐蔽罢了。总统是个正派人，对真情不大了解。战争期间，我们储备了七亿多美元的黄金，现在这些钱全被用去购买美国强行向我们推销的战争剩余物资和其它一些破烂货了。”

“噢，上校，这太夸张了吧？”

“什么夸张！”瓦卡利亚诺吼道，他手中握住葫芦制作的茶具^①，象握住一枚手榴弹似的时刻准备向包围新总统的强盗们抛去，“什么时候都有无耻之辈，他们不惜以三十个金币出卖祖国，我们经济和财政状况糟透了。”

有人小声嘟哝说：“上校，将军是贵党推选的啊！”

“是啊，如果准将的人执政，情况会更加糟糕。”

在座的人彼此交换了一下眼色，谁也没敢吭声，大家对安塔列斯的土皇帝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上校的为人深为了解。

35

一九五〇年，热杜里奥·瓦加斯再度竞选共和国总统，此事在上午十点钟准时到“纯洁受胎药店”喝马蒂茶的人当中议论纷纷。佐济莫·坎博拉戈说：“简直是发疯，热杜里奥昏了。就我记忆所及，无论是在巴西或别的国家的历史上，

① 南里约格朗德人用葫芦沏马蒂茶，用金属或木制的管子喝。

还没有一个被自己的军队赶下台的独裁者能在人民选举的政府中重新执政。”

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听着这些议论，一言不发，低着头在手掌上慢慢搓着烟叶。过一会儿，他叼着用玉米皮卷的烟，眯缝着眼说道：“谁知道呢，瓦加斯这小个子神通广大，工党的选民在增加。”在安塔列斯，泛美冷冻厂的将近三百名工人，还有两年前在市郊建的法一巴毛纺公司的全体工人以及其它一些小厂的工人，都是工党的支持者。据估计，至少有百分之九十达到选举年龄的工人加入了工党，服从一个名叫热米尼亚诺·拉莫斯的人的领导。拉莫斯三十来岁，蓄着小胡子。由于共产党处在非法地位，热米尼亚诺就加入了工党。

全国民主联盟试图再次拿爱德华·戈麦斯准将的名字到选举箱碰碰运气。社会民主党在杜特拉将军的坚持下，推举克里斯蒂安诺·马萨多博士作为候选人，但此人毫无声望，只有他的家乡——米纳斯吉拉斯州——才知道他的名字。“这位无辜的先生势必葬身火海。”提伯里奥这样预言。

选举前几个星期，有一天大家又在药店聚会。瓦卡利亚诺向在座的人挑战说：“我用两头脱角牛和你们每一个人打赌，热杜里奥一定取胜，并且大获全胜。”

一阵沉默之后，佐济莫·坎博拉戈说：“我不喜欢打赌。”

提伯里奥心里说：“你算个什么东西，只不过是怕老婆的脓包。”但是话到嘴边又就着一口热茶咽了回去。

36

选举前一个星期的一天晚上，瓦卡利亚诺家族的首领站在自己公馆的窗台前（街上的人看不到他），观看工党在共和国广场上举行的最后一次宣传集会。演说家们站在平时乐队演奏的圆形舞台上讲话，广场四周都装上了扬声器。提伯里奥的一个女儿说：“爸爸，你瞧，广场上黑压压的全是人。”他烦躁地点点头说：“看到了，孩子。”兰热象是安慰丈夫似地说：“他们都是看热闹的，多数人不会参加投票。”丈夫手中卷着烟，借以掩饰内心的不安，一边听着演说家们象鹦鹉学舌一样重复自己候选人的许诺和指责。

在整个总统选举过程中，热杜里奥·瓦加斯避免直接指责人们尊敬的共和国总统本人，而是大肆渲染财政部长灾难性的外贸政策，说这些骇人听闻的错误导致了国家经济的崩溃。演说家们象瓦加斯一样历数“自由资本主义民主”的缺陷和弊端，大谈什么“劳动者的社会主义民主”。时代变化多大啊！人们对这些话的反应竟然那么狂热：呼喊、吼叫、拼命鼓掌、高呼万岁……

提伯里奥把一大口带辣味的烟喷到兰热太太的脸上，说道：“你瞧，兰热，谁想到我活着还能看到这种场面！这些厚颜无耻的家伙居然在广场上，在我们家门前大谈什么‘社会主义民主’，放肆攻击资本主义。这都是热杜里奥干的好事！这个矮子用他的社会法律和工党蛊惑人心的宣传给巴西带来多少祸害啊！一切都变了。在圣博尔雅分子统治的二十五年

间，我父亲和他的博热斯主义者们从来没有能在这个城里举行过一次象样的集会。”

广场上，人们有节奏地喊着：“热——杜——里——奥！热——杜——里——奥！”当人们平静下来听下一位演说家讲话时，提伯里奥高声回忆道：

“一九二二年，有一回我们在这个广场上聚集了一些人，为阿西斯·布拉济尔博士竞选作宣传。人们情绪都不高，因为我父亲对彼德拉斯这位候选人不大喜欢。老本热明命令打手们用皮鞭和大刀驱散了集会。广场上很快就空无一人。当我明白过来的时候，只剩下我父亲和三、四个同伴了。我们拔出手枪，站在广场中央，周围全是老坎博拉戈的亲信。如果不是法官的干预，他们准把我们给消灭了，因为众寡悬殊，而我们也作好了决一死战的准备。可是，现在这帮混蛋却在法律的保护下攻击资本主义。热杜里奥把巴西放在金盘子里拱手交给了他们。”

“胜利属于我们！”广场上传来工人演说家拉莫斯的声音。提伯里奥心中闷闷不乐，他没有为自己党的候选人作过任何事情。竞选期间，他采取了隔岸观火的策略。真见鬼！面对一位默默无闻的候选人，谁能提起精神呢？克里斯蒂安诺·马萨多是政治上的耶稣，肯定是个牺牲品。至少在南里约格朗德州，他自己的党已经抛弃了他。这再次证明“圣博尔雅那位矮子”的魔力是如何不可思议地在影响着许多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

选举那天，提伯里奥在投票室里犹豫了片刻（他对秘密投票还不习惯，称它为“胆小鬼的投票”）。为了不耽误后面投票人的时间，他说了声“扯淡”，居然心血来潮投了热杜里

奥·瓦加斯的票。当他从投票室走出来时，他感到十分尴尬。

37

一九五一年一月，热杜里奥·瓦加斯再次就任共和国总统。这年冬天，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到了里约热内卢，再次试图接近这位大人物。但是，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努力都失败了。他的反应是多种多样的。一开始，他感到愤慨：“岂有此理！没有他的友谊，我照样活得挺好！”后来，他渐渐感到有点奇怪：“哼，都说热杜里奥是个冷静的人，不计较个人恩怨，甚至连猛烈攻击过他的若昂·纳维斯·丰杜拉都宽恕了。为什么偏偏对我这样？”有一阵子，他觉得自己蒙受了不白之冤。

安塔列斯这位王爷深感自尊心受到伤害，后悔当初不该低三下四地去求见瓦加斯。他提伯里奥处处与人为善，通情达理，可是别人却恰恰相反，从来不原谅他的失误，而且耿耿于怀，岂非咄咄怪事！

有时候，他站在大西洋街的那间房子里，从窗子眺望大海，心潮起伏。他在里约热内卢生活已经多年，但对那美丽的大海仍然感到陌生，对自己的脚从未被海水沾湿过这一点，他甚至还感到一种乡下人特有的骄傲。他在乌拉圭河边长大，曾经无数次在河里游泳、钓鱼、划船。在家乡，当人们看到清澈的小湖，碧波荡漾的水库，淙淙的小溪，甚至一泓清泉，就忍不住脱掉衣服跳进水里，畅游一阵或是扎几个猛子。他常说：“我是淡水里的鱼。”现在，他成了政府里“不受欢迎的

人”，不再是各部和各机关迷宫里的引水员了。他得出结论说：“河里的鱼终究不能在咸水里生活。”

在返回家乡的前几天，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结识了一位刚从美国来到巴西的名叫张林的年青的中国实业家。提伯里奥立刻就把这位中国人称作“张格林斯”。一九四九年，他来自中国上海，并把家眷、贵重的家私、存折（他在纽约曼哈顿银行有相当可观的存款）和知识一齐带了出来。他想在巴西建一座以大豆和花生为原料的榨油厂。

看到面前这位矮小的黄皮肤的中国人，提伯里奥忽然灵机一动，邀请这位工业家和他的翻译一起到“黄金餐厅”共进午餐。张林的翻译是个懂英语的巴西小伙子，他正领着这位中国人游览里约热内卢纵横交错的大街小巷。

第一道菜还没有上，瓦卡利亚诺就对翻译说：

“请告诉张林先生，我已为他的工厂物色到最理想的厂址。”

中国人笑了，问他厂址在什么地方。

“你告诉这位年轻人，我是南里约格朗德州一个城市的半个主人，这座城市叫‘星城’（我听说中国人特别喜欢星星），就在乌拉圭河岸边，当地盛产大豆。”

他停下来让翻译把自己的话译出来。中国人听了仍然笑而不答。

“你告诉他，我是种大豆的，上等的大豆。如果他在安塔列斯建厂，一切由我张罗：厂址、低价的建筑材料，还有五年免税！市长是我的侄子，市议会掌握在我手里。”

中国人听着，不时点点头，然后对翻译低声说了些什么。充当翻译的巴西小伙子转身对这位安塔列斯要人说：

“林先生想知道你要求什么条件?”

“我要什么条件? 哎呀, 我只想对发展当地工业作点贡献, 还有什么条件!”

事实上, 他希望中国人签订合同, 购买他全年生产的大豆, 把一块地卖给中国人作为建厂地皮, 如果可能的话, 用这些“方便”换取工厂的股份。

翻译讲话时, 张林先生在一个蓝皮小本子上不停地记着, 然后装进口袋里。

“怎么样?” 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望着正在和中国人低声商量的翻译问道。

“林先生对你的盛情, 包括这顿丰盛的午餐, 表示感谢。至于生意嘛……他说再考虑考虑。”

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付了账, 断定这次纯粹是白白浪费时间, 破费钱财。

但是, 他估计错了。三个月之后, 张林先生携同夫人、五个孩子和三个榨油专家来到了安塔列斯。

不到一年, “艳阳食油公司”在安塔列斯正式开业了。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不费分文就得到了公司的五百股份。他把市郊的一片地卖给那位中国人, 为他的大豆也找到了可靠的买主。他确实履行了在“黄金餐厅”里对“张格林斯”许下的诺言。

38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 发生了一件彻底改变提伯里奥生活

的事件，使他把总统对他的怠慢忘得一干二净。

一天，电话突然响起来。象往常一样，他忿忿地抓起话筒（因为他对这玩艺很不习惯，颇为讨厌）。

“请讲！”他象等着挨骂似地吼道。

“提伯里奥上校吗？”话筒里传来娇滴滴的女人声音。

“你是谁？”

“维纳斯塔！”

一听到这位妓院老鸨的名字，提伯里奥本能地望望周围，看看是否有人。他清了清嗓子，说：“等一会儿。”然后放下听筒，把门关上。整座宅第只有这么一部电话机，不必担心有人偷听。

“好吧，讲吧！”

“我是维纳斯塔。”

“听见了！你不该把电话打到我家来，岂有此理！我对你说过一千遍了。”

“别生气，上校，这事非常重要。我有件圣诞礼物要送给你……”

他将信将疑地听着，心想那不过是个要钱的托词而已。几年前，他曾以长期低息的条件借给这位前妓女维纳斯塔一笔钱，帮助她建立起安塔列斯最漂亮的妓院。

“什么礼物？”他小心地问。

“我永远忘不了您对我的恩情，提伯里奥上校。”

“嗯，嗯，小声点。不要在电话里提我的名字。”

“家里就我一个人。我发现了世界上最漂亮的小姐儿，才十七岁，上校！您一定会喜出望外的。”

“黄花少女，嗯？”他放声大笑，“你能把小姐儿装在玻璃

纸里让门房给我送来吗，嗯？这场玩笑要我破费多少钱？”

“我不是在拉生意，”维纳斯塔娇声娇气地说，“我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什么样的姑娘？金黄头发？皮肤雪白？混血儿？”

“杂种美人儿，电话里说不清楚，你一定得亲眼看看她。”

“小东西在哪儿？”

“在我这儿，给你在冰箱里放着呢！”老鸨笑着说，“上校，小姐儿破身还不到一星期。我一看到她，首先就想到你。她父亲死了，一直和母亲住在一起。来吧，如果你不喜欢，算我没说。”

“要是我喜欢呢？”

“归你。”

“好，我今晚去。”

吃晚饭时，瓦卡利亚诺只喝了几口汤，对妻子说要到俱乐部去，可能很晚才回来。

他步行从家里出来，在广场对面钻进一辆出租汽车，让司机在市区南部一条街的拐角处停下。

维纳斯塔的妓院在一条灯光昏暗的胡同里，后门直通外边的一片空地。城里有身份的人为了不引起注意，常常从这个秘密的或者说是隐蔽的地方进入幽会的处所。提伯里奥按一下后门的门铃，维纳斯塔亲自出来迎接。这女人浑身发出浓烈的香水味，穿一件印花上衣，脸上搽着厚厚的脂粉，头发刚刚烫过。她已是五十岁的女人了，虽说很白，但皮肉已经松弛，年轻时提伯里奥曾和她来往，如今虽是半老徐娘，但风韵犹存。他们走上狭窄的楼梯，穿过故意弄得很暗的走廊，在一间屋子门前停下。

“小姑娘正在里面等你呢，上校。她听说过你，还有点怕呢！”

“可是我还不大清楚她是……”

“说来很简单。父亲是个铁路工人，四年前被火车轧死了，我想你可能还记得这件事。母亲替人缝补衣服，家里很穷。一个推销员占有了她之后跑了。她母亲发现之后，到处乱讲，于是这姑娘就逃到我这儿，不过没人知道她在我家，用不了几个钱就可以说服那老太婆，这事包在我身上。”

“我看这事有点冒风险。她还是个少女，母亲会找我的麻烦，进行讹诈。谁知道呢，我的敌人不少，万一有个混蛋抓住这件事进行勒索……”

他站在门前，嘴里嘟嘟哝哝地说着：“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他知道全身象火一样在燃烧，并且知道这火愈烧愈旺，血猛烈地敲打着太阳穴，一股难以遏制的冲动使他昏了头。

他终于含含糊糊地说：“好吧，我已不能用头脑来思考了，只能用身体的另一部分来行事。管他娘的！”

维纳斯塔把门推开，他立刻闪了进去。

39

那天晚上回到家里后，他躺到兰热身边，一边听着她均匀的鼾声，一边回忆着和那女孩子在一起的时刻。多么标致的雌儿啊！简直是一匹良种小牡马。象湿沙子一样颜色的皮肤细嫩光滑，整个人就象一朵含苞待放的花。在她身上，他

感到自己年轻了二十岁。他气喘吁吁、浑身舒畅地躺在那个娇小的美人儿身旁。

“你生在什么地方？”

“卡塞济。”

“叫什么名字？”

“克莱奥蒂娜，但是人家都叫我克莱奥。”

“克莱奥……多好听的名字。”

他用手抚摸着她那凝脂一般的皮肤、富于弹性的肌肉和优美的体态。他胡诌道：“你从来没听说过萨拉曼卡的故事吧？”

“没有。”

“从前有个名叫布劳·努内斯的乡下人，从一个叛逆神父的鬼魂那儿知道了通向雅拉乌山洞的小道，这个山洞里有一群妖魔鬼怪看守着许多财宝。”

“天哪！”

“比方说布劳·努内斯从这儿走……”

他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模仿人的两条腿，在克莱奥的手臂和肩膀上移动。

克莱奥蜷缩成一团，笑得浑身乱抖……

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突然从床上坐起来，兰热被惊醒了。

“怎么啦，提伯？不舒服吗？”

他喘着气说：“没什么，睡不着。”

“你一定喝多了咖啡。”

“或许是吧。不过，天气太热。没什么，兰热，睡吧。我会……”

他从床上下来，点上一支烟，穿着睡衣在屋内来回踱起来。克莱奥的影子怎么也无法从头脑里消失。她的体香还留在他的鼻孔里、指头上、皮肤上，渗进了他的整个身体。他打开朝广场的窗子，俯在窗台上。萤火虫在林间和草丛中飞来飞去。提伯里奥望望天空，南极星正好升到教堂之上。阵阵暖风送来一股焦草味，不禁使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他倚在窗台上，想到自己的年龄，五十七岁了！虽然还谈不上老态龙钟，但毕竟青春已过！

回到床上，他辗转反侧，直到清晨才迷迷糊糊地进入梦乡。八点钟醒来，太阳已经升起老高。

他醒来后，总觉得克莱奥象梦中的仙子一样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那天晚上，他又一次去找那个姑娘。第二天早上，他一边在盥洗室刮脸，一边自言自语地嘲弄自己。他对着镜子，仔细端详着自己的面容，不住嘴地嘀咕着：“漂亮虽然说不上，见鬼！可世界上比我丑的人有的是呢！”

男人也有更年期。更年期这个词，他是从里约热内卢的一位大夫口中第一次听到的。现在他的更年期终于来到了，而且力量是如此之大！

他决定把克莱奥占为己有。在维纳斯塔的张罗下，他为女孩子租了一所房子，说服了她的母亲，让她的母亲也搬去同住。

当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由于得到了克莱奥，感到心满意足，似乎年轻了许多。如果兰热有什么怀疑，至少还没有流露出来。

提伯里奥常常想起他的一个远祖。据家里传下来的故事

说，他有一天曾进入一个山洞，从此之后，他钱袋里总是装满金币。

40

一九五四年冬，瓦卡利亚诺在里约热内卢呆了两个星期处理各项事务，重游了“新国家”时期冒险的场所，会见了一些朋友和故旧，听到不少政治局势的谣传和内幕新闻。有一天，他差点儿动手把一个家伙的脸打破，因为那家伙在大街上居然装着不认识他。

回到安塔列斯后，他向朋友们讲述了里约热内卢的种种见闻。一天晚上，他和妻子一起去拜访坎博拉戈家，因为事前他曾在电话中答应“亲密的敌人”金达从政治家的立场当面向她报告这次“进宫”的情况，这是佐济莫的妻子唯一感兴趣的事。

两对夫妇坐在坎博拉戈家的客厅里，两个男人抽着自制的卷烟。女人们喝过咖啡，拿出毛线，开始低头编织。

他们谈了一阵子关于夏天的炎热与潮湿加重了布里约兰太太的关节炎，对金苔丽娅太太的哮喘病也毫无补益，随后大家都沉默了。

“喂，你的‘朋友’怎么样？”

坐在沙发椅上的提伯里奥，把两手交叉放在隆起的肚子上。他说：

“政府遇到了空前的危机。我认为这将成为或者说已经成为热杜里奥整个政治生涯中最黯淡的岁月。”

“从校官们的宣言开始，”佐济莫接着说道。提伯里奥突然咳嗽起来，脸涨得通红，泪水直流。他再说话时，嗓子已经哑了。

“热杜里奥很难下手把自己的政治宠儿从劳工部长的位子上拉下来，反对派要的是古拉特的头。”

佐济莫想起年初以来《圣保罗州报》发动的一场宣传，他们把古拉特称为瓦加斯的心腹，指责他是巴西的庇隆主义头子。

“难道不是吗？”金达愤愤地说，“热杜里奥和古拉特唆使工人罢工，进行威胁。这个国家一刻也不得安宁。再说，谁见过最低工资增加百分之百的呀？”

佐济莫以他惯常的沉稳语调说：“噢，金达，工人们没有足以糊口的工资怎能活下去呀！”

“他们会活下去的，”妻子反驳道，“上帝是伟大的。他们不但能活下去，而且能象兔子一样生生不绝。”

提伯里奥接着说道：“反对党和一些有影响的报纸断言，是热杜里奥本人蓄意制造社会动乱，以便就中行事。他们说，他正在寻找借口阻挠总统选举，以期继续执政。”

金苔丽娅抬起头来说：“从法律上说，最妥善的办法是全国民主联盟的议员在众议院提出弹劾。现在没有这样作，提伯，是因为你们社会民主党和巴西工党的议员联合起来否决了民主联盟的动议。还记得三月份热杜里奥向国会提出的国情咨文吗？民族主义情绪太强烈了，引起了大哗。在这种反美主义支配下，他终将把巴西推向莫斯科一边。”

提伯里奥叫道：“且慢！你们还不清楚事情的原委。据我所知，热杜里奥现在对一切都心灰意冷，漠不关心。他签署

文件时敷衍了事，开会或听汇报时常打瞌睡，总之是和从前判若两人。”

“老了。”金达低着头，象对自己的勾针和毛线说俏皮话似地轻声说。

提伯里奥说：“不是这样。他只不过才七十二岁。见鬼！实际上这家伙现在失望了，灰心了。他终于发现自己弄得众叛亲离，被一伙无耻的钻营者所包围。”

金达说：“那是自食其果。不过，全体巴西人都分食了他的苦果。”

瓦卡利亚诺上校继续说：“民主联盟从年初就向卡德特宫开炮。你们看过卡洛斯·拉塞达的文章吗？真是个能言善辩、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的人。他写的东西正在一点一点地轰毁热杜里奥的政府。我凭荣誉发誓，如果这小子胆敢在报纸上骂我，那怕是只有他对热杜里奥说过的那些话的一半，我就立刻乘飞机到里约热内卢，把他的两眼给挖出来，真的！”

金达头也不抬地嘲弄说：“别吹牛了，提伯。再说，拉塞达也不会拿大炮去打牛虻。”

佐济莫插嘴道：“我不相信热杜里奥从巴西银行的贷款中谋取了个人私利，也不相信民主联盟指控他的其它不法行为。”

提伯里奥点上烟，继续说道：“在钱财问题上，热杜里奥倒是个正派人，但对周围的某些无耻行为佯装不知。他的手段是通过腐蚀来统治。在他四年任期中发生这么多侵吞公款的事情，在他的庇护下或是打着他的旗号进行那么多肮脏的交易，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卡德特宫里所有的人都想不择手段地捞一把。”

金苔丽娅抬起眼睛望望他，心里说：“瞧，谁在大谈肮脏的交易！”

提伯里奥突然激动地站起来说：“啊，我还没把最重要的事情告诉你们呢？现在，共和国的大人物——黑人格勒戈里·弗杜纳多竟然是热杜里奥的卫队长。”

“听说他现在可阔了。”兰热小声说。

金达补充说：“百万富翁，无耻！我们巴西出了个黑人名星！”

提伯里奥接着说：“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共和国里，格勒戈里竟然比许多部长都有权。真有意思，有一天我到卡德特宫……”

“你不会是又去找热杜里奥求和吧？”主人的妻子打断了他的话。

佐济莫请求道：“让提伯说下去，金达！”

“什么和好！纯粹是无稽之谈。说实话，瓦加斯政府已经岌岌可危，朝不保夕，我干吗要往这条沉船上跳？我是要催一下我的一项申请，所以才到卡德特宫去找一位有老交情的官员。我到了总统府，在那些熟悉的走廊里转来转去，后来不知怎么闯进了格勒戈里的会客室。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个黑家伙象个非洲酋长一样坐在椅子上，脖子上围着毛巾，理发师正在小心翼翼地给他修面，另一个人跪在那儿给他修指甲……这个黑小子周围站满了保镖和侍从。看到我进去，他甚至连个招呼都不打。我当然也装着没看见，转身就走。他的一位心腹不知在他耳边嘀咕了一句有关古拉特的什么话，在门口我听到格勒戈里用不屑的口吻大声说：

‘古拉特简直是个毛孩子’！”

女人们专心致志地在打着毛衣，似乎对格勒戈里的故事并不感兴趣。但佐济莫不停地摇头，好象对这一切忧心忡忡。

“更糟糕的是参议员们和共和国其它大人物都竭力拍这个黑小子的马屁，给他送礼，写条子求他办事。”

“可怜的热杜里奥博士！”兰热叹息着说，她对圣博尔雅的矮子向来有一种近似母亲的感情。

墙上挂着本热明·坎博拉戈的画像，他那只好眼困惑地注视着客厅里的这伙人，宛如三十年前有一天，当年轻的议员热杜里奥·瓦加斯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劝说他和世代仇敌希斯多·瓦卡利亚诺握手言欢时，他茫然地注视着身边的一个彩釉痰盂一样。提伯里奥好象也想到了这件遥远的往事，他抬起头仔细望着坎博拉戈家族的首领，口中衔着烟说：“世道真的变了！”

在座的人谁也没有吱声。

41

八月初的一天，天气寒冷，阴雨绵绵。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正在克莱奥家里，忽然从床头柜上放着的收音机里听到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在里约热内卢，两个身份不明的刺客在多奈勒劳斯街卡洛斯·拉塞达家门前企图暗杀他。当时陪伴这位论坛报社长的空军少校鲁本斯·弗洛勒·瓦斯遇刺身亡，拉塞达腿部受轻伤，刺客未被抓获。

提伯里奥当时正躺在克莱奥身边，在她身上玩布劳·

努内斯的把戏。他迅速爬起来，喊道：“新闻，新闻！”坐在床边听完广播。电台报道说，拉塞达看到了两名乘车逃跑的刺客。这一愚蠢的罪行激起了公愤，在里约热内卢政界、军界和群众中引起骚动。

“热杜里奥的末日到了！”经过一次几乎是失败的雅拉乌山洞漫游之后，提伯里奥一边穿衣服，一边说，“这下他们要完蛋了，和大兵干上了……这等于捅了马蜂窝，完了！”

说罢，他匆匆忙忙朝家里跑去。

第二天，瓦斯少校被暗杀、卡洛斯·拉塞达遇刺受伤的消息成了人们唯一的话题。各种各样的传闻接踵而至。有一则电讯是这样综述《球环日报》的社论的：由于这一突发事件，热杜里奥·瓦加斯昨天面临其政治生涯中决定性的时刻。总统阁下要么公开承认千百万巴西人发出的正义呼声，要么和他的朋友们一起背弃一九五〇年大选时对人民承担的义务，可供他选择的时间不多了。

在药店喝马蒂茶的常客个个情绪激动。提伯里奥一进门，各种各样的问题象连珠炮一样朝他射来：他对形势如何看？暗杀的幕后策划人是谁？两千名空军军官在空军俱乐部开会研究此案，并决定和司法部同时进行调查，后果将会如何？

提伯里奥坐下，拿起茶壶，想用它暖一暖冻僵了的手。他品尝了一口茶，用预言家的口吻说道：

“我敢打赌，热杜里奥在里约热内卢呆不到圣诞节，十二月之前他就会被军队赶下台，重新滚回‘石竹别墅’。”

“你认为他是策划谋刺的人吗？”

“不。我了解总统，他不可能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我

断定是他的一名亲信策划了对拉塞达的谋刺，以便取悦于老头子。刺客枪法不准，打死了倒霉的瓦斯少校。”

药店老板穿着白大褂正在配药，听到这话后高声说：“上帝也有把法律写歪的时候。”

提伯里奥反驳说：“是刺客的准星歪了。我看不出上帝为什么要站在拉塞达一边而不顾少校。有时候，上帝的枪法也是胡扯淡。愿上帝饶恕我！”

“到底谁是主谋？”一位朋友又问道。

人们纷纷猜测。本热明·瓦加斯？格勒戈里？路德罗·瓦加斯？——到底是谁呢？

提伯里奥把茶壶递给坐在旁边的朋友，狡黠地笑着说：

“今天一早我在一张纸上写下了刺客的名字，用信封装好，放在保险柜里。等到空军的人抓到凶手、弄清主谋的那一天，我再启封。”

人们都默不作声，他们对提伯里奥这种把戏太熟悉了。

“为什么现在不把名字告诉我们？”有人问。

“如果你想和我打赌，那么每个人都在纸上写出一个名字，装在信封里交给州银行经理，到司法部公布谋刺策划者姓名的那一天一齐打开，我和你们每人赌两头脱角牛。”

“又是脱角牛！”佐济莫沮丧地说，“我只能打赌说你又在故弄玄虚。要赌东西，我可不干。”

42

后来终于查明，暗杀事件的头目原来就是总统的一名保

鏢。空军军官们发表声明，强烈抗议政府。议会里，议员们慷慨陈词，力主把瓦加斯从总统宝座上拉下来。共和国总统的私人卫队解散了，格勒戈里“上尉”受到长时间的审问。空军的调查工作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着。最后终于查明并逮捕了开车送凶手逃跑的司机。里约热内卢人心浮动，大部分人把行刺的责任归于热杜里奥·瓦加斯。

十二日，电台在新闻节目里播送了审讯格勒戈里的部分实况录音。审讯中，格勒戈里说：“法官先生，我是个规矩的黑人，生性怪癖，向来不插手分外的事。”法官问道：“这件事你插手了，对吗？”格勒戈里回答说：“没有。我只有在受到袭击时才自卫，绝不会受人收买杀害无辜。”报道说，审讯休息时，格勒戈里还看他喜欢读的斯特凡·茨威格^①写的《福塞》^②。

“这小子不仅是个恶棍，而且还是个伪君子。”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愤愤地说。

十四日下午，有消息说杜特拉将军劝告瓦加斯辞职。拥护瓦加斯的人来到安塔列斯这家日报前表示抗议。一名民主联盟分子和一名工党分子在互相对骂之后，拔枪相见，市政府的警察不得不出面干涉。

又是几天过去了。从报纸和电台广播得知，警方的调查已退居次要地位，实际领导搜捕凶手的是空军的军官们。一名嫌疑犯一直受到一百七十名空军人员的追踪，最后象一只野兽似地被赶进一片沼泽地，经过二十个小时的搜捕，他终

① 斯特凡·茨威格（1881—1942年），奥地利评论家、小说家。

② 福塞（1759—1820年），法国政治家，曾制造里昂大屠杀。

于被生擒。

案情很快就清楚了，原来暗杀的策划者就是总统卫队的黑天使——格勒戈里。

从《真报》传来一条骇人听闻的消息：空军部长认为政治家们有合法的手段可以迫使总统辞职。伯南布哥州州长也赞同总统下台，国防部长决定军队时刻待命。里约热内卢谣言四起，人心惶惶。

在约莫两个星期之前，瓦加斯在贝洛奥里藏特发表演说时还表示他决不辞职，坚持执政到任期届满。

八月二十二日，以爱德华·戈麦斯准将为首的一批空军军官发表声明，要求共和国总统辞职。

但是，热杜里奥拒绝辞职，他说：“除非我死了，你们才能把我从总统府赶出去。我年事已高，不怕挨骂，更不怕死。”

43

一天上午，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一走进药店，就对“纯洁受胎派”的人说：

“怎么样？我早就说了，主谋是黑人格勒戈里，和我纸条上写的一模一样。”

全国所有的报纸和电台都报道了审讯的最后结果。

提伯里奥喝了两口热茶，接着说，“瓦加斯一定会被军队推翻，并且为期不会太晚，也许是几天，也许是几小时之内的事。”

有人提醒说：“不要忘了，总统说过，他只有死了才从总统府出来。”

佐济莫说：“看来只有如此了。”大家吃惊地望着他，他继续说道，“热杜里奥不会允许第二次被推翻，必将抵抗，并将手执武器战死。他虽然是我的政敌，但对他的胆识我深为敬佩。”

瓦卡利亚诺呆呆望着药架上的鸦片剂瓶上的商标发愣，喃喃地说：“这个矮子诡计多端，可能会找到出路。比如，他可以牺牲格勒戈里和其他人的小命，平息空军和公众的愤怒，以便稳坐卡德特官。”

一位强烈反瓦加斯的人说：“不可能！这位‘穷人之父’不久前在里约热内卢大街上遭到群众的指责，你们难道已经忘了吗？他已经名声扫地了，全国都反对他，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这时，突然从教堂里传来一阵阵丧钟声。

谁死了？有人说了个大家不太熟悉的名字。“可怜的人！”有人情不自禁地叹息一声，然后继续讨论瓦加斯的命运。当大家再次沉默下来的时候，只听见八月的寒风在屋外凄厉地呼叫着。

44

早晨，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象往常一样俯在公馆的后窗，静静等待日出。他忽然想起小时候常听大人们说，“太阳每天从安塔列斯公墓后面升起，傍晚在阿根廷落下”。

他穿着丝绒睡衣，脖子上围着薄毛披巾，伫立窗前，任凭清晨潮湿的寒风吹着面颊。这时候，要是他手中捧壶热茶，那实在是太惬意了。如果用老父亲希斯多留下的吸管慢慢啜饮，就更别有风味。口中含着热热的马蒂茶，烫得舌头翻搅，然后那略带苦味的液体慢慢顺着食道流到胃里，整个身体都热呼呼的，象穿着毛衣一样暖和。

房顶上结了一层白白的霜花，附近院子里不时传来雄鸡的啼鸣。提伯里奥回忆着一生中在城里和乡下经历过的无数个黎明，脑子里掠过父亲、兄弟和其他死去的朋友们的面容。他们都已经长眠在这个荒原小城，再也看不到日出了。只有这时候，他才想到死，因为他也已进入花甲之年了。

当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的时候，提伯里奥按照老习惯到厨房里吃了一块烤肉和一截涂有木薯粉的香肠。在瓦卡利亚诺家已经四十多年的老厨娘、混血女人特拉乌西娅用嗔怪的眼光瞧着他。提伯里奥喝了一杯不放糖的咖啡，然后悠然自得地卷起一支烟。七点钟之前，他嘴里叼着烟来到写字间，打开收音机，坐下来等着听早晨第一次播出的新闻节目。他知道，凌晨时候瓦加斯还在卡德特宫和各部部长以及军界人士研究局势。自从一批陆军和海军将领声明支持空军将领们，要求国家元首辞职以来，形势更加恶化了。关于总统受到压力、准备辞职的消息很快被辟谣了。卡德特宫四面楚歌。军队集结待命。到处传说热杜里奥·瓦加斯将向议会请求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大街上有人开始闹事，人民要求惩办凶手。

提伯里奥使劲搓着手，两只穿毛袜子的脚动来动去。他

不停地咳嗽着，嘟囔着，大口大口的烟从鼻子里喷出来。看得出来，他心中烦躁不安。院里传来嘈杂声，显然是佣人们在走动。一个混血女佣人拿着掸子走进书房，提伯里奥大吼一声：“给我滚出去！”

收音机突然响起了播音员的声音：

“里约热内卢急电：共和国总统热杜里奥·瓦加斯刚刚决定离职，请假三个月。”

“什么？”提伯里奥喊道。但是播音员继续说道：

“在今晨举行的戏剧性的内阁会议上，瓦加斯先生断然拒绝要他辞职的建议，这项建议是由国防部长科斯塔将军代表军界领袖提出的。会议期间，总统曾坚定地对马斯卡勒尼亚斯·莫拉斯将军说：‘既然诸位不愿决定，那么我来决定吧！只要局势保持平静，我请假离职。但是，如果叛乱分子进逼卡德特宫，他们只能把我的尸体抬出去。’瓦加斯总统请假离职的消息于今晨四点十五分宣布。副总统若奥·卡非·菲里奥先生将主持政府工作。”

提伯里奥在收音机前踱来踱去，他喃喃地说：“不可能，请假三个月？怎么可能呢？这无异于辞职嘛！这下子热杜里奥算完了。或许他还有什么鬼把戏能在人民拥戴下重返卡德特宫，和军界决一雌雄！”

他想和谁谈一谈，于是匆匆走进卧室，看到兰热睡得正香，又不想叫醒她。他穿好衣服，到盥洗间刮脸，由于手发抖，脸上刮破了一个口子。

45

早上八点半，电台又开始播送新闻节目。提伯里奥立刻跑到收音机前。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屏住呼吸：

“里约热内卢急电：八点二十分，热杜里奥·瓦加斯总统在卡德特宫的卧室里朝心脏开枪，自杀身亡。”

提伯里奥惊呆了。播音员后来说些什么，他一句也没听进去。他猛然转过身，卷烟从嘴里掉下来。不是听错了吧？热杜里奥朝心脏开枪……上帝！天要塌了！他象瘫了一样坐在那儿，竭力集中精神听广播员的讲话：“总统死后，发现他的一封亲笔信，上面写着：‘为着表示对敌人的憎恶，我留下自己的遗愿。我未能为民众做到我想做的一切，九泉之下难以瞑目。’”

两行热泪顺着老提伯里奥的面颊缓缓流下。他神思恍惚地走出房间，转了几圈，不知不觉地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妻子正在洗澡间，他敲敲门。

“什么事？”她问道。

“兰热，热杜里奥自杀了。”

兰热在浴室里喊道：“什么？”

“电台刚刚报道说，热杜里奥博士向心脏开了一枪，他死了！”

从浴室里传出恸哭声。提伯里奥转身向厨房走去。

他望着厨娘，好象在抱怨什么似地说：“特拉乌西娅，你想不到发生了多么悲伤的事，热杜里奥博士自杀了……”

“怎么会呢？”她瞪着吃惊的眼睛喊道，“不可能！他不可能干出这种事。”

“可是他已经干了。电台刚刚广播了消息。早上八点二十分，他朝自己的心脏开了一枪，还不到半小时……”

混血女人半天没有吱声，眼睛里慢慢流出泪水。她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道：“热杜里奥先生的尸体恐怕还没有凉呢。”半晌，她又痴痴地说：“我操劳一辈子，难道现在只能为他的灵魂升天祈祷……”

提伯里奥转身朝外走去，在厨房门口他又听到特拉乌西娅自言自语地说：“现在谁为穷人作主呢？”他突然感到一阵憎恶，活象总统的尸体就停放在他家一样，低声嘟囔道：“穷人还象他活着时候一样穷。”

电话铃响起来。他跑过去抓起听筒，放到耳边，已不象往常那么咄咄逼人了。

“喂？”

“是提伯里奥吗？”

“是我……”

“我是金达。听到广播了吗？”

“糟糕透了！我心里象压了块石头，现在还有点头昏脑胀。可怜的国家！”

“可怜的人！”

“这是他不懂择友的结果。”

“你还记得热杜里奥看到保镖格勒戈里竟然有钱从他儿子那里购买一处公馆的证据时说的话吗？‘我似乎掉进了一片烂泥潭里。’他终于陷进了泥潭，需要用自己的血来洗清自己。”

“听到他请假离职的消息后，我想事情不会就此罢休。我以为热杜里奥不过是以屈求伸，伺机东山再起。什么可能性我都想到了，唯独没有想到他会自杀。”

“这说明了了解一个人是多么不容易。提伯，我总在想，这是巴西生活中最可悲的时刻，在我国历史上，这种悲剧并不多。”

“皇上的^①流放也许……”

“不！彼得罗二世并没有真正执过政。再说，他到处游山玩水，用望远镜观察月亮，读维克多·雨果亲笔签名的全集，享有种种特权和荣华富贵。你去过热杜里奥从前住的、现在死在那儿的房间吗？”

“去过一次，匆匆忙忙……”

“那是世界上最简朴的房间，墙上连一张画儿都没有，没有花盆（我是从照片上看到的，这已足够了）。提伯，你完全可以想象出这样的情景：热杜里奥彻夜未眠，签署了请假申请后回到自己的房间，换上睡衣，孤零零的一个人来回踱着。他一定知道请假不会被批准，那么只有再次被撵下台。对于一个象他那样自重的人来说，那是十分难以忍受的事情。更糟糕的是他对一切人和事都绝望了。你可以设想他写绝命书时的情景……穿上衣服，躺下来，抓起手枪……把枪口对准胸膛，对准心脏……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在想谁呢？”

“太悲惨了，金达……”

“我一直在想着他的孤独和凄凉。在那间可怕 的房间

^① 此处指巴西皇帝彼德罗二世，1889年帝制取消后流亡到欧洲。

里，一个人穿着睡衣，来回徘徊……他偿还了自己的罪过……”

“太凄惨了！”

“这简直象希腊悲剧一样，提伯。”

“什么？”

“希腊悲剧。”

“啊，当然……”

“人人都背叛了他，使他声名狼藉，成了孤家寡人。曾把他当作神一样崇拜的人民，现在走上街头反对他……提伯，你需要去看看医生。”

“我？为什么，太太？”

“从电话里听得出来你呼吸不正常。胸口觉得疼吗？”

“疼倒不疼，不过这消息使我很沮丧。”

“大家都感到很烦闷。佐济莫听了电台广播，也感到很难受。我让他卧床休息，给他吃了镇静剂。兰热怎么样？”

“她大哭了一场。”

“是啊，全巴西的反应都是如此。我们都是重感情的人，提伯。巴西人民喜欢虎头蛇尾的官样文章，对什么事都不认真。当热杜里奥这样的人决心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时，大家却迷惑不解了。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不管怎么说，愿上帝宽恕总统的灵魂。”

“阿门！”提伯里奥机械地嘟哝一声。

“好了，去吃点什么吧。老兄，去看看医生，让他给你开点药。你的呼吸听起来很糟。问候兰热！过一会儿，我再给她打电话。这事没什么了不起，上帝是伟大的，巴西还要生存下去。”

提伯里奥放下听筒，和老朋友的谈话一点也没有使他的情绪有所好转。他脑子里怎么也摆脱不了热杜里奥在生命的最后一个凌晨，身穿睡衣，倒背着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的影子。

46

联邦首府的街道上人山人海，纷纷要求为热杜里奥·瓦加斯的殉职报仇。警察和群众发生冲突，市中心有士兵和坦克巡逻。

阿雷格里港的情况更为严重。总统自杀的消息一传出，开始是数百人，后来是数千人涌上街头，在好几个地方举行了集会。演说者号召人民起来和反对瓦加斯的政党、报纸以及“帝国主义代理人”进行斗争，他们把国家元首的自杀归咎于这些政党和报纸。示威者高举国旗和瓦加斯的画像，呼喊口号穿过主要大街。电影院、咖啡馆、酒吧间和饭店都关了门。群众的愤怒达到白热化程度，他们袭击了民主联盟的和社会民主党的党部，把家具统统扔到街上或就地捣毁，然后放火烧房子。美国领事馆和第一国民城市银行的办事处也遭到袭击。《新闻日报》和《联合广播公司》被烧毁。《里约格朗德州报》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凡是有美国人名字或美国字样的商店，那怕是本国的商店，都激起示威者的愤怒而被捣毁。

州长不得不授权南部军区司令维持局势。一群示威者捣毁了设在一座咖啡馆楼上的进步社会党总部，一支巡逻队进

行了干预。进步社会党总部被抢劫一空之后，示威者开始捣毁咖啡馆。一名军官质问示威者，却遭到殴打并被扔到街上。几名军士鸣枪警告，可是闹事的群众继续进逼，拒不停手。士兵们终于开枪，两人被当场打死，十几人受伤。

阿雷格里港街上浓烟滚滚，火光冲天。马路上家具杂物和燃烧着的纸张满处都是。总之到处是暴力过后的狼藉景象。

据报道，在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也同样发生了抢劫和冲突。

安塔列斯人穿着外套或风雨衣读完这些消息，就聚集在咖啡馆议论，一边喝咖啡，一边争得面红耳赤。安塔列斯警官当夜派出荷枪实弹的巡逻队到市内主要街道巡逻，他嘱咐警察要不惜一切代价维持治安。

晚上十点钟，《真报》传来消息说，从九点开始，数千人排队来到卡德特宫一楼瓦加斯的灵柩前，各阶层的人都希望最后看一眼总统。热杜里奥·瓦加斯穿深色西服躺在棺材里，棺盖前一半是玻璃作的，透过玻璃可以看到他的上半身。总统面部表情十分安详，唇边似乎还留着微笑。有人在他手中放了一束玫瑰花，花束上系十字架。从总统遗体前经过的人个个痛心疾首。不能吻到棺材的人就试图用手指去抚摸一下，那怕是用指尖碰一下也感到宽慰。有些人失声痛哭，不少人当场晕倒。

现在得知，总统的遗体将于第二天上午由专机运往圣博尔雅，安葬在他家乡的公墓里。

47

这天上午，噩耗传来二十四小时之后，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的情绪才逐渐平静下来。他以政治家的冷静眼光分析了形势。象往常一样，他出席了上午十点钟在“纯洁受胎药店”的聚会，聚会的话题自然是瓦加斯总统自杀和全国对此作出的各种反应。

提伯里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剪报，上面全文刊登着家喻户晓的“遗嘱”。热杜里奥·瓦加斯在签署离职申请之后，把遗嘱的副本交给了古拉特。

瓦卡利亚诺一走进药店，就问道：“诸位仔细看过这封信吗？一份可怕的文件。这是他进行的最后的也是最强大的一次政治攻势。当然，为此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毕竟是圣博尔雅圣人的又一次胜利。你们听听……”

他戴上眼镜，清清嗓子，从头到尾读了一遍遗嘱，并特别强调下面这一段话：“为了反对掠夺巴西、掠夺人民，我进行了斗争。我襟怀坦白，问心无愧。仇恨、污蔑、诽谤都未能使我懈怠。我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你们。我无所顾忌。我平静地迈出了第一步，离开人世而进入史册。”

念完，提伯里奥把剪报和眼镜重新放回口袋里。

“明白了吗？热杜里奥用这封信洗清了自己，保全了他作为人和政治家的名声，为困难的局面找到了体面的解决办法。他以人民的殉难者载入史册，同时也报复了敌人，因为他把自己的尸体压在敌人的肩膀和良心上。同时，也交给

古拉特和巴西工党一个政治纲领和一面战旗。这面染着鲜血的旗帜是何等有力量啊！你们想过没有，古拉特从今往后将如何利用这份遗嘱为自己服务呢？对老热杜里奥的政治继承人，你们可以说三道四，但他的确不蠢，他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而且从自己的导师和保护人那里学到了政治权术。”

几分钟后，《真报》收到了从里约热内卢发来的一条电讯。电讯说那天早上，联邦首府的大街上人山人海，把热杜里奥·瓦加斯的灵柩从卡德特宫一直护送到杜蒙特机场。沿途人们坚持用手推着放有灵柩的军车。

一名茶友问提伯里奥：“怎么样？你去不去参加热杜里奥的葬礼？”

“你问这干什么？”

“他不是你的朋友吗？”

“是我的朋友，但是……”

他不吱声了，然后从系在背心上的刀鞘里取出刀子，慢慢刮着玉米叶子，准备卷烟。问话的人眼里闪着狡黠的光，又说道：

“但是什么呀？”

瓦卡利亚诺粗声粗气地回答说：“你听着，去不去是我的事，我知道该怎么办。”

“好了，提伯。你用不着发火，我只不过随便问问。再来一杯，好吗？”

回到家里，妻子向他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回他坦率地回答说：“也许应该去一趟，兰热。我欠过热杜里奥博士的恩情，希望向他致最后的敬意。可是我又想……假如死者的亲属和朋友中有人对我出言不逊或是有意辱骂，你知道，我

是不能忍气吞声的人，可能会招来不快。真叫人左右为难。”

他终于没有去。午饭时候，他奇怪地发现餐桌上坐的十二名家庭成员——儿子、侄子、妹夫，他们一声不吭。他怀疑人人都在用反常的眼光看他。他自言自语地说：“在我们国家，一个人死了，立刻被捧为圣人。热杜里奥有许多长处，但也有不少缺点。分析巴西局势的外国人会感到，我国人民现在突然成了失去父亲的孤儿。”

饭桌上仍然没有人吭声。

瓦卡利亚诺老头喊道：“上帝！将来我死了，你们千万别把我尊为神。我是个有很多缺点的人，而且对有些缺点还颇为骄傲。谁要不信，可以问问兰热……”

他用两手抓起一块木薯粉羊排，狼吞虎咽地啃起来，完全是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好一会儿之后，瓦卡利亚诺的妻子才慢声细语、不动声色地说道：

“提伯，你弄得满脸都是木薯粉。”

48

一九五五年，社会民主党和巴西工党选举儒塞利诺·库比契克和若奥·古拉特为共和国总统和副总统。选举符合正常手续，国民议会承认选举有效。

在选举过程中，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无可奈何地追随党内的反对派，支持全国民主联盟的候选人儒阿勒斯·塔夫拉将军。一天晚上，他出现在坎博拉戈家里，垂头丧气。佐济

莫轻轻地握了握他的手，算是表示欢迎。

“怎么样，提伯？”

瓦卡利亚诺老头儿把帽子扔到桌上说：

“工党重新执政以后，我们没有好日子可过。”

金苔丽娅坐在客厅里的一把旧摇椅上织毛衣，提伯里奥握握她那只肉鼓鼓的小手，他常常觉得那只手象是一只肥胖的小鸟。

提伯里奥坐下之后，女主人问道：“怎么样？很难过吗？”

瓦卡利亚诺作个鬼脸：

“当然有点不痛快。你知道，我们要被打败。不过，这是家常便饭。”他说罢笑了一下，不过谁都没有听到，只是从他肚子和双肩的颤动和面部顽皮的表情上才能看出他是在笑，

“在安塔列斯历史上，坎博拉戈家族和瓦卡利亚诺家族的第二次政治联盟（第一次是在三十年代）又失败了。”

金达鼓励说：“没什么了不起，五年之后我们会取得下次大选的胜利。”

“我能活到那个时候吗？”提伯里奥装腔作势地问道，其实他断定自己能活到八十岁。

“噢，提伯。人总有一天要死的。不过我觉得，你活的时间越长，我们的不幸越多……”

这时瓦卡利亚诺才发现，站在妻子身边的佐济莫脸色苍白，无精打采。

“老兄，你怎么啦？”

不等丈夫开口，金苔丽娅就回答说：“没有什么，珐尔肯布克大夫说他贫血。”

“珐尔肯布克是个江湖骗子。”提伯里奥说。

“提伯，不再谈这个老问题了，拉查罗医生也不见得比他高明。不管怎么样，下个月我一定带他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或里约热内卢去找个专家确诊一下。不谈这个了！兰热怎么样？为什么没有来？”

“在家照看孙子们。”

为了打破沉默，提伯里奥故作神秘地问道：

“不知道你们听到没有，有谣言说……”

金苔丽娅摘下眼镜，两手放在胸前。

“政变就要……”提伯小声说道。

金苔丽娅打断了他的话：“老奸巨猾的家伙，从不会认输。”

“我承认我不会，也不想学会。”

佐济莫的声音象他的面孔一样苍白无力：

“我不相信这些谣传。”

“依我看，这正是政变的好时机。”提伯里奥说。

金苔丽娅抬头望着他说：“谁搞政变？反对谁？”

“当然是军队制止儒塞利诺和古拉特就职啦！”

“但是他们是大多数人选举出来的，而且得到议会承认。我们是民主的国度，老先生！”

“什么民主！”瓦卡利亚诺马上回敬说，“我们生活在贱民专制之下。要按我的办法，就拉抽水马桶把这些破烂货统统冲到阴沟里去。”

金苔丽娅低下头去织毛衣，含含糊糊地说：

“你别忘了和……”

提伯里奥放声大笑：

“你们难道还不明白，如果现在不夺取政权，我们就要完蛋了吗？未来的五年中将要执政的是古拉特和他的妹夫布里佐拉那个混蛋。这两个人将互相勾结，继续控制工会，唆使工人罢工，通过一个又一个有利于他们的选民和工贼的法律，增加工资最低的工人的工资。一句话，对企业主越卡越紧，到头来我们终将陷入社会主义！”

“上帝保佑我们！”金苔丽娅急忙接着说。

又是一阵沉默。

佐济莫坐在那儿，闭上眼睛，象是突然感到一阵晕眩。金苔丽娅瞅了客人一会儿，和解似地说道：“你知道吗，提伯？你越来越象老希斯多了。特别是脾气——霸道、任性。”

提伯里奥瞥了老本热明的画像一眼说：“你这位舅舅兼公公也不是一朵清香四溢的鲜花。”

“什么时候你才能头脑冷静下来，安安生生在家看管孙子们呢？”

“孙子们不是我的，是兰热的。哈哈，对我说三道四的竟然是本教区最大的女政治家金苔丽娅·坎博拉戈！”

“我认为关心国家政治是公民的义务。不过，提伯，你是个病人，总想居高临下，发号施令，耍阴谋，施诡计……”

“政治浸入了我的血液。”

“不光政治，还有梅毒。”

提伯里奥开心地大笑起来。他同坎博拉戈家这位女首领的友谊充满着这类嘻笑怒骂，彼此常常无情地嘲弄对方。

又是一阵沉默。佐济莫的头垂在胸前，打起瞌睡来，微

微张开的嘴发出呼噜呼噜的鼾声。提伯里奥望着这位朋友，心里想：“我敢打赌，他活不了多久了。”

当军队在陆军部长的指挥下举行政变的消息传到安塔列斯的时候，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欣喜若狂，立即在广场上举行一次小小的集会。在上午十点钟的茶会上，他更是得意忘形，大发议论，说国家得救了！

但是，他高兴得太早了，因为很快就弄明白，军队政变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当选者执政。总之，据政变人士声称，这只不过是一次“预防性政变”。

得知这个消息后，提伯里奥破口大骂，然后坐上吉普车跑到乡下别墅去了。他和牛群一起在牧场里度过了整整一个夏季。据他自己说，这些牛要比那些政治家和将军们更讲信义。

49

库比契克政府执政的头几个月，瓦卡利亚诺上校就发现，新总统并没有象他预言的那样被瓦加斯的政治继承人古拉特和布里佐拉玩弄于股掌之间，这使他输掉了在药店茶座上打赌时押上的几头脱角牛。虽然，他作为政治预言家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但是他内心深处又为库比契克不听驾驭而感到高兴。然而，当库比契克开始把自己竞选中的口号——五年完成五十年的发展任务——付诸实施时，作为顽固保守派的提伯里奥又惶惶不可终日了。

在五年当中，他从未停止过对总统的批评。对总统所作

的一切，他认为要么是错的，要么是官样文章。诋毁库比契克、政府部长及其合作者成了安塔列斯这位老政治家的家常便饭。他的老朋友金苔丽娅·坎博拉戈总是和他一唱一和。他们几乎天天通电话：

“喂，金达，看到库比契克的最新消息了吗？”

“看到了。这个米纳斯人非把国家拖到崩溃的地步不可。我们已经切身感到他胡作非为的后果了。”

一天上午，他看到《真报》上刊登的一篇社论。在这篇社论里，卢卡斯·法伊亚赞扬库比契克总统，因为他说巴西必定会繁荣富强，并在历史舞台上发挥伟大作用。提伯里奥气急败坏地闯进报社编辑部。他进入社长办公室，既不脱帽，也不问候，就咆哮起来：“你也卖身投靠库比契克吗？你从他那儿拿了多少钱？什么繁荣富强？放屁！物价上涨，人民贫困、破产……”

卢卡斯·法伊亚笑容可掬，客客气气地站起来说：

“请坐，上校。我们一边喝咖啡，一边讨论，如何？”

他走到门口，喊了一声：“喂，尤卡，叫人端两杯好咖啡来。快点！”

提伯里奥仍然站在那儿，手里拿着当天的报纸，不停地用手指弹着，好象要惩罚这篇社论似的。

“这是你二十年来写的最糟糕的一篇东西。”

“请坐吧，上校。我们不要吵架，你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

提伯里奥坐下来，可仍然不摘帽子。他把叼在嘴里的已经熄灭的烟重新点上，这使他的情绪稍微平静了一些。

“上校先生，你知道，我是多么尊重你的意见……作为

《真报》的主要股东、我尊敬的朋友，你完全有权力对报纸的方针提出意见。看来你是认为库比契克总统的政绩不好？”

“不好？糟透了！危险到了极点！国家无法忍受他这种疯狂的作法。谁见过用飞机运材料匆匆忙忙建首都^①的？难道你相信在他任期届满之前这座城市能建成吗？”

卢卡斯·法伊亚仍然不动声色地望着他。

“上校，我相信，也许我错了。现在只有一个人永远不会错，只有他才能作出最后判决。”

“谁？”

“历史。”

“我不认识他……”

“有些事今天看起来过分莽撞，甚至疯狂。但是，明天再看，也许是高瞻远瞩的行动，甚至还……怎么说呢？还远远不够大胆……”

“你疯了，尽快去检查一下你的脑袋吧！”

咖啡端上来了。瓦卡利亚诺小口啜着咖啡，然后把杯子放在桌上，已经不象刚才那么激愤了。

“一群文盲把米纳斯吉拉斯警察医院的泌尿科医生推上了总统的宝座，情况也只能如此。”

“再来一杯咖啡好吗？”

“我说，卢卡斯，别再用你的咖啡来软化我了。”

“你太悲观了，”卢卡斯微微一笑，他的声音圆浑，多少

^① 此处指巴西现在的首都巴西利亚。库比契克执政期间，政府决定在巴西中部一片荒原上建设新首都。

带点鼻音，好象患着慢性鼻炎。

提伯里奥吃力地喘着气，汗水从脸颊上直往下流。

“卢卡斯，你知道我并不是悲观主义者，我是个脚踏实地的人，从来直言不讳。有一件事是非常清楚的。由于这种大规模的交易和工程，儒塞利诺·库比契克向他的朋友、亲信和同伙提供了大发横财的机会。”

卢卡斯想到面前这位上校一生中干过无数伤天害理的勾当——著名的“丝绸厂”、黑市交易、二次大战后的几年中走私汽车轮胎——象一个蹩脚演员一样尴尬地笑了。他不想得罪这个老家伙，虽然他完全有勇气这样作。提伯里奥的为人是：不是你的最好朋友，便是你最凶恶的敌人。

50

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一日，库比契克总统执政的最后一年，巴西利亚正式落成。几天之后，佐济莫因患败血症在里约热内卢一所医院去世。

就在金苔丽娅的丈夫去世的前三天，正在里约热内卢的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曾到医院看望佐济莫。

他对医院有着近乎迷信的恐惧，认为那是通向死亡的前庭。医院里有一种消毒剂和热病的气味，到处是惨淡的白色，使人想起手术刀。走廊里静悄悄地匆匆走过的人象是幽灵。他常说：“在我坎坷的一生中，还不曾有过卧床不起的经历。如果有一天我得了重病，你们千万别送我进医院。我

要死在自己家里，死在父母生我的床上。”

佐济莫住的房间窗明几净，一尘不染。病人的头发已经全白了，穿一件白色的睡衣，象毫无血色的四脚蛇一样蜷缩在白色的床单里。金苔丽娅穿一身黑衣服坐在床边，用粗大的白织针织毛衣。房间里只有床头柜上摆的一盆黄色玫瑰有点生气。

提伯里奥有点不知所措地走进来，握了握朋友伸出来的冰凉的手。

“怎么回事，老兄？你想甩手不干了？”

“完了，提伯。现在是戏的最后一幕。”

“什么完了，胡扯！金达，你还好吗？”他俯下身子和女友拥抱，吻吻她的前额。

“还好，”她喃喃地说，“那儿有个凳子，坐下。把帽子脱了，你这个没教养的家伙！”

他乖乖地服从了。从窗户向外望去，山坡上芳草萋萋，这里那里开着一丛丛野菊花。天空蔚蓝蔚蓝的，微风把阵阵花香吹进房间。

“说什么呢？”他踌躇起来。朋友已经病入膏肓，随时都会一命呜呼。提伯里奥感到喉咙发哽，不知如何开口才好。金苔丽娅使他摆脱了尴尬的沉默：

“政治局势怎么样？”

“相当紧张，十月份将达到白热化。”

“你们下决心了吗？”

“你知道，社会民主党南里约格朗德州委员会支持夸德罗斯。我不想给自己的同党制造麻烦，将为这个小伙子效力，但决不卖命……我甚至还不认识他呢。”

“谁能说真正认识别人和自己呢？”病人喃喃地说。

金苔丽娅耸耸肩膀说：“提伯里奥也许愿为阿德马尔·巴洛斯^①效劳，因为他们是一丘之貉。”

瓦卡利亚诺心里笑了，但却竭力忍住没有笑出声来。

停了一会儿，他说：“我一点儿也不喜欢阿德马尔。特依塞拉·劳特将军倒象个正派人。”

“不仅象，他的确是个正派人。可是他想让古拉特作副总统候选人。工党会投这两个人的票，如果他们获胜，将来的形势是不难预测的。劳特将军被布里佐拉的民族党牢牢控制，那么巴西工党又要重新执政了。我们需要一劳永逸地摆脱热杜里奥的幽灵。夸德罗斯虽然不是最理想的候选人，看来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

瓦卡利亚诺迟疑地说：“我也说不准，夸德罗斯不也是热杜里奥的亲信吗？他是个默默无闻的人物，是个既无经验又不成熟的政治家。几年前，他还是个不为人知的教书匠，后来当选为巴拉那州的议员。现在想一步跨进共和国总统府，他的腿有那么长吗？”

“别忘了他担任圣保罗州长任期内的政绩。”

“算了吧！圣保罗州很富，容易治理，有个好的秘书班子就行了。但是，夸德罗斯曾……好了，不谈这些了。我已经答应为这个小伙子效力，不能自食其言。”

佐济莫抬起胳膊，指指放在椅子上的一份报纸。

“提伯，你看了今天的早晨的报纸吗？上面登了一篇有关巴西利亚的有趣的报道。”

^① 阿德马尔·巴洛斯，曾任圣保罗州州长，几度竞选总统，但从未成功。

“没看，也不想看。我反对巴西利亚。它的落成象儒塞利诺·库比契克干的所有事一样，不过是一场骗局。这座城市现在没有落成，将来也永远不会落成，它将象布腊加^①的大教堂一样永远不会完工。任何总统都不能从那个鬼地方治理整个国家……”

佐济莫笑了。提伯里奥心事重重地望着朋友那满头白发。

“你说什么呀，提伯！筛子是挡不住太阳的。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老了，落伍了。”佐济莫不时停下来喘气，“现在的世界是属于年轻人的，属于那些不仅善于保持我们优秀的东西，而且是敢于创新的人。和别的国家相比，巴西还很年轻，象一匹正要飞奔的小马。它已经开始奔腾了。提伯，我们这一代已经骑不上它了，抓住马鞍也骑不上了。”

“我还从来没有从马背上掉下来过。我是驯马人。”

“曾经是。”金苔丽娅嘲弄说。

佐济莫不吭声了。他累了，微微闭起双眼。等他歇了一会儿，再说话时，声音更加微弱了，提伯里奥不得不把椅子向前挪挪才能听见他的话。

“在里约格朗德州，如果我们不首先埋葬一些僵尸……加斯巴尔·马尔丁斯、儒利奥·卡斯蒂略斯、博热斯·麦德罗斯……热杜里奥·瓦加斯等等，我们就永远不可能前进……”

佐济莫把提伯里奥青年时代崇拜的偶像加斯巴尔·马尔丁斯也列入应该被忘掉的诸神队伍，这使他颇为不快。他不满意地说：

^① 布腊加，葡萄牙北部城市，为葡萄牙立国后的第一个首都。

“你想扼杀我们的传统吗？”

“不。我希望我们这一代人能认识到自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总是往后看，念念不忘当年的马帮、淘金热。新的时代到来了，它需要新人，需要敢于往前看与看得远的人，需要一只脚踏在现在，另一只脚踏向未来的人。”

瓦卡利亚诺转身对女友说：

“你同意你丈夫的看法吗？”

金苔丽娅·坎博拉戈耸耸肩，困惑地说：

“我也说不清楚。我是个传统主义者，但不是说思想守旧。佐济莫和我这几个月来一直在讨论这些问题。”她悲哀地笑了笑，接着说，“他病后话反而多了，从前他总是沉默寡言的。”

“你以前从来不让丈夫开口。”

“也许是，但现在我们天天在谈。”

佐济莫笑起来，那笑声象是从坟墓里发出来的。

“我的寿命已经不长了。经过多次输血，血管里流的已经不是我的血了，是几百名献血者的血……”

51

提伯里奥静静地望着山坡上的野菊花，无限怅惘地想起了安塔列斯自己住宅附近的木棉树。

“我知道自己体内需要什么，我只有死后才肯隐退，即使遭到责难也在所不惜。我心里明白，我的日子不多了，只有上帝才能迫使我隐退，把我送到无始无终的冥冥世界之中。只

要我活着，就要挣扎、喊叫，舍死忘生地保卫属于我的、从我父亲那儿继承的土地、牲畜和荣誉——这是我父亲从他的父亲、祖父、曾祖父和高曾祖父那儿继承下来的。没有我的许可，谁也休想染指我的财产。”

又是一阵沉默。

外面有人在说话，医院里的电梯不时发出嗡嗡声。一朵玫瑰花瓣飘落下来，金苔丽娅喟然长叹一声。提伯里奥感慨万分，不禁想起了克莱奥。

金苔丽娅说：“提伯，在这个与世隔绝的房间里，佐济莫和我谈到了以往从来没有谈到过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死后……”

“我不欣赏你们这种闲情逸致。”提伯里奥含含糊糊地说。

“提伯，你素有勇士的美名，经常谈起你在革命和决斗中的骁勇和丰功伟绩……自吹自擂！你怕想到自己的死，不敢面对现实。”她摘下眼镜，用手绢擦擦镜片，接着说道：“这一辈子你还希望什么呢？孩子们都长大了，不再需要我们了。他们甚至不愿了解我们，不愿了解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积习，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我想，每个男人早上刮脸的时候总要照照镜子。镜子告诉他们些什么呢？告诉他们时光在流逝。脸上的这些黑斑，这些暗褐色的斑点，是死神在我们皮肤上写下的印记。我每天都看到这些信号。而你，提伯，如果你不是文盲的话，就是故意装作不懂。”

佐济莫闭上眼睛，微微张着嘴倾听。

金苔丽娅接着说：“佐济莫对他的病情并非不知道。我们谁也不抱幻想。我们知道，有一天是要死的。比我们更好的人也难免一死。圣母玛丽娅、拿破仑·波拿巴……死并不是

谁的特权。人都是要死的，无论是穷人或富人、聪明的人或是愚蠢的人。年老之后，我懂得了一件事，就是与死神讲和。当死神前来敲门的时候，我会说：‘请进来，亲家，喝杯马蒂茶吧。噢，不想喝？那我们走吧！’”

她停下来向窗外望望，然后转身对朋友说：“你这个人既无信念也无信仰。我相信上帝，相信来生比今生更美好。我承认自己有缺点，但我不是最坏的妻子，不是最坏的母亲，也不是最坏的婆婆。我时时行善，夜夜祈祷，每星期去教堂作弥撒、忏悔。我相信死后佐济莫和我还会在别的地方相会。”

“可怜的人！”提伯里奥叫道，“即使到了天堂，他也摆脱不掉你！”

金苔丽娅重新戴上眼镜，又开始摆弄她的针和毛线。提伯里奥望望病人，他的胸部似乎已经不动了。莫非死了吗？

“金达，你丈夫好象睡着了，我该告辞了……”

病人睁开眼睛：

“不，提伯，再坐一会儿……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一起了。”

“那里话，老兄！”

“说起来真奇怪，这些月来我躺在床上，发生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有时候，我简直弄不明白自己是在睡着还是醒着，身体虚弱得轻飘飘的，轻得象是梦中的影子。有时候，仿佛回到了童年，看到自己在钓鱼，在游泳，在河里划船……昨天……昨天我梦见自己才十二岁，正在乌拉圭河边的草棚里玩。天已经很晚了，忽然听到枪声，我躲到一棵大树后面，看到走私犯和海关警察在交火。我吓得直发抖，心怦怦地乱

跳。有人中弹倒在河里，血染红了河水，他快淹死了，我跳进河里……”

“你在做梦。”提伯说。

病人摇摇头说：“做梦？也许是。但是我觉得自己并没有睡着，似睡非睡。有一天，老本热明出现在我面前，就坐在那把椅子上，抽着烟，我甚至闻到了烟味，看到了他那只玻璃眼在闪光。我母亲也来过。你说是梦，也许是吧！血管里流着别人的血，总有一天我也会做别人的梦……”

金达头也不抬地继续编织着。屋子里又是一阵沉默。提伯里奥站起来说：

“我得走了，有些事需要料理一下。”他握住朋友的手说：“再见了，伙计。我走之前再来看你。”

“不，不要来了，提伯。一个人的末日不是什么好看的场面。”

瓦卡利亚诺无可奈何地叹口气说：“好吧。”

“你可以说永别了。我们不会再见了。”

“不会的，佐济莫！过几天我带你回安塔列斯，我们还要在一起喝马蒂茶呢！”

佐济莫·坎博拉戈的头在枕头上左右摇了摇，始终没有抬起来：

“我只能躺在棺材里回安塔列斯了……”他悲哀地笑了笑，“这一回该我赌两头脱角牛了。”

提伯里奥顿时潸然泪下。他急忙用笨拙的、被尼古丁熏黑的粗大手指擦去泪水，没有和金苔丽娅告别，就抽抽咽咽地沿着走廊快步朝电梯走去。

52

金苔丽娅·坎博拉戈租了一架飞机，把丈夫的灵柩运回安塔列斯，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陪同她一起护送回乡。

佐济莫的未亡人一直保持着名门闺秀的庄重，脸上毫无表情，眼中没有泪水。她抑制住悲痛，无论是在守灵或是在丈夫入殓时，她都没有故作悲伤。

金苔丽娅一直把灵柩护送到公墓。在坎博拉戈家族黑色的大理石墓室前，三个人发表了演说：市政府秘书（代表市长和安塔列斯全体市民）、全国民主联盟地方总部代表和商业俱乐部的代表——佐济莫是该俱乐部的功绩卓著的创始人之一。金苔丽娅昂着头，眼里没有泪水。天空阴沉沉的，令人觉得有点寒意，西南风把纸花圈吹得飒飒作响。

53

九月初，杰尼奥·夸德罗斯在阿雷格里港民主联盟和社会民主党要人陪同下对安塔列斯进行了六个小时的访问。在他到来的前两天，市内各地的墙上已刷出标语：“夸德罗斯将光临本市”——不管他走到哪里，这句话总是走在他前面。

总统候选人接受了提伯里奥的建议，前往坎博拉戈公馆向正在居丧的金苔丽娅太太致意。他因未能结识她深孚众望的丈夫而表示遗憾。谈到夸德罗斯的竞选口号，这位未亡人

说：

“博士先生，我国目前急需清除一切污泥浊水，你要无情地使用自己的铁扫帚。我们一定为你效劳，支持你的政府。”

告别时，总统候选人毕恭毕敬地吻了一下坎博拉戈家女主人的手，这使她大为感动。晚上集会的时候，她悄悄坐在房间的阳台上观看广场上的群众。广场和周围的大街小巷里全挤满了人。从那热烈的气氛中可以感到人们的狂热。不少人拿着扫帚，不停地在头顶上挥舞。有人挥动着白手帕（多么怀念准将啊，金苔丽娅太太叹口气）。当夸德罗斯在要人们陪同下走上圆形舞台的时候，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声：“杰一尼一奥！杰一尼一奥！杰一尼一奥！”

他挥手向群众致意，一束灯光照在他的眼镜片上，使人觉得那儿站的是一位火眼金睛的超人。

杰尼奥·夸德罗斯口若悬河，发表了一篇精采的演说，群情激昂，掌声不断，听众有节奏地喊着：“杰一尼一奥！杰一尼一奥！”他发誓要和物价上涨、不合理现象、裙带关系以及官僚主义弊端进行斗争。他声明和任何政党都没有私下的交易，他是一个自由的人，要象林肯一样，一旦当选，就和人民一起执政，替人民执政！

54

在动身返回阿雷格里港之前两小时，夸德罗斯及其一行应邀到瓦卡利亚诺上校家作客。主人拉着候选人的胳膊肘，在他耳边说：

“我要和你单独谈谈。”

杰尼奥笑笑说：“什么时候？在哪儿谈？”

“现在，到我书房去吧！”

他们在书房里坐下。提伯里奥闭着一只眼睛，用另一只眼把竞选人仔细端详了一番。他对此人还不太了解。从外表、举止和思想上看，他实在想不起杰尼奥象哪位政治家。安塔列斯的首领对这位马托格罗索州的年轻人还有些疑虑和保留。

他听到过不少关于杰尼奥的流言蜚语。政敌们说他是个小丑，一个蛊惑人心的家伙。甚至有人说，他惯用的伎俩是故意打扮成小人物：出席集会时领口敞开，领带松开，衣服满是皱折，有时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口袋里掏出用纸包着的三明治，旁若无人地吃起来。他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为了使人感到他是个落泊、朴实的人，似乎在向人们表明：我杰尼奥不是什么名门贵族，不过是象你们一样的普通人，投我的票吧！据说他在担任圣保罗州州长期间，每当想摆脱坐在办公室里的胡搅蛮缠的人，回避记者提出的难题或是想从某种难堪的境况脱身的时候，就假装头昏或干脆晕倒。人们说，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演员。

这一切难道是真的吗？这副耶稣教徒的相貌，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否认这些传说。他头发又黑又亮，有一绺还不时耷拉到前额上，蓄着小胡子，戴一副宽边圆眼镜，样子象是一名推销员，一位银行家或是收税员，唯独不象总统候选人。兰热太太被这年轻人迷住了。

“我洗耳恭听，上校。”总统候选人翘起二郎腿说。

“博士先生，我是六十七岁的人了，自从成年之后，一直

从事政治活动。”

“上校，你可以相信，我对你的经历相当了解。”

提伯里奥捉摸不透这句话是赞扬、污辱，还是讥讽。

“是啊……我曾投票支持过的那些人都使我大失所望。希望你一旦获胜，不要象别人那样使我们空喜一场。”

杰尼奥·夸德罗斯皱起了眉头。

“我不懂，”他象南里约格朗德州边境地区的人那样一字一句地说，“我不懂朋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那我就开诚布公地讲吧！希望你不要落进巴西工党的魔掌，不要和社会主义者之类的左派同流合污。”

杰尼奥诡谲地笑着说：“亲爱的瓦卡利亚诺上校，你今天听到了我的演说。如果当选，我将严格履行在这次难忘的竞选活动中作出的一切许诺。”

“不过，人们一旦身居高位，往往会变，会忘记在演说和会晤中作出的许诺。换句话说，我担心你把扫帚扔到屋角，不去打扫房间。”

“上校，你如果这样以为，那么你将来一定会吃惊的。我将无情地使用这把扫帚。我的朋友，你也许不同意我对‘污泥浊水’所下的定义。我以为肮脏的，或许你会认为干净，反之也一样。但你可以相信，我不会在政府里安插亲信，我将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用自己的主张和理想来治理国家。我有自己的主见，不会和任何政党或财团在私下达成什么协议。”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没有什么担心的理由了，对吗？但我希望你现在就对我作出许诺。”

这话听起来象是在要求对方提前支付支持竞选的代价。

杰尼奥长久地凝视着主人，然后站起身来说：

“我的朋友，任何自尊的候选人都不会对任何人事先作出政治的、经济的、财政的或是其它性质的许诺。我只能对巴西人民负责，对那些投票选举我的和投票反对我的巴西人负责。”

“你可以认为我疑心太重，博士。我们边境一带有句俗话说得好：魔鬼之所以无所不知，并不是因为它是魔鬼，而是因为它长有胡子。”

杰尼奥说：“我也听说过这句谚语。不过，尊敬的朋友，你要知道，有的魔鬼尽管年青，但也知道不少事情……”

“当然！”提伯里奥自我解嘲似地说，“在这古老的世界里无奇不有。”

从书房回到客厅之前，杰尼奥看着主人说：

“上校，我能向你保证的是，如果我当选共和国总统，决不会使诸位失望。”

提伯里奥亲切地拍拍他的肩膀，点着头含糊糊地说：

“很好……很好。”

他仍然没有弄清夸德罗斯究竟是个什么类型的人。

55

当电台广播了杰尼奥·夸德罗斯以六百万张选票当选总统以后——正如卢卡斯·法伊亚在第二天的《真报》社论中所说的那样，是“巴西联邦共和国有史以来最彻底的胜利”——瓦卡利亚诺上校让人在社会民主党党部门前大放鞭炮。

安塔列斯上空庆祝胜利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来到广场和聚集在那里的朋友们拥抱，互致祝贺，还特意去拜访了女友金苔丽娅。

“我们终于执政了，金达！”看到她正坐在摇椅里娴熟地织着毛衣，提伯里奥大声喊道。他亲切地拍拍女友的后背，可是佐济莫的未亡人连头也不抬，手仍在不停地织着。

“怎么啦，小姑娘？你不高兴？”

“不知道，提伯。”

“什么虫把你给咬了？”

“若奥·古拉特和杰尼奥搭档，被选为副总统。这就是说，热杜里奥分子还在发号施令。”

“杰尼奥是个有权威的人物，若奥不会捞到便宜。你敢打赌吗？”

“是两头脱角牛？我什么也不赌。你听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位先前曾使我欢欣鼓舞的杰尼奥·夸德罗斯好象有点古怪。”

“比如说……”

“他在一些场合说了不少蠢话，特别是在被推举为总统候选人之后，访问了古巴，会见了菲德尔·卡斯特罗。这是使我后退一步的原因。现在离就职只有三个月了，他不在国内组阁，却跑到欧洲旅行去了。依我看，这家伙是个恶劣的蛊惑家。”

“可是他已经当选了，我们也投了他的票。”

“等一等，你要不要喝杯咖啡？”

“太好了！我们需要庆祝胜利，不能太悲观。”

仆人端来两杯咖啡，他们一边慢慢喝着，一边回忆已故

佐济莫的话。

提伯里奥对自己拥护的候选人获胜兴高采烈，甚至出乎家人和朋友们的预料，决定到巴西利亚去参加当选总统的就职仪式。他在那儿呆了三天，回到安塔列斯后，儿子问他：

“巴西利亚怎么样？”

“狗屁！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选择这么个鬼地方作‘新首都’。当然，不少人借机发了横财。我看不出为什么作这种选择。那地方土地贫瘠，遍地蔓草，连一棵象样的树都没有。巴西利亚好象建在白蚂蚁窝上。你知道吗？那儿连只鸟都没有！”

“杰尼奥怎么样？”

“需要先观察一下，看看他要干些什么。”

瓦卡利亚诺没有讲明自己对他已经失望。在就职仪式上，他想和总统握握手，说两句话，可是他连离总统三十米的地方也没有挤到，昔日的圣保罗的市议员现在已经“两眼朝天”了。

他大声向家人说：“我给这位新总统一笔长期低息信用贷款。”

“几个月？”侄子问。

“嗯，我一向慷慨大方，给他一年的期限。”

他根本没想到，新政府连七个月也没有支撑下来。

56

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五日，也就是热杜里奥·瓦加斯自

杀后七年零一天，杰尼奥·夸德罗斯向国民议会提出辞去共和国总统职务的消息传到安塔列斯。为了把这一惊人的消息告诉丈夫，心慌意乱的布里约兰热太太竟然提前二十分钟把他从午睡中唤醒，这在以贤妻闻名的兰热太太来说是一生唯一的一次。提伯里奥睡眼惺忪地从床上坐起来，一时没有听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妻子又重复了一遍。他先是呆呆地望着自己的脚趾，然后突然跳起来吼道：“不！不可能！这是谣言！绝不可能！”他穿着天蓝色的睡衣，心神不定地在卧室里走来踱去。“不可能！世界末日到了！这家伙疯了！”

他慌慌张张地穿上衣服，喘着粗气，快步来到大街。共和国广场上，人们三五成群，议论纷纷。他为什么要辞职？这可能是谣言。然而阿雷格里港所有的电台都在广播这一事实，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世界电台》刚才还把这一消息作为特急新闻播送了。

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心烦意乱。“现在我们只好容忍古拉特接任总统了。”他斜穿过广场，来到社会民主党党部。党部里人人惊慌失措，面面相觑。一位同党说：“根据宪法，古拉特必将继任。”“让宪法见鬼去吧！我们决不能容忍热杜里奥的继承人重新执政！”听到有人在谈论“合法性”，瓦卡利亚诺拍拍腰里的手枪，咬牙切齿地说：“合法性在这儿！”

有人在角落里冒出一句“我认为卡洛斯·拉塞达又推翻了一位总统。”不知是谁补充了一句：“而且是在他振翅高飞的时候，打得多准啊！”

成群结队的人来到《真报》报社前阅读“最新消息”。杰尼奥·夸德罗斯上午提出辞呈，十一时已携带家眷前往圣保罗。对他这一举动，三军部长们也大感意外。

57

第二天，卢卡斯·法伊亚在《真报》的一篇署名社论中写道：杰尼奥·夸德罗斯突然辞职的消息在安塔列斯引起的震动，不亚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在广岛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尽管不少有识之士认为这种比喻言过其实，但一般说来，大家都承认自七年前的八月——不祥的月份——热杜里奥·瓦加斯自杀之后，杰尼奥的辞职是巴西近年来政治史上最轰动、最富于戏剧性的事件。

更加富有戏剧性的是副总统古拉特不在巴西，夸德罗斯总统把他派到外国去执行一项重要的经济使命。

国家元首致全体巴西人民的辞职文告已经发表。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在社会民主党党部看到了当天到的《人民邮报》上刊载的文告全文。他感到总统的话内容单薄，毫无说服力。

他拍拍摊在桌子上的报纸说：“大惊小怪，内容空洞，简直是毫无头脑。”

党部的秘书是一位中年人，全身上下都是灰色：眼睛、头发、衣服、甚至皮肤也是灰不溜秋的。他接着说道：“我一向认为杰尼奥是个毫无思想信仰的政治家，在我们政界象个暴风雨孕育出来的孤儿。”

瓦卡利亚诺继续评论文告，别的党友陆续来到党部，围在他身边。

“你们听听这句话：‘我被反动派击败了，不得不离开政

府。’什么意思？什么反动派？为什么不讲呢？‘七个月来，我履行了自己的义务……’扯淡！他充其量不过做了不得不做的事情。‘我夜以继日地在履行自己的义务。’”

“夜以继日？”党部副主席这时正好走进来说道。他披一件铅灰色的风雨衣，脖子上围一条毛围巾，一脸两天没刮的花白胡子，眼里不停地流着泪水——他因为感冒差不多卧床两个星期了。他一边解围巾，露出没打领带的薄毛线衣，一边重复着说：“夜以继日？我听说杰尼奥近来天天关在总统府的电影厅里，身边放一瓶威士忌，一连几个小时不停地喝酒，看美国西部片，一部接一部！简直是个疯子！”他转向柜台叫道：“利波里奥！给我拿一杯加蜂蜜和柠檬汁的甜酒来！该死的感冒还在缠着我。诸位好！”

提伯里奥目不转睛地盯着面前的报纸，好象被这篇文告迷住了。党部秘书自言自语地说：“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其中必定大有文章。不管怎么说，这七个月杰尼奥赢得了全国的尊敬。他处事稳重，有权威，谁也别想在他眼前弄鬼。所有的下级乃至部长们都对他敬而远之。”

提伯里奥在《人民邮报》上重重捶了一拳，大声说道：“国家部长不是送信的听差。你们听听：‘邪恶势力甚至以合作的借口起来反对我，诋毁我，对我施展阴谋。’但是，究竟是什么势力呢？他为什么不干脆说出来或是永远保持沉默呢？”

党部副主席喝一口利波里奥刚刚端来的甜酒，咂咂嘴说：“我总认为是三军部长们逼他辞职的。导火线是什么？是杰尼奥赠给古巴大胡子‘南方巡洋舰’勋章……那家伙的名字叫什么？噢，切·格瓦拉！”

提伯里奥说：“军队有更充分的理由把这位神经病患者撵

下台。你们听听这位落难英雄的话：‘在我离开政府时，对支持我并同我一起斗争的朝野朋友们，特别是对军队深表感谢。我无时无刻不在称颂他们的模范行为。’你们说，这篇声明发表之后，我们怎么办呢？”

患感冒的党部副主席说：“让古拉特博士出任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

提伯里奥又朝报纸上重重打了一拳：“这办不到！若奥当我们的总统？永远别想！”

“可有什么办法呢？”一位胖子一边修着指甲一边说。

“重新选举，”上校说，“要不就打内战，如果古拉特分子反对通过选举解决问题的话。”

屋子里突然沉默下来。提伯里奥点上一支玉米皮卷烟。穿灰衣服的秘书嘀嘀咕咕地说：“说真的，我被这家伙给哄骗了。”

“什么？”党部副主席叫道，“我一眼就看穿了他是个装腔作势的家伙。你见过总统穿印第安人的衬衣不塞在裤子里面，并且强迫助手们也在办公室穿这种滑稽服装吗？”

“噢，这无关紧要。如果他们干得好，不妨在总统府里光屁股走来走去。他们干得不错嘛！自从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的官僚体制第一次受到了震动，通货膨胀第一次受到了认真的对待。”

提伯里奥问道：“你见过靠条子治理国家的人吗？你们还得承认，杰尼奥干了一大堆蠢事。比如说他跑到埃及，回国后大肆吹捧纳赛尔主义。他希望联合国接纳中国，异想天开地认为巴西需要同苏联恢复关系。他是如此倒向左派，以至当初没投他的票的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分子都转而赞扬

他的政策。”

正在修指甲的人梦幻般地微笑着说：“我甚至一度非常同情杰尼奥执行的这种独立对外政策，真见鬼！”

“独立政策？”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叫道，“巴西现在负债累累，差不多快要典当给美国了，却洋洋得意地参加什么第三世界。我们甚至还和非洲那些芝麻点大的共和国调情呢。真是荒唐透顶！”

“是的……”党部副主席赞同说：“杰尼奥干了许多蠢事，比如说禁止在海滩穿‘毕克尼’^①，星期日以外不许赛马。”

“还有斗鸡……”提伯里奥被烟呛得咳嗽起来。

党部副主席哈哈大笑，声音嘶哑：

“这是最使你暴跳如雷的事，对吧，提伯？你不仅是这项运动的爱好者，而且还是全州最大的斗鸡饲养者。这项法律让你吃够了苦头。”

“倒不是为这个。”瓦卡利亚诺反驳说，“整个事情都荒唐透顶。国家欠了二十亿美元的债，而他穿着印第安人的服装，一边看牧童片，一边喝威士忌，念念不忘的却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辞职一事该如何解释呢？”修指甲的胖子问。

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站起来，绕着桌子走了几步，说道：

“依我看，整个事件不过是一场拙劣的丑剧。杰尼奥导演了一场政变……他不能靠议会的少数执政，认为自己的手

^① 毕克尼，女用游泳衣，胸罩和三角裤分开。

脚被束缚住了，于是写了辞呈。其实并非真想辞职，所以才把辞呈交给司法部长，让他递交议会，这样议员们就无法在当天对辞呈作出决定。然后，他把三军部长召去，对他们说：“请你们把这个狗屁议会的门封起来，把它的嘴堵上，授我以特别权力，否则我就辞职，你们不得不把古拉特这个苦果吞下去。”但是，正如你们看到的，事情并没有按他希望的那样发展。议会不买他的帐，立即接受了他的辞呈，干脆利落地解决了问题。杰尼奥在库比卡机场等待着巴西人民用轿子重新把他抬回总统的宝座上……可是，没有一个人这样做。”

“没想到子弹从枪后面射出来了。”

“这其实还谈不上是一颗子弹。杰尼奥使用的是玩具手枪。这种手枪一扣板机，射出来的不是子弹，而是五彩缤纷的扇面。这场恶作剧使巴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党部秘书摇摇头说：“不，这一切都是再简单不过的事实。我认为现在要弄清真相还为时过早。也许五十年以后……”

党部副主席又要了一杯蜂蜜甜酒。提伯里奥把烟吐到地上。

58

在以后的十天中，全国形势确实十分紧张，内战似乎一触即发。陆军和空军枕戈待旦，时刻准备投入行动。

杰尼奥·夸德罗斯辞职之后几小时，众议院议长宣布临

时代行国家元首职能。他的第一个行动是向议会发出一封简短的文告，通知议员们说，为国家安全计，三军部长们反对若奥·古拉特返回巴西。

巴西全境宣布戒严，以防发生示威事件。然而，示威仍然接连不断发生，主要是在处于战争边缘状态的阿雷格里港。政府大厦变成了堡垒，四周用沙袋筑起了工事，由士兵守卫。古拉特的姻兄弟布里佐拉州长装腔作势地背起冲锋枪，通过报纸和电台向全国反复强调，他决不接受任何政变，誓死武力抵抗到底。

金苔丽娅看了报纸和听了广播后，议论道：“叛乱和闹事的魔鬼转眼间变成了‘法制’和‘民主’的教堂执事。”

十一月二十七日，杰尼奥·夸德罗斯乘船前往伦敦。临行前，他义愤填膺地宣告：“我是被迫辞职的，有朝一日会象热杜里奥一样东山再起。”对这句话，瓦卡利亚诺抨击说：“吹牛！”他想听听不属于布里佐拉派的所谓“合法派”电台广播，但怎么也收不到。于是，他关掉收音机，走到街上。

据说，军界正在秘密磋商。陆、海、空三军部长不愿让副总统就职，但他们又力不从心，得不到各军区的支持，甚至得不到议会中多数议员的支持。这种危险的僵局也许只有通过暴力手段才能解决。

瓦卡利亚诺家神龛上的烛火彻夜通明，兰热太太每天向敬爱的女神祈祷两次，乞求她转达上帝，别让巴西再次发生兄弟之间的战争。她的丈夫说：“祈祷毫无用处。在‘合法’这一问题上，上帝似乎持中立态度。我觉得诸神也象我们一样各持己见。我告诉你，兰热，我怀疑共产党已经渗透到天庭。”

说完，他打开收音机，布里佐拉电台正播送着军乐。老瓦卡利亚诺恶狠狠地骂了一句，转身朝社会民主党总部走去。但是，在那里他遇到很多同党，他们也认为古拉特应该接任总统，这使他感到不快。

“我对此人也深恶痛绝，”有人说，“但是我们需要具有连续性的政府，提伯。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援用宪法，用不着宪法的时候就把它撕毁。”

提伯里奥望了望伙伴的面孔，嘴里叼着烟，从牙缝里咕哝着说：“不过，老兄，我要开始召集人马了。要摆脱这种局面，只有靠子弹，内战是不可避免的。”

五天当中，他连五十个人也没有召集起来，感到大失所望。当他从报纸上看到，安塔列斯的古拉特分子已搜罗了七百五十人，只待分发武器和接受命令时，这又使他十分气愤。

“时代变了，提伯。”一天晚上，一位同党无可奈何地对他说，“多年来我们一直处于少数。我们已经丧失了昔日的力量和威望。一个新的世界正在诞生，象我们这样的老头子已经成了多余的人。”

“你应该说这是扯淡的世界！”瓦卡利亚诺家族的首领悻悻地说。

他垂头丧气地朝家走去。在这些动乱的日子里，共和国广场上自然人山人海——主要是男人。令人最为恼火的是，这些人几乎全是巴西工党党徒。提伯里奥远远看到工人领袖热米尼亚诺·拉莫斯正在广场一角，对十几个人指手划脚地讲着什么。他下意识地摸摸腰里的手枪，心里想：如果有哪个婊子养的敢向我挑衅，我就送一粒子弹给他尝尝。”

他非但没有抄近路回家，反而故意朝热米尼亚诺那伙人走去。他慢腾腾地从“敌人”中间穿过，等待着，甚至是焦急地期待着含沙射影的辱骂或是嘲弄的笑声。然而，事与愿违，热米尼亚诺看到他走过来，向他问候说：“晚上好，上校！”提伯里奥愣了一下，立即想去摸枪，但他及时克制住自己，抬起手碰碰帽沿，咕噜了一声作为回答，无精打采地继续走自己的路。

59

几天之后，有消息说军政首脑们为全国危机找到了解决办法：若奥·古拉特继任总统，实行议会制。金苔丽娅太太愤愤地说：“真是弄巧成拙。”

“你没看到这是两个姻兄弟夺取政权的阴谋吗？这种人在台上，议会制徒有其名。”

安塔列斯人民象看惊险章回小说那样，通过报纸和电台的新闻节目，密切关注着古拉特从中国返回时的情况。副总统在新加坡得到总统辞职的消息之后直飞巴黎，在那里会见了匆匆赶去向他说明和解方案的巴西议员团。若奥·古拉特研究之后，终于接受了这一建议，然后热杜里奥·瓦加斯的这位得意门生和他的助手们才从巴黎飞到纽约，从纽约沿太平洋海岸南下到蒙得维的亚，最后飞到阿雷格里港。

“这只狐狸象他的导师一样多疑，”一位自由党人说，“正因为多疑他才从南里约格朗德州进入巴西境内。”

一九六一年九月七日，若奥·古拉特宣誓就任巴西共和国总统，实行议会制。新总统任命了总理，组成了第一届政府。

安塔列斯有人对提伯里奥说：“作为马腊卡多派的元老，你应当满意了。你关于议会制的理想终于实现了。”

瓦卡利亚诺叼着卷烟，露出满口黄牙，久久望着说话的人，没有听出话中的讽刺味道。

“此刻，加斯巴尔·马尔丁斯的遗体一定在坟墓里辗转反侧，目不交睫了。我拿两头脱角牛打赌，若奥今后将不遗余力地使这个倒霉的国家重新回到总统制上去。”

果然如此。一九六三年一月六日，公民投票的结果使若奥·古拉特又恢复了全部总统权力。议会制在巴西仅仅实行了十六个月，最后以失败告终。

60

在发生这次骇人听闻的死人复活事件的时候，安塔列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城市？居民都是些什么人？谁在治理这座城市？在一九六五年出版的由南里约格朗德大学社会研究中心的一群教师和学生编写的《南里约格朗德州边境城市解剖》一书中，学者们也许可以找到满意的答案。该书主要依据他们在一九六三年二月上旬至三月中旬收集到的材料编纂而成。这部专著虽然杜撰了“里贝拉”这个城市名字，其实它研究的完全是安塔列斯的情况。这项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工作是在南里约格朗德大学教授马丁·弗朗西斯科·特拉

领导下进行的，并得到一名政治学家、一名统计学家和一名经济学家的协助。考察组是混合编成的，共有十一人，其中绝大部分为社会科学系的应届毕业生，另外还有一名“非学术”成员——职业摄影师。

据说——虽然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说明这一点——在选择研究目标时，至少有六座与乌拉圭和阿根廷接壤的边境城市曾被提名。考察组详细讨论了每个城市的情况。有两个城市因为太落后被立即排除，另外两个城市则因为太“现代化”，在本地区缺乏代表性而被淘汰。这样，剩下的只有圣博尔雅和安塔列斯了。圣博尔雅是瓦加斯家族的领地，为避免政治上的嫌疑，他们也决定勾掉。这样，最后选中了安塔列斯。对此，再没有比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的孙子希斯多更高兴的了。小希斯多是特拉教授的得意的门生之一。

有一天，考察组负责人说：“好吧，我们的实地考察从二月份第二周开始。夏季几个月正值我们放假，也是在阿雷格里港、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上大学的安塔列斯青年回乡度假的时候。这些年青人大部分是富有的庄园主的子弟，在传播新思想、新道德和新的风尚方面，他们就象鸟儿和风对花粉的传播那样重要。”

他望望周围的人，看到大家脸上有点不以为然的样子，笑着说道：“我知道这是老生常谈，但是……活见鬼！宪法对共和国总统都没有规定不准老生常谈啊！”

他取下宽边眼镜，哈了哈镜片，然后小心翼翼地用领带下角擦拭着。对他这个习惯性动作，他的朋友和学生们都再熟悉不过了。这位四十五岁的学者那种知识分子的诚实、不动声色的幽默以及对所谓社会科学的“科学精确性”所持的无

伤大雅的怀疑态度，深得朋友和学生们敬佩。马丁·弗朗西斯科抽烟斗。他总是说，抽烟斗与其说是一种嗜好和享受，不如说是一种“姿势”。摆弄烟斗，装满烟丝，慢慢地用打火机点着，然后用力抽上几口，这一切在遇到困境时——无论在课堂上或社交活动中——都能给他提供思考的余地。有时在谈话中突然出现难堪的沉默，它又是一种填补时间空白的手段。也许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他对烟斗如此钟爱，会不会是对童年时代阅读歇洛克·福尔摩斯^①英雄业绩的一种缅怀？

61

为了使自己的同乡对即将进行的考察在精神上有所准备，瓦卡利亚诺的孙子希斯多在动乱的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回到了安塔列斯。他先同父亲和祖父进行了谈话，而且终于使他们相信这次考察有可能使安塔列斯大出风头。瓦卡利亚诺把这个消息偷偷告诉了市长，市长也为之欢欣鼓舞，认为这等于为本市——当然也是为他本人——作一次广泛的宣传。市议会一致通过决议，向大学调查组提供一切方便。扶轮社^②和社会名流协会主动要求配合。商会也不甘落后，认为这次

① 歇洛克·福尔摩斯，英国著名侦探小说作家柯南道尔(1859—1930年)，创作的一系列探案小说中的侦探。

② 扶轮社，国际性的交际团体，一九五〇年在美国发起，分社遍布全球，社址巡回移动。

大张旗鼓的活动将给安塔列斯带来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

这样，在第二年二月份的第二个星期，马丁·弗朗西斯科·特拉教授率领的考察组来到了“乌拉圭河上的明珠”——卢卡斯·法伊亚为自己的城市起的美名。调查组成员一开始就为人们所注意，各种好奇的眼光——亲切的、怀疑的和冷漠的——向他们投来。他们走到街上，有人在他们后面跟着，或是从窗户和门缝里向他们窥视；在咖啡馆和饭店里，人们斜着眼瞅他们。

正象预料的那样，安塔列斯人很快就给这些外地人起了一个无伤大雅的外号：“蝗虫”。你瞧，他们在干旱的夏天忽然成群结队从天而降，难道不象蝗虫吗？

《真报》社长用整整一版的篇幅来报道这些“和蔼可亲的学者”。用他的话来说，该市大部分居民对“社会研究中心”的成员表现出传统的“名不虚传”的好客精神。商业俱乐部向所有教授和考察组成员——当然一名黑人学生除外——敞开了大门。

当地人还想举行舞会和宴会欢迎考察组，但是马丁教授一一予以拒绝。他对当地的要人们说，安塔列斯对考察组最好的欢迎是把所有成员当成自己的亲人，坦率而耐心地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在一次有当地大人物出席的非正式会议上，马丁·弗朗西斯科·特拉教授解释说，考察组的意图是严肃而诚实的，调查工作将根据以概率论为基础的最现代化的统计技术进行。

“不过，诸位到底想发现些什么呢？”一位头面人物问道。

马丁教授犹豫一下，说：“是这样，我们想了解安塔列斯是个什么类型的城市，它的人民是怎样生活的，其经济、文化、社会水平如何，人们的习惯、爱好、政治见解、宗教信仰……，总之，所有的情况。”

提伯里奥向社会学家提出了一个他本人称之为“单刀直入”的问题。

“为什么？”

“噢，上校，”马丁·弗朗西斯科笑了笑。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他在烟斗里装满烟丝，用大拇指按按，然后慢腾腾地点着。实际上，他在考虑如何回答安塔列斯这位酋长。

62

大学生们的调查工作于第二天开始。几天以来，全城一直对他们议论纷纷，数量可观的匿名信开始出现。有一天早上，全城到处都发现了绿色的传单，有的是从门缝里塞进屋里去的，有的是从阳台上撒到街上的，还有一些是男女青年在马路上和商店里散发的。传单上写着：“安塔列斯的父老们！警惕啊！敌人已经闯到我们的庭院里来了！严守秘密！对不信神的来历不明的外地人，关紧你们的大门和心扉！这伙伪装的赤色分子的头子——马丁·弗朗西斯科·特拉教授是社会政治保安部记录在案的人。起来保卫对上帝、祖国、家庭和财产的信仰吧！”传单的署名是“一个爱国者”。

每天工作完后，全组人员都在商业大街一所临时租来作为大本营的公寓的客厅里集合，汇报当天的情况，讲述有些安塔列斯人如何转弯抹角不愿回答问题。最后，调查人员决定让他们填写表格，不必签上自己的名字。几乎每天都有一名调查组成员拿出当天收到的一封匿名信——或明或暗的威胁、指责、恶意的挑拨、辱骂，应有尽有。他们高声读匿名信时，引起哄堂大笑和诙谐的议论。

“安静点，孩子们！”马丁·弗朗西斯科说，然后开始布置下一天的活动。

按照预定计划，调查组在五个星期内收集了丰富的材料。各行各业的人——上层资产阶级、商人、公务员、家庭主妇、学生、理发师、手工艺匠、餐馆的侍者、自由职业者、教师、商店店员、卡车司机、出租汽车司机等等，都回答了调查组提出的问题。

在马丁·弗朗西斯科的默许下，希斯多·瓦卡利亚诺主动进行了一项对安塔列斯人性生活的“秘密调查”。他异常谨慎小心，因为这是个十分微妙的问题。一开始，几个同他相识的太太拒绝回答这种“下流问题”，并为此感到愤慨和羞辱。

一天晚上，在维纳斯塔的优雅的妓院里，希斯多一边喝着香槟酒，一边和这位老鸨聊天。她周围坐着好几位“姑娘”。也许受到酒精的刺激，这些姑娘们纷纷讲起客人们的性癖好来。希斯多把这一切都详细记录下来交给马丁·弗朗西斯科。教授笑着说：“太好了！可惜我们不能在调查报告中使用这些材料，否则会引起大哗。我建议你写一本书，题目叫《安塔列斯风流经典》，我保证它会成为一本畅销书。你爷爷可以

为这本书写个序言！”

63

“蝗虫”们的职业活动并没有影响他们和安塔列斯居民的交往。很多人家邀请他们去吃饭或者参加家庭晚会。一位年青的未婚教师和一位庄园主的女儿坠入情网。考察组的一位小姐收到一位丧偶的商人的求婚信，这位商人虽然富有，但已年过半百，而且已经秃顶。（当然这位小姐没有同意。）至于谈情说爱、卿卿我我的事更是层出不穷。安塔列斯姑娘对外来的小伙子是如此一见钟情，有一阵子考察组组长颇为担心当地小伙子们会联合起来，把这些讨厌的竞争者打死或赶跑。

马丁·弗朗西斯科在闲暇的时候，常常和工人区的年轻神父彼得一保罗谈天，同他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傍晚时分，城市安静下来，只有麻雀开始在圣母院前面高大的法国梧桐树上鸣叫。两人坐在共和国广场的长凳上，谈论生与死、上帝、读书、国内外政治、花鸟树木、绘画艺术，有时也讨论人生的变幻。

几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马丁教授都把这些谈话和从彼得一保罗神父那儿听来的关于本市人的有趣故事，记在一本秘密日记本上。他当时并不知道，彼得一保罗神父也有一本日记，马丁·弗朗西斯科·特拉的名字也常常出现在日记本上。神父的第一篇有关教授的日记是这样开头的：“我相信今天找到了一位兄弟。”

当大学考察组结束实地考察、准备动身离开安塔列斯的时候，正是法国梧桐和肉桂树黄叶纷飞、木棉花竞相开放的季节。他们被邀请参加店员俱乐部——它容许有色人种出入——举行的欢送舞会以及名流协会和扶轮社的午宴。

用卢卡斯·法伊亚的话说，考察组动身那天，“安塔列斯的公子哥儿们欣喜若狂，大大庆祝了一番”，而许多姑娘对这次离别却不胜凄楚。

64

在两位同事的帮助下，马丁·弗朗西斯科教授利用圣保罗大学的电子计算机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了处理。一九六二年的其余时间，考察组在一位人类学家的协作下进行考察报告的编写工作。这位人类学家对社会学素有成见，认为社会学只不过是人类学的“婢女”。

根据组长的建议，担负最后定稿的人员尽量把初稿中“有水分的统计材料”删去，以便使成书简短精练。

当马丁·弗朗西斯科教授把《南里约格朗德州边境城市解剖》的原稿交给“福特基金会”驻巴西代表之后，一度出现的困难局面曾几乎使本书夭折。有人向南里约格朗德州警察当局控告特拉教授，许多人开始怀疑他的调查是否带有偏见。后来，特拉教授被召到“社会政治保安部”进行例行的询问。直到这时他才明白，原来对他怀疑的原因是由于两年前他曾在联邦大学以《马克思主义和人文主义》为题发表过

几次演讲。在一份致州长、第三军司令、南里约格朗德州立大学校长和福特基金会代表的备忘录中，安塔列斯的社会名流们对“这位左倾人物策划和指挥的研究可能产生的后果深表忧虑，因为他带有党派偏见，目的自然是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手段诋毁安塔列斯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备忘录的签署者借此机会，“为了维护真理，进一步揭露该调查工作的指导者，认为有必要回顾一下马丁·弗朗西斯科教授的态度、谈话和主张。对此，安塔列斯一些德高望重的人可以作证。”

特别使安塔列斯居民对特拉教授的真实用心产生怀疑的是，他对人们称为“巴比罗尼亚”的贫民窟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他和他的合作者曾多次造访贫民窟，从各个角度加以研究，而且拍了照片。住在这里的几十名危险分子的谈话被他们录了音。

在此期间，出版调查报告的工作暂时搁浅了。马丁·弗朗西斯科并未失去他一贯的冷静和幽默感。他给校长写了一封信并把副本呈寄第三军司令、福特基金会代表和安塔列斯市市长。下面是信中的一段：

“我们用以处理在安塔列斯（书中以里贝拉的名字出现）收集到的材料的计算机是美国产品，因此，它绝无左倾的嫌疑。我认为参加该项考察的同事和学生是无可怀疑的。至于我本人，既非美国人，也非俄国人，更不是共产党和偏执狂。我愿意把我的名字——不论是作为调查组的领导者还是作为此项工作的合作者——从书中全部勾掉，这是因为在我看来，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应该让它尽快出版。”

大学校长认为这封信肆无忌惮，安塔列斯市长和显要

人物们认为它用心险恶。第三军司令态度如何不得而知，但福特基金会的代表——马丁·弗朗西斯科的朋友和崇拜者——对这场滑稽剧却嗤之以鼻，命令把原稿立即交付印刷。

65

一九六三年三月，〈解剖〉一书葡萄牙文版开始在巴西发行。第二年，当马丁·弗朗西斯科收到美国翻译出版的样书时，若奥·古拉特政府又被推翻，军人重新当政。

一天早上，在喝咖啡的时候，教授翻开刚收到的书，嗅嗅新书的油墨香味，然后把书递给妻子马蒂尔德，自己在一边看报纸。

〈晨报〉最后一版有条消息说，自从三月三十一日革命以来，已有三百七十八人被剥夺政治权利，一万名职员被辞退或被迫辞职，牵涉到全国四万人的五千宗案件正在调查之中。马丁·弗朗西斯科把这条消息大声念给妻子听。她沉思了一会儿，望着丈夫说：

“你呢？不会受到调查吗？”

“可能，十分可能。”他嘴里叼着烟斗，眼睛仍然盯着报纸。

“可是你好象满不在乎……”

“你要我怎么办？到街上大哭大叫？或是朝头上开一枪？我没犯什么罪。”

她慢慢摇摇头，笑了。她了解自己的丈夫和他那沉静的

气质。她望望书的封面说：

“那么现在你认为这本书怎么样？”

“印刷精美，纸张很好，封面设计也不错。至于说内容嘛……我觉得统计图表稍多了一点。我尽力使这本书生动、活泼一些，但到头来还是不得不把很多篇幅让给统计数字和经济问题。”

她站起来走到丈夫身边，用手指梳理他的头发。她爱丈夫，也喜欢闻他烟斗里散发出的烟草香味。她摩挲着丈夫的头发，望着书说：“你真的认为这本书反映了安塔列斯的面貌吗？”

“马蒂尔德，亲爱的，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这本书对安塔列斯来说，就象制成标本的死鸟和活鸟一样相似。”教授起身穿上外衣，望望手表：还有二十分钟，正好是步行到大学所需要的时间。

他吻吻妻子，又抚摸一下书的封皮，把书拿到鼻子前嗅嗅，笑着说：“不过，如今我在安塔列斯已经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66

果然不出所料，安塔列斯要人们对这本书深恶痛绝。它在巴西刚一问世，市长就特地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

“滥用了我们的殷勤好客，”市长威瓦尔迪诺少校用拳头擂着桌子喊道，“他们受到无微不至的款待，被请到我们家里。在了解了我们的隐私之后，从背后捅我们一刀。我们必

须作出反应。你的意见呢，瓦卡利亚诺上校？”

老头儿耸耸肩膀。他好象是这伙人中唯一对《解剖》一书的结论不以为然的人。

“一本书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问道，“我翻了翻这本混帐书，他们写的我连一半也看不懂……这些表格，这些数字，这些胡说八道的话真他妈的该死。谁会去读这种狗屁玩艺儿？”

“但是这部著作，”国立学校校长里宾多·欧里瓦维斯说，“将由福特基金会向巴西、美国，甚至可能向许多拉美国家的图书馆寄送。”

“可是他们说的是里贝拉，而不是我们的城市！”

“上校，里贝拉是安塔列斯的化名。这一点，报纸、电台和电视台已作过大量报道。”

卢卡斯·法伊亚建议说：

“我们应该在全国各大报上发表一篇备忘录，反驳这种对本市及其人民的污蔑。”

“对！对！”本市新上任的律师巴依瓦博士赶紧以调解的口气说，“不过，说是污蔑不够恰当，因为结论是从调查中得出来的……”

在安塔列斯，有三本《解剖》在会议参加者手中传来传去。

“请看一百六十五页，”市长秘书门德斯说，“我们的城市被说成是枯燥无味的、愚昧的；我们的人民被说成是缺乏想象力的、生性多疑的，‘一只脚总是留在后面’。本页下面的注释说明，有百分之十的人在填写表格时使用了这一说法。”

老瓦卡利亚诺放声大笑：

“你们想想看，如果他们发表我孙子小希斯多写的有关安塔列斯人性生活的东西，那就更热闹了。这小子手上掌握了一些‘标本’，看样子牵涉到我们许多熟人……”

《真报》社长提醒大家注意书中的另一段话：“二百三十页，你们仔细听听，这章的标题是《牛和机器》。它以讥讽的口吻说什么试图研究新兴的工业对这座以农牧业为主的城市产生的冲击。”

威瓦尔迪诺·布拉泽奥市长没好气地从卢卡斯·法伊亚手中夺过书，翻到另一页说：

“在风俗和饮食习惯一章中，这些混蛋竟然批评我们安塔列斯人吃饭的方法。请特别注意这段话：‘穷人吃不饱，因为他们没有钱购买食物；平常人家吃得少而且差，而富人们却穷奢极欲，毫无节制。’”

接着，他用食指指着一页说：

“啊！我念念这段文字吧！‘在夏季最热的时候，他们却狼吞虎咽地吃豆食^①。’诸位，这指的是我。我曾好心邀请马丁·弗朗西斯科教授到我家吃午饭，席间上了一盘豆食。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居然以此来奚落我。喂，拉查罗大夫！”

正坐在大厅角落里打盹的小老头吓了一跳：

“我在这儿，少校！”

“他们在这儿说的什么胆固醇之类的玩艺儿对吗？”

“少校，我还没看过这本书。不过，所有含动物脂肪的食物都会增加血液中的胆固醇，造成动脉硬化。我总是提醒

① 豆食，巴西传统食品，用豆和肥肉、腊肠作成的杂烩。

包括你在内的人注意这一点，但是谁也不把我的话当回事儿。”

“哈哈！”瓦卡利亚诺上校冷笑道，“我父亲一生吃肥肉和猪油炸的东西。他活了八十五岁，但不是死于心肌梗塞，而是被一头野性未驯的牛顶死的。”

市长用舌头舔舔食指，飞快地翻着这本书，终于找到了他要找的段落：

“朋友们，现在让我们听听这段最使我恼火的话，即专门描写巴比罗尼亚的这一章——这一章冗长得和书中其它部分不成比例了。它附有多么恶毒的照片啊！他们甚至不想为贫民窟改换一个名字。请听这段充满感情的、偏颇的、甚至我可以说是政治性的描写：‘男人、女人、孩子们生活在这里（如果这也可以称之为生活的话），到处乱七八糟，污秽不堪，与其说是人的住所，倒不如说更象畜圈。旧木箱和破铁皮搭成的棚子，没有起码的卫生设备……饮用附近水坑里污浊不堪的水，粪便随处可见……吃从城里垃圾箱里拣来的东西。当人们走近这片贫穷和绝望的贫民窟时，即使在无风的日子，远处也能闻到从那里蒸发出来的臭气……’诸位再听听下面一段：‘夏天，这个阴森可怕的住宅区的儿童象苍蝇一样死于腹泻和脱水。无论是大人或小孩，普遍患有慢性肺结核和营养不良所引起的其他疾病。这些骨瘦如柴的儿童惊恐和悲伤的眼光实在惨不忍睹。几乎所有儿童都患有骨节僵硬病，成群的苍蝇在这些孩子们的头上飞来飞去。’先生们，我们读的难道不象是对印度或玻利维亚最贫穷的农村的描写吗？这一定是出自特拉教授的手笔。”

“这是文学，不是社会学！”里宾多教授喊道。

“浅薄文学！”卢卡斯·法伊亚补充说，“枯燥无味。”

“蛊惑人心！”巴依瓦博士接着说。

热隆西奥神父慢腾腾地摇摇头，眼睛盯着地板。

门德斯说：“你们看到这帮凡夫俗子对里贝拉的宗教是如何口出狂言的吗？他们试图用数字和图表说明天主教正在失势，招魂论和非洲—巴西混杂的偶像特别是乌班达白线教的崇拜却日渐风行。”

67

对于该书的其它章节，与会者也议论纷纷。银行经理认为报告把安塔列斯市民的人平均收入写得太低；一位商人断言对本市的建筑风格和社会风俗的描写纯属污蔑。

“喂，门德斯，请念一下三百四十页上的那段话。”

秘书念道：

“里贝拉居民给外地人印象最深的是明显的枯燥无味、缺乏想象力和幻想精神。无论是小康人家还是富贵宅第，其装饰和布置之庸俗显而易见。”

“念下去！”

“该城一位出身世家的青年学生对他的故乡和人民是这样说的：‘南里约格朗德州是巴西最反动的一个州，而里贝拉是该州最反动的城市。’我们问他，你指的是政治上的反动吗？这位青年回答说：‘不，是全面反动。缅怀过去和传统的痼疾已无药可治，而这些传统鬼才知道是否真的存在过。我们无法走出常规旧俗，不能昂首面对未来。’另一位青年说：

‘在我们中间仍然在提倡武士精神，好象我们垄断着全巴西的勇武和男子气似的。’”

巴依瓦博士插嘴说：

“我仿佛记得这句话是其中一位教授讲的。”

市长再次拿起书，翻到其中一页说：

“我非把至上书店的布里迪纽叫来训斥一顿不可，只有这个白痴才会说出《书籍和文学》一章中写的这些信口雌黄的话。你们听听：‘我们和该市唯一的一位书商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告诉我们，他已到了破产的边缘。他说（下面的话一字不差，因为我们是根据当时的录音整理的）：我们的人民没有读书的习惯。喜欢读书的人买不起书，即使买书也迟迟不付钱或干脆不付。而有钱的人一般都不读书。有些故作斯文的人要买书时，往往直接从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或巴黎订购。大部分人喜欢看刊载连环画的杂志，听电台的广播小说。如果世界上有一天书籍统统消失了，安塔列斯人甚至不会觉察出来。’”

“这就是说我们没有大众文艺。”卢卡斯·法伊亚提醒说。

“事实是……”法官含含糊糊地说。

里宾多教授问道：“南里约格朗德州到底有多少地方有象样的大众文艺呢？为什么单单把安塔列斯作为本州唯一缺乏民间艺术的城市拉出来示众呢？”

商业俱乐部主任提请各位注意有关安塔列斯——不，里贝拉——的社交生活的一章：

“这些先生们断言我们的俱乐部是上层资产阶级和乡村贵族的堡垒，甚至暗示说我们是种族主义分子，因为我们不

接受有色人种和犹太人。”

“这倒是事实。”门德斯插嘴道。

市长朝自己的秘书皱皱眉头，象是对他不合时宜的插话的责备。

“下面是他们称之为‘种族主义根源’的研究，”商业俱乐部主任接着说道，“毫无疑问，这位马丁·弗朗西斯科教授是莫斯科的走狗。”

“他身上还流着特拉·圣菲家族的血液呢，”热隆西奥神父感叹说，“这位年青人有一天去拜访我。我对他讲了圣菲城的创建者特拉·卡穆巴拉斯家的族谱。算起来，马丁·弗朗西斯科教授还是贺拉希奥·特拉的玄孙呢！十八世纪，贺拉希奥·特拉离开家到里约帕托定居下来，并同当地一位姑娘结了婚。后来逐渐形成了另一支人丁兴旺的特拉家族。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了这位教授，但他似乎并不感兴趣。他说从来没听说过安娜·特拉老夫人。可这位夫人至今还为圣菲市人民所怀念，因为该市是在她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她是一位真正的先驱者，勇敢而品德高洁的女人，可是我们的社会学家对此却冷若冰霜！”

市长补充说：“在这本糟糕透顶的书里有一章是专门描写南里约格朗德州传统协会的。如果我没有理解错了的话，这帮大学生对我们的传统协会极尽讽刺之能事。简直太放肆了！”

卢卡斯·法伊亚手中拿着打开的书：

“这是什么话！他们说：‘里贝拉人讲的葡萄牙语象许多同阿根廷和乌拉圭交界地区的城镇里人们讲的一样，混杂着很多西班牙语，并且含混、生硬。’”

市长“扑哧”一声把书合上，愤愤地把它扔到办公桌上。他望望大家，问道：

“总之，照诸位朋友的高见，面对这种……这些污蔑和谎言，我们该如何对付呢？是否同意在报上发表一封抗议信？”

“不行，”巴依瓦博士说，“这会弄巧成拙，反而使许多本来没注意到这本书的人对它产生兴趣。如果我们在报上、广播里或电视中发表任何东西，都只会为这本书作宣传。另外，我们也没有对其作者进行诉讼的法律根据，因为，你们看，在这本厚达五百页的书中，一次也没有提及安塔列斯的名字，它完全可能暗指伊塔基、瓜拉伊、里夫拉门多、圣博尔雅和乌拉圭亚那或其他一些城镇……”

在短暂的沉默中，可以听到吐痰、咳嗽、用脚擦地板和挪动椅子的声音。卢卡斯·法伊亚说：

“先生们，作为《真报》的社长和总编辑，我不能不写一篇措辞强硬的文章反驳这些血口喷人的家伙，否则他们会认为我胆小怕事或麻木不仁。我将吁请读者抵制这本书，甚至不要去碰它的封面……顺便说一句，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得的确很漂亮。”

市长站起来，拉拉上衣的下摆说：

“我提议将马丁·弗朗西斯科教授和考察组其他成员正式宣布为不受安塔列斯人所欢迎的人。”

这项动议得到法官的附议被一致通过之后，威瓦尔迪诺少校宣布散会。当他走到办公室门口向朋友们告别时，忽然心血来潮，建议说：“如果我们买三十、二十或十本《解剖》，在广场上举行一个仪式，当众烧毁，以示对书中谎言的抗议，我看这主意倒也不坏。”

门德斯拍拍上司壮实的肩膀说：“少校，这代价未免太大了。你没看每册的定价吗？再说，我们也没有这笔开支。”

神父对市长的建议也不以为然。他象传播福音一样说道：“让我们用宽恕来惩罚这些年青人吧！”

68

一九六四年五月的一个下午，在阿雷格里港，马丁·弗朗西斯科和希斯多从大学教学楼走出来。他们刚刚在一间教室里开完会，参加《解剖》一书工作的全体成员对“成品”都发表了意见。两人悠闲自得地朝公园走去。这种似乎漫无目的的散步往往更容易使人吐露内心的隐曲。几天前，希斯多曾把一篇名为《技术治国论者的时代》的论文交给自己的导师。

一群儿童在湖边嬉戏，其中有不少人骑自行车玩耍。一个两岁左右的小孩在追一只黄色气球。气球落到了马丁·弗朗西斯科的脚边，他忍不住轻轻踢了一下。

教授既不看气球，也不看小孩，对希斯多说道：“你的论文我看过了，很不错。不过，我有一点保留。”

希斯多笑着把头低下，避开一位身穿红色上衣的男孩投过来的飞来器^①。

“可以告诉我有哪些保留吗？”

“没有什么大问题，论文很有特色。我认为你对技术太

^① 飞来器，澳洲土著人使用的一种武器，中空、弓形，投出后仍可飞还。此处是模仿这种武器的玩具。

热衷了，这离毫无保留地接受技术治国论仅有一步之遥。”

“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这又有什么坏处呢？与其说巴西需要希腊文学者、拉丁文学者、美学家，不如说更需要科学家和技术人员。”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同意你的观点……但是，在你的‘新社会’中，也应当给人文学家留一席之地。哲学并不象看起来那样毫无用处。人们需要音乐、诗歌和……见鬼！需要学会使用有朝一日科学技术向他们提供的闲暇时光。总之，技术向我们提供手段，人文学给我们指出目的。我不承认有不包括科学在内的人文学。”

“围绕人文主义的争论不是太多了吗？”

“对一切问题都有争论，包括上帝在内。”

马丁·弗朗西斯科停下来，慢慢点上烟斗，继续说道：“我举个只有技术治国论而无人文主义的例子。希特勒之流进行了历史上也许是最残酷的屠杀和破坏。希特勒时期，德国的人文主义者纷纷外逃，而技术治国论者却放开手脚大干了一场。”

“我希望人们已经记取了这一教训……”

“不，希斯多！人非常健忘，没有记取任何教训。一代新人换旧人，每个政府都按自己的好恶编写历史。亲爱的，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沉睡着一个穴居人，一旦受到某种刺激，它就会迅速跳出来，变成一个无恶不作的专制魔王，而且总会有冒牌的人文主义者发明某种哲学理论，把‘穴居人’犯下的种种罪行说成是天经地义的。”

“我并不如此悲观。”

“你听我说……当杜鲁门和五角大楼的将军们在极端保

密的情况下开会讨论是否向不设防的日本城市投第一颗原子弹的时候，你想他们会邀请什么人文学者、艺术家、科学家、作家或神父出席吗？”

希斯多反驳道：

“大战结束时，我才四岁。当然，我读过不少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籍。我可以这样说，在这次大战中命令向人口密集的没有军事设施的德累斯顿^①狂轰滥炸的（事实证明死于这次轰炸的人数远比广岛死的人多）既不是技术专家，也不是英军参谋部，而恰恰是人文主义者温斯顿·丘吉尔本人，他当时的理由是加强‘心理战’。”

“温斯顿爵士不完全是我说的这种人文主义者。当然，他命令轰炸德累斯顿是为了加速纳粹的灭亡，从而拯救人文主义。瞧，我们钻进咬文嚼字的牛角尖了……”

69

他们坐在凉亭下的长凳上，再次谈起安塔列斯的人情世故以及安塔列斯人对《解剖》一书的反应。希斯多最后问道：

“那么……您现在有何打算？”

“也许要弃国出走……”

“什么？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马丁·弗朗西斯科沉重地摇摇头。

^① 德罗斯顿，现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城市。

“为什么？”

“你认真读过新政府的制度法吗？”

“读过……我是说比较认真地读过。”

“今天报纸上的消息呢？”

“浏览了一下。可是……您说离国出走，为什么？”

“我读了政府的制度法。我们处在极权制的统治之下（这一点连新政府的负责人也不否认）。这或许是纠正我们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许多弊病的机会。但是，请注意，也有可能是穴居人出来兴风作浪的时代。”

“哈哈！我觉得您对形势太悲观了。”

“也许。但是，就政治势态的发展来看，迟早有一天他们会根据某项法律或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和其他一些教授从大学里赶走，谁知道呢？”

“赶走？为什么？”

“左派嫌疑分子或者是不主动和‘三·三一’运动合作……他们永远不会原谅我曾就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关于人文主义的内容所作的学术报告。”

“荒唐透顶！”

“你回顾一下历史，难道荒唐不总是和崇高携手并进的
吗？我们将进入一个告发的时代、告密者的时代、兜捕巫师的时代，而我会被认为是一位巫师。”

“这实在是难以令人置信。这场革命结束了混乱和危机四伏的政治局面。”

“我同意。但是，那种政治局面曾容忍和允许自由讨论，并且我还曾指望有朝一日自由主义的观点会占上风，建立起自由主义秩序。”

“但是，您到底为什么要到国外去呢？您可以继续留在巴西，还有别的大学和学院嘛！”

“有一天，所有的路都会被堵死。种种迹象表明，这场革命已经遇到反对，并且将遇到越来越强烈的抵抗。反抗必然引起镇压，而镇压将进一步激起反抗。如果有一天我们陷入恐怖统治之中，我虽然会感到遗憾，但决不会感到吃惊。”

“在巴西？我不相信。”

“为什么不相信呢？我们的国家已经度过了它的幼年时期。巴西是拉丁美洲唯一可能成为世界性强国的国家。天真烂漫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坚决而果断地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代来到了。我们不再被人当作不负责任的孩子，而是成人了。谁也不会再给我们礼物。作为成人的代价是很高的，对这一点不应抱有幻想……”

沉默。

希斯多望着学校的大厅，马丁·弗朗西斯科则想着马蒂尔德和两个女儿。

“您准备到哪个国家去呢？”学生问道。

“现在还不知道。我本想去欧洲，但是到美国更容易找到工作，那里熟人也多一些。”

“是啊，那里有充分思想和言论自由。”

“你说的是什么时候？”

希斯多把香烟扔到地上，烦躁地用脚踩灭。

“难道将来在整个地球上没有一块地方人们至少能主宰自己的鼻子，能说出想说的话，享有合理的自由吗？也许在太平洋的某个荒岛上……”

“不要幻想。即使在荒岛上，我们也无法逃避历史。有一天，也许正当你赤条条地躺在沙滩上津津有味地吃着摘来的香蕉，一个想参加‘核俱乐部’的国家却要在这个荒岛上试验一颗原子弹，使你粉身碎骨，飞上天去……”

“我从来没见过您如此悲观过。”

马丁·弗朗西斯科笑笑说：

“亲爱的，在这个世界上悲观主义者要比乐观主义者安全得多。要说他们不会及时行乐，这我同意。好啦，走吧！马蒂尔德和孩子们正在那个湖边等我呢！”

两人站起来，慢慢朝动物园那边走去。

“教授，如果可能的话，我想看看您在安塔列斯期间写的笔记。”

“只有等我死后五十年才能公开，”马丁·弗朗西斯科故作严肃地说，“不过说真的，这些日记写得很潦草，很肤浅，很不讲究。我之所以写这些日记，原因在于我是个失败的小说家。”

“那么，我更想看看这本日记了。”

“你不值得为它浪费时间。我向你保证，这些日记毫无惊人之处……”

马丁·弗朗西斯科·特拉教授在安塔列斯写的日记确实毫无惊人之处。但是，由于内中对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那次众说纷纭的“事件”所涉及的人和地方有所叙述和议论，所以在下面抄录的一些有关章节也许是有意义的。

70

安塔列斯，多么令人神往、令人迷惑不解的名字！既然当年耶稣教在本地盛极一时，为什么这个城市偏偏以星宿而不是以圣徒的名字命名呢？圣母院的老神父热隆西奥认为，名字的来源或许同这里曾有獾群在河边出没有关，而和天蝎星座中的南极星（安塔列斯）的名字一模一样，这只不过是巧合。对这种解释我难以苟同。以我之见，很可能是一百多年前一位通晓天文学的外国人到过这里或是在这里居住过。

我觉得自己似乎曾在这座城里住过，一切都很眼熟。我出生在里约帕托，在那里度过童年和部分少年时光。这两个边境地区有不少雷同之处，这也许就是觉得似曾相识的原因。

安塔列斯商会断言该市有两万居民，而热情的市长在这个数字上又增加了五千。我想这都是统计上的地区主义在作祟。安塔列斯的人口充其量不过一万五千人。有史以来它一直是个农牧性的城镇，出现工业还是不久以前的事。

我手指发痒，真想在《解剖》一书中加进一章《牛和机器》，讲一讲牧业和工业之间可能发生的摩擦。我眼前总是出现这样的镜头——牛在泛美冷冻厂的车间里游来荡去，看着自己的同类如何变成牛肉罐头和浓缩牛肉汤。也许这头会说话、能思维的牛和机器，和冷冻厂经理还有一段对话呢！我把这种想法告诉一位同事，他说：“这不是社会学，而是胡思乱想。”我相信他的话不无道理，但我还是想写这一章，必

须把调查报告写得生动些。我还想到工业发展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利益的冲突。中间党派在选民数字方面已经落后于工党了。

很奇怪，我心中早已僵死的小说家的灵感在安塔列斯复活了。我之所以至今还没有泡制出一篇小说来，原因在于作为一个酷爱这类作品的读者在众多的小说巨匠面前总感到自己的“低能”，不得不让心中的“小说家”重新沉睡下去。难道这是自卑和自傲在作祟吗？

年青时我曾写过短篇小说。现在重读一下这些作品，我认为世界上实在并未失去一名伟大的作家。但是，这座城市、这里的人和这里的生活节奏唤醒并煽起了我的创作激情。在大街上、电影院里、饭店和咖啡馆里，到处是可以作为小说主人公的模特儿：广场旁边有座两层小楼，它的外面是用瓷砖贴成的^①，楼上住着一位终日在钢琴上弹奏贝多芬和肖邦作品的怪人；给我理发的是一位矮个子西西里人，样子虽然丑陋，但为人却很和气，他的名字很怪，叫耶稣·华尔多·阿斯普罗蒙特^②；还有南里约格朗德州的前射击冠军，名叫埃贡·斯图姆的德国人后裔，据说此人有偏执狂，是“德国元首”一类的人物；另一位是该市的创建者，庞大的瓦卡利亚诺家族的首领、大名鼎鼎的提伯里奥（他父亲虽然为他取了个罗马帝王的名字，其实可能对古罗马历史一无所知）；还有坎博拉戈家族的女首领金苔丽娅老太太，等等。

① 巴西和葡萄牙均有用瓷砖贴建筑物外边墙壁的习惯。

② 阿斯普罗蒙特，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区的一座花岗石山。

这座城市本身就是“一位角色”。市容虽然不甚美观，但却带有某种古色古香的情调。在我看来，它的特点在于那些殖民时期的瓦屋顶，上面长满黄色或绿色的苔藓，乍看起来很象是抽象派画家的作品。另外，还有数不清的平顶房子（统计学家有理由对“数不清”这个词提出抗议，因为一切事物都是可数的）。这些平房的正面都用白灰粉刷，门窗则涂成灰色，年深日久，显得斑斑剥剥。大街小巷和人行道都用不规则的鹅卵石铺成，而且名字都颇有诗意（这里指的是古老的街道，因为新建的街道都用人名来命名），比如：灵性胡同、走私街、腌菜路、茶花路、茉莉广场，如此等等。

象所有的小城一样，安塔列斯也有自己的“商业大街”和“祖国志愿者大街”。全市有两个广场，其中一个位于城市的北端，象是前妻之女或从不出门的丑女人，“蓬头垢面”，无人过问，周围全是低矮的旧房，是蚂蚁、荨麻和毒蘑菇横行的世界。另一个广场——共和国广场——则是本市的宠儿，周围有人工湖，绿树环绕，繁花掩映，草坪象绿色的地毯，正中还有一个圆形舞台。共和国广场被看作是安塔列斯的前厅，它的周围全是柏油马路。本市最大的住宅和公共建筑物集中在这里。瓦卡利亚诺和坎博拉戈两家的公馆都是巨大的两层楼房，画栋雕梁，蔚为大观。共和国广场旁边还有圣母教堂，虽是不久前的建筑，但具有葡萄牙殖民时期典雅古朴的风格。广场四周，耸立着各具特色的市政府大楼、电影院和商业俱乐部，当地两家最大的商店中的一家也坐落在这里。

我们的摄影师常常在这儿溜达，拍摄街道和人物的即景

照片。我请他顺便拍些建筑物正面的彩色照片。由于莫名其妙的原因，我对那些美丽的瓷砖特别感兴趣。

71

刚刚踏上安塔列斯的土地，我们就面临着被卷入当地的争斗之中的危险。这里，任何事都分成对立的两派。足球爱好者要么是“边境”派，要么是“传教士派”，谁也无法超然物外。在社交生活方面，要么是“商业俱乐部”的成员，要么是“职员俱乐部”的会员。这里还有拉查罗大夫派和珉尔肯布克大夫派。多年来，这两位当地最有名的医生是不共戴天的死敌，各自有一批忠心耿耿的病客，组成两大阵营。可以说，一旦必要，他们的士兵就会披坚执锐，互相厮杀。

我结识了拉查罗大夫。他是一个矮小、秃顶的老头，仅有的疏疏落落的灰白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圆圆的脸上泛着红光，而且总是面带笑容。象人们常说的那样，这位和蔼可亲的人有一副热心肠。他的病人们崇拜他不单单因为相信他高超的医术，更主要的是受到他慈父般的庇护。有人对我说，拉查罗大夫的病人对他象对圣人一样崇拜他。他本人对头上这种圣光也洋洋自得。他是本市最大的一家医院——救世医院的所有者。在市政府的资助下，救世医院专门开辟了一个小小的穷人住院部。

至于“康复医院”的所有者——珉尔肯布克大夫，我只是远远地见过他一面。他走起路来昂首挺胸，颇有普鲁士退休军官的派头。他脖子上的肉打成了叠，夹鼻眼镜下有两只铁灰

色的眼睛，嘴角不时流露出既象轻蔑又象嘲弄的微笑。金苔丽娅太太是他的崇拜者，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她常说，除了上帝之外就是珐尔肯布克大夫了。但他的敌人对他的执照是否合法表示怀疑，在治疗某些精神病患者时使用催眠术更加深了人们对这位德国血统医生的疑忌。

在共和国广场圆形舞台附近摆摊的老摄影师雅洛斯拉夫，是个蛮新奇的人物。他看起来有六十五岁到七十岁的样子，中等身材，紫铜色的面皮，蓄着整齐的小胡子，两只眼睛炯炯有神，鼻子使人想起珍藏在卢佛尔博物馆^①的吉兰达伊奥名画中的老爷爷。他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五十年前移居巴西，在安塔列斯已经度过了二十五个春秋。他的相机是老掉牙的玩艺儿，是照相技术发明初期留下的古董。我发现雅洛斯拉夫对自己的职业无比自豪。有一次我正在和他攀谈，考察组的摄影师也在旁边。这位流动摄影师对我的同事身上挎的非常时髦的德国照相机毫无兴趣。

这位捷克老头是本市有名的“百鸟之王”。他去广场时，口袋里总是装满谷子和面包屑，撒在身旁，等着鸟雀来啄食。鸽子常常落在他的头上、肩上，从他那被酸碱浸蚀的手指缝里啄食米粒。雅洛斯拉夫开心地笑着，好象广场上的每一只鸟都是他的熟人、故交。

雅洛斯拉夫是位素食主义者，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我总觉得他的胡子上、头发上和使人联想到时间和空间的眼睛里有一种模模糊糊的绿色。他不善言谈，沉默寡言中有一种神奇

^① 卢佛尔博物馆，法国最大的博物馆，在巴黎，原为法皇的卢佛尔宫，一七九三年改为国立美术博物馆。

的魅力。他直言不讳地说，他痛恨意大利人，特别是对阿斯普罗蒙特恨之入骨。“为什么？”我问他。他说，“这些意大利蛮子喜欢吃鸟。阿斯普罗蒙特的鸟笼子里关着金丝雀、金翅雀和红嘴鸟。”流动摄影师把他那些长翅膀的朋友们指给我看。他有自己的鸟类学理论。我问他对安塔列斯有何看法，为什么在这里一住这么多年。他耸耸肩膀，喃喃说道：“有的船曾经在地球上所有的大海里航行过，但后来搁浅了，生锈了，只好停止行驶。你要照张相吗？”

我和我的摄影师靠在圆形舞台的栏杆上，雅洛斯拉夫调好光圈，对好焦距，脑袋钻进黑布罩下面，叫声“注意”，手按一下快门：“好！”五分钟后他把照片拿给我们。我刚要付钱，他使劲摇着头说：“不，本人奉送。”

我说：“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对安塔列斯的看法呢！”

流动摄影师沉思了一会儿，泛泛地回答道：“嗯，安塔列斯是一片再普通不过的沙滩，而搁浅在沙滩的船是不能有什么奢望的。”

握手告别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已经成了朋友。

72

市长威瓦尔迪诺·布拉泽奥少校邀请我到他家吃午饭。我刚一到（这是一个酷热的星期天），主人就兴致勃勃地宣布说：“今天我们吃地道的豆饭！”我的胃一下子哆嗦起来，勉强地“啊”了一声，算是表示赞同。

室内的陈设处处显出一个暴发户的庸俗气味，堪称安塔

列斯室内装饰的代表。我是唯一的客人，主人们的殷勤和照顾，使我惴惴不安。我热得浑身冒汗，市长脱去外衣，也请我把外衣脱掉。餐桌上摆着用鱼和土豆作的冷盘，上面有厚厚一层蛋黄酱，看样子足足用了一打鸡蛋。

女主人索朗雅是一位高大壮实的女人，头发显然刚刚烫过，脸上的脂粉太多了一点。女主人热情接待，对我十分客气。

不用我提醒，威瓦尔迪诺就自吹自擂起来。他出身帕索丰多一个农民家庭 排行第五。十八岁时，在阿雷格里港的州步兵旅里服过役。他运气不错，很快被提升为中士，随后又陆续被提升为三等军曹、二等军曹、一等军曹。后来，他修完所有的预科课程，考入了农艺兽医学院，并拿到了文凭。离开步兵旅之后，他曾在好多牧场工作过，积攒了一些钱，和一位穷人家的姑娘结了婚（索朗雅太太的父亲是州里派驻奥索里约的收税员，有八个孩子）。威瓦尔迪诺热心政治，在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一手培植下，终于被安塔列斯的社会民主党选为州议员。

“现在，朋友，你看得到，我有地位。当安塔列斯的市长可不算小啊……”

我点头同意。

鱼太咸，蛋黄酱里放的醋太多。苍蝇在盘子周围飞来飞去，时而落在我的脸上、手上。天气越来越热，一股股热风把全城吹得昏沉沉的。

“再喝一杯吧，博士，”女主人说，“这是智利酒，对吧，威威？”

我们碰碰杯，一饮而尽。

威瓦尔迪诺四十七、八岁年纪，中等身材，象常见的卡车司机那样壮实。他脸孔浑圆，两颊红润，皮肤白净，胡子棕色，头发稀疏，声音洪亮，两眼炯炯有神。人们告诉我说，他胆量过人，十分善于打哈哈——这一点我已经注意到了。他的笑声爽朗，从喉头发出来，带有小舌音，象瀑布的哗哗声，又象牲口颈上铜铃的叮当声，显出一种放荡不羁的作风。

市长夫人竭力表现出尽善尽美的家庭主妇的气度，不停地对身穿制服的混血女佣人发号施令。佣人端上了汤盆，索朗雅太太故作文雅地翘起小指，小心翼翼地揭开盖子，汤盆里立刻冒出热腾腾的气。黑色的汤上面漂着肥肉、灌肠、腌肉和别的什么东西。怎么办呢？如果吃了这种所谓豆饭，我起码得卧床两天。我鼓起勇气说：“索朗雅太太，请别介意。上帝给了我一副懒惰的肠胃。医生禁止我吃的食物中不幸就有豆饭，虽然我非常爱吃。”

“太遗憾了！”主人喊道，“不过，你少吃一点，尝尝味道，常言道食不厌精嘛！”

“我给你做一份牛排好吗，博士？”索朗雅太太问道，“老一点？嫩一点？还是不老不嫩？”

“不必麻烦了，”我赶忙说，“我用汤泡点饭就行了。”

不大一会儿，牛排端上来了。幸好市长不再注意我，他象一位连续不停地行驶了六小时、把装满木材的卡车丢在外面的司机那样，狼吞虎咽地吃着豆饭。

“要是威瓦尔迪诺早点告诉我您不吃豆饭的话，”索朗雅太太握着叉子，小拇指翘得高高的，埋怨说，“我就叫人给你做一盘豌豆或者苹果嫩鸡了。”

“啊！索朗雅太太，牛排做得好极了。重要的是您能作陪。”

“说起公司^①来，”市长胡子上汤水淋漓，兴致勃勃地说道，“市政府正在考虑和其中一家签订合同……”

于是，他开始滔滔不绝地描述改进市政建设的计划，但我一点也听不进去，因为头已经开始霍霍地疼起来，汗水象河水一样顺着前胸和脊背不停地流。

安塔列斯市长对自己的政府为人民做过的或是正在做的好事一件件地讲了至少半个小时。我终于明白了，此人试图对考察组组长施加影响，也许还争取充当考察组正在收集材料、准备撰写的小说的主角。

直到佣人端上甜食，威瓦尔迪诺市长才停住嘴。

“索朗雅是做甜食的能手。”他搓着手，两只小眼睛闪着象孩子一样贪馋的光。

“你不会连甜食也不吃吧？”市长喊道。

我吃了一点用蛋黄和椰子油作的蛋糕。吃完甜食，主人说：“现在请你去看一样东西。有人告诉过你我是一位兰花爱好者吗？”

我说没有。我们离开餐桌，少校拉着我的手来到屋后的花房。这是个以玻璃为墙的拱顶亭子，盆里、架子上，甚至屋顶上挂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兰花。威瓦尔迪诺俨然象一位神父走进了自己的教堂。这位大吃豆饭、胡子上还残留着蛋糕屑的人忽然摇身一变，成了一位护花使者，他如数家珍似

① 葡萄牙语中“陪同”还可解作“公司”，此处市长误把特拉教授讲的“作陪”理解为“公司”。

地向我介绍着那些稀有的兰花品种。他说话的声音很低，好象担心吵醒炎夏里午睡的花儿。“星期六下午和整个星期天，我都是在这儿度过的。嫁接，杂交，挺有意思。我急不可待地想看到结果，看到每朵花开放时的‘面孔’。你瞧这一株。这是非常名贵的品种。你知道从那儿弄来的吗？从印度！对，一点儿也不错，从印度！为这个花房，我花了不少钱。索朗雅有时问，我从这些兰花身上得到些什么好处。我说好处就是它们使我感到愉快。有人喜欢写诗，有人喜欢作画，有人喜欢谱曲，而我则喜欢收集兰花，拿它们散心，把各种兰花进行杂交……”

我惊讶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教授，我的梦想是有朝一日能到哥伦比亚和喜马拉雅山去看看，那是世界上兰花品种最多的地方。”这时，他突然问我：“里宾多教授告诉我说，兰花这个词来自希腊文，原义是睾丸，是真的吗？”我回答说，是真的。威瓦尔迪诺叫道：“真是荒唐！如此高洁的花却起这么个名字！”

兰花学者把我引到另一片兰花前，说：“这些都是巴西兰花。那一株是卡特来兰，那一株是列利亚兰。这一株，不，这一株，对！是这一株，它是巴萨沃拉，俗名叫耗子尾巴。这一株叫犰狳尾，学名叫杓兰。啊，你瞧那边那一株多美啊！学名叫单叶沼兰。不过，我喜欢它的俗名：金雨兰。特拉，我的朋友，这个花房是我的命根子。我无儿无女。作为补偿，我就让这些兰花生儿育女，为它们撮合，让它们婚配。你现在看到的这些花，我就是它们的爷爷或外公呢！”

73

我和希斯多一起参观了《真报》的编辑部和印刷厂。社长是个奇特的人。他好象是一种流质，随着所在的容器的形状而改变自己的形状，或者说，随着说话的另一方或所侍奉的主人而变化。他已到中年，高个儿，皮肤褐色，秃顶。他在该城荣膺的绰号是“毛毛虫卢卡斯”，因为据说毛毛虫可以在刀刃上爬来爬去，既不会划破身体，也不会掉下来。卢卡斯·法伊亚多年来一直在安塔列斯的政治刀刃上和无数的斗争中安然无恙地缓缓爬行。“一条小爬虫”，他的敌人这样形容他。“一位和事老。”他的朋友纠正说。“一个下流坯！”鞋匠巴塞罗纳的评语象他的鞋锥子一样尖锐。

卢卡斯热情洋溢地接待我们，盛赞我们的考察组和它所进行的“流芳百世的工作”。

他带领我们参观了新的排版机和平版印刷机，并向我介绍了他的“左膀”和“右臂”。“右臂”费雷拉是一位“全才”，身兼数职——秘书长、编辑、校对，必要时兼作装订工。他患有哮喘病，身体瘦弱，脸色苍白，工资低得可怜。

卢卡斯的“左膀”是报社的“王子”。这位名叫维多利奥·纳塔尔的青年专门采访社会新闻，是全市阿谀奉承的对象。他写的“逸闻趣事”专栏拥有众多的读者，颇受称赞。当地经常出入社交界的女人们，常对这位记者慷慨地馈赠许多

礼物——领带、法国香水、衣袖上的钮扣、点心、衬衫、裤子、皮鞋……应有尽有。他是编辑部接电话最多的人，几乎终日不断。“喂，维多利奥吗？你知道我们这个月要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买东西吗？对，如果你想发一条短消息……”“我昨天从里约热内卢回来，买了两套最时髦的迪纳牌服装。”“明天晚上我们为库维亚大使举行家宴，你认识他吗？八点半等你光临，穿深色便装。”

维多利奥是个聪明狡黠的人。他的举止很象女人，牛仔裤把他那圆圆的、不安静的臀部箍得紧紧的。

我问他对安塔列斯有何看法，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老兄，这里是地地道道的乡下，人们是懵然无知的芸芸众生。有些小伙子在阿雷格里港和圣保罗读书，喝威士忌，自称读过普鲁士特^①和卡芙卡^②的作品，有英国车和德国车，有时还到布宜诺斯艾利斯逛逛。其余的人嘛，都是从事牧业的。”

这位社会新闻记者脖子上挂着镀金项链，项链上挂着用金属作的自己的星相——蝎子。他发现我注意到这一点，就拿起项链说：

“这是我的标志。我的专栏用的笔名是蝎子，人们都说我有毒。”

希斯多笑着揶揄说：“你知道蝎子的毒液储藏在那儿吗？”

记者的回答说：“在尾巴上。你象我一样明白，因为你也是一只蝎子。”

“不过是只公蝎子。”我的朋友回答说。

① 普鲁士特（1871—1922年），法国小说家。

② 卡芙卡（1883—1924年），奥地利作家。

维多利亚发出一阵音乐般的笑声：“不一定，亲爱的，不一定。好运气并非总是一成不变的。”

费雷拉望了一眼记者，那微微斜视的眼睛里流露出憎恨的感情。

当我们走出编辑部时，“蝎子”突然拉住我的手说：

“你瞧那个女人……”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看到一位妖艳的女人正从汽车里出来。这女人肌如凝脂，头发乌黑，眼睛碧蓝，她从我眼前走过。

“多标致的娘儿们！”希斯多轻声叫道。

我们四个人木然地站在那儿，望着这位棕色皮肤的美人儿扭动着屁股慢慢离去。我敢打赌，她一定意识到我们在看她。

“她是谁？”我问。

“蝎子”说：“这个混血儿不大相信我，她从不读我的专栏，也不懂葡萄牙语。”

“她到底是谁？”

“是个海地人，名叫多米尼克，法一巴毛纺厂经理杜波列西斯的老婆。”

我想起十八世纪法国作家梅里写的一篇研究在海地的欧洲人和黑人混血历史的文章。这位女人就是梅里称之为有着八分之一黑人血统的桑莫莱人。

社会新闻记者问我：“你知道吗？有一回这位婆娘说想看看安塔列斯的祭神会。她丈夫虽然竭力反对，但她还是去了。在歌声和扭摆舞的刺激下，杜波列西斯夫人脱掉了鞋子，披头散发地加入到跳舞的人群中。哎呀，出尽了洋相：

神灵附在海地女人身上，她大喊大叫，狂蹦乱跳，并且开始脱衣服……要不是丈夫及时跑上去把这个宝贝给拖走，她真的会在众目睽睽之下脱个精光。从那以后，‘上流社会’就没人再理睬这个娘儿。”

“你在专栏里报道了这件事吗？”希斯多问。

“我本来要报道，但社长没有允许。”

卢卡斯自言自语地说：“是啊，那我就会丢掉法一巴毛纺厂的广告生意。”

74

我昨天才发现，原来我早已认识住在共和国广场旁边那栋瓷砖贴墙的两层小楼上的人——麦南德罗·欧林达“大师”。多年前，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常常走访精神病院，并且同那里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过从密切。记得有一天，这位心理学家指给我看一位正在独自散步的怪人，他一边在医院的花园里溜达，一边自言自语，两只长长的手好象在一架看不见的钢琴上弹着什么。医生对我讲述了这位病人的情况，并一再要求我绝对保密。他不愿透露病人的姓名，但是后来我还是发现了这个秘密。

如果将来有人撰写阿雷格里港圣彼得剧院的历史，一定会把钢琴家麦南德罗·欧林达的首场演出作为该剧院最富于戏剧性的插曲写进去。现在，我把在安塔列斯听到的有关这位离群索居者的故事追记下来。欧林达教授的楼下是“美丽的西西里”理发馆，它的老板阿斯普罗蒙特对欧林达了如指掌，从

头到尾讲了一遍欧林达的经历。对安塔列斯古往今来的秘史无所不知的鞋匠巴塞罗纳则向我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补充材料。我用想象之线把这些细节贯穿起来，当然这种想象是极有限度的。

欧林达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母结婚多年之后才有了这么一个独生儿子。他父亲靠庄园的收入生活，母亲是个公立学校教师。父亲性格和善、少言寡语；母亲教子严厉，笃信宗教。老两口把儿子看成心肝宝贝，十分钟爱。

从六岁开始，麦南德罗就显示出钢琴家的惊人天赋。刚满八岁，当地的一位音乐教师认为他才能出众，开始教他弹钢琴。十四岁的时候，音乐教师劝欧林达夫妇把儿子送到阿雷格里港去学习。于是，夫妇搬到州府，把儿子送进音乐学院。有一天，音乐学院院长告诉他们，最好把他送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位音乐大师那儿深造。麦南德罗的父亲卖掉庄园，凑齐了路费和在国外期间需要的费用，一家三口到了阿根廷首都，在那儿度过了五个年头。

麦南德罗年满二十三岁的时候，准备在阿雷格里港的圣彼得剧院首次登台演出。演奏古典音乐是他的特长，贝多芬是他最喜欢的音乐家，《热情奏鸣曲》是他飞黄腾达的坐骑。整整一年时间，他都关在房间里，反复研究节目的安排。母亲坐在钢琴旁边的椅子上，象一只忠实的狗一样陪伴着他。当他累得想停下来时，她总是说：“来，再弹一遍，南迪尼奥^①！”

小伙子没有朋友。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他常常一个人在

^① 南迪尼奥，麦南德罗的爱称。

广场上徘徊踟蹰，自言自语。第二天早上六点钟，母亲照例把他喊醒，端上咖啡，然后说：“开始练琴吧！”

他的邻居们习惯于每天清晨听着肖邦的练习曲或是贝多芬《热情奏鸣曲》头几个美妙的乐句起床。理发师阿斯普罗蒙特耳朵很灵，他已记熟了——甚至能够用嘴吹奏——由肖邦的练习曲、序曲、小夜曲，以及舒伯特和舒曼的奏鸣曲和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组成的内容丰富的节目中的一些词句。麦南德罗对采访他的《真报》记者透露了自己的计划：一九三五年九月，在纪念“叫化子”战争一百周年的时候，他将在圣彼得剧院举行首场公演，以表示对这座古老的剧院、对南里约格朗德州首府和本多·贡萨尔维斯将军的敬意。他母亲告诉过他，麦南德罗家和这位将军还是远房亲戚呢。以后呢？以后嘛……他将到里约热内卢、蒙德维的亚、布宜诺斯艾利斯演出。那时节，他会遐迩闻名，举世皆知了。他的伟大目标是远征欧洲各大城市：巴黎、罗马、维也纳、伦敦、阿姆斯特丹……

阿雷格里港的新闻界开始对这位“南里约格朗德初露锋芒的天才音乐家”大书特书，一家报纸称他为“年轻的巴德瑞夫斯基^①”，另一家报纸则称他为“再世的布拉劳夫斯基^②”。麦南德罗曾为一位艺术评论家单独演奏过《热情奏鸣曲》。这位评论家宣称，他演奏得如同贝多芬本人一样完美无缺。

首场演出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圣彼得剧院里座无虚席，

① 巴德瑞夫斯基（1860—1941年），波兰钢琴演奏家、音乐家，作品有《克拉可幻想曲》、《旅人之歌》等。

② 布拉劳夫斯基，俄国钢琴演奏家，擅长演奏肖邦的作品。

过道上不得不临时增加座位。包厢里是弗劳勒斯·库尼亚将军和州政府的官员们。艺术家第一次穿上阿雷格里港最好的裁缝作的燕尾服，心慌意乱地走上舞台。冷汗浸湿了他冰凉的双手，并且顺着面颊、脊背直往下流淌。大厅里顿时掌声雷动。他坐到钢琴前，调整一下凳子，用手帕擦擦手上的汗，闭上眼睛，静等掌声平息下来和迟到的听众坐好。当他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母亲坐在后台不远的一把椅子上，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象小时候整个下午表情严肃地坐在他身边强迫他在钢琴前练习音阶一样。

麦南德罗突然觉得脑子里一无所有，仿佛一生中从来没有演奏过节目表上的第一首作品——肖邦的练习曲。他变成了一个十三岁的少年，正关在自己房间里打算手淫自娱，听到走廊上的脚步声吓得浑身打颤，赶紧跑过去看看门是否已经插好。

演奏开始了。但是，由于极度紧张，远没有表现出往日的精湛技艺。当弹完最后一个音符时，掌声稀稀落落，似有若无。麦南德罗望望母亲，她好象在说：“重新练音阶，南迪尼奥！弹完后再去玩洋娃娃。弹音阶！不！从头开始！对！”

第二首是舒曼的曲子，演奏得比第一首稍好，但掌声仍然零零落落。麦南德罗心慌意乱，喉头一阵痉挛。他的手、手指和手腕为什么不灵活？上半场结束时，他已经失去了往常的庄重，匆匆忙忙逃离舞台。医生到后台找到他，让他服了一片镇静药。麦南德罗完全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妈妈打开了他的房门，说：“走吧，南迪尼奥，该作弥撒了。”他们穿过广场。父亲弓着背，步履蹒跚地跟在后面。妈妈问他：“昨天你向神父忏悔了自己的罪过吗？”“忏悔过了，妈妈。”“所有的罪

过都讲了？”他觉得自己的脸一直红到耳根，无数蚂蚁在身上到处乱爬。“不忏悔就参加圣餐仪式的人是要进地狱的，孩子！”

现在，麦南德罗决定取消下半场演出。“让听众退票吧！随便你们怎么办都行，我决计不演了！”剧院经理说这不可能，只要演下去，一切都会好的。钢琴家哆哆嗦嗦地站起来又朝舞台走去。欢迎他的是稀稀落落的掌声。他再次坐到钢琴前面，母亲仍然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朝他点点头，竭力鼓励他。

第一个节目是舒伯特一首欢畅明快的小奏鸣曲，他演奏得还不错，这使他多少增添了一点勇气。下面就要演奏《热情奏鸣曲》了！麦南德罗抬头望望舞台下面，突然感到一阵晕眩。

听众们不耐烦了。麦南德罗开始演奏《热情奏鸣曲》，但是手麻木了，手指不听使唤。他猛地站起来，碰倒了凳子，几乎是跑着离开了舞台。他在后台失声痛哭，嘴里还悲悲切切地说些莫名其妙的话。两天之后，医生劝告欧林达夫妇把儿子送进一所精神病疗养院，没想到在那里一呆就是三年。这期间，母亲去世了，父亲仍然住在阿雷格里港，每星期都去探望他。他们时常坐在花园的长凳上聊天，谈论安塔列斯家中的花草树木。麦南德罗从来没有问到过母亲，也不知道她已经离开人世。

医生同意他出院以后，他在父亲的陪同下回到了安塔列斯。他没有勇气再打开房间里的钢琴。城里人谁也不再对他提起那次音乐会，也绝口不谈他曾在精神病院住过三年的事。

父亲于一九四三年逝世，好歹给麦南德罗留下了房子，使他得以以教钢琴和出租房子的底层维持生活。他成了本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但他从来没有忘记首场演出的奇耻大辱，继续勤学苦练，准备再次登台。

麦南德罗深居简出、沉默寡言，不过，有时候也会侃侃而谈。他逢人便讲自己的计划，说是要“重返世界舞台，为安塔列斯和巴西争光”。有的人耐着性子听完这些唠叨，对他还颇为客气，但大多数人都设法避开他，不少人对他尽情嘲弄、奚落。直到今天，钢琴家还象往常一样每天下午独自到广场上散步，看看鸟儿，赏赏花，和摄影师交谈两句，接着走进教堂，跪下祈祷一阵，最后返回家里。

75

是彼得一保罗神父带我来到麦南德罗·欧林达的住处的。当神父告诉音乐家说我想亲眼见见他的时候，这位可怜的人顿时受宠若惊。我们登上破旧狭窄、散发着霉味的楼梯，楼梯上的木板不断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

教授在门口迎接我们，象老朋友一样拥抱我。可是，我刚伸出手，他就连连摇头说：“对不起，我不习惯和人握手。我要爱惜它们。手是我的财富，我还要用它们征服世界。”他再次用胳膊紧紧拥抱我，两只手却不触碰我的身体。“请进，请坐，你象到了自己家里一样。很抱歉，屋里太乱了，简直象流放者的陋室。”

奇怪，我好象来过这里。是在那出戏里或是那部小说里

见过这么一间屋子呢？陈旧的地板和家具发出阵阵霉味，波斯式的地毯千疮百孔，满是灰尘，家具破烂不堪，屋角摆着一架大钢琴，墙上挂着死去的双亲的画像，根据阿雷格里港教堂前面广场上费尔南多·科洛纳的雕塑复制的贝多芬的石膏像放在房子中间。家具上落满厚厚的一层灰尘，墙角处摆着琴谱，法国“新艺术”式书架上乱七八糟地堆放着书籍。无背长沙发上铺着丝绒布，破旧的椅子上也铺着金色的绒布，由于年深月久，早已油光可鉴，满是纹缕。

“请您来看看阳台外面的景色。”音乐家对我说。我走近他身边，忽然一股汗臭扑鼻而来。这位瘦高身材、长脸、额头宽阔、皮肤白皙的人也许许久没洗澡了。他鬓角很高，头发灰蓬蓬的象一团乱麻。

从阳台上望去，共和国广场历历在目。广场周围的木棉树上繁花似锦，透过浓密的树枝可以看到教堂的塔尖。马路上人来人往，几对情侣搂抱着坐在广场周围的长凳上，流动摄影师站在圆形舞台旁边。

我回到室内，音乐家两眼直盯盯地望着我，好象在分析我到底是个什么人。

“这么说，你和你的学生正在研究我们的城市和它的人民，对吗？很好，很好！我崇尚文化，不过，没有艺术之王——音乐的地方是不会有文化的。”

“在适当的时机我们还会来登门求教的，今天只不过是礼节性的拜访。”

“不胜感谢，不胜感谢。很少有人光临敝舍。此地人都回避我。我们的朋友彼得—保罗神父（他把手轻轻地放在工人区神父的肩上）是为数不多的肯对我表示耐心的人。”

“噢，为什么说是耐心呢？我是您的朋友。”神父嗔怪说。

“我还没有神经错乱到看不出安塔列斯人把我当成一个……一个神经错乱的人。我从人们的眼光中和讲话的态度上看到了这一点。我的听觉非常敏锐，人们从我旁边走过时的耳语都能听到。他们挖苦我，拿我当笑料。”

我和保罗神父静静地坐在那儿，教授把两手伸进上衣口袋里，在我们面前不停地大步走来走去。

“我在这儿只有和贝多芬交谈。这种谈话从很久以前，也就是说从我少年时代就开始了。贝多芬也是个孤独的人。有人说他很难交往，可我觉得他并不是难以交往的人。你说呢，神父？我读过所有关于这位音乐大师的书，对他的生平比对我自己还要熟悉。博士先生，你也许不会相信，当我看到一篇传记中说他发觉自己耳聋的时候，我的耳朵居然也聋了一个月，不得不去请教一位医学专家，因为我的耳朵完全聋了，一点也听不见自己弹琴的声音。你们相信吗？”

他望着我：“你自然知道我的悲剧……”

我无言以对。麦南德罗·欧林达继续说道：“我第一次举行音乐会时精神过度紧张，两只手突然不听使唤了。这纯粹是心理作用。医生说，这是由于童年时受过创伤的原因。这并非偶然。重要的是我在准备重返舞台，懂吗？”

彼得—保罗神父和我偷偷交换了一下眼色，我问道：

“你打算什么时候再举行音乐会呢？”

“最迟在明年。我已是五十来岁的人了。当然，和鲁宾斯坦^①相比，我还算不上老。现在我每天练习十个小时，

^① 鲁宾斯坦，波兰钢琴演奏家，以演奏布拉姆斯及肖邦的作品见长。

《热情奏鸣曲》是必修课，是我生命的激情所在。我要在摔倒的舞台上重新站起来，靠《热情奏鸣曲》重新站起来。我多次给圣彼得剧院经理写信，请他为我再次演奏定下日期，但迄今没有回音。我也曾给艺术学院院长写过信，谁也不理睬我。在这个国家里谁也不写信，然而人人对邮局都满腹牢骚。我要改变一下演出节目单，加进某些我国音乐家的作品，比如维拉—罗勃斯^①的作品。但音乐会的重点节目仍然是《热情奏鸣曲》，这关系到我的自尊心，也是我偏爱奏鸣曲的原因。”

室内静悄悄的。这位可怜的人的遭遇使我感到压抑，怜悯之情油然而生。直到此刻我才注意到他那双手。人人都有一双手，可是麦南德罗·欧林达那双手似乎游离于身体之外。他“端着”这双手，就象睡觉前把首饰放进盒子里时一样小心翼翼。

“如果不能重返舞台，”他语带艰涩地说，“我的生命也就完结了，活下去再没有任何意义。博士，安塔列斯是一个没有灵魂、没有音乐的城市，没有人喜爱美好的音乐。请把这一点写进你的研究报告里吧。”

他沉默了一会，望着自己的手，轻声说道：“我要给它们提供恢复名誉的机会。”

彼得—保罗神父说：“对拿破仑·波拿巴来说，音乐和噪音毫无区别。”

“你们看，这恰恰证明了我一贯的理论。不喜欢音乐

^① 维拉—罗勃斯（1887—1959年），巴西作曲家，作品有《巴西山岭》，交响诗《亚马逊人》等。

的人就不会有好心肠。拿破仑不喜欢音乐……他是一个偏执狂、刽子手。”

由于我好奇地望着墙上的画像，麦南德罗拿出一本绒面烫银的相簿，让我看看他父母的照片。

“这是我母亲出嫁之前的照片……”

我慢慢地翻着相簿，厚厚的硬纸上贴着发黄的照片。

“这是我父亲，旁边是我母亲，他们那时刚结婚不久。这一张是她怀孕期间照的。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在这些照片上，我母亲的眼睛都被捅了窟窿，这需要解释一下。这是我十三岁时恶作剧的结果，我拿一个钉子……好了，不谈这些了。她是个挺漂亮的女人，不是吗？”

76

我参观教堂，本来希望看看圣像或耶稣教全盛时期遗留下来的其他雕塑，但却一无所获。据说，这些东西不是被卖掉就是被盗走了，实在可惜！

神父从教堂里看到我，慌忙走出来把我领到他的住处，并向我炫耀一下他在厚纸上用钢笔写的《史学论丛》。他念了几段南里约格朗德州历史人物的评传，写得平淡无奇，索然无味。

神父陪我走出教堂，来到广场中央。他是一位七十多岁的长者。那苍白的面容，瘦削的身子，浑浊无光的眼睛，佝偻的脊背，蹒跚的步履，使他显得更加老态龙钟。他倚着我的胳膊，询问我取得过哪些学位，打听考察组的工作，而且

说很想知道我们此行的“真正目的”。

我们谈到天主教的现状、现代世界的弊病和种种罪恶。热隆西奥神父说他崇敬约翰二十三世^①——一个真正的圣人。但是，他认为（“上帝宽恕我！”）在这位圣者任教皇期间，宗教改革太过火了。

“我亲爱的教授，”神父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教会不用拉丁语，废除传统的礼仪，加进这些新规矩，神父不穿教服，演奏亵渎神圣的音乐。不，这不是基督的宗教。我们终将堕落成寡廉鲜耻的新教。太可悲了！彼得—保罗（你认识他，我看到你们常在一起）就是这样一位年轻的神职人员。象老百姓说的，他是一位‘激进分子’。他竟然允许一些时髦放荡的、怪里怪气的青年在他举行的弥撒中演奏爵士音乐。哎，这些时髦玩艺儿会把我们引到哪儿去呢？我们两人在这儿私下说（我相信你不会乱说），彼得—保罗神父对政治过分热心了。他竟然读过马克思和列宁的书，还读过共产党的无神论著作。我承认他是个好青年，一心一意为自己的教区服务，受到工人们的爱戴。这些我都不否认。可是，我觉得他太热衷于改革宗教了。博士，请你告诉我，难道他和具有同样想法的人是对的，而我真的老朽了，错了吗？我不懂，真的不懂。”

我们谈到“世风日下”的问题。我说考察组也在研究安塔列斯的这一现象。

“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神父喃喃地说，“事情从索

^① 约翰二十三世（1881—1963年），意大利人，曾任罗马教皇派驻巴黎的圣使，威尼斯大主教，1958—1963年任罗马教皇。

多姆^①和贡莫拉^②已经开始了。不！还可以追溯到更远。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魔鬼和罪恶。我认为，历史上的某个时期，比如说中世纪，人们对自己的灵魂的归宿还比较关心，对造物主也比较敬畏。”

“那么，你是否认为安塔列斯的社会风气比别的地方还要糟糕？”我问道。

“不，恰恰相反。它比许多地方都要好。我出生在圣博尔雅，担任圣职以后，主教就派我到此地。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曾在别处任职，到过平原，也去过山区，最后还是回到了这儿。”

我们来到广场中央的圆形舞台旁边，老人指着东方日出的方向说：“教授，我下一个任职的教区在那个小山的顶上。我的遗体要在那儿安息。我的灵魂将开始它真正的生命。”他用怀疑的眼光望着我说：“看起来你不象个信徒……”

“是的，我不信教，神父。”

他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有气无力地说道：“我要为你祈祷，先生。希望你在著作中对安塔列斯人慈悲为怀。世界上没有完人。”

他长久地握着我的手，然后转身朝教堂走去。

77

我又结识了一位“人物”——国立学校校长里宾多·欧里

①② 索多姆、贡莫拉：圣经上讲的罪恶之都。

瓦维斯教授。他被认为是一位出色的希腊文权威、拉丁语专家、数学家和哲学家，总之，是当地最伟大的学者。里宾多教授五十来岁，高个儿，瘦骨嶙峋，样子象既不留胡须，也不蓄唇髭的唐·吉河德。凸出的肚子和瘦削的身材极不相称。从昨天在他家的一席谈话和别人对他的评论看，他是一个说谎吹牛成癖的人。他把自己在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作用吹得神乎其神。他声称和让·保尔^①有通信联系，并且一再强调，尽管他们在政治和哲学方面有分歧，“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和互相尊敬。”还说他同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常有书信来往。法兰西斯·莫里亚克^②是他的至交，每次来信开头都写上“我非常尊敬的朋友里宾多”。要是有人想看看这些信件，欧里瓦维斯教授就说这些信件保存在一家银行的保险柜里或是在阿雷格里港一位缮裱匠手里，因为他要把这些信装订成册，再加上烫金牛皮封面。

教授至今还孑然一身，住在使命街的一幢小房子里。有人怀疑他是否有性生理变异。

昨天下午我去拜访他时，他把自己的书拿给我看，并大讲了一通自己的“哲学”。如果说有“新鸡尾酒^③主义”的话，他的哲学就是新实证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奇妙的混合物。

他对我说：“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有一二十名年轻人围在我

① 让·保尔，法国哲学家、作家，作品有《自由之路》等。

② 法兰西斯·莫里亚克（1885—1970年），法国作家、法兰西文学院士，1952年曾获诺贝尔文学奖，著名小说有《血与肉》等。

③ 鸡尾酒，威士忌、白兰地等加白糖、苦酒、香料、冰块配成的混合酒。

脚下。他们都是我的学生，请求我给予文化方面的指导或是向我诉说隐衷。我借书给他们，帮他们出主意……我喜欢生活在青年中间。他们都是泥土，经过适当加工，可以变成各种精美的器皿。”

“教授，你知道我们正在安塔列斯作社会、政治、经济调查吗？”

“知道。但是，请恕我直言，我不大相信这种调查，也不相信经济统计之类的东西。”

“我尊重你的意见。但我还是请你填写一张调查表。”

“可以，这不费什么事。不过，我不是任何集团的代表性人物。在这儿，我被当作一个……该怎么说呢？一个不同凡响的、孤僻的、具有独立思想的人。”

“我同意，”我说，“我看了你这些藏书的书名，对你读这些五花八门的书感到惊奇。在书架上甚至还有神秘主义、犹太神秘哲学、佛教和招魂论方面的著作。”

他咧着嘴得意地微笑着，说：“一般人把我称之为‘杂家’。告诉你一件非常机密的事，我对美国人说的‘超感觉知觉’进行了实验。”

“结果满意吗？”

“妙极了！”

“发表过这方面的专著没有？”

“没有，亲爱的。很少有人知道我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在这个地方，一切超出天主教或新教的东西都不分青红皂白地被看作是招魂术或巫术。我担心他们会把我当成巫师，这对一位国立学校校长来说是个再坏不过的名字。关于‘超感觉知觉’，我已写完一本书，专等有人出版。你知道，巴西与

欧洲不同，没有象样的出版社。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有的不过是个书商，他们的惟一目的是赚钱，无助于文化的发展。我抽屉里还放有几本尚未发表的著作，一本是研究苏格拉底^①的，另一本是研究希腊黄金时代的，还有一篇关于柏拉图^②的论文。说起出版商来，巴黎卡里马德出版社来信说想看看那篇关于柏拉图的论文原稿。亲爱的特拉教授，我年轻的时候曾读过马赛尔·蒲鲁斯特^③的全集。有一次，我用法文给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不久就收到了他十分客气的回信。能收到《寻求逝去的时光》作者的亲笔信，真是太荣幸了。”

我心中暗暗计算了一下，发现里宾多的这些话实在是弥天大谎。他说今年不过五十来岁，看上去也大致如此，而蒲鲁斯特死于一九二二年，那么里宾多读他崇拜的蒲鲁斯特的作品并给他写信的时候是多大呢？九岁！

今天上午，我们考察组的一位成员去见里宾多教授，正巧碰到他在“打坐”。一位大眼睛、说话走路象女人一样的混血儿把我的学生引到通向后院的一间屋子里。

“小伙子，别出声，主人正在打坐呢！”混血儿说。

里宾多象东方人那样盘膝坐在地上，两臂交叉放在胸前，目不转睛地望着棵桃树。我的学生耐心地等了差不多十分钟，忍不住轻轻咳嗽了一声。里宾多哆嗦了一下，好

① 苏格拉底（公元前463—399年），古希腊大哲学家。

② 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年），古希腊客观主义哲学家。

③ 马赛尔·蒲鲁斯特（1871—1922年），法国小说家，作品有《寻求逝去的时光》。

象刚从佛教的坐禅中醒来。“啊！”他猛然转向门边，站起来，走上前去同客人握手。他身上裹着白色的线毯，很可能是条床单，里面什么衣服也没有穿。他把客人引到房间，解释说：“我正在努力和桃树合而为一，深入到桃树之中，幻化成桃树，和它溶为一体。”

“真有意思。你达到这种境界了吗？”

“差一点，已进入最后阶段了。你的咳嗽声把我唤回‘尘世’中来了。”

“非常抱歉，教授。”

“没关系。喂，马奈！请给我们拿点冰镇柠檬水来！你要啤酒？咖啡？不要？我说过，通过佛教的方法，人是可以和无生命的东西合而为一的。很多人不相信这一点。朋友，你相信吗？”

“噢，教授，一切都是可能的。”

“我和一位日本有名的佛学家常有书信来往。”

“你懂日文？”

“懂一点。有时我们用法语或英语通信。”他哈哈一笑，接着说道，“这位日本人说，能和巴西边疆一座以星星命名的城市的人通信，感到不胜荣幸。”

他拿起调查表，看看上面的问题，不时发出一声“嗯，”撇着嘴微笑说：“亲爱的，这个宗教方面的问题是不能简单地用‘是’或‘不是’来回答的，也不能用符号表示。我准备写一篇长篇论文，不，写一本书，阐述我的宗教观。首先对一些用词给以确切的定义，然后深入探讨人们的宗教感情。我是个折衷主义者，认为在一切问题上都没有绝对的是或非，性生活也是一样。作为一个聪明的青年，你一定读过有关雄性

激素的文章。你从来没有读过柏拉图的著作？没有读过他的《斐多篇》^①？纪德的《窄门》^②也没有读过？”

这时，他突然坐到调查者的身旁。我的学生想起了这位国立学校校长的种种传说，觉得最好还是告辞为妙。他看看表说：

“好吧，里宾多教授。我还有个约会……你是个忙人，也许还要继续打坐。我把调查表留下，有时间请填写一下。”

说完，就匆匆告辞了。

78

金苔丽娅·坎博拉戈太太邀我到她家喝茶。她是本城一位伟大的女性，今年七十来岁，矮胖，皮肤微黑，远看有点象维多利亚女王。扁平的小脸上翘着一个小鼻子，酷似小哈叭狗的尊容。她的性格也象这种小动物一样易怒好斗。金达太太——熟人都这样称呼她——开始讲话了。她的声音庄重威严而又圆润悦耳，有时候还颇有魅力。我似乎觉得面前坐的是我的一位大婶，她住在里约帕托，每隔两三年我就去探望一次。

金苔丽娅太太头脑清晰，消息灵通，对州内、国内以至

① 斐多篇，柏拉图青年时期的著作。

② 纪德（1869—1951年），法国作家，《窄门》是他的主要著作之一，另外还有《田园交响曲》、《伪币制造者》等，为不道德行为辩护，1947年获诺贝尔奖金。

国际上的政治形势了如指掌。她无限钦佩约翰·肯尼迪总统，把他亲笔签名的照片镶在银制镜框里，放在离我两步远的大钢琴上。

“我喜欢这孩子，”金达太太说，“他好象是我的儿子，是我的女婿也好！”

人们告诉我，这位太太一生养了四个女儿，却没有儿子。她讨厌女婿们，虽然她要求他们统统住在这所大宅院里。坎博拉戈家族的女首领在家里是绝对权威。当佣人端上茶点时，她得意扬扬地说：“外孙们使我宽慰，我有十五个外孙。”我不禁暗暗吃惊，心想十五个不同年龄的孩子下雨的时候在院子里呼三吆四，跑来跑去，该是个什么景象呢？

“现在他们都在乡下消夏。请吃点心，我劝你尝尝这奶油蛋糕。爱吃吗？喜欢吃就吃，这是我家祖传的做法。”

十三岁那年暑假，我头一次独自一人坐火车旅行，从里约帕托到圣菲去看望特拉家族的亲人，心里颇为得意。现在，马丽亚·瓦莱丽娅婶婶的影子浮现在我的面前。这个瘦小的、声音沙哑的、眼睛象黑玉一样的影子藏在我身体的什么地方呢？这些蒙上岁月灰尘的影子在我记忆的哪个角落贮存着呢？我细细品尝着金达太太的蛋糕，特拉家两层小楼的影子不断在我的眼前闪现。从厨房里飘出的炸食品的阵阵香味；还有漂亮而忧郁的希尔薇亚——我记不起她同我们家的什么人结婚了；古老的房子里散发着霉味。有人曾对我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个刚出世的婴儿的尸体就埋在那栋小楼的地下室里，因为当时正值一八九三年的革命时期，城市被联邦主义分子包围了。马丽亚·瓦莱丽娅太太那时也对我说：“再吃一块奶油蛋糕，你要再长胖几公斤才好！”每当

我想家的时候，就一个人躲到阁楼上。有一天早上，印第安小姑娘上楼打扫，我还故意躲在那儿吓唬她。

我似乎觉得这些人、他们的声音、那所小楼里特有的气味，都一下子涌到了脑海里。

金达太太谈起“我们这个时代的各种荒诞不经的事”。她对现代种种放荡不规的行为感到反感和耻辱：青年人无法无天，杂志上、书籍中、电影里、剧院里，色情泛滥……

“听说您很爱看书。”我说。

“非常爱看。如果我说我一生中读过的最好的小说是勃朗特①的《简·爱》，请你不要见笑。你看过吗？太美了。这本书我看了差不多二十遍。我也如饥似渴地阅读司格特②和亚历山大·仲马③的作品。可是，左拉④和福楼拜⑤的作品我受不了。不过，我喜欢托尔斯泰⑥。啊！我也读现代作家的作品，自然，有外国的，也有本国的。”

“你读过若热·亚马多⑦的作品吗？”

“粗略地看过一些，他是个共产党。”

“您读过我们的维利希莫⑧的作品吗？”

① 勃朗特（1816—1855年），英国女作家，主要作品有《简·爱》、《舍利》等。

② 司格特（1771—1832年），英国小说家。

③ 亚历山大·仲马（1803—1870年），法国小说家、戏剧家，通称大仲马。

④ 左拉（1840—1902年），法国自然主义小说家。

⑤ 福楼拜（1821—1880年），法国小说家。

⑥ 托尔斯泰（1828—1910年），俄国小说家、思想家。

⑦ 若热·亚马多，巴西当代著名小说家。

⑧ 维利希莫，巴西当代著名作家，即本书的作者。

“我们的？可能是你的，但绝不是我的。我读过他一本描写从前的南里约格朗德州的小说。我死去的丈夫佐济莫常说，从这本书可以看出，作者是个在‘城里生长的家伙’，对农村生活一无所知。几年前维利希莫曾来过这儿，应学生们的邀请在剧院里作过演讲。佐济莫非拉我去不可。我不喜欢他的讲演，但比预料的稍好一些。瞧他那副道貌岸然的样子，真想不到他会写出那么多下流的胡说八道的东西。”

金苔丽娅太太嚼着玉米面作的小点心，那神态更象小哈叭狗了。她沉思一会儿说：

“里宾多教授常说，在政治方面，维利希莫是个有用的傻瓜。”

我们又谈到社会风气的败坏。

“对这些时髦的思想我有点吃惊。我不是那种唠唠叨叨地说从前人们都是圣人的老太婆。如果说从前人人都是正人君子，那么你如何解释这儿到处是私生子呢？问题是现在的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在你眼皮底下干这种事。即使象在安塔列斯这样的小城市，女孩子们都一点不顾廉耻了。”

“听说您是一个名叫十字军协会的主席……”

“是的。自从若奥·古拉特搞了不光彩的公民投票，迫使国家回到总统制以后，工人总部有人开始煽动罢工，全国学联的左派学生不读书，跑到古巴和其它铁幕国家学习煽动暴乱和游击战的技术。这以后，我觉得应该有所作为。我每天都捂住鼻子看完报上刊登的布里佐拉的演说和谈话，它们简直象一架破留声机一样喋喋不休地讲什么外国企业利润外流啦，压榨啦，土地改革啦，卖国主义啦，如此等等。我曾想

过，巴西人民不是左倾的人民。可是，我们大多数人都生性懒惰，随波逐流，任人摆布。有朝一日大家睁开眼睛的时候，会发现这儿已经变成苏维埃共和国了。你不认为会这样吗？要不你也是左派？”

我笑了笑，没有回答。她继续说道：

“于是我把男女朋友召集在一起开了个会，他们都是可以帮助进行这项工作的人。后来，我们又在剧院里开了一个大会，官员们和有身份的人都出席了。再喝点茶吗？”

我又斟了一杯茶，吃了一块奶油蛋糕。我心里想，若干年后当我再吃到这种蛋糕的时候，一定会想起今天金苔丽娅太太坐在安乐椅上，手中拿着檀香扇的情景。

“你想象不出我们第一次开会时讨论的情景，”她笑着说，红红的嘴唇里露出一颗尖尖的、象老象牙一样颜色的牙齿。“我们的法官金蒂里亚诺博士和里宾多教授只要碰到一起，就争论不休，虽说并非大吵大闹，但谁也不肯认输，都想战胜对手，成为顶天立地的学者。我讲了这些事不使你厌烦吧？”

“哪里，金达太太！我挺感兴趣。”

“那好。大家坐好之后，我开始讲协会——俱乐部、小组——的宗旨。一开始我就说，我不同意成立娱乐性组织，我们需要一个积极的、战斗的阵线，一个对付古拉特和布里佐拉这些败类和形形色色的左派分子的战斗团体……”

“我懂了。”

“我们的斗争不仅限于政治领域，而且包括宗教和道德方面，也要反对破坏传统习惯的倾向。”

“这种想法被接受了吗？”

“哎呀，你知道小城市是个什么样子。什么事都是空谈一阵，为些鸡毛蒜皮的细节浪费时间。大家同意我的建议，组织的名字叫‘十字军协会’。口号（记不得是谁提的了）是上帝、祖国、家庭……这不是什么新鲜事。金蒂里亚诺博士站起来要求加上法律和秩序，提伯里奥上校跳起来叫道：‘还有财产所有权！’我意识到一场争论马上就要开始。里宾多教授早就在伺机找法官的岔儿，这时候神气活现地说：‘我亲爱的法官先生，保卫祖国的人必然保卫法律和秩序，它们包括在祖国一词之中。’（我记忆力很好，清清楚楚记得他用的词）。金蒂里亚诺博士的脸红得象只大虾，毫不示弱地说：‘如果事情是这样，那么十字军协会的口号只需一个上帝就够了，因为上帝的意志是无所不包的：上帝本身、上帝的法律、宇宙的和理性的秩序、祖国、家庭、人类。’提伯里奥一个劲地说着‘私有财产’！”

金苔丽娅太太笑得把点心都从嘴里喷出来了。

我把空杯子放在旁边的桌子上。

“先生，你听说三个星期后布里佐拉要在共和国广场向工党和民族党组织的集会发表演说吗？请记住我的话。届时，以安塔列斯十字军协会女会员为首的天主教妇女将全体出动，冲散这一集会。”

“冲散？”我非常惊奇，“那么您想过没有，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我们现在是民主制度……还有缺陷，我承认，但是它毕竟是民主制度啊！每个政党都有权力宣传自己的主张。”

金苔丽娅太太在椅子上挺挺身子，好象要把身材拉高一点似的：

“一点儿不错，但权力和自由都有一定的界限，小伙子。”

一个政治领袖可以进行宣传，但是不能公开鼓吹颠覆秩序、关闭议会，不能公开鼓吹社会主义和土地革命！”

我发现自己捅了马蜂窝。

“如果工党的集会照常举行，十字军协会的妇女们具体打算怎么办呢？”

“我们将从教堂出发向广场进军，高唱‘我们要上帝’。我们大喊大叫，吵得谁都听不见布里佐拉和别的演说家的讲话。”

“说不定他们会装上麦克风和扩音器……”

“那我们就砸了他们的麦克风和扩音器，把广场的电源掐断，让全城一片黑暗，电厂里有我们的人……”

“那会发展成一场战争的，金苔丽娅太太！”我故意装出严肃的样子说。

“只是一次新战斗，博士。真正的战争从古拉特就任共和国总统那天已经开始了。”

“不过，诸位太太们是否准备应付……比如说，工党分子如果不仅仅动口，而且可能动手呢！”

“我们作好了一切准备，如果他们有所不敬，那么玫瑰念珠、十字架和圣像就会在他们头上、身上乱打。”

这时候，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老太太鼻孔翕动着，气喘吁吁地继续说道：

“我们的丈夫、孩子，总之，我们所有的男人都全副武装站在我们一边，随时准备参战。请记住我对你说的这些话。如果布里佐拉胆敢在坎博拉戈家门前和教堂前进行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说教，我们就要这样做。”

她用手按着喘息不止的胸口，停了一会儿，从一个镀金

的小盒子里取出一片药放在舌头底下。

“你不要以为我是个反动分子，小伙子，”她声音更低沉、更庄重，“我知道时代变了，而且还要变。各种矛盾正在逐步毁灭我们这个阶级。常给我看病的珐尔肯布克大夫说得好，工业和技术正在改变生活的以至道德的面貌。我知道，终有一天我们不得不把土地分掉。但是，不能让古拉特和布里佐拉蛊惑人心的煽动吓唬住。事情到了不得不办的時候，也要办得好一点。我不是那种爱财如命的人。我将不久于人世，上帝没有赐给我男孩。我有四个女儿，她们的丈夫都盼望我早死，好把我的财产抓过去，然后各奔前程。这与我有什么关系？我的尸体将埋在我家的陵墓里，灵魂却和上帝在一起。”

我忍不住提了一个令她难堪的问题：

“听说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上校是十字军协会的名誉主席，真的吗？”

“是真的，不过，我投了反对票。尽管两家的先人在七十年间曾不共戴天，兵戈相见，但提伯里奥和他可怜的妻子兰热是我的老朋友。喂，小伙子，我禁止你公开引用我今天在这个屋子里对你讲的话，听到了吗？提伯里奥是个骄奢淫逸的好色之徒。在‘新国家’时期和以后的历届政府里，他到处钻营。尽管如此，他恬不知耻地接受了十字军协会名誉主席的称号。正如我对你说的，这些矛盾终将毁掉我们的社会。我们在为上帝点燃蜡烛的时候，同时也给魔鬼点上一支。不过，你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魔鬼，对吗？”

“很遗憾，金达太太，我不相信这些。”

“你应该相信。上帝和魔鬼是存在的。我们私下说说，

不要让别人听见。事情并不象人们常说的那样，上帝在天堂，魔鬼在地狱。他们都在人间，日日夜夜和我们在一起。请你记下我对你说的这些话。”

以上的话是凭记忆追记的，但我相信大意确切无误。

79

昨天，我到工人区拜访了彼得—保罗神父。一进门，我就赶紧声明说：“我不是因公而来的，口袋里没有藏着录音机，也没有带调查表，你可以搜……”

他笑了，和我握握手。他有多大年纪呢？将近三十岁了吧，或许已过三十岁。他中等身材，脸色微黑，蓝色的眼睛。在南里约格朗德州，大部分神父都来自外国人聚居地，带有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的血统。彼得—保罗神父的祖父是立陶宛人，他眼睛的颜色和面部的某些特征说明了这一点。作为一个神父，他这种英俊的外表实在是太危险了。那浓密的黑发和肤色，据他讲是继承了印第安外祖母的特征。这位年青神父颇得女人们的欢心。每当他从街上走过的时候，她们总是叽叽喳喳地议论说：

“多英俊的小伙子，可惜当了神父！白长那么漂亮了！”

彼得—保罗带我看了工人区、教堂、体育场、学校、俱乐部和相当不错的图书馆。神父身穿衬衫、柿黄色斜纹布裤子和凉鞋。

参观之后，我们坐在树荫下的躺椅上，一边喝冷饮，吃冰镇无花果，一边聊起来。我们谈到书籍、国内和国际的政

治等等。随后，我有意把话题引到天主教目前存在的问题上。

神父说：“天主教到现在才算返本归真了，即恢复了它原来的纯洁。多少世纪以来，教会的当权者都竭力侍奉和讨好国王、公爵、总统、大臣、参议员、将军和百万富翁们，而对人民却不屑一顾，仍然保持着中世纪的陈规旧俗。一方面说我们的王国不在尘世，可同时又迷恋于人间的荣华富贵。我们极力规劝穷人相信一切由上天注定，要乐天知命，通过忍辱负重，含辛茹苦才能升入天国，得到加倍的报偿。”

他剥开一个无花果，接着说道：“多少年以后，历史学家也许会说我们现在进行的宗教改革和新教改革同样重要。”

“可能，”我接着说，“你当然知道，在安塔列斯，你是有名的红色神父。”

“是的，这倒使我很开心。我所崇敬的十八世纪作曲家维伐尔第^①也被人称为红色神父，只不过这是指他的红头发而言的。在安塔列斯，我之所以被当成共产党，是因为我关心工人的事业……还有我读的书和我的看法。”

“你和热隆西奥神父的关系如何？”

“不错，但多半出于礼貌。我很喜欢老神父，他是个好人，但害怕任何性质的变革。对这种人，我的一位朋友曾作过一个维妙维肖的比喻。他说这类人好比是瞎子，经过多年才熟悉了屋里的地形和每件家具的位置。他们就象能看到这些东西一样，可以走来走去而不至撞倒它们。可是有一天，突然有人——比方说一个坏蛋——把屋里的摆设和家具换了

^① 维伐尔第（1675—1741年），意大利作曲家、小提琴家，曾当过神父。

地方，开了新的门窗，可怜的瞎子还想按老习惯走路，就免不了摔碰得遍体鳞伤。这时，他们感到危机四伏，心惊胆颤，最后怒气冲天。当今，不仅在巴西，而且在全世界，为数不少的天主教思想家和作家都遇到类似情况。请注意，教会的‘家具’和‘布置’对这些瞎子来说是绝对不可触动的。”

“老神父知道年青人都喜欢找你忏悔和求教。本城的许多居民愿到你的教堂而不愿到圣母教堂去做弥撒。我听说本教区的主教，也许还有大主教，收到安塔列斯一封著名的匿名信，指控你是共产党神父。”

“啊！对此我毫不怀疑。我已作好了应付任何事变的精神准备。总有一天他们会把我打发到另一个教区去的……打发到他们能找到的最糟糕的地方……”

“你对安塔列斯有何想法？这问题多少带点……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谈谈！”

“和我们州许多小城市没有什么区别。通过调查，你们会发现一些不是走马观花所能了解的东西。这里给我印象最深的要算富有的牧主和饥寒的穷人之间的巨大悬殊了。听说你和你的小组对称为‘巴比罗尼亚’的触目惊心的贫民窟很注意，我感到很宽慰。你真的认为在书中能刊印这个地方及其居民的照片吗？”

“当然可以。福特基金会给我开了绿灯。否则，我早就拒绝进行这项工作了。但是……对那些人，我指的是这个区的居民，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一般说来，他们都是好人。当然，情况并不完全一样，有问题，有差别，有个人之间和派别之间的恩怨，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大部分人属于工党。有些人热衷于政治，

其余的人则只不过是投投票，算个工党党员。”

“他们自然把你看作是保护者了？”

“嗯，我想是这样。对此我有些不安。说实在话，担任这样的角色，我还不够格，也不成熟。”

“那么谁合适呢？”

“有时候，我不得不费九牛二虎之力去阻止那些政治上的狂热分子。布里佐拉不久将要在共和国广场上和工人区发表演说。想到这件事我就不寒而栗。届时他必然要抨击利润外流和出卖国家利益的人，反对掠夺国家经济，尤其是鼓吹土地改革。对这些主张，我本人毫不反感，但是不要忘记，这里掌权的还是牧主，即农村的宗法势力。”

“老提伯里奥亲口对我直言不讳地说过，为了拯救他所谓的‘巴西民主’，他赞成使用军事独裁作为最后手段。他说，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卡西亚斯之剑’^①。他问我是否同意这种看法，我回答说，如果军队要动用武力，那么很可能要冒失手剖腹自杀的危险。”

“老瓦卡利亚诺知道什么叫剖腹吗？”

“不知道，我也懒得向他解释。”

“安塔列斯的警察署长伊诺森西奥·皮卡索是个残暴的家伙，一贯拷打政治犯。他常说古拉特和布里佐拉是在掐龙须。”

“我认为署长的话有道理。如果这条龙醒来并决定行动……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们的职业政治家——对这些人我毫无好感——习惯于周期性地借助军队来夺取政权。军人们

^① 卡西亚斯之剑，巴西人用以指要求别人绝对服从的人，意为铁腕。

助他们一臂之力之后就龟缩起来。这一回，龙也许要自己掌权了。那么，它不仅吞掉左派，中间派的政治家恐怕也难以幸免。这些家伙的肉都腐烂了，但是龙的胃也许是钢打铁铸的……”

我不知道话题怎么转到了哲学方面，开始讨论人的抢掠和侵略的天性。我提醒神父说，每个人身上都沉睡着一个穴居人。他摇摇头说：

“穴居人旁边不是经常还有天使吗？凯里班^①和埃里俄^②，对吗？对于人，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想到希特勒时，我也想到莫扎特^③。毫无疑问，人是具有侵略性的动物，但人和狼之间的区别在于人会思考，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他能看到自己的反面，并加以摈弃。他也能看到自己的未来，意识到生命的局限性。除去特殊情况外，它具有怜悯、悔恨和爱的天性。现代世界的危机难道主要不是因为缺乏爱吗？”

我又吃了一枚无花果，突然产生一种幻觉：我好象只有十岁，在里约帕托父亲家的院子里，马蜂在空中嗡嗡地飞着，从厨房里飘出蜜饯的香味，心里非常高兴。“太好了，他们在作椰子糕了！”

“请你告诉我，教授。尽管你还年青，可我们的年龄至少相差十五岁。我知道你去过欧洲和美国，见多识广，学识渊博。我提个也许在你看来是愚蠢的问题：你经历了四十五个春秋，和许多国家的许多人有过接触，那么你对生活到底如

① 凯里班，莎士比亚剧作中的半兽人，丑恶而凶残。

② 埃里俄，欧洲中世纪传说中的气精或水精。

③ 莫扎特，奥地利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人物之一。

何看法？得出了什么哲理性的结论？如果觉得这个问题很幼稚，可以不予回答……”

“这样说吧，我其实还是个迷惘的学生。但是，我至少还是发现了我喜欢的、厌恶的和无所谓的东西，这也是个不小的收获。”

“比如说……”

“我希望身体健康，不要生病；愿意爱，不愿意恨；热爱自由，反对奴役；赞成说服，反对暴力。这不是全面的回答……但是，见鬼！”

“我想你大概不信上帝……”

“我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我讨厌这个字，严格说起来它不说明任何问题。这是一种中庸思想，许多人对此感到自豪，而我却感到压抑。”

“可以看出来，你是个基督教徒。”

“是的，作为人的基督是我最喜欢的历史人物之一。”

“对了！重要的是作一个基督教徒，战斗的而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基督徒，更不要作一个‘同情者’。我常常对安塔列斯圣母教堂的神父说：‘神父，你继续为死者祈祷吧！我要为活人斗争。我们的宗教是活人的宗教。’”

我望望神父那坚毅的面孔。他皱着眉头，紧握着拳，好象周身的血在沸腾。

“我能问你个私人的问题吗？”

“为什么不可以呢？随便什么问题都可以。”

“我想知道，你对上帝和宗教的信仰真的坚定不移吗？难道就没有一天或某个动摇的时刻？”

他笑了，沉思了几秒钟，说道：“我是一个人，当然有缺点

和软弱性。我的肚子也常常感到饥饿，有时甚至饿得发昏。我当然也困惑。不久前，我经历了一段强烈的精神危机，以致不得不给一个我崇拜的大主教写了一封长信，诉说我的苦恼。我在信中写道：‘我感到自己的信仰仅仅由一根细丝维系着。’你知道他是怎么回答的吗？他说：‘看到这一点，你应当高兴。这表明你不相信那些所谓永不动摇的信念。深深的信念太具有戏剧性了。维系着你的信念的细丝应该是坚韧的、具有弹性的钢丝。没有弹性、没有怀疑的信念可能导致宗教狂。’他的信是这样结束的：‘向上帝祈祷吧！祈求这根丝永远放出上帝神奇的光彩吧！’”

第二部

事件

1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星期三。午夜刚过，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闯进安塔列斯电话局，要和设在阿雷格里港的州政府直接通话。

“线路出了毛病，上校。”女接线员说。

“我等着。不和州长通话我不离开这里。”

上校打发人从家里取来杯子、吸管、马蒂茶、茶壶和汽油炉。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他坐在电话局最好的一张椅子上，心神不定地喝茶，抽用玉米皮卷成的烟，烦躁不安地喃喃自语。

东方刚刚泛出鱼肚白，电话接通了。女接线员叫道：

“阿雷格里港接通了！”

“喂，我是安塔列斯，立刻接州政府。什么？现在是凌晨五点，我知道。看在上帝面上，帮忙接一下吧！”

困得东倒西歪的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猛地站起来。接线员两眼红肿，迷迷糊糊地望望他，用嘶哑的充满睡意的声音说：

“州政府接通了，上校，请用你旁边的电话机……”

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赶忙抓起话筒，大声喊道：

“喂，州政府吗？嗯？我听不清楚，大声点……我是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上校，有紧急的事情和州长通话……我知道他在睡觉，请你叫醒他……我已告诉你我是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上校，安塔列斯的政治领袖。伙计，快点！”

几分钟过去了，焦躁不安的上校狠狠地抽着早已熄灭的卷烟。听筒里传来远方杂乱的嗡嗡声，好不容易才听到有人拿起话筒：

“我是州长，你是哪位？”

“我是安塔列斯的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上校。州长先生，请原谅我在这个时候把你从床上叫醒，形势非常严重啊！”

“出了什么事，上校？”

“今天中午安塔列斯市要爆发总罢工——工业、商业、交通、供电系统、公务人员……一句话，各行各业都参加。本市一切活动都要陷于停顿！”

“昨天我从《人民邮报》上看到了这条消息。”

瓦卡利亚诺把烟头和一口粘痰吐出老远。

“博士，我们正面临一场灾难！罢工开始以后，要停电、停水，一切车辆停止行驶，安塔列斯要变成一座死城。你想过吗，州长先生？这是总罢工！”

“噢……非常遗憾。”

“必须立刻采取行动！”

“采取什么行动呢？我国宪法承认工人有罢工的权利嘛！”

“可这不是什么罢工，是一场革命，是左派分子以武力夺取政权的阴谋的一部分！”

谈话突然中断了，好象电话被挂上了。隔了一会儿，瓦卡利亚诺又听到对方梦呓一般的声音：

“在法律范围内本州政府无能为力。”

“那么就在法律范围以外行事！”

“喂，上校，请大声点。”

“叫法律见鬼去吧！”提伯里奥扯着嗓子吼道，“请你把陆军开到安塔列斯来，强迫这帮闹事的家伙们复工！他们要求增加工资是荒唐的！罢工是本地工厂工人发起的，其他行业只不过是声援他们。”

“上校先生，请不要忘记我们正处在民主时期。”

“什么民主不民主！州长，我们巴西实行的是狗屁民主！”

“喂？！电话杂音太大，听不清楚。”

“我说我们实行的是狗屁民主！听懂了吗？”

谈话又停顿下来，女接线员的鼾声显得格外响亮。

“上校，你太激动了。”对方又开始讲话，“现在是工党执政，我们是少数派。”

“什么他妈多数派少数派！我们眼下需要的是‘有种的男子汉’——正如西班牙人常说的那样。”

“别着急，我的老朋友，事情迟早会在法律范围内解决的。我今天就打电话给联邦政府劳工部长谈谈……”

“现在情况紧迫，要采取行动！要我坦率地说吗？现在到

了军队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登上舞台，夺取政权的时刻了！巴西象一列没有制动器的火车正在向无底深渊全速飞奔，更糟糕的是司机和司炉全是疯子！”

上校听到在电线另一端的州长吐了一口痰，接着又传来略微清楚一些的声音：

“上校，有些事情是不能在电话里谈的。祝你诸事如意！”

气急败坏的上校“砰”地一声放下话筒，吓得接线员一下子从梦中醒来，眨着迷惑不解的眼睛说：

“讲完了，上校？”

提伯里奥没有回答，嘟嘟囔囔地说：

“我敢打赌，那家伙现在又上床了，要一直睡到八点。等他一觉醒来喝咖啡的时候，准以为这个电话只不过是一场梦！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人们正策划夺取我们安塔列斯城呢！哼，狗杂种！”

他大步流星地走出电话局，甚至没有向女接线员道谢。

2

中午十二点整，总罢工开始了。泛美冷冻公司、法一巴毛纺厂和“艳阳”食油工厂的工人们和往常一样下班去吃午饭，但下午没有回厂。市热电厂切断了电源，只向两家医院的专用线路供电。银行职员，旅馆、咖啡馆、酒吧间和饭店的侍者，以及各商店的售货员、收款员，虽然眼下没有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但也加入了罢工的行列，以声援罢工工人。

圣母院的钟声刚刚响过十二下，司机们便纷纷把汽车丢在马路旁边。

为了应付总罢工必然造成的食品短缺，家庭主妇们早在三天前就拥向超级市场、食品店、面包店和肉食店抢购食物。总之，安塔列斯人民人心惶惶，好象凶残的敌人行将兵临城下。

下午两点来钟，在全城主要街道和共和国广场上，一切都显出异样的气氛，总罢工成了人们交谈的唯一话题。妇女们把头探出窗外，隔着马路大声评论罢工。街头路口，人行道上，运动场里以及广场的长凳上，人们三五成群，交头接耳。老头和老太太们伏在窗前，脸上流露出对昔日“革命”和将一些人绑赴刑场、砍头示众的恐惧。人们在骄阳下指手划脚地争辩，似乎对午后的闷热麻木不仁。一位社会民主党的市议员和他的工党同事竟然以老拳相见。所有临街的窗口都挤满了人，他们好奇地向外张望，或者与人行道上的熟人互相呼喊，大声交谈。

一对一对的警察神色庄重地在马路上巡逻，以防止骚乱或制止殴斗，但他们禁止人们成群结伙、以防演变为政治性集会的努力毫无效果。在圣母院附近，一个人腰系手枪，在不停地挥动着手臂大声呼喊：

“倘若当局还有一点儿廉耻和勇气，就应当用皮鞭和子弹结束这场工潮！”

越来越多的信徒——几乎全是女人——涌进教堂祈祷。一位信女向圣·丽达·卡西亚女神许愿，说如果罢工以流产告终，她斋戒三天。

世界末日开始的气氛沉重地笼罩着安塔列斯城。

3

下午四点，“毛毛虫”卢卡斯·法伊亚正在《真报》编辑部撰写下一天的社论。当然，社论要登头版头条，大字通栏标题应当是“安塔列斯总罢工！”

卢卡斯咬着笔尖，不住地搔他闪闪发光的秃顶。写些什么呢？怎样评论这次罢工呢？指责工人无事生非、扰乱本市治安、给全市居民带来不便？这是浮现在脑海中的第一个念头。他明白，这样的社论一旦发表，必将受到安塔列斯有产阶层的欢迎……可是，工人们蜂拥而来，捣毁报社的情景又使他不寒而栗，于是他便犹豫不决起来。卢卡斯汗水淋漓，不断用湿透了的手绢擦他那混血儿特有的紫红色脸上的汗水……话又说回来，倘若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了古拉特政府，他不及时明确表示反对罢工的作法又会招致什么后果呢？唉，新闻工作真是魔鬼职业！

他脱去外衣，用修长的、指甲被咬得参差不齐的手指夹着圆珠笔，呆呆地望着纹丝不动的电扇，足足有好几分钟。现在，他只写出了标题上“总罢工”几个字。他顺手为这几个字画上花边，添上阴影，使之产生一种立体感，仿佛这些几何图形具有把他解救出僵局的神力。或许最明智的办法是凑合一篇超然的、不痛不痒的文章——在意识形态上对工人和老板不偏不倚，对罢工既不反对，也不支持……

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打断了他混乱不堪的思路：

“卢卡斯先生，我的专栏《逸闻趣事》明天还出不出？”

“你说呢，伙计？”

社会专栏作者轻轻理了理满头长发，整了整鲑鱼红汗衫。

“一旦罢工爆发，社会专栏的逸闻丑事便会无人问津。并且没有电，怎样印报呢？”

“你说呢……”报社社长只是漫不经心地重复一句，看也不看“蝎子”一眼。

“蝎子”猛地拍了一下大腿，以芭蕾舞步蹦到社长的办公桌前面：

“啊，有条新闻讲给你听……”

“以后再讲吧……”

“不，卢卡斯先生，这条新闻值得一听。”

“那么你就讲吧，简短点。”

“昨天我在超级市场遇到本市一位贵妇人在抢购食品。她惶恐不安，身上没有任何珠宝首饰，也没有涂口红胭脂，衣服平平常常，活象个不显眼的厨娘……记得去年我曾把她列为本市‘十美’之一。她看到我，简直要跑过来拥抱我，吻我了！她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她取消了原定五月份去布宜诺斯艾利斯旅行的计划……还说不再举行把今年一月满十五周岁的女儿介绍给社交界的聚会……她还说决定参加商界妇女给巴比罗尼亚穷人区子弟缝制衣服和织毛袜的小组……嘿，她甚至劝丈夫卖掉一辆汽车……你知道这都是为什么吗？”

卢卡斯依然在构思社论，摇了摇头。

“她被这场布里佐拉主义、古拉特主义，还有什么主义的罢工吓破了胆，认为马上就会成立社会主义政府。她还说，进行土地改革、剥夺富人的一切，固然是令人心寒的事……可是，最好还是‘丢掉戒指，保全手指’……”

这时候，编辑部里屋传出正犯哮喘病的费雷拉瓮声瓮气的声音：

“手指也保不住，孩子！”

卢卡斯·法伊亚没好气地从桌上抓起稿纸，揉成一团，扔进脚旁的字纸篓里。

4

市长威瓦尔迪诺·布拉泽奥少校召开市政府特别会议，专门讨论罢工问题。工党议员占三分之一席位的大厅里乌烟瘴气，混乱不堪：各不相让的争辩，污言秽语的咒骂，空洞无物的讲演，蛊惑人心的煽动——正如人们所预料的，毫无实际结果，市长只得宣布散会。

下午五点，威瓦尔迪诺·布拉泽奥少校在市政厅自己的办公室里接见了以热米尼亚诺·拉莫斯为首的三个工人代表和三家直接受罢工之害的公司的经理。三位经理同坐在一条长沙发上。杰斐逊·门罗先生伸开两条长腿，安闲自在地吸着骆驼牌香烟。市长偶尔向这位美国人的两只大脚投去惊异的目光——怪不得安塔列斯人称之为“上乌拉圭河舰队”呢。冷冻公司经理旁边是法一巴毛纺厂厂长让·弗朗索·杜波列西斯先生。在市长看来，这位法国人放荡不羁，似乎没有把这次会谈放在眼里。他衣领敞开，领带松散，两只袜子从脚脖子上耷拉下来，盖住满是尘土的皮鞋，一脸厌烦的神气，一个接一个地大声打哈欠，嘴上的高卢牌香烟被口水濡湿，几乎散裂开来。他左边的张林先生衣着整齐干净，象个循规

蹈矩的小学生端坐在课堂上，两只黑眼睛死死盯着市长先生。可是，当法国人挥舞手臂，手中香烟的烟灰四散飞扬的时候，张林脸上显出难以掩饰的不安。

“先生们，”看到剑拔弩张的希腊人和托洛伊人一言不发，相对而坐，威瓦尔迪诺·布拉泽奥开始讲话，“情况十分危急，本市经不起旷日持久的总罢工所造成的或许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市长停住口，审视一下四周，端详各位听众的脸色。美国人面色红润，精神焕发，无拘无束，平头底下那双蓝眼睛明净而有神，无忧无虑；法国人满脸雀斑，表情颓唐；而中国人则笑容可掬，活象一尊亚洲古代神像。三个人都盯着市长。至于工人代表，威瓦尔迪诺无须多看，他对这三位安塔列斯人再熟悉不过了。

“所以，”市长接着说，“我呼吁在座的各位厂方代表和罢工工人代表尽快达成协议，使妇女、儿童和老人免受罢工之苦，使本市经济不致遭到毁灭性的灾难。”

办公室里又静下来，六双眼睛盯着市长。因吸烟过量而患气管炎的法国人一阵咳嗽，美国人下意识地蜷缩起身子，扭过脸去，以躲避法国细菌的袭击，而中国人只是理平了裤腿上一个难以察觉的折皱。

热米尼亚诺站起身来。他只不过比美国人矮五厘米，但身体粗壮，膀大腰圆，自然卷曲的浓密的褐色头发使人联想起弗朗茨·哈尔斯^①等艺术家为阿姆斯特丹某些富商所画的肖像：红红的胖脸，铁灰色的蛤蟆眼，柔软的红嘴唇充满情

^① 弗朗茨·哈尔斯（约1580—1666年），荷兰肖像画家和风俗画家。

欲。不用说，市长讨厌桀骜不驯、自以为是的工人领袖。在市长看来，这个把民主和社会平等每每挂在嘴边的家伙有一种显而易见的独裁者的天性。

“众所周知，”热米尼亚诺以佛拉芒人特有的洪亮的嗓音说，“此次罢工是这位美国先生的公司以及法一巴毛纺公司和张先生的工厂的工人们发动的，其他行业的工友们罢工声援。简单点说吧，在这张沙发上就座的各位绅士几个星期以前就收到我们增加工资的书面要求，上面写得一清二楚。鉴于目前物价飞涨，这些要求毫不过分。然而，我们得到的是断然拒绝。几天之后，这几位先生又表示愿意谈判，我们同意了。可是，他们在谈判桌上提出的反建议既荒唐又可笑。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无路可走，只能举行罢工。如果厂方不接受我们提出的条件，我们决不复工。劳工总指挥部和全国学生联盟都已经打来电报，对我们的罢工全力声援。”

市长深深叹了口气，想到家里种的兰花。如果这该诅咒的罢工继续下去，本周末肯定不能在它们身边度过了。

杰斐逊动了动双腿，两只大脚象两艘黑色铁甲舰排成了战斗队形。

“我……啊……”他搜肠刮肚，到底没有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法国人不耐烦地把两腿叉开又收拢，收拢又叉开，猛地从嘴里拿开烟，烟灰飘飘扬扬落到中国人的西服上，张先生赶忙用中国官宦独有的纤细手指弹干净。

“诸位清楚地知道，”杜波列西斯先生说，“只有张先生是自己企业唯一的老板，而我们——门罗先生和我——仅仅是子公司经理。”

杰斐逊·门罗似乎恢复了常态：

“收到各位的书面要求之后，我们立刻向圣保罗的总公司请示。可惜得到的答复是否定的，工人们的要求过高了。”

“情况正是这样，”法国人用手指理了理稀疏的、红萝卜色的头发，立刻为他的美国朋友帮腔，“先生们已经看到我们上司的复电。我们个人无权作出任何决定。”

中国人依然一言不发，沉默是他最理想的战壕。

热米尼亚诺照旧站着，先看了两个伙伴一眼，然后转向市长说：

“少校，决议已经作出，我们决不后退，罢工一定要继续下去，一直到增加工资和我们书面提出的其他要求得到……得到满足为止。”

一个念头象只五彩缤纷的蝴蝶在市长的脑海里上下翻飞，他对热米尼亚诺说：

“或许你还记得，我曾建议双方首先研究一下合同问题，看来这是最公平合理、切实可行的办法。”

“大概少校也还记得，我们已经拒绝了这项建议。这类一文不值的无稽之谈，我们早就听腻了。”

市长在百科全书的彩色插页上看到过一种嫣红色的叫“诗人索芙隆”的巨型兰花，可是在哪儿能找到它呢？兰花真好，既不说话，也不罢工。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热米尼亚诺的脸。毫无疑问，这个工人聪明、固执、勇敢，有领导人物的派头。

“先生们，”市长故意把声音压低，显得庄重、严肃，“我以安塔列斯二万五千生灵的名义呼吁在座的各位厂方代表和工人领袖尽快达成协议。”

他看着沙发上的三位大亨：

“请诸位再次请示各自的总公司，向他们通报本市灾难性的形势。对于工人方面，我请求你们表现出谅解、豁达的精神，以便打破僵局。至于我本人，我保证今天同州长商量，如果可能的话，同联邦劳工部长取得联系。”

“如何联系呢？”热米尼亚诺显出得意的神情大声说，“电源已经切断，电台无法使用。”

“这不用你操心！”市长满面通红，“由我负责！”

他站起来，拉了拉西服前襟，表示会议到此结束。当其他人都离座起身，威瓦尔迪诺·布拉泽奥又把手一挥，再次施展演说家的才干：

“我希望各位知道，市政府准备用武力弹压一切暴力行为和破坏秩序的尝试，不管它来自何方。我有足够的力量维护法律。但是，如果我不得不命令警察向我的同胞开火，那将是我生涯中最痛苦的一天，我想各位会理解这一点。”

“少校先生，”杰斐逊·门罗说，“事情确实棘手。我的上司决不会同意工人们这些过分的要求。非常遗憾，但我不能不告诉你，看来罢工要长时间继续下去。当然，我一定尽力而为……”

“尽力而为，先生，尽力而为！”

“既然贵国总统是工党领袖，”杜波列西斯说着，发出一声典型的法国式的感叹，“不能指望天平偏向我们一边……”

“尽力而为吧，先生！”

走到办公室门口，布拉泽奥少校请中国人留步，和气地对他说：

“请告诉我，张先生，在中国，真的是各种兰花应有尽有

吗？”

5

约摸下午四点钟，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一觉醒来，睁开呆滞的眼睛，见布里约兰热太太在床边哭成了泪人儿。

“怎么啦，亲爱的？”

布里约兰热太太两眼红肿，抽抽咽咽地说：

“金达太太犯了心脏病，情况十分危险。她女儿刚来电话说，听到爆发总罢工的消息，她就感到胸部一阵绞痛……”

提伯里奥坐起来，打了个哈欠，不声不响地穿上鞋。

“她是第一个牺牲品……”他咕咕哝哝地说，“可绝不会是最后一个。这帮混蛋！”

“提伯里奥，她病情非常严重，珐尔肯布克大夫都请拉查罗大夫会诊去了。”

“看来情况确实不妙，我们应该立刻去看一下。金达太太的女婿们都是些毫无主见的蠢货，他们的妻子一个个都是神经衰弱的婆娘。”

他穿好衣服，把手枪装进枪套，挂在腰间，戴上帽子，把帽沿拉得几乎遮住眼睛。

“坏征兆！”他挽起妻子的胳膊，“走吧！”

广场上人头攒动，甚至比礼拜天十一点弥撒以后人们离开教堂时还要拥挤。提伯里奥大步流星，目不斜视，对熟人的问候也只是把头略微一点，算是回答。他口里还残留着午

睡的苦涩，胸中充满因女友病重而引起的哀伤，全身积郁着对所有左派分子的无名怒火，偶尔从紧闭的双唇里迸出一句咒骂：“狗娘养的！”

在广场圆形舞台旁边，瓦卡利亚诺夫妇碰到了拉查罗医生。

“怎么样，博士？”提伯里奥问道，“金达太太怎么样？”

医生悲郁地低下头去：

“我不得不难过地告诉你一个十分不幸的消息：金达太太刚才已经离开了人间。我和珐尔肯布克大夫尽了一切努力，但抢救无效——心肌梗塞。”

听到这里，布里约兰热太太抱住丈夫的胳膊放声大哭起来。

“不要丢丑！”丈夫厉声说，“假如你死了，金达太太一定能表现出一个贵妇人应有的庄重，至少在公共场合……”

“有件事真奇怪，你知道吗，上校？”拉查罗大夫说，“金达太太是本市今天死去的第六个人。”

“你说什么？其他几个是谁？”

医生向墙上贴有瓷砖的小阁楼的方向扬了扬头：

“麦南德罗·欧林达教授今天凌晨自杀了。”

“上吊死的？”

“割断了腕部动脉血管。”

“奇怪，我一直看他象个吊死鬼的样子……这事我怎么还没有听说呢？”

“半小时以前才发现他的尸体……”

“还有谁？”

“巴塞罗纳……”

“这家伙早就该死，上帝有眼。还有谁呢？”

“若奥·帕斯这小子今天死在医院里。他的死亡证书还是我签署的呢！其他几个都是些不知名的老百姓。”

布里约兰热太太望望教堂的塔楼，喃喃地说道：

“神圣的上帝，我们安塔列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天之内竟然死了六个人！”

提伯里奥耸了耸肩膀：

“我父亲告诉过我，在一八九三年革命中，一天有十五个人战死在这个广场。一九一八年，十个安塔列斯人在同一天死于西班牙感冒……”

拉查罗医生说，昨晚为几个严重的病人熬了整整一夜，要回家睡一会儿。

瓦卡利亚诺夫妇继续朝坎博拉戈宅第走去，只见大门前聚集着许多看热闹的人和死者的亲友。

“抬起头来！”提伯里奥低声而严厉地对妻子说，“你不是天主教徒吗？那好，你就想金达升入了天堂，和快乐的天使们在一起，比我们这些在世上受古拉特和布里佐拉这帮家伙的窝囊气的人幸福得多……”

两人走进被《真报》记者立即称之为“丧家”的大院，布里约兰热太太径直到死者的卧室帮助姑娘们为母亲准备升天的行装。提伯里奥留在客厅，沮丧地、冷漠地依次拥抱死者的女婿们，以示哀悼。这些鄙俗不堪的女婿们一个个愁眉紧蹙，但心底里肯定兴奋异常——对这一点提伯里奥心里一清二楚——因为老人的逝世不光把他们从岳母的独裁统治下解放出来，而且使他们有权占有坎博拉戈这个安塔列斯最富有的家族的全部财产。

6

据安塔列斯的老人们说，在本市的历史上，要数金达太太的守灵仪式最为热闹。星期三傍晚以后的几个小时里，一楼各大厅都挤满了人。当雄鸡报晓、新的一天到来的时候，前来吊丧的人就更多了，简直是盛况空前。据死者的女婿、职业牙科医生兼业余统计学家透露，当夜佣人们端出了八百零四杯咖啡，一百五十二杯茶水，三百八十份夹肉面包，三十盘糖果，一百零五杯冰镇菠萝汁和柠檬水。天刚亮，庄园的两个雇工就赶到坎博拉戈宅院，为最后一批吊唁者准备烤肉。

提伯里奥夫妇和死者的其他密友通宵守灵，直到第一缕熹微的晨光透过窗户照到糊着白缎子的棺木上，照得死者蜡黄的面孔更加阴惨。

整整一夜，提伯里奥目不交睫，不时走到棺材旁边长时间端详老友의 遗容，偶尔用指尖摩挲一下她冰冷的前额，然后返回花园，在那儿徘徊踟躅，呼吸新鲜空气。灵堂里又闷又热，几个和金达太太几乎同年龄的妇女坐在靠墙的一排椅子上。

从黄昏时开始，死者的四位女婿就殷勤地迎接川流不息的前来吊丧的客人，接受人们的拥抱和哀悼。但是，他们担心这么多人聚集在这里，无疑会对各个房间摆满桌上的贵重物品构成巨大危险。事先没有把金属雕像、金银钟表、古瓶、玉石雕刻、勋章和烟缸等稀世珍品收藏起来，确实是不

可饶恕的疏漏。四个女婿只得抽空把宝物一件件装进口袋，带回内室，锁到保险箱或衣柜里。

然而这项工作不得不时作时辍，因为有时他们刚刚从一个人的胳膊中挣脱出来，立刻又落入另一个人的怀抱。兽医正在劝慰伏在他肩上痛哭流涕的金达太太的老友，瞥见全城闻名的小偷菲拉德尔菲娅太太走进灵堂，腋下夹着绣花提包——这个颇有名声的提包使安塔列斯所有商店老板谈虎色变。菲拉德尔菲娅太太出生于世居本市的家庭，后来同联邦政府的一个退休税务员结婚。不用说，严肃稳重的丈夫常常为妻子的恶习蒙受耻辱。

兽医摆脱了泪痕满面的老人，过去悄悄提醒另外三个女婿。“当心！”他说，“菲拉德尔菲娅太太来了，盯着她点儿！”他想起了摆满玉石雕像的玻璃橱柜，雕像中间，绛紫色法兰绒面方格小匣里装着老本热明·坎博拉戈当年在巴拉圭战争中获得的军功章。他大吃一惊：橱柜没有上锁，因为钥匙已经不翼而飞。

菲拉德尔菲娅太太穿过大厅里汗水淋漓的人群，来到一个放有装饰品的大理石小桌旁边，手指娴熟地一弹，一把用帝国时代银币精工制作的小勺就跳进她半张着的布包里，然后迅速看看是否有人发觉……接着她又一弹，小巧玲珑的贝雕烟缸飞进布包。这时候，不知道谁不小心碰倒了一个瓷瓶，咣的一声掉到地上摔得粉碎，人们吓得不约而同地哆嗦了一下。听到家里玻璃或陶瓷器皿的破裂声既不吃惊又不恼怒，连身子也不动一下，这在金达太太一生中还是第一次。丈夫去世不久，她就在安塔列斯最好的殡仪馆订做了这副镶青铜花饰的棺材。现在，她静静躺在里面，周围的花

束和花圈越来越多。

半夜时分，菲拉德尔菲娅太太又把一个漆花瓷鼻烟壶藏进提包，然后走到棺材旁边，眼泪汪汪地瞻仰死者的面容。后来牙科医生说，被偷的鼻烟壶还是奥地利一八一〇年的产品哩！

7

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独自一人坐在花园里一张铁制的桌子旁边陷入沉思……暖烘烘的夜空弥漫着忍冬花和茉莉花的香味。他把一个混血女佣人叫到身边，吩咐她拿杯咖啡来。她很快就端来了咖啡。他喝了一口咖啡，作了个鬼脸，接着又点着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从鼻孔里慢慢地呼出来。花园里有几伙男人在谈天说地，有的高声讲着什么有趣的故事。一个人走过来看到上校独自一人，双眉紧锁，吓了一跳。确实，他感到恼火与难过。女友的死使他不胜凄楚。自此以后，还有谁同他兴致勃勃地争长论短呢？在整个安塔列斯城，金达太太是唯一敢于对他说真话，敢于顶撞他的人。并且，他觉得这次总罢工是对他本人、他的权威和财产的挑战。

夜晚十一时光景，威瓦尔迪诺·布拉泽奥少校走进坎博拉戈宅邸的花园，坐到提伯里奥身边。市长先生垂头丧气地盯着上校，眼光惊恐而又哀伤。

“我敢打赌，你一定带来什么坏消息，快说吧！”

“西赛罗·布朗科死了。”

“你说什么？”瓦卡利亚诺象受到电击一样猛地挺起了身子，把胳膊一甩，咖啡杯子和托盘飞出去老远，在石板地上摔得粉碎。

“这绝不可能！”他大声吼道，“不到两个小时以前我还看见他在灵堂向金达太太致哀，还和我说话哩！我记得他说：‘安塔列斯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女性。’喂，威瓦尔迪诺，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市长无精打采地摇摇头，掏出手绢擦了擦汗涔涔的脸：

“上校，我不会拿这类事开玩笑的。我刚才对你说，西赛罗·布朗科死了。这只不过是半小时以前的事，恐怕现在尸体还热着哩。”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我的上帝！”

“他从这里出去以后直接回家，走到广场中间突然觉得难受，倒在地上，妻子吓得喊起来。过路人把他抬进一辆汽车，可是送到医院已经断气了。”

“心脏病？”

“脑溢血。他是我们安塔列斯今天死的第七个人。”

两个人都沉默下来，木然地凝眸相望。

“他把提款单交给你了吗？”还是瓦卡利亚诺先开口问道，语气里显出对这个问题有点担心。

“他原来答应今天上午交给我……”

“到底交给你了没有？”

“没有。”

“为什么？”

“他临时要到圣博尔雅市去一趟，傍晚才回来，答应明

天上午把东西交给我们。”

“我们的处境不妙，说不定会得不偿失。”

“假如我们出面干预，势必会引起法律上的争执。”

“这我明白，老兄，必须立即解决这个问题。我尽快找他的妻子谈谈，让她明白，他丈夫名下的存款有三分之一是属于我们的。”

“你以为她会轻易放弃那笔款子吗？”

“想想办法嘛，重要的是必须在律师插手之前行动。好在我们手头有西赛罗·布朗科签过字证明我们是他的股东的文件，你是了解事情原委的。”

“我觉得把一切都告诉她很危险。”

提伯里奥象是严厉又象是戏谑地说：

“怕冒危险的人没有资格活在世上！”

又一阵沉默。萤火虫飞来飞去，仿佛绿光在夜空中流溢。提伯里奥低声自言自语地说：

“一九六三年，单数年，倒霉年！不够押韵，但却是事实。”

“我不相信这一套，上校，就象不相信世界上存在什么灵魂一样。”

“这对你来说或许更好一点，但我对数目字这玩艺儿倒有点相信。你看，我父亲死的那天是二十五号；在我三十五岁的时候，那次争夺大桥的战斗我损失了一支部队；我母亲死于一九二一年；我哥哥波尔菲里约死在一九二三年；我在一九三九年患过肾部绞痛；夸德罗斯总统一九六一年辞职。现在，一九六三年，金达太太死了，西赛罗死了，爆发了大罢工，古拉特和布里佐拉为所欲为，还有全国性的大混

乱……”

8

第二天，罢工工人封锁墓地的消息不胫而走。上午十点，整个安塔列斯城已经家喻户晓，尽人皆知。还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三四百个工人就在墓地门前手挽着手，肩并着肩，组成一道人墙，阻止头一天死去的五个人下葬。

“他们到底为什么采取这么不得人心的行动呢？”有人问道。

回答几乎是众口一词：“向老板们施加压力，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东西。”

安塔列斯市警察署长伊诺森西奥·皮卡索要求用武力冲破工人的封锁线，但遭到市长拒绝。市长这样做倒不单单是为了避免流血，更重要的是他心里明白，市政府没有足够的警察同工人较量。

“那怎么办呢？”警察署长说，“同这些违法分子谈判？别指望我和他们玩这套把戏。”

“必须等待。”威瓦尔迪诺·布拉泽奥回答说，“我估量工人们不敢阻挡金达太太这样有身份的贵妇人下葬。成败输赢，今天下午便见分晓。”

下午四点，金达太太的棺木抬出宅邸，送往圣母院，安放到祭台前的灵柩台上。在这段短短的路途中，安塔列斯几十名显要人物争着拉棺材的金属环，或者至少享

受到象征性地用手指碰碰它的荣耀。用布里约兰热·瓦卡利亚诺太太的话说，教堂里挤得水泄不通。长凳中间的通道，两边的空隙，连回廊和祭坛后面都站满了人。

《真报》社会专栏作者象上层社会的人物一样，身着深色西服、硬领衬衫和领带，靠在教堂的圆柱上默默地观察着前来参加丧礼的各位显贵的装束。离门口不远的圣水池旁边，两个已经谢顶的中年人在小声争论金达太太遗产的数目。

热隆西奥·阿尔布格尔盖神父眼含泪水，用沉痛的语调赞颂死者，愿她的灵魂升天。

作完弥撒，覆盖着十字军协会会旗的灵柩由死者的主要亲属抬出圣母院，放入灵车。教堂门前拥挤不堪，警察不得不进行干预，开出一条通道，让高贵的先生和太太们走向各自的汽车。人们你推我搡，个个竭尽全力靠近棺材，希望能摸它一下——仿佛这是圣者的遗骨，哪怕只用指尖碰一下也好。看到这番景象，一个正由女儿搀扶着走下教堂台阶的老人说：“唉呀，这可真够体面！”

送葬队伍终于组成了。由二十二名乐师组成的卡洛斯·戈麦斯乐队走在队伍的最前头。卢卡斯·法伊亚受市长和丧家委托组织这次圣像游行。只见他把手一挥，乐队就开始演奏。其实，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能辨别肖邦^①的《丧礼进行曲》，这是因为虽然两只单簧管和两把短号勉强吹出类似这首名曲的旋律，但是神经错乱的长号却自作

^① 肖邦（1810—1849年），波兰钢琴演奏家、作曲家，此处《丧礼进行曲》指肖邦的降b小调钢琴奏鸣曲第三乐章。

主张，发出作曲家根本没有写入乐谱的音符，而疯狂的长笛又奏出歇斯底里的颤音。卢卡斯·法伊亚跑到乐队指挥旁边说：

“指挥，请慢点，慢点！不然步行的人就跟不上了！”

乐队后边，是从“南里约格朗德州传统健身协会”精心挑选出来的三十名膘悍的骑士，金达太太是这个组织的创始人之一，生前还是它的保护人兼名誉主席。骑士队长是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的侄子尼科。小伙子脸盘虽小，但生就一个尖尖的大鼻子，长长的头发，加上盖住嘴角的唇髭，酷似一个久经战阵的鞑靼斗士。他的两旁各有一名骑士，一个用木杆高举着巴西国旗，另一个用投枪擎着南里约格朗德州州旗——应当说明一下，这把投枪是死者的祖父在“法拉波斯”战争中曾经使用过的。

其他三十名骑士排成六路纵队，每队五人。这个奇特的方阵活象一个南里约格朗德州人服饰展览会：有上世纪牧民装束，有本州现代人的服装。骏马的嚼环和笼头因人而异，马刀、手枪、马蹬和马刺在下午的烈日照耀下发出耀眼的光辉。

马队后面是马拉的灵车，随后是两辆装满鲜花和纸花花圈的敞篷汽车，接着是本市官员、庄园主、商人、工业家和上流社会其他成员乘坐的高级轿车。卢卡斯·法伊亚按照每人地位的高低精心安排了汽车的顺序，步行的普通市民走在队伍的末尾。

9

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在广场绕了一圈，进入“祖国志愿者”大街，从大街尽头沿一条坡度平缓的道路一直走到小山山顶，便是安塔列斯死者的长眠之地了。

下午，灿烂的阳光普照着大地，热烘烘的微风送来燃烧枯草败叶的焦味。菲拉德尔菲娅太太挨着丈夫坐在雪佛莱汽车里，望着湛蓝的天空感叹说：

“啊，多美的天空！真象一只巨大的瓷酒杯！”

正为妻子在金苔丽娅太太灵堂的不光采的举止郁郁不乐的退休税务员，没好气地说：

“感谢仁慈的上帝，你的提包里装不下这只酒杯！”

队伍离山顶越来越近，热隆西奥神父朝左边望去，巴比罗尼亚贫民区的矮小房舍历历在目。他呜呜咽咽地说：

“安塔列斯的穷苦人失去了慈爱的母亲！”

听到这句话，布里约兰热又放声大哭起来。

提伯里奥一会儿焦躁不安地挪动一下身子，一会儿又伸长脖子从司机肩头上方向前了望，随时准备应付任何不测。

突然，队伍停止前进，提伯里奥看到尼科骑着马，风驰电掣般来到市长的汽车旁边。

“怎么回事，小伙子？”市长问道。

“罢工工人还封锁着墓地，组成了两道人墙，估计有四百人……”

从城市中心伸展开来的数条曲折的街道，沿山坡而上，

最后都汇集到小山顶端的这块平地上，平地的中心就是公墓。安塔列斯的几任市长都曾经许诺把这里建成花园，但至今依然杂草丛生，一片荒凉。

“怎么办？下命令吧！”“南里约格朗德州传统健身协会”的马队指挥请求说。

“继续前进！”市长回答，“男人在墓地大门前下车，女人留在车里。”他看了一眼蓄长发的小伙子又说，“命令你的骑手在工人队伍前面排成一路纵队……可是距离不要太近。我们的人不要首先挑起事端，明白吗？”

“明白！”小伙子一面回答，一面松松缰绳，掉转马头朝队伍前面飞驰而去。

送葬队伍继续前进。

“出了什么事？”布里约兰热问丈夫。

“没事！”提伯里奥干巴巴地回答，“忍着点，别再哭了！”

“圣母玛利亚呀！”她喊道，“上帝把我们安塔列斯忘得一干二净！”

“不许惊慌！”丈夫大声吼叫，只见他鼻翼翕合，象是秣马厉兵，准备投入一场恶战。

“牧师先生，你也用不着害怕，要么你不要下车，和女人们呆在一起好啦。”

“这是哪里话，上校？我绝不是懦夫。”

“请原谅，我把你的教服错当成裙子了。”

队伍来到平地，在距离公墓大门几百米远的地方停下来。瓦卡利亚诺打开车门，跳下车，走到灵车旁边——死者的四个女婿、市长、法院院长、里宾多教授、拉查罗和珉尔肯布克两位医生，以及卢卡斯·法伊亚等当地社会各界的代表

人物都聚拢到那里。现在他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罢工工人们确实手挽手排成两路横队，把公墓封锁得水泄不通。尼科的估计正确无误：一共四百多人。一个威武的汉子站在工人们的前头，两边各有一个同伴保护。提伯里奥一眼就认出，他就是热米尼亚诺·拉莫斯。

伊诺森西奥·皮卡索领着二十名警察来到威瓦尔迪诺少校跟前：

“开绿灯吧，市长，我会用枪弹撕开他们的防线！”

市长、法院院长、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和神父都沉默不语，面面相觑。金达太太的四个女婿站在离“要人”们不远的地方，一个个缩成一团，面如土色。

“不行，署长。”布拉泽奥说，“不能动武。我们先把棺材搬下灵车，不动声色地朝墓地抬，相机行事。”

“伊诺森西奥，”市长说，“带领你的人跟在我们后面，但是，没有我的命令，不准随便说话，不得擅自行动！”

警察署长眼睛闪着一道邪恶的光，二话不说，转身朝他的部下走去。四个女婿战战兢兢地拉着金属环，把岳母的棺材拖下灵车，犹豫半晌才缓缓向公墓挪动脚步。这时，队尾的平民百姓已经跟上来，自动在墓地入口前面围成一个不规则的半圆形。按照里宾多·欧里瓦维斯教授的想象，这里将上演一出蹩脚的古希腊悲剧，而卢卡斯·法伊亚则认为是土里土气的乡间闹剧。

热米尼亚诺带领工友们向要人们的方向移动。这时，热米尼亚诺挥舞着胳膊喊道：

“站住！把棺材放到地上，谈判是要费点时间的。”

威瓦尔迪诺停下来，抬起头，叉开腿，双手叉腰，厉声

叫道：

“奉谁的命令？”

“收起你那一套吧，少校！”热米尼亚诺宏亮的吼声打断了市长的话，“用不着喝五吆六，为自己壮胆，还是平心静气商量一下为好。我必须首先声明，站在墓地大门前面无须任何人批准。”

女婿们把岳母的灵柩放到地上。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市长问道。

“墓地已经关闭，这具尸体不能埋葬！”

“岂有此理！墓地归市政府管辖！”

“掘墓人正在罢工。”

“荒唐！他们都是公务人员。墓地管理人在哪里？”

“参加罢工，回家了。”

提伯里奥怒火满腔，想冲过去给热米尼亚诺一记耳光，但被拉查罗医生拦住：

“上校，镇静，小心你的心脏。”

“什么他妈心脏不心脏，心脏顶个屁用！”

“掘墓工人们在哪里？”市长又问道。

热米尼亚诺转过脸来，把手一招，三个人走出队伍，向前跨了几步，同时站出来的还有一个身穿灰色宽领神职人员服装的年轻人，他就是工人区的彼得—保罗神父。瓦卡利亚诺回过头对身后几步远的老神父怒气冲冲地说：

“看清楚了吧？这个恬不知耻的红色神父，站在罢工工人一边。”话没有说完，他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拉查罗医生赶紧说：“上校，镇静，镇静！”

三个掘墓工人站到热米尼亚诺身边，只见他们一个个瘦

骨嶙峋，衣衫褴褛，袖子和裤子上打满了补丁，其中一个光着脚，另外两个穿着破旧的草鞋。

“这就是你的‘公务人员’，市长先生！有目共睹，他们穿的是多么漂亮的礼服。”

“这是怎么回事？”威瓦尔迪诺对掘墓人说，“你们是市政府的职员，立刻给我打开公墓大门，让金达太太的棺木下葬。这是本市长的命令！”

“他们也要求增加工资，”彼得—保罗神父说，“他们三个家庭人口多，工资菲薄，不足糊口，并且几年来都没有增加过工资。”

“这与你有什么相干？”瓦卡利亚诺咬牙切齿，朝年轻的神父大声喊叫。

“这与安塔列斯全城居民都息息相关。”彼得—保罗回敬说。

市长盯着工人领袖继续说：

“你们工厂的工人为什么要插手掘墓人的事？”

“他们参加了罢工，我们有义务保护他们，并且一直保护到底！”

“胡扯！”提伯里奥又吼叫起来，“他们是被迫参加的。这些人恐怕连‘罢工’这个词也不懂！”

“至少比你懂得多！”热米尼亚诺毫不示弱。

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从医生手里挣脱出来，掏出手枪朝工人领袖冲去，热米尼亚诺把身子一斜，顺势攥住对方的右腕，几秒钟工夫便缴了老家伙的械，然后张开大手朝他脸上猛地一推，只见他踉踉跄跄倒退了几步，坐在地上。警察署长连忙冲到前边，马队指挥紧跟在后面，这时市长挥手叫

喊，不许他们鲁莽行事。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的帽子掉到地上，呼哧呼哧地喘个不停，眼巴巴地看着热米尼亚诺从容不迫地从手枪里取出子弹——这把手枪是瓦卡利亚诺祖传的遗物，伴他参加过无数次战斗，从未落到过敌人手里。警察署长执意不顾一切向热米尼亚诺及其同伙冲去，报社社长、教授和法官苦苦劝住。

彼得—保罗神父依然站在掘墓工人旁边。

热米尼亚诺把子弹装进口袋，把枪扔到瓦卡利亚诺脚下，这时他已经由医生搀扶着站了起来。

“收起这破烂玩艺儿吧，老东西！你要知道，时代变了，安塔列斯再不是你的私有财产。”热米尼亚诺把身转向市长，继续说，“现在我们可以正经地、认真地谈谈了，但是必须平等相待！先生们已经亲眼看到，我们不怕任何装腔作势的人。”

“少校！”伊诺森西奥大声咆哮，“下命令吧！我用子弹开出一条路来！”

“这我倒想领教领教！”工人领袖微微一笑，“我们这里有四百来人，都有武器，城里的人更多，准备对付一切挑衅。”

“这是暴乱！”法院院长叫道。

警察署长无可奈何地把手枪插进枪套，这时马队指挥把嘴凑到市长耳边说：

“我的骑士们已经作好进攻的准备，只等你的命令。”

但是，身后一个同伴却给他的热情泼了冷水：

“算了吧，队长，我们的手枪没有子弹。有几个使的还是几乎一百年前就不能用的滑膛枪。”

“没关系，”尼科反驳说，“我们用短剑、马刀、马蹄子！”

里宾多教授拉住他说：

“沉住气，沉住气，靠武力我们占不了便宜。”

接着又说了一句谁也听不懂的拉丁语。

“我们在安塔列斯全体居民面前丢尽了脸！”小伙子不服气地喊。

“不用着急，”市长说，“道理在我们一边。”

拉查罗医生想把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拉到汽车里，但老头子坚决不依，喊着让人们给他子弹：“你们谁手头有子弹？谁都不肯动一动，不怕丢脸？”

一株美丽的兰花在威瓦尔迪诺脑际出现，但稍纵即逝。

“罢工工人先生们，你们为什么要采取这等蛮不讲理的作法呢？”法院院长问。

“向老板们施加压力，使我们的事业获胜！”

法官指了指灵柩又说：

“可是这位太太与你们的罢工有什么相干？”

“与我们当然无关，但同掘墓工人关系重大。”

里宾多教授一直忙不迭地走来走去，用歌德^①、孔夫子和柏拉图的说教让大家冷静下来，这时他插嘴说：

“这样吧，市长先生，我建议不用掘墓工人，我们自己动手埋葬金达太太。”

热米尼亚诺摇摇他那佛拉芒人的大脑袋说：

“不要枉费心机了！前天举行的工人代表大会已经作出决定，在老板们答应我们的要求之前，任何人不得下葬。”

“讹诈！恶作剧！无耻！”市长说。

彼得一保罗神父指了指巴比罗尼亚的方向：

^① 歌德（1749—1823年），德国诗人、剧作家、思想家。

“恶作剧？无耻？那片贫民窟是什么呢？难道是安塔列斯的光荣吗？”

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已经歇过气来，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工人区的神父：

“上帝的神父偏偏要和共产党同流合污！”

“上校，他们不是共产党，是罢工工人！”彼得一保罗说。

提伯里奥转向热隆西奥说：

“神父，你给主教写封信控告他，把这个颠覆分子神父给我赶走，赶得远远的！”

神父低声说：

“主教对彼得一保罗神父的思想和行为了如指掌。”

“啊，我再也不相信什么主教……”瓦卡利亚诺义愤填膺，“再不相信什么教皇，他们都是一路货色，都是受莫斯科豢养的！”

10

法院院长盯着彼得一保罗说：

“真奇怪，你竟然会支持工人们阻止埋葬死者的决定，这可是亵渎神灵的行为。”

“我并没有同意这个决定，”神父解释说，“我只不过是支持他们增加工资的要求而已。”

热隆西奥神父失神地望着金达太太的灵柩，喃喃地说：

“一切死者都应当受到尊重，不管他们是富人、穷人，

白人还是黑人。”

“奇怪，”彼得·保罗神父马上反驳，“奇怪的是对死人如此敬重，而对活人却不屑一顾。”他耸耸肩膀接着说：“原因十分清楚，公正、明智地对待死人轻而易举，只要把他们埋到地下，他们就不会再制造麻烦，而对活人年复一年地关心和帮助他们，则要费事得多……”

太阳落到大河那边，光线已经不那么刺眼。

市长坚毅地看着热米尼亚诺：

“我再次向你们呼吁，让我们埋葬这位圣洁的夫人。”

“我们的回答是‘不行’。已经有五副棺材排在墓地前面，其中一个装着的是个无产者，我们的战友。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对任何人都不例外。”

“这是你最后的回答？”

“毫无回旋的余地。”

“可是要解决工潮还需费些时日。”里宾多教授发表见解，“而这些尸体经受不起长时间的搁置。这太危险了。”

“经受得起。”热米尼亚诺立刻回答，“死人不会提任何要求，他们的忍耐是无穷无尽的。”

市长把他的同伙们召集到一起——提伯里奥、法院院长、老神父、教授和其他几个头面人物，还有死者的四个女婿——低声商量了几分钟，然后操着在集会上发表演说的腔调对热米尼亚诺说：

“女士们，先生们！对这种作法，我们不能不提出抗议。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决定把金达太太的灵柩抬回城里，耐心等待。我郑重声明，由这一闻所未闻的疯狂行为所引起的一切后果，将由罢工工人，具体地说由热米尼亚诺·拉莫

斯先生本人负责！”

热米尼亚诺狡黠地一笑：

“这套把戏已在我意料之中，我们只能断然拒绝。你们当然可以把棺材抬回城去，埋在别处……比如说，埋在死者的院子里。如果留下，就要和其他五副棺材一起放在这里，我们将把金达太太的尸体当作人质加以保护。”

充满惊愕和气愤的静默沉重地压在安塔列斯要人们头上。彼得一保罗神父走到工人领袖身边：

“热米尼亚诺，是否把条件稍微……”

“这不可能，神父！只能对他们强硬。你可不了解这帮人。”

“请你考虑一下这种不得人心的作法给罢工带来的影响。”

“我只不过在履行代表大会的决定。这既非你的意见，也非我个人的主意。多数人的决定必须执行。”

11

市民们默默无声地注视着这个场面。

卢卡斯·法伊亚站到热米尼亚诺和威瓦尔迪诺中间，俨然一副演说家的姿态：

“尊敬的市政当局官员们！先生们！朋友们！在这严峻的时刻，我们必须表现出良知，把相互指责留待以后，或者永远不要！我们都是亲如手足的弟兄，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完人。依我之见，重要的是防止暴力，避免流血。因此我

建议，把金达太太的灵柩暂放在这里，今夜由罢工工人照看。为此我吁请工人们表现出尊严的态度。明天，甚至今天夜里，冷冻公司和法一巴公司总部或许能作出令工人满意的答复。”

市长及其朋友们不声不响地接受了这项建议，只有瓦卡利亚诺摇着头，嘟嘟囔囔地说：“依我看就该用子弹和马蹄开出一条血路。传统协会的小伙子们已经准备停当，象古代战争那样厮杀吧！在巴拉圭战争和一九三五年的战争中，我们南里约格朗德州的铁骑一口气撕破过敌人几道防线。我绝不向这帮下流东西妥协。”

卢卡斯等老头唠叨完，走到工人领袖旁边说：

“热米尼亚诺，你我相识多年，我的报纸从未做过任何对你的事业不利的事。你知道，我既是工人阶级的朋友，又非老板们的敌人。我是无党派又没有政治激情的人。”

“卢卡斯，你就开门见山地说吧！”

“你能担保这具棺材今夜不会被人打开吗？”

“笑话！我们当中既没有盗墓者又没有吸血鬼。”

市长、法院院长、神父、警察署长和瓦卡利亚诺又嘀咕了一阵。有人主张返回城里招集各家佣人，分发武器，然后卷土重来，打破工人防线，“教训教训这伙匪徒”。教区长低头不语，法院院长说：

“鉴于我们处于少数，我认为这个建议是可以接受的。目前，这是最明智的作法。还是各自回家，耐心等待时机，让时间为我们效劳吧。”

“这样做，我们太丢脸了，永远抬不起头来！”瓦卡利亚诺家族的首领提出异议。

“上校，”市长解释道，“失去一场战斗却能赢得整个战争，你不必如此悲观。”

威瓦尔迪诺回过头去，对热米尼亚诺说：

“把棺材放在什么地方？”

“围墙外面，和其他五个放在一起。”

“你们来抬？”

“死者是你们的人，自然由你们抬。”

冷汗涔涔的四个女婿抓着金属环抬起棺材，象醉汉一样蹒跚地朝前走去，工人纠察队让开一条窄窄的通道。

“放在哪儿？”在药店当老板的女婿问道。

“放在这口穷人的棺材旁边。不过用不着担心，贫穷不是传染病。”

女婿们按指定地点放好，随后又扫了一眼岳母华丽的灵柩，飞快地跑回他们那一伙人当中。

一直站在稍远的地方欣赏这出戏的平民百姓，看到威瓦尔迪诺朝自己的汽车走去，都一齐围拢过来。当市长在钻进奔驰牌高级轿车之前，他利用群众围拢来的机会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演说。只见他右手高举，伸出食指，以沉重的男低音说：

“在政治家生涯中会有这样的时刻：他最勇敢的举动正是在人们眼中显得怯弱的行为。我希望任何人都不要对刚才发生的事情作出错误的解释。事情绝不会这样结束！我要象上帝存在于天堂一样无可置疑地声明，罢工工人们，尤其是热米尼亚诺·拉莫斯本人，不仅对违抗市政府当局，而且要对阻止埋葬本市上流社会最尊贵、最可敬的贵妇人这种亵渎行为负责。诸位是我们耐心和忍让精神的见证人。你们都亲

眼看到，我没有允许我的警察向罢工工人开枪，避免了一场屠杀。然而，我不能不告知安塔列斯市全体市民，我有足够的力量弹压一切颠覆秩序的尝试，不管这种尝试来自何方。”

市长说完，只听见人群里发出稀稀拉拉的有气无力的叫好声。威瓦尔迪诺再次向死者的四个女婿表示哀悼。

那四位女婿身着孝服，面带哀伤，他们从人们的面前走过，两个坐在一块大石头上看热闹的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其中一个说：

“看见金苔丽娅几个女婿的脸色了吗？”

“真可怜。”

“可怜？我才可怜呢！我已经三个月没有拿到工资了。他们的‘悲伤’与岳母去世毫不相干。老太太是个专制魔王。”

“那么，他们为什么难过呢？”

“金苔丽娅把最珍贵的珠宝带进了棺材，这才是他们愁眉不展的真正原因。”

“啊！这怎么可能？”

“当然啦！戒指上有颗豌豆大小的钻石；饰针上镶满红宝石；项链是货真价实的珍珠串成的；耳环是……我也说不清楚，大概是绿宝石的；手镯是实心纯金的。这些都是他家祖传的珍宝。”

“唉呀！”

“你看，这几个家伙怎能不垂头丧气？这口棺材带走他们几亿克鲁塞罗呢！”

12

“传统协会”的骑士们开始后撤，队长劝大家不要加鞭向后猛跑，以免显出整个送葬队伍仓皇败退的样子。乐队早已逃得无影无踪，因为乐队指挥惟恐被流弹所伤，吓得屁滚尿流。汽车队掉头朝市中心开去。

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坐在凯迪拉克牌轿车里，妻子在一边哭成了泪人儿，另一边拉查罗医生在为他诊脉。老头儿喘着粗气，自言自语道：“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被别人打倒在地，从来没有被人打过耳光，从来没有被哪个婊子养的缴过械，我活了七十岁……混账东西，走着瞧吧！”拉查罗医生看着手表，用拇指和食指捏着病人的手腕。教区长表情沮丧，回过头来问道：“怎么样，大夫？”拉查罗回答说：“脉搏趋于正常。兰热太太，回家之后立即让他卧床休息，现在最重要的是休息，我给他开点镇静剂。”

“我不吃什么狗屁镇静剂。”

“吃吧，”妻子爱怜地说，“这是为你好，提伯。”

“今天不要让他吃晚饭，只喝些稀的。”医生又说，“熬点鸡汤。不能吸烟，也不要喝咖啡，注意休息，节制饮食。”

提伯里奥把头靠在车座上，嘴里还在不停地唠唠叨叨：“下贱东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的孩子们谁也不过去帮一把。要是我不对着这个该死的人的脑门开一枪，就等于我自认没有脸，在街上走也会羞死、伤心死的。”

“上校，”拉查罗医生说，“如果你继续这样，那我就不得

不让你住院了。”

“住院？我住医院？不去！除非把我捆起来抬去！”

“那你就该听医生的劝告。”妻子插嘴说。

“只今天卧床休息。”医生解释说，“明天或许你就能起床，然后作个心电图。”

“你又要用那个留声机来折磨我了。我父亲活了整整八十五岁，从来没有用过那玩艺儿。”

共和国广场附近的人行道上挤满了人。“他们为什么都在看我呢？”提伯里奥问道，“准是知道一个臭工人缴了我的手枪，把我打倒在地，在这里讥笑我。”

于是，两滴老泪顺着他的面颊缓缓流下来。

13

对于夜间值班看守基地的问题，热米尼亚诺考虑再三。如果把岗哨设在入口处，则离棺材太近，值班工人势必心中不快。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派出几个四人小组，把守通往山顶平地的各个路口。

夜幕降临，温暖潮湿的夜空繁星密布，萤火虫忽隐忽现，蟋蟀吱吱叫个不停。山顶上寂然无声。成群结队的蚂蚁来来往往，忙忙碌碌。蜥蜴在灌木杂草间窜来窜去，夜鸟偶尔象利箭似地飞来，落到坟头上、树枝间，大概是在啄吃肉蛆和昆虫。

凌晨三点左右，大树下的壕沟里闪出一个模糊的人影，弓着身子朝基地方向摸去。他叫什么？恐怕连他本人也不清

楚，因为每到一地，他都更名换姓。此人因为抢劫罪和偷窃罪正被几个城市的警察通缉。今天下午，他得知公墓门前存放的七个棺材中有一口极为精致，死者是本地最富有的贵妇，身上有价值连城的珍宝。盗墓者胸有成竹，在太阳落山的时候潜入壕沟。现在，他打算迅速干完这桩“买卖”，逃往国外，卖掉猎物。他的一个同伙带了一匹配有马鞍的快马在城外十字路口，等他事成之后从圣卡塔林纳州边界越过界河，逃往阿根廷或巴拉圭碰碰运气。

惯偷上衣口袋里装着一支手电筒，裤子口袋里有一个撬棍。他小心翼翼地往前走，不时停下来张望，倾听周围的动静，这是他第一次对死人行劫。

他的心平静地跳动，毫不慌张——否则怎能从事这种勾当呢？

他来到围墙拐角处，朝路口方向走去，只见整个安塔列斯城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朦胧的月光之下没有一个人影。值得庆幸的是围墙前面十几米处有一排枝叶繁茂的月桂树，形成一片阴影，这使他的活动很难被人发现。当然，他在使用手电筒时，必须用身体把光线遮挡得严严实实。

他紧贴着围墙，一步一步接近七口棺材。紧靠公墓入口的那个涂有黑色油漆的是下午五点钟才抬来的；第二个，便是他要找的小巧玲珑的浅色棺材。他跪下去，撬起大钉，抬起棺盖，让它轻轻向一边滑下去，然后从口袋里掏出电筒，先照照死人的双手——他早就听说过那只大名鼎鼎的宝石戒指。

岂有此理！

在她蜡黄色的手指上竟然连戒指的影子都没有！腕上也

没有手镯！再照照死者的胸部，也没有什么胸针，脖子上也没有项链……他狐疑地照照死者的脸部，不禁打了个冷颤：只见她睁开眼，嘴唇微微翕动，哼了一声，接着清清楚楚地说：“上帝，请允许我把灵魂交到你的手里。”小偷吓了一跳，惊叫了一声，慌忙站起来，扔下撬棍和亮着的手电筒，朝荒无人烟的野地逃去……

14

金达太太生前喜欢独自一人静静地观赏夜空。她常说这是“星里淘金”。这种闲情逸致也许使她和上帝更加亲近。她常常深情地仰望苍穹中的猎户座、大犬座、人马座、半人马座，特别是仰望南十字星座。出于神秘的心理上和记忆上的原因，她认为南十字星座不是世所共有的天体，而是巴西独有的财产。每当遇到什么事情使她过于悲伤，对人失去信任，她就在广漠的夜空里搜寻天蝎座。如果能看见它，就能找到“安塔列斯”星。这时候，想到它的直径比太阳还大四百倍，就觉得同这硕大无朋的天体比较起来，地球上和人世间的些须小事不足为虑，于是她从中得到巨大的慰藉，对世界与人生就无所烦恼了。每当她感到心情厌倦与惆怅的时候，她就吩咐佣人，如果有人来电话，就说她不在家，到阿尔德巴隆市去了。

现在，金苔丽娅太太直挺挺地躺在棺材里，睁着眼，似乎在眺望远处的天空。她双手抚摸着玫瑰念珠，嘴唇轻轻动着，象是在祈祷。

一只萤火虫飞落到她的鼻子上，她轻轻地摇摇头把小虫赶走，然后抬起手抓住棺材帮，慢慢坐了起来。她向四面一看，四周寂然无声，白墙上有圆圆的一片亮光……

“我们在天之父，”她一边祷告，一边慢慢站起来。

“你神圣的名字永存，”这时，她的身子终于和棺材垂直了。

“愿你的天国降临人间，”她抬起右腿，迈过棺材帮，象提心吊胆地试试澡盆的水温一样把脚慢慢往地上伸去。

“不管在人间还是天堂，”她的脚尖已经着地，两手捏着念珠上的十字架。

“愿你神圣的愿望普照，”她念完祷词，已经两脚着地，眼睛盯着那个带白色金属环的黑棺材，随后用脚尖轻轻踢了几下。

在以后几分钟的时间里，金达太太茫然地环顾四周——平地、天空、围墙和不远处依然亮着的手电筒……接着她跪在地上，想把旁边的一口棺材盖也抬起来，但力不从心，只得作罢。她用拳头在棺材盖上敲了三下。几秒钟之后，里边也敲三下回答。金苔丽娅太太看到棺材盖缓缓向上升起来，最后滑到一边。一个穿深色衣服的中等身材的男人从里面出来，象上了发条的玩具人一样机械地走了几步，朝四周望望，俯下身去拣起电筒，照照围墙，照照月桂树的树冠，又照照公墓所在的山顶平地，最后照到还跪着的贵妇脸上。

“金苔丽娅·坎博拉戈太太！”陌生男人叫道，“真是不胜荣幸！”

“你是谁？”

“看你能不能认出来……”他用手电筒的光束照着自己的

脸。

“我认出来了……可是没有把握。”

“西赛罗·布朗科博士!”

“可是你的样子变了。”

“据我所知，死神从来不会使人的脸变得好看一些。”

“你脸的右侧上那块紫黑色的东西把我弄糊涂了……你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死的?”

“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是昨天。”

“心脏病?”

“你看到我脸上这块东西可能以为我死于脑溢血。当时我正穿过广场，突然眼前一黑。”

金苔丽娅太太站起来，抬头望望天空：

“根据南十字星座的位置，现在大概是凌晨三点钟。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没有埋葬我们，把我们丢在公墓围墙外边呢?”

西赛罗耸耸肩膀：

“我也在为这事纳闷。另外我还想知道，你是怎样从棺材里出来的呢?”

“噢，我正在棺材里静静地躺着，突然看到一道非常刺眼的光。我想这肯定是上帝光芒四射的眼睛，就说：‘我来了，上帝，请允许我把灵魂交到你的手里!’可是，我只听到一声惊叫，光掉到地上，一个人影飞也似地跑了。”

“可能是个盗墓人……”

“或许真是个贼……”金苔丽娅太太摸摸手指、手腕、胸脯、脖子和耳朵，“啊，博士，我被盗了！贼把我的珠宝偷光了！”她站起来继续说，“上帝啊，我被盗了！那些东西都是

家传的珍宝呀……”

“请原谅，金苔丽娅太太，你的棺材里原本就没有什么珍宝，甚至连你的结婚戒指也没有。”

“你怎么知道？”

“这很简单。我曾到灵堂向你致意，还带去一束红黄相间的剑兰花，我亲手把鲜花放下以后，在你的遗体旁停留了一会儿。你的老朋友，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可以证明这一事实。我们俩还谈到你，高度赞扬了你的为人——当然，这些赞扬你是受之无愧的。但我可以发誓，当时你的尸体上一件珠宝都没有。”

“可是我给女儿和女婿们留下了遗嘱：带着从前辈们那里继承下来的所有珠宝入葬。”

“他们没有执行你的遗嘱。”

“这帮奸商、骗子！”

她拖着沉重的脚步，双手叉腰，踱来踱去。

“金苔丽娅太太，我并不责怪他们。把几亿克鲁塞罗同这口棺材一起埋葬不能不算是浪费……”

“我留给他们的土地、房产、股票、钱财和别的贵重的珍宝，难道还不够多吗？”

西赛罗·布朗科耸耸双肩：

“人的贪心是无止境的，太太。”

“好吧，谢谢你到我的灵堂吊唁，谢谢你送给我的剑兰花。”

“不用谢我。既然我们都已经死了，不再是这场人间喜剧里的角色，我不妨绝对坦率地向你承认，我前去吊唁是出于个人的目的。我想讨好你家，因为我一直注意着你的财产清单。”

“很好，既然我们开诚相见……我从来对你没有好感。”

“哦，为什么呢？”

“因为我一直认为你是个诡计多端、虚伪狡诈的律师。”

“从来没有人指责过我无能。”

“能力和诚实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

“金苔丽娅太太，我对你本人怀着应有的尊敬告诉你，我对你家庭的历史了如指掌，甚至可以为你们坎博拉戈家族写出一部令人发指的历史。你的舅舅——也是你的公爹——绝不是什么圣人。就在这座公墓里，有八个到十个人是他指使别人杀死或者他亲手杀死的。在巧取豪夺、盗用公款、掠夺牲畜方面，坎博拉戈家仅仅比瓦卡利亚诺家略逊一筹……”

“够了！”老太太叫道，“够了！既然我们不得不暴尸旷野，至少应该埋葬家族的往事吧。”

说完，她一下子从律师手里夺过手电筒，照照其余五口排成一行的棺材。

“这些是谁呢？”

“都是些无名的平民百姓，除了两个……”

“为什么不打开这些箱子，让他们也出来呢？”

“我不得不提醒你，他们不是你同阶级的人……”

“废话！死人没有什么阶级，我也想看看这些死人的样子。”

“好吧，你请坐吧！”

金苔丽娅太太坐到自己棺材的一端，不停地抚摸着玫瑰念珠，嘴里念着孩提时代一个暴风雨的夜晚从祖母那里学来的一段古老的祈祷词。

西赛罗·布朗科博士打开另五口棺材中的第一口。不一

会儿，一个比他还高的男人已经站立在旁边。两人轻声争了几句，西赛罗用手电筒照照另一个死者的脸，然后又照照自己的脸。

“你也在这儿？”

“可不是嘛！生活就是这样捉弄人。等会儿我给你解释，先帮我打开那四具棺材。”

下一具棺材由粗糙的木板钉成，律师从地上拣起小偷扔下的家伙，开始撬盖板。另一个人动手起另一个棺材的铆钉。几分钟之后，在月桂树浓密的枝叶沿墓地围墙形成的比夜色更加黑暗的长形阴影里，六具死尸朦朦胧胧地站在金苔丽娅太太面前。

“好啦！”西赛罗律师说，“都靠围墙排好，我来介绍一下。”

“你凭什么对我发号施令？”说话的是他们当中最高的男子，声音严厉，火气十足。

“喂，伙计，”西赛罗说，“难道你不明白我们已经死了，不应当象活人那样大动肝火。可是，既然你在用词上吹毛求疵，我就改改说法：‘敬请诸位靠墙站立，委屈片刻！’”

大家都倚墙站好，象是即将被处决的犯人站在行刑队前面一样。

15

西赛罗律师俨然一副司仪的架势，站在前面。他用手电筒照照站在排头的高个子男人——长长的驴脸，茨冈人一样

褐色的皮肤，头发和胡须已经花白，又黄又结实的两排门牙向外凸出。

“他是若塞·路易斯，人们都叫他巴塞罗纳。”

“共产党鞋匠！”金苔丽娅太太叫道。

“住口，太太！”被介绍的人举起右手，大声抗议，“请不要把工团主义同共产主义混为一谈。我认为这是对我的信仰的污辱！”

“你是怎么样死的？”坎博拉戈家族女族长问道。

“不知道，也不想知道。”鞋匠回答。

“这我可以说明一下，”律师插嘴说，“他死于动脉血管破裂。”

鞋匠暗紫色的嘴唇咧开，两颗门牙和没有血色的齿龈都裸露在外面。他两手抚摸着前胸，轻声笑着说：

“迟早总要死的。”

西赛罗用手电筒照照旁边的棺材。

“巴塞罗纳，你听我说，你这口蛮不错的棺材还多亏市政府的周济呢。”

“胡说！首先，我并不是一贫如洗的人，既不请求也不接受现政权的施舍。我是鳏夫，没有继承人，政府会接收我的房子和店铺。这口破棺材值几个钱？我一死，市政府还捞了一把呢！”

“现在我来介绍下一个死人。”西赛罗说。

“请不要用这么吓人的字眼吧，”金苔丽娅太太要求说，“还是用‘人’为好。”

现在，手电筒的光柱照着另一个男人。他窄窄的肩膀，苍白的长脸，头显得格外大，衣服极不合身，裤子只穿到小

腿中间，软领白衬衣上没有打领带，脚上穿一双黄皮鞋。

“麦南德罗·欧林达教授！”金苔丽娅太太叫道。

“正是他，”律师说，“割断腕上的动脉自杀的。”

钢琴家腕上缠着绷带，两只手吊在躯体两侧，活象游离于他本人之外的两个独立的物体。

金苔丽娅太太摇摇头，用舌头和牙齿发出啧啧声表示不满：

“音乐家，这难道是一个教徒应当做的吗？”

她又以教师教训学生的口气说：“自杀是违反上帝教义的罪孽。”

欧林达把头靠在墙上，望着天空一声不吭。

“下一个。”太太命令道。

“下一个是女性。”律师解释说，手电筒照到一个女人身上。

“我的上帝！”金苔丽娅太太又喊起来，“这是怎么回事？”

只见这女人五十多岁，光着两只脚，瘦得象架骷髅，身穿医院穷人住院部那种劣等布大褂。

“她是埃洛蒂尔德斯。一九二五年到一九四五年期间，以她特有的娇媚和姿色成为安塔列斯最有名的妓女，珠光宝气的皮肉店——‘美女’妓院红极一时的雌儿。她曾使无数正人君子、有妇之夫为之倾倒。金苔丽娅太太，她充当你的老朋友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的外室达四年之久呢。”

“五年。”女人热情地纠正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埃洛蒂尔德斯年老色衰，身价也跟着下跌，到四十多岁的时候，就不得不沿街拉客，以任何价钱出卖肉体。五千瑞斯，对吧，埃洛蒂尔德斯？”

“有时还要过两千瑞斯呢。”她垂下头，低声说，“我不能饿死呀！”

“姑娘，莫非你不曾想过找个正经工作？”金苔丽娅问道。巴塞罗那向前迈出一步，走出队列，抗议说：

“这到底是介绍还是审讯？结束这场滑稽剧吧，西赛罗博士！”

“这个女人死于什么病呢？”金苔丽娅太太还想知道个究竟。

埃洛蒂尔德斯故作姿态地说：

“肺结核。”

“可是现在有了抗菌素，没人死于这种……”

“确实如此，”律师说，“可是埃洛蒂尔德斯住在‘救世’医院的穷人病房的时候，拉查罗医生说药房和全城的药店里都没有链霉素。他答应到外地去找，看来是忘了……”

“下一个！”太太命令道。

手电筒的光束照亮了一张满是紫黑色瘀斑的脸，一只眼睛几乎已掉出眼眶，右臂完全折断，仿佛仅仅由一根细绳吊在躯干上，看来生前曾受过一顿毒打。

“他是若奥·帕斯^①，年轻聪明的理想主义者。此人颇为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名字，所以，后来成为热心的和平主义者。他在安塔列斯组织过群众集会反对美国入侵古巴。集会被警棍驱散以后，若奥·帕斯被逮捕，坐了一个星期牢，释放之后又被捕过，说起来话就长了。”

“怎么死的？”金苔丽娅太太问。

^① 帕斯，葡萄牙文意为“和平”。

“因肺栓塞死在‘救世’医院里。”

“说谎！”若奥·帕斯叫道，“是在市监狱被警察署长伊诺森西奥·皮卡索的刽子手们拷打致死的，是被他们杀死的！”

西赛罗博士十分反感，但不便发作，他摆摆手：

“小若奥，别着急，这只不过是一般的介绍，以后我还会详细讲你的经历的。”

手电筒照在另一个人脸上。由于他身材矮小，很难判断他的年龄，只见他举止猥琐，獐头鼠目，面颊因酗酒过度而有些臃肿，眼球突出，皮肤象是刚刚加工过的皮革。

“我的天！”金苔丽娅太太惊叫一声，“这是什么东西？”

“安塔列斯城的酒鬼，”律师说，“大名鼎鼎的布丁·德·卡沙萨。”

布丁咧嘴一笑，露出参差不齐的牙齿。

“晚安，太太！”他一边说，一边朝金苔丽娅太太点头致意，然后双手捂住眼睛，挡住电筒强烈的光线，向司仪问道：

“我是怎么死的呢？”

“只能是肝硬化。”金苔丽娅太太说。

“这是人们意料中的死因，但是，事实上，我们的布丁并非自然死亡，而是被谋杀的。”

“什么？”酒鬼笑道，“我被人谋杀？我一生从没有敌人，谁肯为我这个呆鸟糟蹋火药呢？”

“你的妻子。”

“纳塔丽娜？我不相信，你在和我开玩笑，博士。我老婆连只苍蝇也打不死。”

“或许是这样，但她在你的饭里放的毒药足以毒死一匹马。”

布丁·德·卡沙萨惊异地张着大嘴，过了好长时间，才摇摇头说：

“我不相信！谁也不能使我相信有这等事！”

“我亲眼看到了法医的验尸结果。”

“我不懂你的话，博士。”

“布丁，我是说，警察局的医生打开你的胃，发现你吃的午饭里有砒霜。”

“这倒可能，但纳塔丽娜与砒霜毫无关系。”

“她本人已经承认了！”

布丁·德·卡沙萨不再说话，用手摸着下巴上印第安人特有的又稀又硬的胡子，过了半晌才问道：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呢？”

“她对警察署长说，她再也无法忍受你的折磨，还说为了养活你，她象女奴一样不停地干活，而你呢，有时候到凌晨才醉醺醺地回到家里，还打她呢。”

布丁低着头，伸出一只没有穿鞋的大脚，用脚趾在地上画着什么。

“这是真的吗？”女族长厉声问道。

他犹豫了片刻，结结巴巴地说：

“是真的，太太。我是个该死的东西。可怜的纳塔丽娜！但愿没有把她投进监牢。”

“她已经被捕了，”律师说，“下月开庭审判。”

“混蛋！”酒鬼骂道，“请原谅，太太，我无意中说了脏话……”

西赛罗·布朗科用手电照着女财主的脸：

“是啊，朋友们，我们当中有金苔丽娅·坎博拉戈太太，

如果说不是安塔列斯最德高望重的贵妇，起码也是其中之一。”

“你指的金苔丽娅太太？”巴塞罗纳叫道，“谁说的？她和她那帮人的鞋底和半高跟还都是我钉的呢！近三十年来，我为安塔列斯半数以上的资产阶级的蹄子钉过掌。”

五名死者围住金苔丽娅·坎博拉戈太太。埃洛蒂尔德斯凑到她跟前低声说：

“能站在你的身边，我是多么荣幸。”

老太太猛地把身子向后退了一闪。

“女人，你别用嘴冲着我的脸说话！”

巴塞罗纳大笑道：

“哈哈，太太不至于到现在还怕肺结核杆菌吧……”

“请记住，若奥，”律师微微一笑，“人死以后还有条件反射……”

埃洛蒂尔德斯不好意思地拍拍西赛罗的肩膀：

“我可以提个问题吗，博士？”

“说哪里话，当然可以。”

“我们现在到底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

“既不在天堂，又不在地狱。我们都没有被埋葬，而是被放在安塔列斯城公墓外边。”

布丁·德·卡沙萨聚精会神地朝城市方向看了几秒钟，嘟嘟哝哝地说：

“注意到了吗？安塔列斯没有一点亮光……街上、各家各户的窗口都是黑咕隆咚。你们知道我是怎么想的？我觉得我们被丢在这里是因为发生了一场瘟疫，全城的人统统都死了。或者因为阿根廷人入侵巴西，把我们的人杀光了。”

“哦，”巴塞罗纳蓦地用手掌拍拍前额，“一切都清楚了，罢工仍在继续……”

“可是，我们同这场罢工有什么相干呢？”金苔丽娅太太问道。

“我死前一天，出席了工人代表大会。会上，我们讨论了向老板和当局施加压力，以达到罢工目的的各种方法。我请求发言，建议掘墓工人参加总罢工，在老板们向工人屈服以前，不管谁死了，都不准埋葬。啊，现在一切都一清二楚了！”

“现在，你还有脸说这个？”

“只有血管里流动着西班牙人血液的人才能想出这种主意！”鞋匠得意扬扬，“而我的祖父母和母亲正是在塞万提斯^①和乌纳穆诺^②的土地上出生的。”

“这叫自作自受。”金苔丽娅太太说，“你当初没有料到自己反而成了这条妙计的牺牲品。活该！”

“尊贵的太太，你说什么？牺牲品？呸！对我来说，在地下或在地上腐烂一个样！我是唯物主义者。”他说着摸了摸自己的身体，“我只是不想在头脑还清醒的时候腐烂……”

“你的建议被大会采纳了吗？”西赛罗灭了手电，问道。

“虽然无辜的彼得—保罗神父表示反对这个建议，讲了几乎半小时，但它最后还是被通过了。”

一只夜鸟——蝙蝠或是猫头鹰，——从墓地围墙上飞过，消失在月桂树树冠之中。

布丁·德·卡沙萨小心翼翼地摸了摸自己的胃部，轻声

①② 塞万提斯和乌纳穆诺，均为西班牙名作家。

埋怨道：

“他们给我缝得很潦草，真糟糕。”

埃洛蒂尔德斯用手指理了理头发，当年的娇媚仍然依稀可见。

巴塞罗纳坐在地上，低头沉思了一会儿说：

“难道我们真的死了？”

“摸摸胸口，看你的心脏是不是还在跳动。”律师对他说。

鞋匠把大手掌放到胸脯，全神贯注地听了一会儿。

“不跳。”他说着，又用拇指和食指捏住手腕，“脉搏也停止了。”

“我连呼吸也停止了。”若奥·帕斯说。

西赛罗用两只手捂住肚子：

“我感到内脏里有生物在紧张地活动……”

“如果说我们确实是死尸，那么，我们还在这里谈话，交换意见和想法，还有记忆力……这如何解释呢？”金苔丽娅太太停止念诵对海上遇难者的祈祷词，但手指还在抚摸着玫瑰念珠。

“我的太太，”律师回答说，“对此我也无法解释。应当坦率地承认我对神秘主义和招魂论并不精通，而对死因学只不过有一个称职的律师必不可少的知识而已……我是说，我只是读过与我的职业有关的书籍。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们都曾对生与死的神秘伏案沉思，可是就我所知，谁也无法得出最后的结论。”

麦南德罗·欧林达抬头望望星空，哼着《热情奏鸣曲》的头几个乐章的旋律。

西赛罗背诵似地说：

“活着是一种习惯……”

“活着是一种恶习……”巴塞罗纳说。

“对我来说，”钢琴教授低声说，“是一种既孤独又伤感的恶习。”

金苔丽娅太太望望天空：

“对很多人来说，活着有时好象是在作鬼脸。”

16

“哲理问题讨论得太多了。”巴塞罗纳表示不满，“我们应当干点什么事情！”

“为什么要性急呢？”律师问道，“我们有生之年还长呢，噢，我指的是有死之年……永恒的余年……假如永恒有余年的话。既然谈到时间，我想问一下，现在几点了？”

律师打开手电，照照自己的左腕。

“我那一片忠心的妻子肯定觉得我的欧米加金表太贵重了，同我一块儿埋掉有点可惜……”

“我的表在警察署就不见了，”若奥·帕斯说，“现在可能已经在刽子手的手腕上了。”

“二十年前我就把手表典当了，”埃洛蒂尔德斯叹了口气，“后来就再没有钱从当铺里赎出来。”

巴塞罗纳摸了摸口袋：

“有人把我从父亲手里继承的‘菲利浦’怀表偷了……”

“我从来没有戴过手表，”布丁·德·卡沙萨说，“其实，

我从来也没有为时间操过心。”

金苔丽娅太太望望星空说：

“大概快凌晨四点了。”

“上帝的表几点了？”麦南德罗·欧林达好象并不想让别人回答他的问题，接着问道，“上帝的日历上今天是什么日子？”

巴塞罗纳沿着公墓的围墙慢慢腾腾地踱来踱去，麦南德罗坐在自己的棺材上，轻轻地把两只手放到膝盖上，那小心翼翼的样子活象是抱起了两个刚刚睡着的婴儿。一群萤火虫落到埃洛蒂尔德斯头上，象是教皇头上戴的镶满宝石的皇冠。

若奥·帕斯靠在一棵月桂树上，小声说：“我觉得我们象是没有带行李、误了火车的旅客，在等下一趟车。可是谁也不知道下一趟车什么时候来。车票上没有字，所以谁也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

“啊，这样说可不好！”金苔丽娅太太反驳道，“异教徒和无神论者才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呢！信仰上帝和宗教的人对自己死后的归宿知道得一清二楚。”

巴塞罗纳走近这位贵妇人，以低沉而沙哑的声音说：

“你一生广施善行、作弥撒、虔诚祈祷……只不过是 在为这趟旅行付路费……”

“巴塞罗纳，不得无礼！”律师厉声斥责说，“我们应该尊重别人的信仰。”

巴塞罗纳用手理了理浓密的头发：

“请你告诉我，金苔丽娅太太，现在你死了，是不是象你的宗教、你的神父和你的圣经所许诺的那样见到上帝？”

“愚蠢！无知！我的灵魂正在朝上帝走去，你们在这儿看到的只不过是虫蛀蛆咬的躯壳。我怎能让一个异教徒、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一个扔炸弹的家伙、一个颠覆分子理解这些精神上的东西呢？”

鞋匠爽朗地一笑，好象喉咙里含着嗽口水：

“好吧！金苔丽娅太太，我不再和你争长论短。现在，我们真是风雨同舟了。”

“感谢上帝，我们最好是在各自不同的客舱里。”

“我可以告诉你，我不会忘掉自己的身份——二等或三等舱的乘客。”鞋匠恶意地笑着说。

布丁看了看埃洛蒂尔德斯：

“那么我们呢，只能在底舱了。”

西赛罗博士走到若奥·帕斯跟前低声说：

“据我们刚才听到的这番谈话看来，人死之后仍然喜欢用比喻。”

“生活本身很可能就是上帝灵感中的一种比喻。”麦南德罗教授说。他声音极低，象是怕惊醒怀中两个熟睡的婴儿。

金苔丽娅太太站起来，到教授身边坐下：

“请告诉我，教授，你怎么会有勇气自杀呢？难道你不知道，只有上帝能赋予我们生命，只有上帝才有权收回我们的生命吗？”

钢琴家看了看自己的两只手，沉默了一会儿才说：

“那是个不堪回首的时刻，金苔丽娅太太……当时，我孤零零一人呆在家里，简直绝望了。我想弹弹《热情奏鸣曲》，可是总弹不好。我终于省悟到，这些年来一直认为有朝一日能举办音乐会而一举成名只不过是自欺欺人。那么我

的失败归咎于谁呢？归咎于我这两只手，两只忘恩负义的手！金苔丽娅太太，请你理解我的苦衷。我所做的并非原来意义上的自杀，而是惩罚我的手！如果真的轻生，我会服毒自尽的……或者朝头上开一枪。可是，我没有这样做，而是用刀片割断了手腕上的动脉，杀死了我的两只手。一只手结果了另一只手，也算是兄弟之间的互相杀戮……”

金苔丽娅太太不住地摇头。

“你错了，完全错了，大错特错了！你怎么不知道，割断动脉，人会失血而死呢？”

“我不知道，不知道……当时我懵懵懂懂。我割断腕上的血管以后，感到疼痛，看到流出鲜血，吓得我魂飞魄散，可是我马上又镇静下来，躺在沙发上，望着屋里的一切：父母的相片、钢琴、贝多芬的画像、书架、乐谱、旧地毯……血越流越多，我越虚弱，眼前金星乱窜，天旋地转……一切象是一场莫名其妙的梦。我的一生从头到尾在眼前一幕一幕闪现，仿佛在记忆之中有只神奇的幻灯机映出的影象……首先，我感到自己在母亲子宫里舒舒服服地蜷缩成一团、紧攥着双手……我又回忆起离开这个温暖的小巢穴来到人世间的时刻。怎么，太太，你不相信吗？后来我已经在摇篮里了……有一天，我举起胳膊，发现了我的两只手……多么奇怪，这东西居然能动……它们是我最初的玩具。临死之前，我还想起右手食指弹在琴键上时的情景……最初的几堂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学习……想起在老师家认识的人们……还有那天晚上在科隆剧院……观看史纳白尔^①的音乐会

^① 史纳白尔（1882—1951年），奥地利作曲家、钢琴演奏家。

……啊，我越来越虚弱……浑身冰凉了……最后我又重新看到那个可怕的夜晚——我走到圣彼得剧院舞台上弹《热情奏鸣曲》……两只手却背叛了我，让我当众出丑，……包厢里的嘘声、口哨声、喊叫声……比嘘声更令人难堪的是普通观众席上同情的沉寂……我躺在沙发上，请上帝饶恕，感到死的甜蜜。死能永远摆脱羞辱，摆脱苦恼，摆脱孤独，摆脱一切！”

金苔丽娅太太静静听完他的话才问道：

“难道你不知道自杀的人不得进入天堂吗？”

“金苔丽娅太太，在我看来，安塔列斯本身就是地狱的缩影，人们互不谅解，幸灾乐祸，无情无义，这些都使我伤透了心。地狱不会比安塔列斯更糟。”

“我认为你这样看待自己的城市和同乡是不公正的。”太太向音乐家投去严厉的、几乎是充满敌意的目光，“自杀身死的人是不能埋葬在这块神圣的墓地的，你知道吗？”

他耸了耸瘦骨嶙峋的肩膀，哼起莫扎特的奏鸣曲，同时手指随着音乐的节拍慢慢地活动起来，象两个睡梦中的婴儿在摇篮里有节奏地舒展着四肢。

17

在离其他几个人稍远的地方，若奥·帕斯和西赛罗·布朗科横眉怒视，剑拔弩张。

“你对我的遭遇了如指掌，”只听第一个说，“为什么不向别人讲出实情呢？你这个恬不知耻的无赖，贪赃枉法的恶

棍，胆小如鼠的懦夫！”

“若奥，克制点，别发火，别这样骂人。你知道，我血管里的血液已经停止流动，再也感觉不到羞耻。”

“你一直是瓦卡利亚诺这个老东西和威瓦尔迪诺·布拉泽奥豢养的打手，是这两个无恶不作的家伙所干的一切肮脏勾当的马前卒，为他们出谋划策的、无事生非的饶舌妇！你竟然如此冷酷无情、丧尽天良！”

“啊，小伙子，人并不象一枚硬币，只有正反两面，而是一个多面体，由成千上万个平面组成，所以一个人、一件事，可以从成千上万个角度去观察。从根本上说，你同相信绝对道德的金苔丽娅太太同样笃信宗教。总而言之，站在我面前的是个没有脱离资产阶级道德说教羁绊的‘社会主义者’。”

“不要有意打岔！你明明知道我不是在医院里死于肺炎，而是在监狱里被杀的。你能否认这一点吗？”

“我不否认。”

“你也明明知道我没有犯过什么罪。”

“等一等！我没有无所不知的本领。即使市长本人也并不了解他的警察署里发生的一切事情。当时有人控告你……署长伊诺森西奥是狂热的法律维护者，他断定你是安塔列斯‘十一人小组’的首领，想从你嘴里了解另外十个危险的游击队员的名字。一开始，他用我国法律允许的常规手段审问你，可是你拒不开口……”

“我怎能招认我根本不知道的事情呢？我同所谓‘十一人小组’毫无关系，如果安塔列斯真的有这么一个小组的话。”

“不管怎么样，最后伊诺森西奥·皮卡索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采用‘特殊手段’。”

“你为什么不直接了当地用最确切的词汇——‘拷打’呢？”

“啊，作为律师，我习惯于措词婉转。”

“把我的尸体秘密运到医院，谎称自然死亡，是你的主意吧？”

“我承认是我的主意。可是，如果当初你供出安塔列斯游击队员的名字的话，便不会受刑，更不会惨死。”

“可是，我一个也不知道！即使知道，也不会告发！”

“安塔列斯至少有六十个警方记录在案的人，你本可以说他们当中的几个是‘小组’成员……那样你就得救了。”

“卑鄙无耻！我绝不会为了免受皮肉之苦而付出这样的代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代价——价值。若奥，请不要强装圣人，告诉我，你的价值是什么呢？”

“正义和真理。”

“太抽象了，恐怕你并不了解这两个词的确切含意。即使现在，在我们所处的情况下，言词也只不过是言词而已，其意义微乎其微，甚至一文不值。”

西赛罗用手电筒照着若奥·帕斯的脸：

“若奥，不要以为我看到他们对你和对其他人所作的一切都无动于衷，麻木不仁。象我这样的人一旦同威瓦尔迪诺和提伯里奥同流合污，只能越走越远，越陷越深，惟一的出路是继续为虎作伥，否则会彻底完蛋。我不想知道警察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起初，我还受到良心的谴责，感到负有罪

责，睡不好觉，打算同这帮人一刀两断。可是金钱对我来说却飘逸出醉人的清香。金钱和成功，以及舒适的生活。可是，你不觉得这个话题对我们这些死人来说是太不适宜吗？”

说完，律师抬腿要走，若奥拉住他的胳膊，拦住他：

“杀死我以后，他们是怎样对待我的妻子的？”

“伊诺森西奥派人把她抓去审问了。”

“她正在怀孕……虐待她了吗？”

“若奥·帕斯，你是想知道事实真相呢，还是想让我作一个富有同情心的答复呢？”

“当然是前者，我从来都是这样。”

“从一切迹象看来，她受到毒刑拷打的威胁……”

若奥·帕斯一拳打在西赛罗脸上，几乎把他打倒在地：

“恶棍！混蛋！强盗！”

“我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毫无感觉。”律师站稳身子说，

“反而觉得你的举动象我们这几个不能被埋葬的死人的处境一样荒唐可笑。”

“伊诺森西奥的匪徒们大概已经结果了我们尚未出世的儿子……”

“我死前几小时在警察署见过丽达，伊诺森西奥放了她，随后拉查罗医生为她作了检查，婴儿还活着。”

“我不相信。”

这时，金苔丽娅太太轻轻拍了拍麦南德罗的肩膀，象是在安慰他，随即转过头去，仿佛向群众集会发表演说一样大声说道：

“我们必须做些什么！”

西赛罗·布朗科把其他六具死尸召集到一起，对他们说：

“伙伴们，我不能因为已经死去就不从事我生前的职业——律师。刚才我制定了一个计划……”

“快说吧！”金苔丽娅太太命令道。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争取体面的埋葬，这是基督教社会的习惯，也是我们的权利。”

“博士说得不错！”布丁·德·卡沙萨叫道。

“请注意听。喂，若奥，你也过来听听。这个主意非常简单。明天早晨，我们全体向安塔列斯进发，表示抗议……”

“一场反对罢工的罢工！”金苔丽娅太太兴致勃勃地说。

“如果为了这个目的而进军的话，”巴塞罗纳插嘴说，“别指望我参加。”

“别着急，听我说，”律师拍拍鞋匠的胳膊，“我们要利用手中一切武器，首先要利用死人这一点。我们要比活人更活跃。”

“什么？”

“不管全城居民多么反感，我们——七个死人——要出现在他们中间。如果不按我们规定的期限埋葬，我们就用尸体的恶臭污染安塔列斯的空气。”

“这个主意真叫人毛骨悚然，博士！”埃洛蒂尔德斯故作娇媚之态，用手梳理着头发说。

“为什么不把西赛罗博士的建议付诸表决呢？”鞋匠问道。

“好吧，”律师说，“我不想把这称之为人民民主，而应当叫……我们可以设想……叫死人民主（未来的社会学家将不得不承认这个新词汇）。我现在必须了解一下，一旦需要口头委托一个人为我们几个死人辩护，诸位是否愿意承认我是你们的律师。”

金苔丽娅太太点头同意，埃洛蒂尔德斯、布丁和麦南德罗也点点头，只有巴塞罗纳犹豫不决：

“我想先详细了解一下你的计划。”

“计划十分简单。我们大家一起沿祖国志愿者大街朝共和国广场进发，到达目的地之后解散，各自回家……可以在家呆几个小时。重要的是——请诸位特别注意这一点——中午当圣母院响起十二点的钟声的时候，务请大家到广场圆形舞台集合，静静坐在上边的长凳上等我。”

“你干什么呢？”若奥·帕斯问道。

“我先回家取几份重要文件，然后到市长寓所口头向他发出最后通牒——要么在至多二十四小时之内把我们埋葬，要么让我们在圆形舞台上腐烂，而这从卫生和市容观点来看，对安塔列斯都是极为不利的……自然，从道德上来看也是如此。”

“威瓦尔迪诺少校会争辩说，由于罢工，他爱莫能助。所以我请你现在，就在这里，向我们保证要求老板们满足罢工工人们的一切要求。”

西赛罗微微一笑：

“我也这么想，这并非帮助罢工——我对罢工不感兴趣——也不是为了讨活人们欢心。一个干练的律师为了赢得一场诉讼，必须善于利用各种正大光明或者鼠窃狗偷的手段。朋友们，在这场官司中，我本人也是当事人。”他把头转向若奥·帕斯，“怎么样，难道你还不能聘请我……”

“我不能相信你。出于条件反射，你会对市长和瓦卡利亚诺唯唯诺诺。”

“若奥·帕斯，唯心主义蒙住了你的眼睛。请你听着：

如果市长和安塔列斯别的显贵们对我们采取激烈措施，我保证当众揭露他们贪污盗窃、横行不法的卑鄙行径。”

“啊，如果你言而有信，那当然好！”

律师环顾四周：

“这么说，诸位一致委托我？”

另外六个死者同时点头同意。

“很好，现在只等太阳出山了。”

七具死尸同时走进各自的棺材，躺到里面，眼巴巴地盼着新的一天到来。

18

第二天早晨，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在祖国志愿者大街头轮流把守了整整一夜的几个工人正朝墓地走去。

“这气味可真难闻，简直叫人无法忍受。”其中一个说。

“别太走近棺材，至少要离开三十米……”

“那有什么用！是风把臭味吹到我们鼻子里的。”

走在前头的人回过头来说：

“我看一切正常，只等工友们来替换了，我已经饿得肚子叽哩咕噜叫了。”

一个矮胖的工人停下来，他一直神色惊惶地抽着烟斗，啐了一口唾沫，说：

“等一等，我有件事对你们说……”

大家都停住脚步：

“什么事？”

“我值班的时候，大约凌晨三、四点的样子，看见墓地前边棺材附近有亮光……”

“亮光？不可能！一定是萤火虫。”

胖子使劲摇头，坚决否认：

“不是萤火虫，好象是手电筒，忽明忽灭，隔一会儿又亮了……”

一个工友勉强一笑：

“我敢打赌，你准是值班的时候睡着了，做了个梦。”

“我没有睡觉，甚至连坐也没有坐过，一直抽着烟走来走去，眼睛盯着墓地。”

“既然你看到了亮光，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啊……我怕你们会去弄个水落石出，觉得最好还是别吱声。”

“胆小鬼。”

“我不怕活人，可是说什么也不想同死人打交道。”

“走吧！”

这伙人继续朝前走，可是马上又停下来，一个个吓得扭歪了脸，胸口象压着石头，嗓子里象堵上了棉花——他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七具死尸象刚刚睡醒似的，一齐慢腾腾地从各自的棺材里站了起来。

“我的上帝！”一个工人大叫一声，转身朝界河方向跑去，其余几个喘着粗气紧跟在后面。恐怖的气氛马上传染给把守另外几个路口的工人，吓得他们四散奔逃，只是没有一个人往墓地方向跑……

19

惨淡的阳光照着大地，七具死尸互相默默地看了一会，还是西赛罗博士先开口：

“七个初生的婴儿。”

巴塞罗纳象是有什么意外发现似的，笑了笑说：

“腐烂的胎儿。”

“你们的样子真可怕！”太太恶心得脸都歪了。

“太太，你的尊容也不见得美！”鞋匠含讥带讽地说。

“幸亏我看不见自己……”

“如果你需要镜子的话，”西赛罗故作斯文地朝她迈了几步，“我愿意奉献眼珠供你使用。”

金苔丽娅太太没有回答，只是转过身去观察着埃洛蒂尔德斯。在七个死人当中，她的样子最为难看：皮肤象一张铅灰色的薄纸紧紧包住那张没有一点儿肉的脸，头部骨骼隐约可见，死神又在她的鼻孔和眼睛周围涂上淡淡的铜绿色。

西赛罗·布朗科博士的头活象一个干瘪的、挤压得凸一块凹一块的大茄子。这时他正垂下眼睛从上到下审视自己的身躯：

“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让我穿这么件可笑的发了霉的上衣！衬衣还是朝外翘的硬领，打的不是领带，而是蝴蝶结……重新涂一层油的旧皮鞋。我老婆可真想得出来！”

然后，西赛罗把注意力集中到坎博拉戈家族女族长身上。她的脸变成了碘色，象个混血儿，仿佛死神利用返

祖现象把非洲先辈的肤色涂到她身上。只见她不谐调地挥动两只手，驱赶着在失去光泽的眼睛前飞来飞去的苍蝇。

麦南德罗把臀部紧紧靠在粉刷过的墙上，一动不动，生怕裤子会脱落下来。他的皮肤象墙一样的白，两只雕像一样空虚的眼睛注视着一只上下翻飞的蜻蜓。

布丁·德·卡沙萨蹲在地上，聚精会神地观察脚下长长一队勤劳的蚂蚁。一些蚂蚁爬到他的光脚上，钻进裤子里，顺着他的腿往上爬到膝盖。这个酒鬼皮肉蓬松，眼皮臃肿，看起来象是一只河里顺流漂下来的泡胀了的死狗。

巴塞罗纳提请金苔丽娅太太注意若奥·帕斯被拷打得遍体鳞伤：

“请看，你的警察干的好事。太太！现在你该看到了，伊诺森西奥署长在‘新国家’时期的奖学金没有白白浪费，成绩优秀。”

西赛罗象个不偏不倚的调解法官：

“好啦，先收起你蛊惑人心的那一套，留待以后再用吧。现在我们必须首先解决生的问题，噢，或者说死的问题。刚才已经说过，我们希望体面的埋葬，看来到开始进军的时候了。上路吧，伙伴们！”

“几点了？”布丁·德·卡沙萨问道。

“我听到圣母院钟声刚刚响过。”

金苔丽娅太太说：“大概是七点……”

“朋友们，教友们，让我们向安塔列斯进发吧。”律师伸出右手，做出一个邀请的姿势，“我建议金苔丽娅·坎博拉戈太太走在前边。”

“为什么？”鞋匠马上抗议，“难道因为她是富人？”

“哪里话，因为她是妇女。”

“我们当中还有一个女性……”

“这话不假，可是你怎么能把金苔丽娅太太同这个……相提并论呢？”

“不用害怕，干脆把‘妓女’这个词儿说出口吧，不是吗？可是，我看不出她们两人之间有什么区别。女人，不管她们的职业贵贱，社会地位高下，都同样值得我们尊重。”

“唉，巴塞罗纳，”西赛罗博士喊起来，“我怀疑你会捅出乱子来……”

“一切取决于你的行为。如果你在安塔列斯的大人物们面前胆怯心虚，那我就站出来和他们硬拼！我们的教授哪儿去了？”

他回头一看，见麦南德罗依然紧贴在墓地围墙上：

“走呀，音乐家！”

钢琴家还没有迈出第二步，裤子已经落到脚面上。他停下来，一动不动，腰部以下一丝不挂，两条大腿之间的东西上爬满了蚂蚁，可是他似乎不好意思请求两只被杀的手帮助摆脱窘境。埃洛蒂尔德斯笑起来，金苔丽娅太太扭过脸去，巴塞罗纳走过去，象保姆一样替他提起裤子，嘴里嘟嘟哝哝地说：“他们忘了给你系裤带……也难怪，谁能想到死尸还会直立起来呢？”说着，他解下自己的皮带，系到音乐家腰上，扣到最后一个扣眼上：

“好啦！”

“非常感谢，巴塞罗纳，”音乐家低声说，“你是个好人。我认识你三十多年，现在才看到这一点。”

“总是仰着头看天的人永远看不到地上的美好事物。”

“不要以为你自己是这些美好的事物之一。”

“太太，至少不是最坏的。”

“前进！”律师下达命令，并伸出胳膊去搀扶坎博拉戈女族长，但她傲然拒绝了对方的好意，一步一步朝前走，裙边拖在地上，脚下蚂蚁立刻乱了队形，往四面八方逃去。西赛罗紧紧跟在她的后边。若奥·帕斯和巴塞罗纳象仪仗队一样走在音乐家两边，埃洛蒂尔德斯和布丁·德·卡沙萨自然走在队尾。

20

糖果店老板克莱门提娜寡妇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进入祖国志愿者大街之后，右边第二座房子——前面涂成天蓝色——就是她的家。她在六点做弥撒的时候领了圣餐，回到家里吃完早点，往金丝雀和金翅鸟笼子里撒上稗子，现在她正哼着小曲儿，把陶瓷花盆端到客厅惟一的窗台上。她一边捧着那盆天竺葵，一边伏在窗台上向每天早晨都坐在门前喝马蒂茶、看当天报纸的邻居道了早安，然后往左边一望，只见一伙人在马路中间不声不响、慢悠悠地走过来。哦，十二月会有狂欢节队伍？……准是学生们的恶作剧……但她从缓缓走来的几个死人般的脸上认出了金苔丽娅太太和西赛罗·布朗科博士的面容……圣明的上帝！克莱门提娜目瞪口呆，发出一声惊叫，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的一切逐渐模糊。手中的花盆掉在地上摔得粉碎……她两腿发软，双膝跪倒，接着

直挺挺地躺倒在地上，昏迷过去。

正在门前喝马蒂茶的邻居抬起头来，把眼镜推到额上，眯起眼睛从报纸上方朝街上张望。当他认出是一队行尸的时候，他浑身颤抖，半张着嘴，马蒂茶象两股泉水从嘴角里流出来，顺着下巴流到地上。他发出一声嘶哑的惊叫，感到象一刀劈开了胸膛……茶杯掉在地上……他弓下身子，象电影里的慢镜头动作一样从板凳上滑倒在人行道上，头撞到马路的石板上，眼镜片撞得粉碎。

死尸继续在马路中间行进。金苔丽娅太太看到这种情景，压低声音说：“维里底亚诺这老头儿完了！”西赛罗从牙缝里说道：“坚强些，向前看！不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说话，不要管它，这不过是刚刚开始。”

若奥·帕斯一瘸一拐，断了的胳膊象钟摆一样前后晃动；巴塞罗纳对周围发生的一切都留意观察，张开门牙凸出的大嘴笑着，象是专门吓唬小孩的魔鬼走进了婴儿室；律师不时拉紧硬领上的蝴蝶结，仿佛在参加上流社会的聚会；钢琴家把手抱在怀里，活象抱着两个初生的婴儿；埃洛蒂尔德斯和布丁挽手并肩走在后面——酷似两个在陌生的城市迷失方向的孩子。

从另一所房子里，发出一声女人凄厉的叫声。一扇窗户“咣”的一声突然关上，窗玻璃震得粉碎。

“世界”面包店老板开着他的“贡比”牌汽车，顺着祖国志愿者大街驶过来，看到一伙人走在马路中间，就没命地按喇叭，可是这伙人并不让路。他把头探出车窗喊道：“让开，让开！你们这群小丑！狂欢节还没到呢！”这时，他突然认出了几个死者，吓得猛踩油门，一个劲儿地朝一边打方向

盘，汽车冲上人行道，撞到一堵墙上。他大叫一声，两根肋骨折断，头耷拉到方向盘上，大口喘着粗气，嘴里流出鲜红的血，眼里闪着恐惧的光，并闻到一股腐烂的人肉味。

21

这次死人朝安塔列斯市中心的进军，后来由卢卡斯·法伊亚以巴洛克风格^①的散文作了更为详细的描述，现抄录如下：

事件发生在这个暑气熏蒸的、悲剧性的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五。早晨，阳光灿烂，天空明净如洗。安塔列斯城以及它附近的河流、原野，象一座西班牙古典教堂的内部结构一样。太阳悬挂在苍穹之中，洒下遍地金光。蝉在枝头欢快地歌唱，蚂蚁在地上辛勤地忙碌，正是法国神话作家丰泰描绘的太平、静谧景象。“安塔列斯又开始了一天的生活！”——早晨醒来，准备照常开始各自工作的时候，他们肯定会这样想。啊，谁能料到令人魂飞魄散的可怕遭遇在等待着他们！

据夜间把守通往安塔列斯城神圣墓地的各条道路路口的罢工工人说，大约早晨七点钟光景，当他们走近墓地大门的时候，一些人突然变得麻木僵硬，另一些人狐疑不定，因

^① 巴洛克风格，原为十七世纪欧洲一种奇异的建筑风格，现借指结构复杂、形象奇特模糊的文艺风格。

为他们亲眼看到，由于他们的过错而未被埋葬的七位死者从各自的棺材里站了起来。惊慌失措的工人们四散奔逃，其中一个心脏病发作，幸未丧命。

当圣母院响起洪亮的铜钟声，告知善男信女去作七点弥撒的时候，队形凌乱的七名死者，顺着人所共知的祖国志愿者大街朝市内走来，沿途散播着惊慌和恐怖。根据我们的记者采访过的颇有身份的人证明，他们象是从某个怪诞的蜡像博物馆逃出来的展品。

目睹（当然不包括嗅到）这一事实的人们众口一词地说，死人动作僵硬，一个个如同有人上了发条的木偶。他们的眼睛似乎蒙着一层薄膜，对这层薄膜却众说纷纭，有些人指出它是一种具有粘性、闪闪发光的物质，而另一些人则强烈地否认这一点，说是一种暗淡的、不透明的东西，但所有的证人都异口同声地指出，七名死者都茫然地注视着地平线上某个不可捉摸的地方。令人惊叹不已的是他们的身体在阳光下没有影子。不少安塔列斯居民拒绝相信他们亲眼看到的事实，认为是自己产生了幻觉。死而复生？幽灵？绝不可信！太可怕了！不仅在本地区年鉴上，而且在人类历史上这类荒诞不经的事都闻所未闻！这样的事竟然发生在我们亲爱的、恬静舒适的安塔列斯！然而，我们不得不相信自己至少三个感觉器官——视觉、听觉和嗅觉——当然对另外两个感觉器官人们无可置评，因为谁也没有触摸他们东倒西歪的身体，更没有人敢品尝他们腐烂发臭的皮肉。甚至直到现在，危机已经过去，当本记者伏案写下这几行文字的时候，尚在扪心自问，这一切是否只不过是全城居民同时作了一场恶梦，或者说，一场恶梦象铅灰色的阴云一度笼罩了整个安塔

列斯城？

仅在祖国志愿者大街一地，至少有二十个人深受行尸队伍之害。第一批遇难者是寡妇克莱门提娜·孟戴尼格太太和维里底亚诺·丰塞卡先生。前者当场吓昏过去，苏醒之后神经错乱，至今未愈；后者心脏病发作，被送往“救世”医院，现在尚须人照料。但是，可恶的死人队伍对发生的这一切置若罔闻，继续朝市中心前进，身后留下一片浓烈的恶臭，顿时附近的街道也臭气熏天、人人掩鼻，致使本记者觉得，正如永垂青史的戏剧家莎士比亚笔下的贵妇人麦克佩丝所说，倾尽阿拉伯所有的香料也难以消除本城的尸臭。

一位怀孕的太太——出于伦理原因我们不得不略去其名——从窗口看到七具死尸走过，吓得立刻早产了（感谢仁慈的上帝，产妇和婴儿均安然无恙）。根据绝对可靠的新闻来源，“新意大利”商店老板玛利奥·欧列加诺先生看到身着黑色衣服的金苔丽娅·坎博拉戈太太，误认为是她早已过世、埋葬在那不勒斯附近故土的祖母，哭喊着“奶奶，奶奶”跑过去，只是因为无法忍受死者和她的死人伙伴们散发出来的臭味，才没有拥抱她、亲吻她。

倘若对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上午所发生的一切一一列举，势必长篇累牍。虽然如此，我依然忍不住要说说另一个或许是最为感人的事件。当地粮商、射击冠军埃贡·斯图姆先生看到死人队伍走来，恼怒已极，抓起步枪爬上阁楼，一梭子弹准确地射向目标，据说打中几具死尸的头部和腹部，但未能在他们身上留下任何痕迹。子弹的冲击力简直还不如一只苍蝇。既然说到苍蝇，我不得不顺便提一句，这种可恶飞虫象无数黑色的护卫天使，大群大群地在死者身旁

飞来飞去。如此壮观的景象，只有在但丁的《神曲》里才能看到！

我无法说出这可怕的消息用了多少时间才传遍全城，但从可靠人士处得知，本报的老订户、忠实读者和联邦政府在本市的税务员欧卡里奥·达·路斯先生看到死尸们停在祖国志愿者大街和共和国广场相接的拐角处，慌里慌张地跑进教堂的时候，热隆西奥·阿尔布格尔盖神父正在布道。当神父看到我们的读者跑上圣坛打断了他的布道的时候，他满脸怒容，很不高兴地听他报告，一边怀疑地摇头。后来，考虑到欧卡里奥·达·路斯先生是个正直、诚实而又有责任心的人（这是神父本人后来告诉我的），他决定就近核实一下，于是请教徒们安静地留在原处，自己走下圣坛，没顾得换掉教服就离开教堂，朝仍然停在拐弯处的那一小群人走去。我们这位善良的神父认为，他们很可能是一些恶作剧的小伙子在开玩笑。然而，当习习的微风把尸臭送进他的鼻子，当我们亲爱的热隆西奥神父认出了他的老朋友金苔丽娅·坎博拉戈太太以及西赛罗·布朗科博士和麦南德罗·欧林达教授等人的躯体时，立刻停住脚步，在空中朝死人方向划了个十字，张开嘴想说什么，但双唇哆嗦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神父吓得脸色煞白，双手捂胸，跪倒在地。这时，正好海关警长特朗吉里诺·阿尔梅达经过这里。这位全城公认的大胆汉子虽然发现了死者，认出了他们的面孔，但他仍然十分镇静，右手迅速从腰间掏出手枪，对准死尸队伍，跑到神父跟前，扶他站起来，用左臂搂着他的腰，继续用手枪对着死者慢慢向后退去，终于把神父拖进教堂。这时可怕的消息在信徒中逐渐传播开来。教堂里嘈杂声和哭叫声越来越

大。神父坐在祭坛台阶上，执事端来一杯水，但他的手和嘴不由自主地抖个不停，竟然一口也没有喝成。过了好长时间，特朗吉里诺先生才突然发现自己戴着帽子、手持武器闯入了圣地，打了个冷战，赶紧摘下帽子，收起手枪。神父刚刚喘过气来，就走到麦克风前，举起双臂喊叫起来：“七个死人复活了！跑出棺材了！世界末日到了！万能的上帝要审判所有的活人和死人了！你们忏悔自己的罪孽吧，现在还为时未晚！上帝啊，怜悯怜悯我们吧！祷告吧！祷告吧！大家都跪下，祷告吧！”

教堂里乌烟瘴气，一片混乱。女人们绝望地呼喊，有的匍匐在地上歇斯底里地打滚，有一个还撕破自己的衣服，披头散发，半裸着身体，更多的女人昏厥过去。不少男人也大哭起来，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能沉住气的人徒劳地想让这群魔乱舞的地狱恢复秩序——如果用这样的词汇描绘教堂不被认为是亵渎圣灵的话。几个信女跪在本城守护女神像前，一位老妇到圣水池边，双手捧起圣水浇到头上，然后起劲地在脸上、额上揉搓，仿佛想洗去一生的全部罪孽。神父还在不住口地高声喊叫：“世界末日到了！趁为时未晚，忏悔吧！祈祷吧！”很多人双膝跪下，两手合十，面向圣坛祈祷。突然响起女人尖厉的叫声，原来是一位贵妇（再次请读者见谅，我不得不省略她的姓名）唱起歌来。她年轻时候是个相当不错的女高音歌手，甚至还在阿雷格里港的圣彼得剧院举行过演出。现在，她高高地站在教堂的长凳子上，唱起了古诺^①的弥撒曲，虽然声音有些颤抖，调子不够和谐，

^① 古诺（1818—1893年），法国作曲家。

但还能显示出当年歌剧名星的余韵。素来不和的男人和女人们脸上流着泪水，忘记了昔日的仇怨，握手言和，互相拥抱、亲吻。很多人乱哄哄地涌进忏悔室。他们为了在热隆西奥神父面前争得一席之地，先是吼叫，继之是推搡和用胳膊肘碰撞，后来两个男人竟然大打出手，扭在一起，滚到地上，大有决一死战的架势。

仿佛为了把这惊心动魄的闹剧推向高潮，神父竟然异想天开，跑上教堂钟楼，用全身力气不停地拉动绳子，大钟象火灾警报似的丁丁当地响起来。不出所料，狂乱的钟声使这些可怜的人们更加绝望，越发歇斯底里，没有一个人敢走出教堂大门。特朗吉里诺·阿尔梅达先生飞跑到钟楼上，命令神父停止敲钟，但他已身不由己，继续敲个不停。海关警长一把搂住他的腰，把他托到空中，举着他走下钟楼，扔到圣器室的一把椅子上。

22

教堂的钟声刚一停，西赛罗看看伙伴们说：

“好啦。看来，我们的出现已经引起了全城的注意。诸位，现在你们去看望情深义重的亲友，还是惊吓素有嫌隙的仇人，悉听尊便。不过，我要重复一句，务请诸位于中午十二点整安静地坐在广场圆形舞台的长凳上等我，最好是不要吭声。”

他把头转向金苔丽娅太太：

“太太，你想做什么呢？”

“我去吓唬吓唬我的女婿和女儿们。”

“要我陪你去吗？”

“不用，我自己认识路。”

七具行尸各自走开了，广场不见一个人影，家家户户的门窗关得严严实实。金苔丽娅太太身体僵硬、颤颤巍巍，象一尊节日里抬在木架上游行的圣像。一只野狗夹着尾巴远远跟在她后面，不时朝天悲哀地吠叫几声。

坎博拉戈家族的女族长站在她的寓所前面，见大门紧闭，只得从旁门进入院里，穿过空无一人的花园。心爱的玫瑰花正在盛开，她用指头怜爱地抚摸了它们一下，径直走向二门，爬上三层台阶，顺着回廊毫无声响地走进厨房。几个黑人女佣一边在厨房里准备早点，一边兴致勃勃地谈天，谁也没有注意到有人进来。她轻手轻脚地朝客厅走去，这时隐约听见里面的男人和女人的说话声。

金苔丽娅太太藏在一扇半开的门后边向里窥视，只见四个女儿和四个女婿围坐在桌子旁边，桌上放着的珠宝盒已经打开，衬在盒子里边的紫宝石色天鹅绒和镶在盒盖上的小镜清晰可见。小箱四周摆着死者本想用来陪葬的珠宝：钻石戒指、珍珠项链、绿宝石耳环、红宝石饰针、实心金手镯……当兽医的女婿站起来，打个哈欠，伸伸懒腰，点上一支香烟，吐出一团浓浓的烟云，看看古色古香的座钟，没好气地说：

“快八点了！我们不停地争吵，整整一夜没有合眼，还达不成任何协议，真是难以令人置信。依我看现在至少可以吃早点了，我都快困死、饿死了！”

“早点很快就送来。”他的妻子干巴巴地说。

经商的女婿用手理了理稀疏的头发说：

“我已经提出了一个明智的建议，可是遭到各位的拒绝。你们仅仅根据我是商人这一点就断定我必然刁钻奸诈。”

药店老板耸耸肩膀：

“现在讨论这些问题本来就不是我的主意，我一直认为应当等打开遗嘱之后再说……”

“啊，我亲爱的！”兽医打断了他的话，“我们不知道金苔丽娅老太太留下的是什么样的遗嘱。她或许会分给每个佣人和农工一小块土地呢。你们知道，她生前并不喜欢我们。如果当众宣读遗嘱，很可能令人大吃一惊，心情不快。你们知道我最担心的是牧场，我已经建议由我租用你们名下的那几部分，这样坎博拉戈家族的土地才不至被分得七零八落。”

“这我知道。”一个女儿说，“现在的问题是这些珠宝——珠宝与遗嘱无关，因为人们都以为妈妈带到坟墓里去了。”

牙科医生一直在一个黑皮记事本上计算着什么，过了几分钟，他抬起头来，象教师给学生讲课似地说：

“我这儿有个方案可以解决问题！”

“什么方案不方案的！”兽医气势汹汹地说，“又要搬出你那套换算术了。”

商人的妻子双手捧起项链，羡慕地、长时间地盯着它说：

“我已经说过，这珍珠项链是我的，不能给别人！”

牙科医生的夫人立刻抗议：

“有意思！为什么？”

“你们还记得我结婚前一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那次舞会吗？妈妈让我带这个项链去跳舞，还说珍珠的颜色同我的肤色非常相配。”

“哦？”对方马上反驳，“你有证据证明她确实说过这些话吗？”

“真是岂有此理！证据嘛，我倒没有。如果连我的话都不相信，你就见鬼去吧！”

“这象什么话？”药店老板插嘴说，“整整一夜没有睡觉，你们还有力气吵架，我……”

“谁都不想听我的建议吗？”牙科医生还想试一试。

兽医的妻子拿起戒指，戴到手上，然后把手伸出去仔细端详着说：

“妈妈常说这个戒指非给我不可，因为我是长女。”

“扯谎！”商人的太太大为不满，“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她说这样的话！”

“说过，肯定说过！其他东西，我都不感兴趣，你们谁要都行，我只要这只戒指。”

牙科医生站起来，扫了一眼珠宝箱里的物品，问道：

“那只结婚戒指哪里去了？刚才我还看见在饰针旁边呢。”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交换着怀疑的目光。

“肯定是菲拉德尔菲娅太太来过了！”兽医结结巴巴地说。

“我不是在说笑话，”牙科医生满脸不快，“太太的结婚戒指呢？那可是纯金的……”

兽医朝牙科医生逼近一步：

“莫非你想说我们当中有谁把它藏到口袋里了？你这个

庸医!”

“你他妈的才是庸医!”牙科医生往后退了一步，摘下眼镜，把它放进口袋，好象准备进行一场拳击。

“看在上帝分上!”药店老板跳到两人中间，充当和事老的角色，“我看大家都又累又困了，火气还这么大。这些事过几天再谈吧。”

“可是结婚戒指到哪儿去了呢?”牙科医生锲而不舍，“如果有人想搜身，我乐于从命。但是有一条，所有的人，包括女人，都必须搜查。”

生就一副田径运动员体格的兽医两手抓住牙科医生的衣襟，几乎把他举到空中，冲着他的脸说：

“你影射谁?”

牙科医生尽力从对方手中挣脱出来，躲到墙角一把椅子后面：

“我只不过是说：珠宝中最小的那个戒指不见了。”

“那么大家都搜吧。”药店老板的夫人建议说。

一个女人吸了几口气，皱皱鼻子：

“你们闻到死老鼠气味了吗?”

“别打岔!”牙科医生毫不放松，“结婚戒指在哪里?”

一直端坐在桌旁的商人若无其事地把手伸进口袋，掏出结婚戒指，而后弯下腰，装作要从地上捡什么东西的样子。

“唉呀!你们看，掉到地板上了。”他满脸堆起不自然的笑容，把戒指放回桌上。

另一个女人的鼻子闻到了一股臭味：

“大概真的有什么动物尸体腐烂了，不会是老鼠。过道旁边的小贮藏室里有死猫吗?”

牙科医生斜视了商人一眼：

“谁都没有听到响声，戒指怎么会掉到地上呢？”

对方耸了耸肩膀：

“如果你怀疑我偷了这不值钱的玩意儿，我并不介意。现在老太太死了，感谢上帝，我们可以分道扬镳，各人回自己的家，自由自在地生活，我也用不着每天看你这张脸了。”

药店老板皱了皱鼻子，吸了几口气，象是在作鬼脸：

“我闻到的不象是死猫的臭味。到底是有什么气味呢？”

“死狗？”一个女人的声音。

屋里寂静下来。偶尔听到有谁打个哈欠。药店老板走到窗前呼吸新鲜空气。

“刚才谈到哪儿了？”兽医问道。

“臭味越来越大了！”一个女人在发牢骚，“熏得我直翻胃。真怪，刚才还……”

“你们到底想不想听我的建议？”牙科医生扯着嗓子喊，仿佛把刚刚受到的污辱忘得一干二净。

“好吧，”药店老板勉强同意，“说说你的方案吧。”

“我再也受不住了。”商人的老婆脸色越来越苍白，呻吟着说，“我大概要吐了。”

“我们都要呕吐了，”丈夫说，“听完我们这位爱因斯坦的公式再吐吧。”

牙科医生坐下来，戴上了眼镜，打开他的记事本说：

“这个解决办法象小孩游戏一样简单。遗嘱并不对这些珍宝发生效力，现在必须决定它们的归属。我建议估出每件的价格，如果产生异议，可以用表决的民主方式确定。这

样，比如说，”他指着一个女人说，“你要这个珍珠项链，而我的妻子要耳环，那么分到较贵物品的人就欠下另一位两件物品的差价，以后可以用现款或者……比方说牲畜，或者支票、银行股份支付……”

“太复杂了！”兽医打断他的话。

“我要珍珠项链！”商人的妻子坚持说。

“真臭啊！”

“戒指归我，你们要是不给，我就让大家出丑！”

男人们个个汗流满面，牙科医生象个捉鹧鸪的猎手似的围着桌子转来转去，想找到臭气的来源。

金苔丽娅·坎博拉戈突然出现在门口说：

“不用害怕，孩子们，我是来取珍宝的。”

小女儿吓得大叫一声，大女儿“咚”的一声跪在地上：

“妈妈是被活埋的！”

“救人哪！”药店老板一边喊一边逃出客厅，朝花园跑去；商人的妻子歇斯底里发作，在地上尖声叫着打滚。

金苔丽娅太太说道：

“我的尸体散发臭味，这不假，但你们这些财迷心窍的东西更臭！我生前要求你们用这些珍宝为我陪葬，你们没有照办。这场不光彩的争吵我已经在门后边听了好久，没有一个人说一句对我尊敬、亲热或者思念的话。你们大家关心的是我的遗产，没有一个人例外。”

牙科医生昏迷过去，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兽医和商人吓得木然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说不出一句话来。

死者走到桌边，把珍宝一件件放进盒子，夹到腋下，走到院子里的厕所，把珍宝倒进抽水马桶，一连拉了几次拉

链，然后回到客厅。她说：

“好啦，分完了。乌拉圭河继承了我的珍宝！”

23

西赛罗·布朗科博士走进自己的恬静舒适、半明半暗的寓所，站到前厅椭圆形的穿衣镜前。虽然说镜子不能照出他的影像，他还是象往日一样整整领带，用指尖弹弹衣襟上的灰尘。

座钟慢条斯理地敲完八下，死一般的寂静重新笼罩了前厅。律师沿着走廊朝书房走去，经过卧室门前，停下脚步侧耳倾听了片刻，然后象小偷一样轻轻拧着把手，慢慢把门推开一条缝，侧着身子走进屋里，蹑手蹑脚来到临街的窗前，打开百叶窗。阳光突然照进卧室，他的妻子媛菲热妮娅·布朗科太太正和一个男人睡在床上。她躺在左边，弓着身子，双臂紧紧搂着一个看来至多二十岁的小伙子。阳光突然照着他俩，西赛罗的未亡人眼皮眨了几下，慢慢睁开了。她看到窗前的黑影，发出一声似有若无的惊叫，跪在床上，眼睛不停地眨动，脸上惊恐万状。

“早安，媛菲热妮娅！”西赛罗语气里显出讥讽的温柔，“还记得吗？我叫西赛罗……”

小伙子睁开眼睛，看到屋里的不速之客，蓦地跳下床来，背靠墙壁，双手移到胸前，作出准备挨打的姿势。这时候，媛菲热妮娅才认出了丈夫：

“西赛罗！我的上帝……可是你已经死了！”

说完，她象中了魔似地又哭又笑，又喊又叫，使劲揪自己的头发，丑态百出，直到精疲力竭，身不由己地仰卧到床上，胸部一起一伏地喘着粗气，手指死死抓住床单，双眼痴呆地盯着天花板，口水从半张着的嘴流出来。

西赛罗把身子转向脸色惨白、浑身发抖的小伙子：

“我来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西赛罗·布朗科博士，死后的王八。不，说错了，还在我活着的时候，妻子就有外遇。你是哪位？不大熟悉……不用发抖，小伙子！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我都不想给你造成任何伤害。倘若你对这难闻的气味感到不适，请拿块手绢到梳妆台倒点花露水，捂住鼻子！”

媛菲热妮娅直挺挺地躺在床上，西赛罗象艺术家欣赏一幅名画一样仔细地端详着小伙子：

“一头金发，还是个孩子，但已经有男子的气质……我想你是个大学生的。我的妻子是最喜欢年轻小伙子的。现在，安塔列斯的大学生们都从阿雷格里港和其他大都市回城度假，她该有大收获了。”

西赛罗走到床边，弯下腰，仔细看了看妻子：

“她失去知觉了。罗米欧，我走之后，请你设法救活她。洗澡间的壁橱里有个长颈瓶，里面装的是阿摩尼亚水。”

小伙子跪到地上，两只手捂住脸。

“怎么啦，伙计？”西赛罗叫道，“请克制一点。对于这位太太，我已经没有任何法律上或道德上的权力，她是个寡妇。”

现在，年轻人已经趴到地上，身上汗水淋漓。

“起来吧，小伙子，我要走了，要想法彻底埋葬自己去

了。请你救醒她吧。如果可能，尽量让她相信刚才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恶梦……不幸的是，我在这间屋子里散发的臭气恐怕一时难以散尽，可是这无伤大雅。”

他转而用法语说：“颇有异国情调，颇象法国作家马吉斯·萨德作品中的风格。”接着他问道：“你大概懂点法语吧？”

西赛罗象刚才一样踮着脚尖离开房间，走到书房，打开窗户，坐到办公桌前，拿起钢笔，在一张白纸上写起来。

寓所里寂然无声。

24

西赛罗·布朗科出现在街上，人们赶紧关门闭户，行人仓皇逃走。二十分钟以后，他走进阿里斯达科的公证处。老态龙钟的公证人正伏在桌前读什么文件，他抬头一看，立刻站了起来，因用力过猛，椅子“咣”的一声倒在地上。他咽了一口唾沫，一动不动地盯着死者。

“阿里斯达科，我的朋友，我知道你通晓巫术，洞察生死，所以，我相信你不会害怕另一个世界的精灵。”

老公证人的嘴唇翕动着，吓得说不出话来。他从口袋里掏出手绢，哆哆嗦嗦地擦了擦额头和脸上的汗水，好长时间才说出一句话：

“你不是精灵！你是一具正在腐烂发臭的死尸！”

“腐烂是一切肉体的必然归宿……这倒是个蛮好的警句。”

看来阿里斯达科已经恢复了平静，他说：

“我通晓巫术，一点不假，或许我是本教区最知名的人，还是卡尔德克^①巫术说的忠实信徒。三十多年来，我对招魂术方面的理论有书必读，但是对这样的事情却闻所未闻——七个死人从棺材里站了起来……我知道你已经死去，看过你的死亡证明，在灵堂又亲眼看过你的尸体。”

“那又怎么样呢？你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

阿里斯达科摇摇头说：

“我不想作任何解释。可是，作为招魂论学者，根据本人的经验，我可以说，这种现象我一生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并且直至现在我也难以相信。”

“难道你不相信自己的感觉器官吗？”

“我只知道我眼前站着一具会说话、能活动的尸体，可是他绝对不是什么灵魂，绝对不是！”

“好了，我来这里并不是为了请你为我身上发生的事情作出解释，而是寻求你这位公证人的帮助。”

“我不懂……”

“你承认我生前叫西赛罗·索埃依罗·布朗科吗？”

“承认并且深信不疑。”

“你的卷宗里有没有我的签字档案？”

“有。”

“这就够了。”西赛罗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从信封里拿出两张公文纸放到公证人的桌子上，“请你确认我在这些文件上的签字有效。”

公证人看看文件，瞧瞧死者，犹豫不决：

^① 卡尔德克（1804—1869年），西方“招魂论”的创始人。

“你要干什么呢？”

“这用不着你操心。我的签名到底是否真实无误？”

“真实无误！”

“那么请你在文件下方签字盖章。噢，日期请写十二月十日。”

“这不行。”

“为什么？”

“因为我是正直的公证人。今天是十三日。”

“请你告诉我，谁能肯定十日，星期二，我死的前一天，没有来过你的公证处呢？”

“上帝。”

“既然这份文件用于崇高的目的，上帝对这种微不足道的罪孽也会高抬贵手的。”

“我怀疑。”

“真有意思，阿里斯达科。你常以清白正直自诩，现在又拒绝为我帮这点小忙。但是，一九五八年在哈尔瓦尔·塞科寡妇的财产问题上，你不是确认那伪造的签字是真实的吗？”

阿里斯达科低下头，神经质地干咳了几声，一面用手绢擦他的秃顶，一面小声说：

“确有其事，可是那是在提伯里奥、市长和你本人的威胁下干的！”

“那么你现在也算是受到了我的威胁，干吧！签字确认吧，我没有时间了！”

阿里斯达科灰溜溜地扶起椅子，坐到桌前，拿起文件看了一会儿，不停地摇着头，按西赛罗的要求签了字，盖上章。

25

巴塞罗纳出现在索诺胡同口，走到平顶小房跟前，砸开窗户，跳进他鳏居多年的卧室。床上凌乱不堪，两只拖鞋丢在床边，斑马图案的睡衣扔在椅子上。他飞快地翻了翻摆在床头柜上的一摞书籍——大多是索赫尔^①和巴枯宁^②等人的著作，平装书的书皮已经揉皱、发黄。

他来到工作间，打开惟一的窗户，把工具——钳子、尖头钳子、锤子、刷子、锥子……一件件审视一遍，用手摸摸鞋模子，拿起一块熟皮，用飞快的刀子漫无目的地拉下一块，坐到小凳上，笑眯眯地把皮子用小钉钉到一只鞋底上，然后又踩动缝鞋机。他干这些活十分熟练，和他在动脉瘤破裂之前毫无两样。然后，他站起来走到鞋架前，这里整齐地排列着许多鞋，他拿下一双大得出奇的男鞋，又从其中一只里面掏出一张纸条，只见上面写着：“杰斐逊·门罗”。

“他妈的美国佬！”他嘟嘟哝哝地说，“中央情报局特务！我本该在这两只船里塞上炸弹还给他！”

他从砸开的窗户里跳出来，沿街慢腾腾地走着，斜穿过广场，径直朝警察署方向走去，市监狱就设在那里。

在大门前，一个手持毛瑟枪的警卫挡住他的去路：

“你要干什么？”

① 索赫尔（1847—1922年），法国社会学家。

② 巴枯宁（1814—1879年），俄国无政府主义者。

“我有几句话要跟你们署长说。滚开，蠢猪！”

士兵认出了死者，吓得脸色煞白，扔下武器一溜烟跑了。其他警卫看见这死尸也仓皇奔逃。巴塞罗纳顺着通道，穿过廊檐环绕的内院，直接来到署长办公室前面，轻轻打开门。

伊诺森西奥穿着短袖制服，坐在办公桌前，背向门口，正在打电话。鞋匠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停下来仔细听着。

“不会的，提伯里奥先生。我看只不过是那些度假的学生们开的愚蠢的玩笑，每年十二月他们都要干这类勾当。哪儿会有死人复活的事呢？哪里话！……嗯？……不会的。我知道不少人发誓说他们亲眼看见了死者。这种荒唐事我才不信呢。我想亲眼看看再说。刚才我还到广场去过，不论活人死人，一个也没看见……我知道全城的人人心惶惶，全怪这些可诅咒的谣言。这么说，金苔丽娅太太的几个女婿告诉你她在家里，坐在她的安乐椅上？什么？已经腐烂发臭？他们大概全喝醉了，要么就是疯了。”

巴塞罗纳一只手扶着门把手，笑容满面地等着。

“还没有，”伊诺森西奥继续说，“我还没有给市长打电话，我觉得这么早不该为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打搅他。好吧，我再出去调查一下，采取必要的措施，然后向你报告结果……再见，上校！问候你的夫人……什么？我完全可以想象，金苔丽娅太太生前是她的密友……我保证在两小时之内弄个水落石出，把恶作剧的肇事者统统抓进监狱。”

伊诺森西奥不耐烦地叹了口气，放下听筒，皱了皱鼻子，脸上表情越来越难看。他一转身认出了巴塞罗纳，立刻站起来，向后退了三步，右手紧紧握着腰间的手枪，眼睛睁得又

大又圆：

“巴塞罗纳……你已经死了！”

“说得一点不错，你这个脓包！我死了，而且正在腐烂。你活着，但比我更腐臭。你的心臭、灵魂臭！”

警察署长一步步退到窗台旁边，看样子要从窗户跳到街上：

“你是被活埋的！”

“这回你说得不对。我是个合法的死者，所以已经摆脱了资本主义社会和你们这伙走狗。你这个十恶不赦的恶棍、土匪、刽子手，恬不知耻的婊子养的！”

伊诺森西奥极力控制自己的惊恐，压住阵阵涌上来的恶心：

“你……你吓不倒我！你要知道，你是犯人！”

鞋匠发出一声爽朗的笑声，嘴角淌着混浊的粘液。警察署长大声喊道：

“警卫班长！米盖里多！帕尔米罗！来人哪！”

“毫无用处。你的士兵都是胆小鬼，认出我以后都夹着尾巴逃跑了。”

警察署长脸上的汗水顺着下巴滴到汗衫上，他解开钮扣，松松领带，气急败坏地摇着头，似乎要从头脑中驱走眼前的一切。

“你想干什么？”他气喘吁吁地问道。

“想使你狼狈不堪，焦头烂额，想使你肺里充满臭气，想使你良心遭受折磨！你这个匪徒！严刑拷打若奥·帕斯的是你，杀死他的还是你，你迟早必须向人民交代你的罪行。”

“不要靠近我！”警察署长举起手枪，“赶快走，否则我就

开枪了!”

“开枪吧，你这只母鸡！你无法打死一个死者！”

伊诺森西奥一扣扳机，只听得屋里“当”的一声巨响。巴塞罗纳笑着逼过去：

“再打呀！”

伊诺森西奥又连开四枪，枪枪都打在鞋匠身上。这时，他发现子弹已经用尽，猛地把手枪朝巴塞罗纳扔去，但没有打中目标。为了不让死尸碰到身上，他躲到办公室一角，象棺材里的印度木乃伊一样蹲在地上。

巴塞罗纳走到警察署长前边，低头看着他说：

“看到这个场面，死了也值得。我心满意足了！”

他转过身，出了办公室朝通道走去。当他穿过庭院的时候，在走廊上摆好射击姿势的士兵们一齐向他开火，但他并不加快脚步，而是笑容可掬地向左右频频招手，在枪林弹雨中不慌不忙朝大街走去。

26

威瓦尔迪诺·布拉泽奥吃过早饭，还没有换下睡衣就来到兰花园里。他正在欣赏那棵青春女神兰花，忽然听到电话“叮铃、叮铃”响起来，只得返回屋里，拿起听筒。

听筒里传来秘书惊慌失措的声音：

“市长！发生了一件可怕的、难以令人相信的事情！七个没有埋葬的死人今天上午从棺材里爬出来，跑到安塔列斯城里了！”

“喂，门德斯，这么早你就喝得酩酊大醉了？”

“我发誓，我只喝了几杯马蒂茶，少校！好几个人已经看见死者。教区长、特朗吉里诺、收……税务员、欧卡里奥老头……还有别的……很多人！”

“小伙子，去喝杯浓咖啡吧，不要再用这些蠢话惹我发火。真是岂有此理，在什么地方看到的？”

“警察署长在这里，他要跟你说话。”

“喂，你是伊诺森西奥？”

“是我，少校！”

“我都听不出你的声音了。怎么回事？”

“刚才门德斯说的事是千真万确的。”

“怎么，你也胡闹？你们觉得我无事可干吗？”

“少校，我向你发誓……”

“你亲眼看到这些……这些死人了吗？”

“刚才巴塞罗纳闯进我办公室，当面辱骂我。我一连向他开了几枪，每枪都打中了，可是他动也不动……后来我的卫兵在警察署院子里一齐开火，把他打得百孔千疮，可是他还是一边走一边笑……”

“莫非他患的是——那个病叫什么？……强……强直性昏厥？”

“不是的，少校。他确实死了，身上发出死狗腐烂的恶臭。其他死人也都来了。人们惶惶不安。金苔丽娅太太坐在她家的安乐椅上。据可靠消息，她的女儿女婿都逃到庄园去了。麦南德罗教授的邻居们看见他回到家里，还听到他弹钢琴……”

“绝对不可能！你们都看见幽灵了？我年轻的时候帮助

提伯里奥的哥哥打仗，在旷野、坟地、不知露宿过多少次，从来没有见过另一个世界的幽灵。死人是不会复生的！”

一阵短暂的沉寂之后，话筒里又出现了伊诺森西奥阴郁的声音：

“可是他们却真的回来了，少校，我向你发誓。”

威瓦尔迪诺用睡衣袖子擦了擦额上沁出的汗水：

“我仍然认为你中了……”

他没有继续说下去，因为感到一股奇臭在屋里弥散开来，猛一回头，见西赛罗·布朗科博士站在他的面前。

“现在你该相信了吧？”

威瓦尔迪诺手里的听筒掉到桌上，他死死盯着这位不速之客，身子向后退了几步，嘴唇哆哆嗦嗦地说：

“西赛罗，可是你……你已经死了！”

“我不否认，死了又怎么样呢？”

“这……这……这如何解释？”

“无法解释。”

“你想干什么？”

“我和六个推举我为律师的死者希望埋葬，这是我们的权利。不幸的是，由于时间仓促，没有带来他们签字的委托书！”

威瓦尔迪诺身不由己地倒在天鹅绒沙发上，汗水濡湿了他浅黄色的绸子睡衣。西赛罗·布朗科退到屋子的一角说：

“我对你再客气不过了，少校，没有靠近你。我承认，我到这里不会令你非常愉快。”

市长从口袋里掏出手绢，把鼻子和嘴捂得严严实实。他的脸色死人般惨白，嘴在不规则地喘气：

“看在上帝的分上，西赛罗，你赶快走吧！我的妻子还在睡觉，如果她醒来看见你，会吓死的。索朗雅病得很厉害。”

“我的使命非常简单，并不费时间。我找的是安塔列斯市长而不是我的老朋友，老委托人，威瓦尔迪诺·布拉泽奥。我以我的委托人并以我个人的名义要求你立即埋葬我们。”

市长感到胃部一阵痉挛，他强忍住翻肠倒胃的恶心，没有呕吐出来，可是身上已经冷汗淋漓。

“不……不可能。”他更加口吃，“或许你们不知道，你们未能安葬，完全是罢工工人的过错。”

“这我们知道，但我们对罢工本身不感兴趣，只希望你设法立即体面地埋葬我们，不要拖延。”

市长忧郁地点头表示同意，然后又弯下腰，一只手按住胃部，另一只手按住喉部。

西赛罗·布朗科依然站在墙角：

“请你召集市议会开会，如果可能的话。因为我怀疑市议员们得知我们前来造访，会逃出城去。总之，请你设法尽快满足我们合情合理的要求。”

市长呼吸急促，说话时由于用手绢捂着嘴和鼻子，声音变得瓮声瓮气：

“只是时间问题，西赛罗。希望你理解我的……我的处境。罢工无论如何要在明天解决，到那时你们几位一定能埋葬，这是你们的权利……”

西赛罗微笑着摇摇头：

“非常遗憾，我们无法等待，请你注意，我只能给你……”

他看了看挂钟，接着说，“现在是八点半，我只能给你约四个小时的时间。中午十二点整，七名死者将在广场圆形舞台上等待你对我刚才口头提出的要求作出积极的答复。”

“只有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还不够？我只用了几秒钟就死了。”

“可是……可是如果工人们……”

“如果工人们坚持阻止埋葬我们，为了全城居民，请你要求联邦军队用武力解决。”

“这种事我不能干……”

“你考虑的是下届选举能否当选，毫无疑问……这点我理解。”

“啊，不是……西赛罗，我以上帝的名义起誓！”

“那么请你说服老板们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

“这需要时间……”

律师朝门口慢慢踱去：

“就这样吧，我们中午十二点整在广场圆形舞台等你答复。”

威瓦尔迪诺拿开手绢说：

“如果陷入僵局呢？”

“那对安塔列斯来说将是不堪设想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在圆形舞台上腐烂，使我们亲爱的城市臭气熏天。”接着，他用法语说：“非常遗憾！”

西赛罗已经拉住门的把手，又回过头来说：

“我以个人的名义向你美丽的兰花道歉，威瓦尔迪诺，因为我污染了它们呼吸的空气。我还要向你的夫人表示歉意，因为要消除我留在这里的臭气并不容易。我建议你用熏衣草

或者安息香熏一下。如果索朗雅太太出于对天主教的虔诚要烧香的话，也未尝不可。”

27

麦南德罗·欧林达走进青砖小楼，沿着窄得可怜的木头楼梯慢慢往上爬，上边就是他生前居住的房间。两只手吊在躯干上左右摇摆，好在他不需用手扶住扶手。每上一级，楼梯就被压得吱呀作响。一只受惊的老鼠从脚下窜过。除此而外，整个房子笼罩在宁静之中，房子长年累月散发着青苔的气息。

他爬完楼梯的最后一级，停住脚步，愣怔地朝自己的房门看了几秒钟，才走上前去用肩膀把门顶开。

钢琴家走进阴暗的前厅，用一只脚打开阳台的门，让光线照进屋里，然后在寝室、厨房、洗澡间踱来踱去，一件件地察看家具和物品，接着又返回前厅，对贝多芬的塑像和因年长日久而发黄的父母画像嘟哝了几句什么，然后望着沙发出神。他割断腕部动脉血管后，就是躺在这个沙发上边的。现在，地毯上还留着一大片黑色的血迹。

他走到钢琴前边，坐到转凳上，看着乐谱架上的乐谱，低声念道：“奏鸣曲，献给弗朗西斯科·冯·布鲁斯维克伯爵，作于1803—1804年，1807年发表，莱比锡艺术工业局承印。”

这时，他那两只手象是有了自己的意志似的，移到琴键上。他的眼睛没有离开乐谱，只是爱怜地轻声说：“真神奇。”手指在琴键上按着，室内飘荡着钢琴声。音乐家站起来，走

到阳台上，高声喊道：

“安塔列斯的公民们！庸俗的伪君子们！浅薄的有产者们！全世界的人们！现在，请听路德维克·范·贝多芬的名作——《热情奏鸣曲》！由钢琴大师麦南德罗·欧林达在坟墓外演奏！”

说完，他向空无一人的广场深深鞠了一躬，整了整想象中的浆过的袖口的钮扣，回到钢琴前边，而后在屋里来回走动，同时回答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邀请：

“你是意大利米兰大剧院？非常遗憾，老板先生，我不能从命……法国巴黎剧院？啊，实在对不起，我不能去演出！……荷兰阿姆斯特丹歌剧院？请原谅，我脱不开身！……苏联莫斯科大剧院？我不能应邀前往！理由很简单，我要为上帝举行专场演出。请允许我现在开始……”

他坐到钢琴前，象二十八年前在阿雷格里港圣彼得剧院演出时一样撩开衣襟，一次又一次亲吻双手，接着从头开始演奏贝多芬的《奏鸣曲》，一边弹一边放声大哭，但眼里没有一滴泪水。

28

萝济尼娅听说埃洛蒂尔德斯同其他六个未埋葬的死者一起返回市里，心里想：我敢打赌，她会来看望我的。但她没有和任何人提及此事，只是穿上最称心的衣服和那双稍好一点的鞋子，抹了口红。梳妆完毕之后，她坐到她俩多年共用的铁床上，默默地听着床头柜上闹钟嘀嘀嗒嗒的响声。闹钟

旁边，黄铜烛台上的烛光摇摇曳曳。

在这破旧房子的楼梯下边的栖身之地，本来是石匠的遗孀存放杂物的贮藏室。一张床，一只木箱，一个铁制的洗脸池，还有一个用玉米叶编织成靠背的椅子，把这简陋的卧室塞得满满的。

寡妇把这间小屋租给“姑娘们”，并非对她们的“职业”一无所知，所以规定了严格的条件：不准把男人带进来，不然就赶你们走！这样，她们只能沿街招徕顾客。一旦有人问津，便拉他到荒凉的地方，在旷野或草地上行事……

萝济尼娅两眼盯着闹钟。将近八点半，萝济尼娅听到楼上的道响起轻轻的脚步声。她坐起来盯着木门，侧耳细听，心越跳越快。门慢慢地被打开了，她的女友埃洛蒂尔德斯穿着住院病人的大褂，幽灵似的出现在门口，微弱的烛光照着她的脸。萝济尼娅把两只手紧紧握在一起，抬到胸前。埃洛蒂尔德斯莞尔一笑，露出尖尖的铁灰色的牙齿，象活着的时候一样“噢”了一声。萝济尼娅咽了一口唾沫，也象每次拉客回来在小屋里相遇时习惯地回答了一声“噢”！

埃洛蒂尔德斯先是看了一眼窄小的房间，然后瞧着女伴说：

“过得怎么样？”

“还算不错，你呢？”

“死了。”

“那怎么又回来了？”

“我也不知道。西赛罗博士在为我们张罗埋葬的事。就是那个律师，你还记得他吗？啊，你知道我们当中还有谁吗？有一位贵妇人，金苔丽娅·坎博拉戈太太，你想这该多荣耀！”

萝济尼娅慢慢地点点头……然后垂下眼光低声说：

“我用了你的衣服、袜子、鞋和别的小东西，你能原谅我吗？”

“你用吧，死人再也用不着这些东西！”

“我洒点香水，你不会介意吧？”

“啊，没关系，我知道我的躯体在腐烂，可是这有什么办法呢？我已经死了三天……还是两天？我也记不清了。”

萝济尼娅拿出一瓶紫罗兰香水，倒进喷雾器里，使劲地喷了一阵。

一阵寂静。萝济尼娅指了指埃洛蒂尔德斯的两只赤脚：

“他们把你放进棺材以后，是我把你安放得端端正正，还为你梳了头，涂上脂粉，抹上口红，还染了脚趾甲呢……你注意到了吗？”

“注意到了，非常感谢你。”

又是一阵沉寂。

“你现在怎么办呢？”萝济尼娅问道。

“我们几个必须在十二点钟到广场圆形舞台集合，这是西赛罗博士的命令。”

“坐下吧，还早呢！”

“不用了，站着挺好！”

死人用纤细的手指梳理了一下头发说：

“我样子大概挺可怕。”

“不太……”

“你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我不会介意……”

“那好吧，你听我说。这一场病把你折磨得又黄又瘦，当然死绝不会使你的面容更好些。可是对我来说，不管是活还

是死，你总是埃洛蒂尔德斯。”

“真奇怪，你竟然不害怕。在我来这里的路上，人们被吓得大惊失色，我亲眼看到一个女人在我面前休克过去，一个粉刷墙壁的工人见到我，大喊一声，从梯子上摔下来。甚至猫和狗见了我都赶紧逃跑。可是你呢，平静得象一潭水……”

“如果我怕你那才奇怪呢。”

埃洛蒂尔德斯端起烛台，站到挂在墙上的一面包着金黄色洋铁皮边的小镜子前面，一边移动蜡烛的位置，一边嘟嘟哝哝地说：

“这面镜子怎么啦？怎么照不见我呀？”

“一定是它害怕你，吓得照不出影子来了。可怜的镜子。”姑娘神经质地笑了笑，接着又拿起喷雾器喷起来，紫罗兰香水的芬芳同埃洛蒂尔德斯身上烂肉的恶臭混合成一种热烘烘的怪气味。

死人把烛台放到床头柜上，对女友说：

“生意好不好？”

“非常糟，越来越糟糕。我常说，安塔列斯该有些顶用的警察。”

“没有常客吗？”

“我？这个年岁还能找得到常客？找个过夜的主顾还不容易呢。收入少得可怜，有人还分文不给，这情况你是知道的。谁也不愿意事先付钱。”

萝济尼娅低下头接着说：

“昨天晚上，几个小伙子把我拉到一块空地上，大概五、六个人，他们先扒掉我的衣服，还把一件挺新的衣服撕坏了，把我按倒在地，压到我身上，他们什么混账事都干出来

了……然后他们有说有笑地走了，一分钱也没有留下。”

“熟人？”

“有几个我好象见过，是些富家子弟。”

“有时这些人最坏。”

“可是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对我干出这等事来！他们本不该抓我，虐待我，如果说手头没有钱，我白送也行。可是他们象野兽一样，不是一个一个来，而是两个甚至三个一块儿……一群猪猡！”

埃洛蒂尔德斯用发粘的眼睛盯着女友轻声说：

“所以我说，死了我反而高兴，永远摆脱了这类痛苦和屈辱。”

“我也想到过死，想到过服毒自杀，只是没有勇气……”

“自杀是罪孽，要下地狱的。”

“难道这里不是地狱吗？”

萝济尼娅放声大哭起来，埃洛蒂尔德斯伸出手，象是想抚摸她的头，但犹豫了一下又缩了回去。

“没关系，”她说，“我过世的母亲告诉过我，既没有长久的幸福，也没有无尽头的苦难。”

埃洛蒂尔德斯拿起喷雾器往自己脸上喷了几下说：

“好了，我总算见到你了。还有三个小时自由支配的时间，我该去看看勃尼法西亚小姐了，就是我住院时待我非常好的那个护士。再见，愿上帝帮助你！”

她说完，朝门口走去。

“埃洛蒂尔德斯，你见到上帝了吗？”

死者转过身来说：

“还没有，等我按基督教的仪式被埋葬以后，我一定会

见到上帝的。”

萝济尼娅用颤抖的指尖抹去脸上的泪珠：

“我想求你一件事……”

“什么事？”

“请你告诉上帝，既然他没有赐给我一个好生，那就赐给我一个好死吧！”

29

离开伙伴们之后，布丁·德·卡沙萨在一群苍蝇的护卫下，朝安塔列斯西北走去。那地方在河谷旁边，是人们常说的“烂污区”。当他经过自己的门窗紧闭的家时，吓得邻居们四散奔逃。他决定去找自己的密友——一块儿喝酒、唱小夜曲、陪姑娘们胡闹的阿兰比克。

“你知道阿兰比克在哪里吗？”他问一个站在街角的汉子。这个人刚认出他，顿时脸色惨白，踉踉跄跄地后退几步。

布丁·德·卡沙萨愤怒极了，继续朝前走。在另一个拐角处，他碰到埃洛蒂尔德斯。两人同时站住，仿佛都被对方吓了一跳。

“嗯？”她说，“你怎么在这儿？”

“找个朋友。你呢？”

“看望女友。”

围在埃洛蒂尔德斯身旁嗡嗡飞舞的蝇群中，有几只飞到布丁那边，而布丁身旁的蝇群中，也有几只飞入埃洛蒂尔德斯头上的黑色的蝇群里。他俩道声“再见”就分手了。可是女

人刚走几步又回过头来喊道：

“布丁，别忘了西赛罗嘱咐的话：中午十二点全体在圆形舞台集合！”

酒鬼扭过脸说：

“太阳就是我的手表，从不停摆。中午我准时到圆形舞台，分秒不差！”

布丁·德·卡沙萨进了嘎托胡同，径直朝根卡斯酒吧走去，那是他生前同密友每夜必到的地方。他站在门口往里张望……酒吧老板看见他立刻大叫一声，飞也似地朝后院奔逃。

布丁迈步进屋，看到阿兰比克和以前一样坐在酒吧间一角的老位置上，前面放着一杯香槟酒，吉他摆在他旁边的椅子上。

“伙计，我找你几个小时了！”

阿兰比克站起来，眨眨眼，眼珠象是镶嵌在眼框里的两个蓝色玻璃球。他身高只有一百五十厘米，突起的骨架外边包着一层松弛的皮肉，一眼就看出是个酒鬼。

“布丁，我的老伙计！听说你回来了，可是我以为他们是在胡扯。”他说着，扑到老朋友身边，一边拥抱他，一边说：“坐下，坐下吧，伙计！”

死酒鬼坐在椅子角上，苍蝇在他头上嗡嗡地飞舞。

“喝一杯甜酒？”

“不行，喝了会漏出来的，我的肚子缝得太马虎了。”

“这我知道。法医打开你的胃以后，我就向有关当局索取你的尸体。尸体倒是给了，可是不给证明。我们几个朋友凑了点钱买了口棺材。棺材不太好，管它呢，反正你活着的

时候从来也不讲究排场。我从你的衣服堆里找出这套最好的衣服替你穿上了，可是，忘了给你穿鞋，真对不起……”

“你不害怕吗？”

“我？怕什么？”

“不怕和死人说话？我在街上行走，吓坏了不少人呢。他们见了我撒腿就跑，有两个人吓得两腿发软，跌倒在地上。”

“啊，他们和我不同，不是你的朋友。”

阿兰比克喝了一大口香槟酒。死者的脸上、手上和头发上爬满了苍蝇。

“我身上的臭气不使你恶心吗？”

“世界上比这更臭的东西还多着呢，我都不在乎。可是……刚才说到，我们（我和黑人梯诺科，还有马车夫）把你的棺材抬到车里，顺着山坡往墓地走。刚到山顶，对面来了几条汉子，不让我们把你埋葬，还讲了一大堆理由。我顺嘴骂了他们一句，他们对我又推又搽。你知道，他们有一百多人，我们才三个，惹不起，只好把你留在城外。喂，伙计，喝点酒吧！”

“我刚才说过，胃漏了。”

“我真想你啊！”

“你怎么这样早就来了？”

“来吃‘早点’。”阿兰比克指了指酒杯，笑着说：“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在街上溜达溜达，唱唱情歌。天亮以后，我就到河边望着河水胡思乱想了一阵子。你吃块熏鱼怎么样？”

“我已经说过不能吃喝，也不想吃喝。”

苍蝇开始在阿兰比克头上飞来飞去，他用手轰了轰，拿

起吉他弹起来。死人问道：

“你听我说……纳塔丽娜真的在我的饭里放了毒药吗？”

“真的，她已经承认了。”

“不是警察编造的？”

“不是。我跟她谈过。她不否认蓄意害你。”

“真可怜。她后悔吗？”

“不清楚，她好象并不后悔。”

“她要蹲好多年监狱吗？”

“啊，这要取决于各方面的情况，要看检察官的起诉书以及律师和陪审团的态度。怎么样，你喝点吧？”

阿兰比克站起来，踉踉跄跄地走到柜台后头，从货架上拿回一瓶香槟酒，放到桌上：

“现在是我们的天下啦！根卡斯被你吓跑了。今天，我们可以尽情地白吃白喝。你想喝点葡萄酒……还是白酒？”

布丁漫不经心地拨弄着吉他，说：

“纳塔丽娜在哪儿呢？”

“除了市监狱，她还能在哪儿？”

布丁·德·卡沙萨无限深情地摸摸自己的肚子，无限深情地说：

“阿兰比克，你听我说……要是今天晚上我能去为她唱一段夜曲该多好！”

30

现将彼得一保罗神父的日记照录如下：

十二月十三日，下午五点十五分。今天发生的咄咄怪事使人心神不宁。莫非整个安塔列斯处于梦魇之中？这件事我连想都不愿意去想，至少现在如此。

教区长打电话来，气急败坏、结结巴巴地说，他亲眼看到了七具死尸，闻到烂肉的臭味，并说他们会走动、会说话，甚至还会笑。他请我今天下午到圣母院去帮助他，因为几十个教徒都要求忏悔，他应接不暇。当安塔列斯城的人民惊慌万状之际，他在教堂里一度举止失常，大叫：“世界末日到了”。可怜的老人对自己这一不明智之举动悔恨交加。

一切事情都是如此怪诞、可怕。上午八时左右，热米尼亚诺用吉普车把我送到市中心，让我在共和国广场下车。我请他立刻回去，在局势明朗之前尽量不要让他的伙伴们到城里来。

我头顶烈日，大汗淋漓，独自一人孤单单地站在广场中心。头和颈部感到一阵阵沉重的、有节奏的疼痛。我想，如果这样长时间呆下去，一定会中暑的。但是，出于一种莫名其妙的原因，我依然伫立在那里，一动不动，恍恍惚惚地觉得此时此地和某个人有什么约会。和谁约会呢？广场空无一人，四周的住家关门闭户，仿佛一场瘟疫或一场核战争把人类消灭得一干二净，而我是这场大杀戮的唯一幸存者……蝉在附近的树枝上不知疲倦地叫着，尖厉的叫声很快进入我的头颅，随着血液流动的节奏象两把锤子敲打着太阳穴……

我等待着……等谁呢？……似乎是个极其重要的会见，无论如何不能失约。汗水流进眼里，周围的事物——房屋、树木、石板地和天空——越来越模糊不清，使我产生一种站

在海底的感觉。

这时候，我看到远处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男人，一瘸一拐地走过来，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停下。他的身体在阳光下没有影子，脸已经变得十分狰狞可怕。

“认不出我吗，神父？”

“小若奥！”

“害怕吗？”

“不怕。可是我糊涂了……不明白。”

“用不着明白，把逻辑忘掉吧。”

我感到喉咙哽咽，心越跳越快。我用指尖擦擦眼睛，朝朋友走了几步，他马上挥着手说：

“别靠近我，我的气味难闻。请你不要向我提任何问题，象承认宗教奇迹一样承认我的存在吧。看在上帝面上，请注意听我说。”

“说吧，小若奥，你需要我为你做点什么？”

“我是被杀的，这你知道……我担心的是妻子和她腹中的孩子。”

我感到身体已经失去了知觉，想说点什么，但是舌头象是肿胀得无法在嘴里活动，一句话也说不出。

“你知道丽达在哪儿吗？”

“在家里，”我声音低沉、结结巴巴地说，“昨天我去看过她。”

“她怎么样？”

“她很痛苦，非常想念你。”

“听说她遭到警察逮捕，受到严厉审问，是真的吗？”

我低下头望着自己的影子，为自己是人类一分子而顿时

感到羞耻：

“是的。”

“受刑了吗？”

我一阵晕眩，好容易才站稳，没有摔倒。

“我问过丽达，可她不愿意谈这个问题。我尊重她的意见，没有再追问。”

“孩子还活着吗？”

“活着，还在母腹里动呢，医生说你们的儿子两个月以内就出生。”

“神父，我想去看看妻子，又担心她见到我这个样子会受刺激，对她和对孩子都不利……我想请你先去看看她，让她对将要看到的可怕景象心理上有所准备。你不要靠近我，我已经发臭了！请按我的要求去做！”

汗水和泪水在我的眼里融合在一起。现在，我心中只对眼前这个人——我的朋友和兄弟——同情和爱怜。

“还要请你帮个大忙，神父。”他又说，“我知道没有权利向你提过多的要求……”

“需要我做什么，你尽管说。”

“把我的妻子和孩子从皮卡索署长和他的刽子手们手中救出来。丽达可能再次遭到逮捕，我想把她送到河那边。你认识‘乡土’号渡船船主路易斯·罗迈洛吗？”

“认识。”

“他是我的朋友和战友，一个正直的人。今天晚上全城的人势必被七名死者弄得人心惶惶。请你利用这个时机把丽达交给他，让他送到阿根廷，那里的朋友们会为她搞到一切必要的身份证明。你能帮这个大忙吗？”

“能。”

“让你卷入这次出逃，我心里很是不安，神父。”

“反正我已深深卷入其中了，不用为我担心。”

“请你在晚上十点左右把丽达带到‘小仓’渡口。”

我心头突然出现的一个近乎荒唐的念头驱使我又朝若奥走过去——抚摸他，握握他的手。

“请你不要靠近我，神父。我是一具尸体，我知道自己正在逐渐解体、腐烂和发臭，这是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我曾一度想相信上帝，相信永生，可是我过去没做到，现在也无法做到。但我相信生活，并且深信不疑！我对世界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我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出生、成长，并且在新世界里生活！”

“这也是一种宗教。”我小声对他说，“你说不相信上帝，可是依我看你相信一切化名的上帝。”

分手之后，我前往丽达家去履行我一生中和我的整个神父生涯中最困难的使命。我估计错了，丽达以惊人的勇气倾听了我的谈话，没有流泪。当我说完了若奥要和她见面的事之后，她只是简单地说：

“让他来吧，我心理上有准备，我们的儿子也一样。”

31

丽达·帕斯正在狭小的起居室等待丈夫的到来。头一天下午，她服下医生开的镇静药，就和衣而睡，一直睡到今天——星期五上午。在这十五个小时里，她竟然没有作梦。

起床以后她头昏脑涨，仿佛记忆力已经丧失，迷迷糊糊地走到窗前，打开百叶窗。阳光刺痛了她的眼睛，象几千枚火针扎得脑子疼痛难忍。她只得摸索着重新关上窗户，倒在沙发上，无数紫黑色和绿色的幻影在眼前晃动。

彼得·保罗正在这时候来到她家。丽达静静地听着神父说话，一直没有抬头看他。虽然他的话语气平缓，但还是深深刺痛了她的心。现在，神父说的事依然萦绕在她的脑际：

“他遭到毒打，面目几乎无法辨认，一只胳膊和一条腿被打断。丽达，想想上帝吧，鼓起勇气吧。我告诉你的这一切确实阴森可怕，但最好让你事先有所了解。你丈夫的躯体已经腐烂，请你从最坏处着想。”

莫非这一切是一场恶梦？

丽达·帕斯等待着。她摸摸隆起的肚子，感到胎儿在体内轻轻蠕动。

彼得·保罗什么时候离开的？五分钟以前？还是十分钟以前？

她听到破旧的楼梯上似乎有响动……是沉闷而有节奏的脚步声。有人在上楼……她猛然直起腰侧耳细听……喉头一阵哽咽，呼吸急促，两只手死死抓住沙发扶手。

“一定是小若奥！”她想，“他现在到了走廊，到了门前……”丽达依然闭着眼，听到有人拉开金属门栓的声音……她想站起来朝丈夫跑去，可是胳膊和腿软得象一团棉花，浑身没有一点儿气力，太阳穴剧烈地跳动。她感到门开了，丈夫站在五步以外，臭气向她袭来。她脸部的肌肉不由自主地

抽搐，显出要呕吐的痛苦表情。

“丽达……”

分明是他的声音！她睁开眼，在半明半暗的屋子里，用了好几秒钟才认出丈夫的面容。

丽达双手捂着脸，凄楚地叹息着，哀怨从肺腑涌上来。

“我知道自己的面目可怕。亲爱的，我只呆一会儿。”

“不要这样，亲爱的，你留下，留下吧！”

女人终于站了起来，但丈夫大声叫道：

“站住！不许靠近我……”

妻子刚迈出一步，只得停下来，结结巴巴地说：

“我……我想拥抱你，吻你……”

他的声音干巴巴的：

“如果你再朝前迈一步，我就从这扇窗户里跳下去……听我的话，丽达！我知道自己的气味难闻。你不要以为死会使我失去自爱之心。我不想引起你的厌恶，也不愿给你留下可怕的记忆……请坐下吧！”

她顺从地坐下来，丈夫退到屋内离她最远的地方。她抽咽着，全身痛苦地颤动，但眼里没有泪水。

“你很难受吗？”她终于说出话来。

“不，丽达！我肉体感觉不到任何疼痛。你听我说，丽达。我和其他几个死人一块儿回来只是想看看你，特别是想把你们——你和我们的孩子——从这群匪徒手中解救出来。至于他们如何处理我的尸体，这无关紧要。”

她张开双臂：

“至少让我摸摸你……”

“不行！我已经不是和你结婚的那个人。”

“我可怜的丈夫！”

短暂的沉默。

“我们的孩子在你的肚子里动吗？”

“在动。”

“啊，要是我能感到他的蠕动该多好啊！”

她甜蜜地一笑，仿佛突然从恶梦中挣脱出来：

“你用手摸摸我的肚子……”

“用我这腐烂发臭的手……”

“你那双漂亮的手！看在上帝的面上，来吧……”

若奥踌躇地说：

“丽达，用手绢捂住鼻子……”

“我的若奥……”

“照我说的作吧，快点！现在我走近你了，只摸几秒钟。”

她用手绢捂住鼻子，丈夫一瘸一拐地朝前走了几步，把一只手放到妻子肚子上。

“感觉到什么了吗？”丽达的话透过手绢显得闷声闷气。

“感觉到了！感觉到了！他活着！我们的孩子！”

突然她张开双臂，疯狂地搂住丈夫的腿，用头顶住他的肚子，活象要钻进他的躯体里去。

“不行！不行！！不行！！！”死人大声吼叫着挣脱出来，回到原来的角落。妻子依然跪在沙发旁边，身体随着无泪的抽咽上下颤抖。

“请原谅我，亲爱的丽达。我刚才不该那样做，都怪我自私。死人应当有自知之明。但是，死神没有夺去我对你们的爱，没有夺去我对所有活人的爱，没有夺去我对世界

的爱、对生活的爱。现在，你听我说，请你特别注意，你和我们的孩子的命运取决于我下面说的话……丽达，你听到了吗？”

妻子的眼睛盯着地板，不住地点头。

“今天晚上十点钟左右（注意我这些话），彼得—保罗神父来接你，乘罗迈洛的渡船把你送到河那边。那时候，全城的人人心惶惶，惊魂不定，谁也不会注意你们的行动。罗迈洛知道该把你带到哪里，交给谁照看。在河那边，我的伙伴们会为你准备必要的证件，然后把你藏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在医生的护理下生下我们的孩子。你听我说，把我们藏着的阿根廷钱币统统装到手提包里，不要带箱子。懂了吗？”

她点点头。

“再见吧。你不用站起来，不要靠近我，闭上眼睛！”

他慢慢地朝门口走去。

“若奥！”

丈夫转过身来。

“我有件事，有件难以启齿的事要对你讲……”

“讲吧，亲爱的。”

好象有人掐住她的喉咙一样，她说话非常吃力：

“我不是你所想象的妻子，而是个胆小鬼，叛徒。”

“丽达，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等一等，等一等……假使我不把一切都讲给你听……它会象一块石头永远压在我的心上。”

“你什么都用不着讲。你想，我前天刚刚死去。我不知道你要讲什么，可是不管怎样，对我来说，你永远在过去的

你。在监狱里，甚至在受刑的时刻，我都想到你，回忆起我们在一起度过的幸福和艰难的日子。你的献身精神和忠贞不渝的品格是我的安慰、我的希望。”

“不对，若奥！我是胆小鬼，叛徒！”

“我不想听！”说完，他朝门口迈了两步。

“如果你不听，我现在就从这窗户跳下去！”

他只得停住脚步：

“那么，你说吧……”

“逮捕你的那天上午……他们也把我带走了，扔进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屋里……伸手不见五指……让我在里边呆了整整一天，又整整一夜……后来把我拖到另一个房间，让我坐到一把椅子上……我觉得那里人不少，强烈的灯光照着我的眼睛，我什么也看不清楚……他们叫我说出以你为首的‘其他十个人’，我回答说不知道。”

“你做得对。”

“可是他们不肯相信，一次又一次逼问，我以上帝的名义起誓说真的不知道，于是那群野兽威胁说要动刑……往我指甲缝里扎针……其中一个竟然说，如果再不讲的话，他们就扒光我的衣服，把我赤身露体地交给士兵们……最后一个家伙喊叫说：‘如果你不招供，我们就在你肚子上踩，母狗，踩死你和你的儿子’……于是，我……我就招了。”

“这不可能！你和我一样，根本不知道。这个所谓小组是丧心病狂的匪徒皮卡索这条疯狗凭空捏造出来的。我们怎么会知道它的成员名单呢？”

丽达全身哆嗦成一团：

“若奥，原谅我吧……我当时吓得要死，想到肚子里的

儿子，就讲出了一些人的名字……我首先想到的人……我们的朋友们……”

若奥·帕斯沉默了一会儿，以缓慢而坚定的语调说：

“不要再想这件事了。处在你的位置，我也会那样做的。”

“不会，不会的！因为你什么都不说，他们才把你拷打致死的！”

“不要以为我不害怕。我不是什么英雄。假设他们没有杀死我，最后我也许会和你一样做……忘掉这一切，多想想我们的儿子吧！现在，这是唯一重要的事。”

“别着急！我想彻底坦率地讲清楚。当然我可以说只是为了挽救儿子的生命才软弱下来的，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我害怕皮肉受苦，所以招供是因为胆小。我被放出来以后，听说我提到的那几个人都被捕了。就在这把椅子上，我独自一个人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坐着，惦记着他们，想着他们因为我而遭受的痛苦。我没有自杀……没有自杀也是因为怯弱。”

“不，丽达，我不能相信你缺乏勇气。我深知你的为人。你过去是而且将永远是个勇敢的妇女。”

她狂乱地摇着头，嘴里不停地说：

“不！不！不是这样……”

他继续说：

“听我说，亲爱的。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继续活下去比死更需要勇气。你招认的那几个人迟早会被释放的，因为没有任何罪证。可是你，丽达，从今以后必须执行一项使命，这项使命是我——你的丈夫和伴侣委托给你的。你要到阿根廷避难，生下我们的孩子，然后把他抚养成人，有朝一日让他帮助善良的人们创造一个比今天更美好、更公正的世界。”

你对未来不要失去信心。我记得有一本书曾经说过，最深重的罪孽莫过于丧失希望。不要忘记，亲爱的，今天晚上十点，彼得—保罗神父来接你。好啦，你不要动，不要看我，想想另外一个人——你从前的丈夫吧！你还记得我们结婚后第二年的一个星期天，我们在河里划船的情景吗？头一天你去看医生，你回来后什么也没说，保密得真严哪！到了河中心，我正在荡桨，你告诉我你怀孕了……还记得吗？”

她抬起头来，依然闭着眼睛：

“怎么会忘记呢？我还记得那时在阳光下你那喜气洋洋的脸……”

“听到这个消息，我高兴得站起来，把船桨扔出老远，船被河水冲到大海里去我也不管啦……我们将要抱孩子了！我们是世界的主人！”

这时候，丽达的低声抽咽变成了嚎啕大哭，象激流冲垮了堤坝，内心郁结的痛苦一泻而出，眼泪象泉水般涌到脸上。这时她内心似乎轻松了许多，直挺挺躺在地上，孩子似地哭啊，哭啊……

若奥·帕斯站在门槛上：

“丽达，别睁眼。我想提出最后一个要求。请你把见到我的事忘掉……打开窗户，让阳光和风驱除我留下的臭气。想想那个明媚的上午，那只船，那条河……想想照在我们脸上的太阳！再见了，亲爱的！”

她听到门被关上的声音，脚步声从楼道响到楼梯，声音越来越小。

32

当天上午七点。阿卡西娅照例清扫安塔列斯市市长办公室。她患有象皮腿症，动作迟缓，并且习惯于一边干活，一边不停嘴地说话。她用湿布抹完打蜡地板，就用一块干法兰绒擦拭木器和镀铬部件以及市长办公桌上的物品。她得到严格的命令，不准动办公桌上任何纸张，不准打开任何抽屉。她把每件家具、每件用品——电话机、钢笔、吸墨器、烟灰缸、花瓶、裁纸刀，都看作是一个人，一位老相识，并且同它们亲切交谈……她特别喜欢的是那个大理石雕刻的、带钟表、活动日历和金色饰物的大墨水台。墙上悬挂的许多肖像中，她只认识一个：她心目中的圣者热杜里奥·瓦加斯博士。虽说这位老者向自己心脏开枪自杀身亡，但他肯定已经升入天堂，因为上帝绝不敢把他打入地狱。除了礼拜日之外，阿卡西娅在每天开始打扫之前，总是跪在这位“穷人之父”的肖像前面，东拉西扯地祈祷几句。黑人老妇是宗教混合主义的集中代表，信奉马贡伯教、圣母教和圣·若热教，礼拜天去基督教堂作弥撒，在圣母玛丽亚前许愿，偶尔还向神父忏悔，最近她还常参加天主教教徒集会，因为有机会同其他信徒唱唱圣歌，这对她来说是很开心的。

清扫完办公室，她站在屋子中间，用昏花的老眼环视四周，认为一切都令人满意，才去打扫市政厅的其它房间。

33

市政厅秘书安东尼奥·奥古斯特·门德斯，三十来岁，高瘦个子，背微驼，蜡黄的脸上满是雀斑。虽然他的牙齿长得参差不齐，但他说起话来却柔声细气，彬彬有礼。他的祖父属于第一代共和党人，作过四十年公务员，对儒利奥·德·卡斯蒂略斯和博热斯·德·麦德罗斯佩服得五体投地。早在童年时代，他常听祖父讲述关于这两位大人物颇有教益的故事。进入中学后，他对历史课特别爱好。他身上流着政治血液，一直梦想有个出头之日，被选进州议会或者当上联邦议员。但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他在法律系学习三年之后被迫辍学，回到安塔列斯，先是为一个见习律师当助手，后来在公证处当书记员。他曾参加过一次州议会竞选，只获得一百多张选票，自然名落孙山。两年以后他作为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竞选市议员，人们都说他是被“捎带”选上的，但毕竟是“当选”了。任期满后正值威瓦尔迪诺·布拉泽奥出任市长，他被聘为秘书。

安东尼奥·奥古斯特·门德斯常以勤勤恳恳的公务员自诩，情况确实如此。尽管市长知道他近来在白天也常常饮酒，但对他还是相当满意。有时候酒使他嘻皮笑脸，热情过度，絮絮叨叨，可是这丝毫不影响他作为秘书的工作效率，更不妨碍他那“多面手”的本领。

门德斯有时因工作需要要在市政厅加夜班，当他做完工作以后，他总喜欢打开市长办公室的电灯，坐在沙发上一边喝

甘蔗酒，一边望着墙上政治家们的肖像出神。热杜里奥·瓦加斯总统的标准像，在“新国家”时期，联邦新闻局曾在全国散发了数百万张；弗洛列斯·达·库尼亚身穿国民军荣誉将军军服；奥斯瓦尔多·阿拉尼亚^①显出一副有国际影响的国务活动家的风度；儒塞利诺·库比契克脸上露出斯拉夫人那种善良与嘲弄的神情；另一面墙上挂着若奥·古拉特的肖像，摄影师抓住了他同别人谈话时从不正视对方的眼睛的那种老练而又桀骜不驯的特点。一九三〇年，当统一战线使马腊卡托派和皮卡巴乌派握手言和的时候，几个皮卡巴乌派的头面人物让他们当时任市长的同党，把加斯巴尔·马尔丁斯和阿西斯·布拉齐尔的像片也挂到墙上。此外，还有帝国时代留长胡须、眼睛里闪着预言家那火一样光焰的智囊人物。那蒜头鼻子、蓄有若阿根·南布克^②式唇髭的上贝德拉封建领主的肖像，从墙上不引人注目的地方，以蔑视一切的贵族眼光看着其他肖像。在面向广场的墙上，两扇落地窗中间有座木架，木架上端放着一幅比涅罗·马沙多参议员的全身油画像，这显然是保存在里约热内卢门罗艺术宫的那幅出于达尔·阿拉手笔的大作的拙劣的临摹品。

有一次，门德斯加完夜班已是凌晨，他不胜酒力，端着酒杯，觉得眼前有许多幻影在晃动。他打开市长办公室的枝形吊灯，竖起耳朵倾听墙上的大人物们谈话。首先，他听到的是博热斯·德·麦德罗斯的声音，只听他对他的导师和

① 奥斯瓦尔多·阿拉尼亚（1894—1960年），南里约格朗德州人，瓦加斯总统的朋友和得力助手。

② 若阿根·南布克，巴西作家。

朋友儒利奥·德·卡斯蒂略斯说：

“根据奥古斯多·孔德^①的教导，应当最终让无产阶级溶解于现代社会之中，并且把工资作为生存的同等值而不是作为劳动的报酬，因为人类劳动既不包含也不要任何钱财，而只要求社会的承认。”

卡斯蒂略斯仿佛对门徒的见解点头同意，用咽喉炎患者的沙哑浑浊的声音说：

“孔德还说过，在政治范畴内存在一种比权力分配更为重要的东西，即预算结构。这才是重要的社会问题，所以在现代人当中，首要的问题是税收。”

这时，加斯巴尔·马尔丁斯眼睛射出一道凶光：

“思想不能象金属一样同化在一起！”

由于返祖现象突然在门德斯身上发生作用，他立刻成了共和党人，忍不住出来纠正刚才那人的话：

“‘溶化’，而不是‘同化’，你先去学学语文再来说话吧，马腊卡多派先生！”

卡斯蒂略斯和博热斯·德·麦德罗斯还在继续对话。

只听第二个说：

“巴西正处在一场复杂的道德、文化和物质危机之中，企图用纯政治的药方解决是枉费心机……根本不存在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说；根本不存在普遍的积极的道德观念。神学道德虽然筋疲力尽，老朽不堪，但还在徒劳无益地为恢复彻底失去的影响而拼命挣扎……唯有积极教育方能治愈上层阶级的怀疑主义和下层阶级的冷漠态度和反抗情绪。”

^① 奥古斯多·孔德（1798—1857年），法国哲学家。

身穿燕尾服的比涅罗·马沙多参议员开始讲话。他昂首挺胸，表情庄重，右手插在镶着金色线条的裤子的口袋里。

“我们很可能在这场震撼共和国根基的动荡中沉沦，非常可能！在街头的人们口若悬河的宣传鼓动下，杀人犯的手完全可能伸到我们身边。我们不能象凯撒一样用教衣遮住面孔，而是要死死盯住虚伪、卑鄙的匪徒和杀人犯。”

门德斯把杯子里的甘蔗酒一饮而尽，自言自语地说，那三个人——卡斯蒂略斯、博热斯和比涅罗——才是名副其实的威名煊赫的大人物。其他肖像在说些什么呢？弗洛列斯·达·库尼亚心情激动，声音哽咽：“这次不是胜利而归，就是战死疆场！”奥斯瓦尔多·阿拉尼亚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发动一九三〇年革命时的暗语：“出了什么事？”然后对不在场的私人朋友、美国总统罗斯福用英语低声说些什么。库比契克仿佛不把这些人在眼里，反复说：“五年当中取得了五十年的进步。历史将对我作出判断！”加斯巴尔·马尔丁斯或许感到处于少数派地位，用各种语言——包括希腊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大声喊叫，而阿西斯·布拉济尔则兴致勃勃地背诵他本人翻译的朗菲罗的有名诗句，其中夹杂着对农场主们的忠告，还有一些话——门德斯没有听懂——涉及秘密投票的好处之类。对这一切，瓦加斯和古拉特一言不发。瓦加斯笑容可掬，看看这个，看看那个，而古拉特则目不斜视，旁若无人。

儒利奥·德·卡斯蒂略斯博士是今晚最后一个发言的人。他说：

“从根本上讲，社会进步建筑在死亡之上。生活从来都是，而且越来越为死人所左右。”

门德斯躺在沙发上进入了梦乡，再也听不到什么，看不到什么。直到第二天清早，阿卡西娅太太进来拍拍他的肩膀，他才懵懵懂懂地眨眨眼，一时弄不清自己是谁，现在在哪里。直到他清醒过来，发觉自己睡在市长办公室里，才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

“啊，是阿卡西娅呀！昨天晚上我干了整整一通宵！”

黑人女佣怀疑地看了看沙发前边茶几上的酒杯，又伏下身子闻了闻，低声哼了两下。

这一切发生在这个多事的星期五的前一天夜里。

34

威瓦尔迪诺·布拉泽奥匆匆忙忙召集安塔列斯头面人物开会，会议约在十点开始。与会者不声不响、表情忧郁地走进市长办公室。人们脸色惨白，眼光里流露出惊恐的表情。他们互相问候时也心不在焉，完全失去了往日的热情，一个个按照门德斯指定的位置入座。市长秘书门德斯当天上午看到一个死者之后，一连喝了几杯甘蔗酒，想压压心头的怅惘和惊恐。

法院院长金蒂里亚诺博士和教区长热隆西奥·阿尔布格尔盖坐在市长的右边，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坐在左边的沙发上，他旁边是检察官米腊布·达·席尔瓦——小伙子一头金色的鬃发，肥头大耳，容光焕发，象是鲁本斯^①的小天使

① 鲁本斯（1577—1640年），佛兰德斯画家。佛兰德斯是现在比利时及法国一部分的通称。

出人意外地突然长大成人。

门德斯把商会主席、扶轮社社长和社会名流协会主席让到一只大沙发上。爱尔兰·珐尔肯布克和拉查罗·贝迪约加两位医生各占一个小沙发，他们相距十步之远，仿佛准备进行一场决斗。卢卡斯·法伊亚坐到儒利奥·德·卡斯蒂略斯的半身像下边，里宾多·欧里瓦维斯教授离博热斯·德·麦德罗斯只有一米远。

伊诺森西奥·皮卡索最后一个进来，坐到离比涅罗·马沙多参议员的肖像不远的一把空沙发椅上，好象要保护这位在遥远的一九一五年某一天被暗杀的参议员似的——现在来保护显然迟了一步，因为那年这位安塔列斯警察署长刚刚出生。

威瓦尔迪诺市长站在办公桌后面，象吃了几朵黄油煎过的君子兰一样恶心。他问秘书说：

“全都到了？”

“除了市议会议长和商业俱乐部主席之外，都到了。”

拉查罗医生站起来，极不自然地装出庄重的神气解释说：

“市长先生，马可利诺先生缺席是因为卧病在床，我可以证明，我去给他看过病。”

“厉害吗？”

“嗯……神经性腹泻。”

提伯里奥发出轻蔑的笑声：

“啊，马可利诺历来胆小怕事。”

珐尔肯布克也站起来说：

“商业俱乐部主席也是因病——心动过速缺席。”

提伯里奥又插嘴说：

“这些病，用基督教语言叫做畏惧症，对吧？”

坎博拉戈家族的医生“咚”的一声坐下，动作僵硬，表情尴尬，再也不说一句话。

市长咳嗽了一声，看一眼铺在地板中间的波斯地毯，然后对门德斯说：

“好啦，你可以走了。”

秘书刚朝门口迈出几步，市长叫道：

“不要走，留下吧，门德斯！否则屋里就正好是十三个^①人，这倒不是我迷信……小心无大错嘛。今天是星期五，十三日。已经出了这些事，谁知道以后会怎样呢？”

瓦卡利亚诺在沙发上挪动身躯。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问道。

“唉，提伯里奥，你该知道得很清楚，昨天我们被迫放在墓地大门外边的几个死人从棺材里爬出来，进城来啦！”

“我怎么没看见？”

“请允许我说一句，上校，”法院院长彬彬有礼地说，“你没有看到，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那么，博士，你亲眼看到死人了？”

“我没有看到。可是一些值得信任的人，比如我们的市长、警察署长……啊，还有可敬的神父，都看到了。”

“提伯里奥，”市长伸出手放到老朋友肩上，“此时此刻，本城成百上千的男女公民看到死人们用双腿走动，挥动胳膊，用嘴说话……而且散发臭气。”

“我认为人死后一切都完了！”瓦卡利亚诺喊道。

^① 按西方迷信说法，“十三”是个不吉利的数字。

热隆西奥神父怯生生地说：

“请不要亵渎神灵，上校。人死之后，根据上帝的意志去天堂、涤罪所或地狱。”

“对，”对方说，“可是绝不会返回安塔列斯。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上校，”伊诺森西奥面带愠色，“我有个建议。你的老朋友金苔丽娅太太现在正坐在她寓所的安乐椅上，你为什么不去看望看望她呢？”

35

提伯里奥点上一支玉米皮烟卷，深深吸了一口，青烟从鼻孔里呼出来。他激烈地咳嗽了一阵之后，才回答说：

“我不去是因为不想被人耻笑。哪会有活着的死人？喂，拉查罗博士，他们的死亡证明书不是你签署的吗？”

医生点点头。

“七个人都死了，难道不是吗？”

“毫无疑问。”

“可是什么是‘死’呢？”里宾多·欧里瓦维斯把胳膊肘放在沙发扶手上，左手拇指托住下巴，食指上翘，与拇指构成直角，俨然一副学者的姿态。

卢卡斯·法伊亚抢着回答说：

“所谓‘死’就是没有生命的意思。”

检察官摇摇天使般的脑袋，表示反对法伊亚的定义：

“想想数以十亿计的尚未出生的人吧，他们还没有生

活……难道因此就可以说他们都是死人吗？”

卢卡斯·法伊亚从沙发上挺起身子，对市长说：

“少校，恕我冒昧，我建议大家脱掉外衣，这里热得象塞内加尔。”

“好主意！”威瓦尔迪诺马上表示同意，象一只又大又粗的香蕉剥皮似的脱去外衣，其他人也都动作起来，只有神父和金蒂里亚诺例外，前者身穿教服，后者认为法官在众目睽睽之下只穿衬衫不成体统。

里宾多站起来说：

“市长先生，我请求发言。”

市长满心不快，汗水涔涔，用手绢擦了擦脸，无可奈何地说：

“请里宾多·欧里瓦维斯教授讲话。”

“依我之见，”教授微微一笑，学究气地环视各位，“死亡表现在神经系统、循环系统和呼吸系统停止活动……还有……”他声音越来越高，举起右手，食指垂直，“死亡并非总是在一瞬间完成。有这样的情况，我刚才提到的各个系统停止活动之后，几分钟或几个小时之内，可能还部分地显示出生命现象，比如肌肉收缩，消化器官蠕动……还有什么？哦，睫毛抖动，是这样吗，拉查罗博士？你的看法呢，珐尔肯布克博士？”

拉查罗博士点头同意，而德国血统的医生以尖刻的语调干巴巴地说：

“你的课文倒背得滚瓜烂熟。”

市长沮丧地瞧瞧纹丝不动的电扇。该诅咒的罢工！随着时间的推移，屋里越来越热——使人喘不过气来的潮热。苍

蝇一只一只从窗户钻进来，引起与会者的注意和愤恨。它们飞到伟人塑像上，在市长的头上悠然自得地爬动，落到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头上，他一边骂着，一边驱赶苍蝇，有几只苍蝇围着法官的脸飞舞……大多数人头脑中形成一个可怕的念头：怀疑这些苍蝇曾在七个死人的烂肉上爬过。正是出于这一怀疑，当检察官感到有一只苍蝇飞到嘴唇旁边时，他突然狠狠一巴掌打在自己脸上，其声音之响亮使在座的各位大吃一惊。

“你的理论说明什么呢？”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对里宾多教授说，“你到底相信不相信这些死人回来了呢？”

“啊，我亲爱的上校，我生来是个怀疑主义者，但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我应当承认所有的可能性。世上一切都有‘第一次’。我对神秘主义颇有研究，对中世纪上加利利地区流行的巫术也略知一二……”

“里宾多教授，”法官打断他的话，“现在不是炫耀学识渊博的时候。我们正处在非常困难的关头，我看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对付这一现象。”

里宾多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他坐下来，交叉起两只胳膊：

“市长先生，我不再发言。看来这间屋子里有人对我不理解，或者根本不想理解……”

市长用钢笔轻轻敲着桌面，回忆起在从军的那些艰苦岁月里行军的情景。

市长拿起吸墨器想压死落在墨水台上的苍蝇，但是它飞走了。

“总之，教授先生，你认为死人返回城里是一种幻术，对吗？”

“不对！”里宾多·欧里瓦维斯大声辩解，“我认为本市处于一种集体幻觉的影响之下。”

“这不可能！”警察署长马上表示反对，“我现在没有幻觉，也从来没有产生过幻觉。”

人们的眼睛一齐转向法院院长，他说：

“根据本人阅读过的材料，在人类历史上曾有过集体幻觉的记载，但都是闪电般的稍纵即逝的现象。如果把安塔列斯市现在出现的情况简单地归结为一种幻觉……那么，这种幻觉不只包括视觉，而且包括嗅觉，依我看，从时间和空间上都太长了。”

“同意！”市长说，“今天上午，先生们，西赛罗博士的尸体到了我的会客室，站到我眼前（这绝对不能说成仅仅是听觉方面的幻觉）。他已经腐烂，弄得我家奇臭难忍。他说起话来声音和往常一模一样，只是有点幽默。西赛罗生前对我和提伯里奥上校从来是一本正经的。我们是他的委托人和知心朋友。”

提伯里奥斜眼看着少校说：“那么，这个人……或者说，这个死人，究竟要我们做些什么呢？”

“他对我说，他代表他的委托人——就是其他六名死者和他自己——要求给他们以体面的埋葬，说这是他们的权利，并且限期到今天中午……”

36

警察署长皮卡索烦躁不安，两条腿一会儿交叉，一会儿

伸开。他说：

“今天，我们必须作出决定，因为全城都有惊慌的迹象。”

“这些尸体在我们当中逗留，会使全城居民的健康和生命处于危险之中。”拉查罗医生说着，用眼睛看了看他的同行，发现他在点头，表示同意，“甚至可能引起瘟疫。”

“已经有几十个人因为心脏病或者精神病发作请我出诊。”珐尔肯布克证实同行的见解。

在屋子的一角，神父说话了，他的话音好象乌鸦的叫声：

“今天我已经接受了五十个信徒的忏悔，还有几十个人在等我今天下午接待。”

“简直是一场灾难！”商会会长叹口气说，“难道这次罢工给我们商界造成的损失还不够严重吗？”

“就是嘛！”扶轮社社长说，“先生们可以想想，我们的星期聚餐会不得不无限期推迟，这样的事从未发生过。”

提伯里奥眼里射出一道愤怒的凶光，转脸问市长道：

“怎么办，少校？我们都等着听你的意见。”

威瓦尔迪诺站起身来说：

“先生们！首先，我想向诸位汇报一下今天上午接待死人‘访问’之后所采取的措施……我利用尊敬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珐尔肯布克博士的电台和州政府取得了联系。当我向州长讲了本市发生的怪事之后，他忍不住笑起来，问我是不是在开玩笑。虽然我讲得清清楚楚，但他还是不肯相信。我以我死去的母亲起誓，他才答应采取措施……可是听他的口气，象是在设法摆脱一个疯子的纠缠。”

“谁知道我们是不是都疯了呢？”里宾多说，“这种假设并非完全荒唐。所谓幻觉即突发的、急性青春型精神分裂症。”

“你总是不肯安静一会儿。”提伯里奥大为不满，转向市长说，“请接着说，威瓦尔迪诺。”

“好吧，后来找到《人民邮报》社社长，我与这个出类拔萃的年轻人已认识多年。我把事情从头到尾重复了一遍之后，他没有笑，但我感觉得出来，他也认为太荒唐了，不过他最后还是答应派一名记者和一名摄影师前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后来我又接通了州首府的两家电视台，头一家电视台的一名职员听我讲完了事情的经过之后高声大笑，还问我是不是闲得发慌了……我请他耐心点，还骂了娘。他以同样的脏话回敬了我，就‘咔嚓’一声中断了谈话。”两只苍蝇在市长眼前飞来飞去，固执地落到他的前额，市长只好停顿片刻，同它们进行一场肉搏战。当战事结束，他已气喘吁吁，“同另一家电视台联系还算顺利。我直接同台长——他是我的老朋友——通了话。他耐心听完我的叙述，表示完全相信……”

“他大概是希伯来人，”里宾多解释说，脸上堆起那种对世界上的一切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难以言状的微笑，“这个种族对所有玄妙和不可思议的现象具有非常敏锐的洞察力，同时又脚踏实地，立足于生活和世界的物质和经济的具体现实。”

“你这一套哲学说教对我们毫无补益，”市长大为不满，狠狠地瞪了教授一眼，“时间过得飞快，我们已经耽搁了好长时间，还没有取得任何具体结果。收起你的高谈阔论，留待埋葬了死人、全城恢复了正常的秩序以后再讲吧。”他变换了口气，接着说：“事情就是这样，先生们。可能明天上午《人民邮报》的记者和第十二频道电视台的摄影师就能来到本市。”

卢卡斯·法伊亚搓着手高兴地说：

“安塔列斯就要标进世界地图了！我们要载入史册了！”

“付出了多大代价呀！”检察官叹息说。

市长已经精疲力尽，颓然坐到沙发椅上。屋里突然安静下来，只听到苍蝇“嗡嗡”声。门德斯拿来三瓶冰冻柠檬水……为在座的各位倒满杯子，仿佛是这一殷勤的举动给了他发表意见的权力似的，他凑到市长办公桌前低声说：

“少校，彼得·保罗神父来了，在前厅。”

“哦？他来干什么？”

“是我自作主张请来的。”

“这是为什么，伙计？”

其他人都全神贯注地倾听他俩的谈话。

“他知道一些情况……可能对我们有用。”

“什么？为什么？”

“今天上午我从窗户缝里看见他在同若奥·帕斯……的尸体谈话。”

市长看了看提伯里奥，又看了看法院院长，问道：

“你们认为怎么样？”

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耸耸肩；法院院长嘟嘟囔囔地说：

“我们应该考虑这一案件的一切可能性。如果各位不反对，我同意审问这个……这个年轻人。”

“你的意见呢？热隆西奥神父？”市长问。

“我毫无异议。”

“把他带进来！”市长命令道。

门德斯高高兴兴地离开办公室，不一会儿就把工人区的神父带了进来。

37

彼得一保罗向在座的各位点点头，然后站在市长桌子前面的地毯上。

“请坐，神父。”虽然屋里连一张空椅子也没有，市长还是这样说。

“不用了，谢谢。我愿意站着。”

“那就请便吧……金蒂里亚诺博士，你有什么问题要问这位朋友吗？”

“好吧，”法官说，“如果你想让我来主持审问……”

“怎么，这里是法庭吗？”彼得一保罗神父问道，“莫非我犯了什么罪要受审？”

“噢，不，不！”卢卡斯赶忙解围，“你想到哪里去了！我们只不过希望你在本市困难的时候帮助我们一下。你的话会对我们非常有用。”

金蒂里亚诺博士提出第一个问题：

“你真的同……同若奥·帕斯先生谈过话吗？”

“谈过。”

“那么……在你看来，他死了吗？”

“死了。”

“这一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呢？”

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彼得一保罗神父用手绢擦了擦教服领子和脖子之间的汗水，然后颇费斟酌地说：

“请允许我从头讲起。若奥·帕斯被关了两天两夜之

后，我想去看望他，就到警察署去打听。那里的一个官员告诉我，若奥已经越狱逃跑，在阿根廷请求避难。可是几个小时之后，我得知我的朋友在“救世”医院因肺栓塞去世。我跑到医院去向他的遗体告别，因为警察逮捕他时我见过他一面，当时他还活着，看上去身体很好……”

伊诺森西奥·皮卡索在椅子上挺直了身子，以威胁的口吻说：

“你这些话影射什么？”

“眼下什么都不影射。”彼得一保罗神父头也不回地反驳道，“先生们，我是说警察禁止我去看尸体，当我到了医院穷人住院部之后，棺材已经钉死了……”

“你竟然怀疑他没有死？”

“不是这样。我看到了由拉查罗博士签名的死亡证明。可是，今天上午我在广场上看到若奥·帕斯的时候，几乎认不出他了，他头上和全身伤痕累累。”

警察署长突然站起来，大声吼道：

“胡说！我是亲眼看着他被放进棺材的，当时他和被捕时一模一样。正如死亡证明书上写的，死于肺栓塞！”

法官举起胳膊要求双方停止争吵，然后以庄严的口气说：

“现在我们不是在调查本市公民若奥·帕斯的死因。彼得一保罗神父，这么说你确认在广场上遇到的人……”

“我确认，尽管他被打得遍体鳞伤，不成人样。等一会，大家都可以验证这一点……”

“好啦，神父，”法官说，“我们只想知道你是如何得出若奥·帕斯已经死亡这一结论的。”

“他皮肤的颜色象死尸，没有呼吸……我发现他的眼球

明显混浊……特别是身上发出腐烂人肉的气味。”

“这个……这具死尸会走吗？会说话吗？会思考吗？”

“对前面两个问题，我可以给予肯定的回答。至于第三个，我怎么知道他的大脑是否在活动？不过，就他对我所说的话来看，他尚有记忆能力，用词确切，有自己的意志……”

“他对你说了些什么话？”警察署长站起来，心神不定地咬着早已熄灭的香烟。

彼得·保罗神父一直在看着法官，他回答说：

“他对我说的话不能在这里披露，请你们不要追问……”

“他是否象其他死者一样，要求立即埋葬？”

“没有。他说，如何处理尸体对他并不重要。”

“那么，他想干什么呢？”

“我已经讲过，我不能透露。热隆西奥神父可以向诸位解释神父对忏悔者的秘密所承担的义务。”

“这么说来他忏悔了？”老神父喜形于色。

“不是在宗教的意义上。”彼得·保罗神父回答说，“若奥·帕斯象活着的时候一样，仍然是无神论者。”

“这太荒唐了！”提伯里奥喊道。

金蒂里亚诺依然保持着严肃庄重的表情：

“彼得·保罗神父，我知道你博览群书。现在，七具尸体爬出棺材，来到本市，象是复活了，你对此如何解释呢？”

“无法解释。”

“正是因为荒谬我才相信它。”里宾多教授用拉丁文说，语调显然带有意大利口音。

卢卡斯·法伊亚在椅子和落地窗之间，心神不定地踱来踱去，他走到工人区神父前面，拍拍他的胳膊说：

“请尊敬的法院院长先生原谅……彼得一保罗，我的朋友，我们亲爱的教区长看到七个死人之后返回教堂，认为（甚至高声说）这是末日审判到了。你知道吗？”

“知道，热隆西奥神父对我亲口讲过。”

“对此，你有何看法？”

“荒谬。我根本不相信有什么末日审判。”

检察官用手指着彼得一保罗神父说：

“先生们，这就是现代基督教：神父竟然不相信有末日审判。”

彼得一保罗神父耸耸肩膀：

“也不相信地狱，也不相信天堂。”

老教区长以乞求的口吻说：

“请你不要再说下去了！否则你会说连上帝也不相信了！”

38

社会名流协会主席象小学生在课堂上向老师要求提问一样，举起右手，威瓦尔迪诺点头允许。

“热隆西奥神父宣布末日审判到了的时候，我正在教堂。我承认，我一开始便心惊胆战，真想赶快往家跑，可是后来我仔细一想，觉得末日审判是一件……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件，上帝不至于不事先通知人类，比如出个告示什么的。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

“比方说，”门德斯插嘴说，“上帝会派他的天使吹着短号在天空飞翔……”

市长皱了皱眉头，不让秘书继续说下去。

彼得—保罗神父转过脸对协会主席说：

“你的意思我懂了。你认为末日审判是一场精采表演，一场收费昂贵的超级演出，只有美孚石油公司、福特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才有财力出资搬上电视屏幕。总之，你心目中的上帝是一位对巴西舆论统计学会非常关心的企业家，对吗？”

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从椅子上欠着身子抗议道：

“这个一文不值的冒牌神父在和我们开玩笑。我不听他唠唠叨叨，以免浪费时间！”

里宾多又插嘴说：

“先生们，如此对待我们尊敬的神父是不公正的。他是个经验丰富、博学多才的人。他还没有对这七个人死而复生的事件表示看法……”

人们一齐望着热隆西奥神父，只见他结结巴巴地说：

“对这一现象我无法解释。在我漫长的一生中从未听说过死而复生……”

“那么，对新约全书上记载的拉札罗死而复生，你的看法如何？”教授提问时脸上露出不怀好意的微笑。

“那是圣经时代的事。”热隆西奥神父辩解道。

“两千年以后，”彼得—保罗神父说，“如果核战争没有彻底摧毁未来，二十个世纪以后，我们这个时代或许和圣经时代同样神秘，具有同样的威信。”

法院院长无法掩饰内心的焦急，用手指摸摸领带结，这条天蓝色领带同他那深蓝色的英国毛料西装非常谐调。

卢卡斯·法伊亚凑到老神父旁边，几乎蹲在他脚下，恭

敬地说：

“亲爱的热隆西奥神父，你还没有告诉我们是否相信拉札罗……”

老神父死死盯着脚下波斯地毯上色彩鲜艳的图案，仿佛在这迷宫似的图案中隐藏着报社社长提出的问题的答案。最后他说：

“噢，那时候耶稣还在世上……”

彼得—保罗神父转脸对热隆西奥神父说：

“我们可以设想耶稣回来了……”

“什么？耶稣回到安塔列斯了？”

“为什么不可能呢？难道你以为只有圣博尔雅、阿雷格里港和圣索伯等大城市才能接待救世主吗？”

“这想法倒令人神往。”卢卡斯高兴异常，“你们想想，我们安塔列斯会变成比圣主出生地还重要的城市……”说着眉飞色舞地对商会会长说：“喂，朋友，这对当地商业界是多好的机会？喂？”

“卢卡斯，住嘴！”提伯里奥一边喝斥，一边用湿手绢擦脸，“天气闷热得象蒸笼，你还在不着边际地胡扯。”

报社社长不好意思地回到座位上不再吱声，可是彼得—保罗神父却穷追不舍：

“假如耶稣真的来了……皮卡索署长，为谨慎起见，你是否应该派人去寻找圣子？你看，此人相当危险……是个颠覆社会分子，出身罪犯之家的恐怖分子，在社会政治秩序部门的档案中罪行累累。请注意，他的言论和行动都是反对古罗马伟大事业的……”

伊诺森西奥怒气冲冲地站起来，脸部肌肉扭成一团。年

轻神父继续说：

“逮捕耶稣吧，署长，越快越好！审问他吧！让他供出全部门徒和同谋者的名单……如果他不开口，就以西方基督文明的名义动刑！”

皮卡索攥紧双拳朝彼得—保罗神父扑过去，可是门德斯跳出来，用瘦长的手勒住署长的脖子，使他无法行动。

“你这臭神父！”皮卡索呼哧呼哧地喊道，“共产党，他妈的……”由于门德斯用力勒住他的喉咙，因而他那些最肮脏的辱骂才没有说出口。

安塔列斯市市长象突然被人吵醒似的站起身来，大步绕过桌子，走到署长跟前训斥说：

“伊诺森西奥，回到座位上去！要讲究体统！喂，门德斯，你要扼死他吗？”

秘书放开署长，署长一边往回走，一边嘟哝道：“不能允许对我们进行任何恶意的影射和讽刺。不务正业的神父，你等着瞧吧！门德斯，你不该用那么大劲勒我的脖子……”

秘书出去了，准备另一轮柠檬水，热火朝天的争论又持续了半个多小时。人们七嘴八舌，分不清谁在讲话。商会会长同一只苍蝇展开激战，仿佛在追歼一个有深仇大恨的夙敌，里宾多教授装腔作势地问在座的人是否知道葡萄牙文“闷热”这个词儿也当“母狗”解释，并且还是“天狼星”的古称。彼得—保罗神父站在屋子中间，觉得处境尴尬，就趁机问市长说：

“我可以走了吗？”

“不要走，请你稍等片刻。我想知道你对解决我们的问题有什么建议。中午，七名死者要在广场圆形舞台集合，等

待我们的答复。”他看了看表接着说，“我们只剩短短的半个小时，必须对此作出决定……”

“来这里之前，”彼得一保罗神父说，“我曾请热米尼亚诺考虑这……这一出人意料的事件，解除对墓地的封锁。他回答说，事情不取决于他，只有工人代表大会才有权决定。我建议他召开工人代表大会，他已经答应今天晚上召开。十分遗憾，我认为除了等待之外别无办法……”

“就这样等着，任七具尸体在广场上腐烂、发臭、污染本市的空气？”检察官问，“要等多长时间呢？”

威瓦尔迪诺失神地瞧着彼得一保罗神父，象是在看一只科学家们尚未划出类别的稀奇动物。

“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彼得一保罗神父吗？”市长看着手中的折扇问道。

没有人回答。市长低声说：

“好吧，彼得一保罗神父，你可以走了。我们非常感谢你。”

39

“先生们，只有二十分钟的时间商定行动计划了。”法院院长提醒大家。

“我无意插手与我无关的事。”警察署长说，“可是我认为，如果其他国家遇到这种形势，肯定会宣布紧急状态，停止一切宪法保证。因此，本人建议，在未来的几小时里，索性以安塔列斯城被敌人包围的假设来采取行动。”

“实际上，”检察长发表见解，“我们遭到一伙有特殊武器装备……可以说带有超自然武器的敌人的袭击……并且这股可怕的死人已经进入我们院墙之内！”

“提伯里奥上校，你看该怎么办呢？”威瓦尔迪诺问道。

“你们都知道，我不是沉不住气的人。我认为应当立即打电话向圣博尔雅部队司令官求援，请他派一连……或者一团装备精良的联邦政府军，用武力迫使这群混帐工人解除对墓地的封锁。饶舌和空谈毫无用处，应当用子弹和刺刀教训他们！”

市长摇摇头，赶走落到鼻子上的苍蝇，看看比涅罗·马沙多参议员肖像上边的挂钟——大针和小针正无情地朝“12”处会合——关键的时刻就要到了。

“金蒂里亚诺博士，你的意见呢？”

“我承认有点头昏脑涨，束手无策。我一生从未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老神父的意见呢？”

“我充其量只能为活人和死人祷告。”

“伊诺森西奥的意见呢？”

“我的计划简单而有效：由我指挥十五名士兵，个个头戴防毒面具，以免闻到死臭，冲上圆形舞台，把七名死者强行押回棺材。这一行动至多需要十五分钟……”

“你忘了吗？”珐尔肯布克医生打断他的话，“七个死者当中有金苔丽娅·坎博拉戈太太。你想过如此粗暴的行动可能使安塔列斯市民在心理上造成多么恶劣的影响吗？”

“哎，大夫！”警察署长不以为然，“在这样的时刻，为了摆脱讨厌的死人，安塔列斯人民一切都会欣然同意。”

市长转向瓦卡利亚诺说：

“怎么样？”

“嗯，一开始我觉得伊诺森西奥的建议蛮不错，甚至比我的主意还好。由十五名警察进行一次闪电行动比从圣博尔雅调来一连联邦军要快得多，容易得多。署长的计划还有一个好处：不需要任何外来干涉。可是，我承认，看着我的老朋友金苔丽娅太太的躯体被警察拖进警车，颠颠簸簸地拉到墓地，我会很难过的。”

市长用疲乏无神的眼光看了看坐在沙发上坐着的几个人：

“扶轮社、名流协会、商会的各位先生，你们有何见教？”

一个人站起来说：

“市长先生，出于扶轮国际的博爱精神，我建议不进行任何暴力行动，而是亲切地对待广场上的死者，象兄弟和朋友一样，同他们谈话，设法说服他们：为了本地和本市人民的安宁，他们应当尽快和平地退回各自的棺材中去……”

另一个人接着站起来：

“我以名流协会的名义——其博爱与亲切精神毫不亚于扶轮社——表示完全同意前一位的发言，赞成协商。刚才尊敬的商会会长告诉我，他也持同样的意见。”

“可是，在谈判时我们如何受得了他们身上发出的恶臭？”老提伯里奥问道。

“这是另外一回事，上校！”卢卡斯·法伊亚说，“我们可以用手绢捂住嘴和鼻子，不要靠近圆形舞台。”

门德斯烦躁不安地咬着指甲，先是看看钟表指针——差三分十二点，然后看看儒利奥·德·卡斯蒂略斯和博热斯·德·麦德罗斯的胸像。“从根本上讲，社会进步建筑在死亡

之上，生活从来都是为死人所左右。”

法院院长的脸色比刚进来的时候更加苍白，汗水濡湿了领带。他说：

“我也同意进行谈判，不管这对我们说来是多么难以忍受……”

“同意。”检察官肥胖的臀部热得火辣辣的，眼下只想着洗澡间里的爽身粉。

“拉查罗博士？珐尔肯布克博士？卢卡斯？热隆西奥神父？”

四个被市长叫到的人都点头表示同意。威瓦尔迪诺少校两腋下的衬衫被汗水濡湿了一大片，他满脸通红，喘着粗气说：

“扶轮社社长的提议经名流协会会长等人赞同，现在全体通过！”

“好！”卢卡斯叫道。

门德斯还在咬着指甲，眼睛盯着钟表——两根指针几乎重叠在一起了。报社社长咳嗽一声，清清嗓子，神情紧张、语调庄重地说：

“先生们，不管怎样，此时此刻，本市开始成为全州、全国和全世界的新闻！安塔列斯终于出现在地图上了！终于载入史册了！《真报》将以第一手材料进行全面报道！”

十四双眼睛一齐转向挂钟，时针和分针完全重合在一起。

40

在卢卡斯·法伊亚的一篇最重要的文章里，他对接踵

而来的事件作了如下描述，现抄录如下，本书作者只字未改：

象平静的水面突然起了涟漪，顿时整个天空、城市及其居民都为惊愕和恐惧所慑服。在十分之一秒的时间里，我看到市长办公室里人人手足失措，原来是圣母院响起十二点的钟声。钟声响亮、悠扬而凄凉，仿佛是安塔列斯巨大的心脏在为其活人和死人唱挽歌。新闻工作者的本能驱使我跑向阳台，在中午刺眼的阳光下眯起双眼朝广场张望……我的心不是在胸中而是在喉头激烈地跳动。我回头朝屋里呼喊：“死人来了！死人来了！”转眼间几乎所有的人都挤到市长办公室的阳台上。随着死尸一个个进入视野，我高声对朋友们逐个喊着死者的名字。

头一个走上圆形舞台的是鞋匠若塞·路易斯（巴塞罗纳），接着是金苔丽娅·坎博拉戈太太独自一人走出宅邸。这时，西赛罗出现在“西班牙人街”，走到贵妇身边扶她穿过马路，爬上圆形舞台。麦南德罗·欧林达教授走出青砖小楼，步子大而轻飘，仿佛宇航员走在月球上。令我惊奇的是他竟然身穿大衣，脚蹬黄皮鞋，活象一只黑色大螳螂。妓女埃洛蒂尔德斯和酒鬼布丁·德·卡沙萨手挽手从河边走来，象一对形影不离的情侣肩并肩坐在圆形舞台的长凳上。最后，若奥·帕斯一瘸一拐地从一棵梧桐树后面冒出来，走上共和国广场中心的舞台，坐到其他死者旁边。

太阳象火神睁大了眼睛，逼视着人们，目睹世界的末日到来。我们站在阳台上吓得目瞪口呆，说不出一句话来。即使我活上一百岁，也绝不会忘记这个时刻。

41

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出现在广场：流动摄影师雅洛斯拉夫。只见他用毛巾捂住嘴和鼻子，毛巾的两端在脑后打个结，从一丛灌木里钻出来，象动画片里的丑角一样跑步走近圆形舞台，在距离死人十米左右的地方停下，支好三角架，头钻进摄影机的黑布之中，“咔嚓”一声按动快门，然后背上相机，朝市政厅跑去。

“这个摄影师胆子倒不小。”提伯里奥低声说。

全体要人返回市长办公室。

“好吧，”威瓦尔迪诺叹了口气，穿上外衣，象是一名骑士备好鞍鞴即将投入厮杀，“关键时刻到了！”

珐尔肯布克医生用市长的电话通知他的医院立刻派一辆救护车，带一名医生、两名护士赶到广场路口，紧接着拉查罗医生向他的“救世”医院下达了同样的指示。他脸色苍白，勉强笑了笑，说：

“以防万一，进行抢救，比如中暑、恶心、神经失常等等，对吧？”

热隆西奥神父跪在市长办公室一角，头垂到胸前，双手合十，小声祈祷。名流协会主席手脚乱舞，高声叫嚷：“不该这样对待我们，我的上帝！我们的人民既勤劳又安分守己，从不妨害他人！不该这样对待我们呀，上帝！”

瓦卡利亚诺上校用眼睛轻蔑地瞥了瞥他们，嘟囔着说：

“有些男子汉不配有造物主挂在他们裤档里。”接着，他提高嗓门说，“走吧，伙计们！”

拉查罗走近尊贵的提伯里奥，低声说：

“上校，你不该来这里。看在上帝分上，趁时间还来得及，你回家去吧！你的心脏支撑不了！”

“没有一个瓦卡利亚诺人在争斗的时刻装过病！”老提伯里奥大声咆哮。

“可这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医生辩解说，“我们面临的是妖魔鬼怪！你至少应该在舌头下边放一片硝酸甘油。”

“往你自己的肛门里放一片吧！”

提伯里奥说着，朝楼道走去，市长、警察署长、法院院长、检察长、里宾多教授和《真报》社长跟在他的后面。

伊诺森西奥·皮卡索发现两位医生和三位社团首领不在，就返回市长办公室门口，粗声粗气地说：

“难道有产阶级的代表们不陪我们一块儿去？医务界的代表也不去？”

这五个人本来留在屋里一动不动，一声不吭，犹豫不决，听到署长喊叫，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不得不朝外挪动脚步。现在，安塔列斯十三位头面人物，还有市长秘书门德斯，他们表情严肃，步伐缓慢，正走下市政厅大楼。

42

“等一等！”他们走到一楼前厅，威瓦尔迪诺拉住秘

书，对大家喊道，“有一名市议会代表在我身边岂不更好？”

“你一个人完全可以代表全市讲话，市长。”秘书说，“今天上午我挨个儿给市议员们打过电话。工党议员们借口这是市长的问题，拒绝参加会议，另外两位称病，其他人则说有事要出城……”

威瓦尔迪诺显得越发踌躇不决。

“至于礼仪，”秘书继续说，“我不知如何是好，因为没有先例……”

“这个时候，谁还考虑什么礼仪？”老提伯里奥愤懑地说。

“现在正是中午，”拉查罗医生说，“太阳火辣辣的，广场上没有树荫，我劝朋友们不要光着脑袋出去，否则有中暑的危险……”

只用了两分钟的时间，门德斯就飞跑上楼，拿来十二顶帽子。

“你不戴帽子吗，威瓦尔迪诺？”提伯里奥问道。

话音未落，雅洛斯拉夫从街上气喘吁吁地闯进前厅，肩上背着照相机，右手举着什么东西。

“少校！少校！我给死人拍了照片，请看结果！”

他把湿漉漉的照片递给市长，照片象明信片一样大小，上边的圆形舞台上空空如也。

“这不可能！我的眼睛分明看见了七名死者，可是照相机的眼睛却没有看到！”

相片在人们手中传来传去。

“我提出的集体幻觉的理论还是站得住脚的。”里宾多教

授说，“很显然，照相机的镜头不受心理作用的影响。”

市长站在市政厅大门门坎上，看着圆形舞台上由于阳光过强而显得模糊不清的七具死尸。他犹豫不决地走到人行道上，觉得好象穿着衣服跳进灌满滚烫热水的游泳池一样。他眨了眨眼，用指头擦了擦火辣辣的上眼皮，大颗汗珠顺着前胸和后背不停地流下来。

“门德斯到哪儿去了？”他心神不安地问。大家都张皇四顾，不见市长秘书的踪影。“这个胆小鬼丢下我不管了。”他心里暗暗骂道。

“找你的狗腿子干什么呢？”提伯里奥问道，“难道要换内衣？”

“要一片阿斯匹林，”市长呻吟道，“我的头痛得要爆裂了。”

卢卡斯·法伊亚把两只手指伸进口袋，从乱七八糟的东西里找出一个装有两片阿斯匹林的纸包，交给市长。市长打开纸包，把药片放进嘴里嚼碎，艰难地咽着，苦涩的药片碎块沿着食道慢慢进入胃里。

提伯里奥来到街上，呼吸急促，胸部憋闷。阳光照得他头昏眼花，照得周围的景物象褪了色的照片一样浅淡。广场灼热的石板地上升起似有若无、飘忽不定的蒸气，使远处的景物有点象海市蜃楼。

门德斯出人意料地出现了——谁都不知道，也没有人问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腋下夹着两把阳伞，一把黑的，另一把是蛋黄颜色的女人阳伞，手里拿着一瓶大约半公升绿色的液体。

“在花露水里蘸蘸手绢吧，朋友们，”他劝大家说，“尸臭

是很难闻的。”

他们以地位高低为序，每人都把手绢在芬芳的花露水里蘸一蘸。最后一个轮到的是名流协会主席。由于他心情紧张，瓶子从手里滑下来，掉到马路上，“啪”的一声摔成碎片，安塔列斯的重要人们不约而同地打个冷战。

伊诺森西奥·皮卡索离开人群，一会儿回来告诉大家说，他已命令部下沿广场四周的人行道布置警戒线，“以保护本城居民”。

门德斯把黄伞交给拉查罗医生，自己一手举着黑伞为市长遮挡阳光，一手搀扶他慢慢穿过马路。拉查罗医生背着黑色急救箱，象门德斯一样侍候瓦卡利亚诺上校横过马路。上校心烦意乱，战战兢兢，也顾不得理会自己头上那把是蛋黄色的女用阳伞。

除了圆形舞台上的死者和人行道上的士兵，广场上空无一人，但是在附近的房屋，在每个关着的或半关着的百叶窗和玻璃窗后面，都有许多人瞪大眼睛向外张望。

树上，蝉不知疲倦地叫着：吱……吱……

43

安塔列斯要人们步履沉重，象是一支送葬队，穿过圆形舞台和市政厅之间的无人地带。十四个人个个嗓子发干，惊慌失措；十四颗心颗颗失去跳动的节奏。威瓦尔迪诺·布拉

泽奥和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象两个酋长，每人旁边都有忠实的奴仆陪伴，为队伍开路——打着一把黑伞和一把蛋黄伞。

市长踏进广场，在一棵刺槐树下站住，估量着自己和圆形舞台之间的距离。三十来米？要想和死人律师对话（上帝呀，这简直是不折不扣的谎言），必须再靠近些。但是，由于尸体散发的臭味毒化了空气，驱散了花露水的芳香，市长踌躇不前。提伯里奥骂骂咧咧地催促市长继续前进。拉查罗医生摸着老人的脉搏说：

“上校，你心动过速！看在上帝面上，回家卧床休息吧！”

提伯里奥眼睛死死盯着圆形舞台，头也不回地吼道：

“什么他妈的心动过速！什么他妈的医学！什么他妈的死！”

“康复”医院的救护车和“救世”医院的救护车几乎同时到达广场。第一辆停在祖国志愿者大街和商业大街交汇处，第二辆停在“九月七日”大街和教堂大街两个路口之间，象是敌对双方的两辆坦克进入阵地，准备进行一场战斗。

教堂执事敲完正午钟，爬到钟楼顶端。现在，他从这个高高的楼顶欣赏到一个奇特的场面。随着市长的队伍逐渐接近圆形舞台，广场周围房屋的窗户一个接一个打开了——有的只开一半，有的豁然洞开。数分钟之后，几个人走出门来，另一些则从通往广场的大街上冒出来，几乎全都用阳伞遮住头。不光有男人，还有女人，因为教堂执事看到，除了黑伞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花伞——黄的、绿的、

蓝的、红的、白的，真象一场春雨过后遍地长出五彩缤纷的蘑菇。

“少校，你看，”门德斯提请上司注意这一现象，“安塔列斯人民出来支持市长了。我们并不孤立！”

威瓦尔迪诺的目光集中在圆形舞台上。现在他能更清楚地看到这些死者，看到他们可怕的脸和爬满苍蝇的躯体。他感到一阵难以忍受的恶心，象是无数兰花在胃中霉烂。

西赛罗博士站在他的委托人前面，双手叉腰，青紫色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等待官方队伍的到来。

“这是一场恶梦。”市长自言自语地说，“肯定是一场恶梦。我相信……”

“说吧！”提伯里奥喊道，“简短点，我忍受不了这等恶臭！”

44

几只苍蝇象七名死者派出的侦察分队朝市政要员们飞去，落到他们脸上、手上，在威瓦尔迪诺少校的队伍中引起一阵惊慌，而死者们却依然纹丝不动，静静地端坐在圆形舞台上，活象一张奇形怪状的合家欢像片。

威瓦尔迪诺又朝前迈了一步，门德斯紧紧跟上，把黑色阳伞撑在他头上。这位安塔列斯市长清清嗓子，把捂嘴的手绢往上推推，盖住鼻子，竭力掩饰内心的慌乱，保持本市头号权威的尊严，带着浓重的鼻音开始演说。

“尊敬的金苔丽娅·坎博拉戈太太！”他简直听不出是自己的声音，“尊敬的西赛罗·布朗科博士以及其他各位死……我是说……人……不，死者们！作为本市市长（“啊，我的上帝！”他叹了口气，低声自言自语地说），约四个小时以前我收到诸位委托的律师的口头申请……由于并非出自市政厅本意的原因，未能满足诸位的要求（我敢发誓，这是一场恶梦，我的演说肯定是梦呓，我高声演讲却又听不到自己的话，我继续讲下去又没有一个人听，我想停下来却做不到这一点。），”他接着大声说，“众所周知，罢工工人包围了墓地，毫不退让，其目标……目的是使诸位不得埋葬，直到罢工获得满足……不……我是说，获得他们满意的解决。”

忠实的门德斯用手绢替主人擦了擦脸上的汗水。男男女女继续从全城各个角落拥向广场。人们用手绢把嘴和鼻子捂得严严实实，眼里流露出惊恐的神色。比成年人更为大胆的几十个小伙子，其中大部分是回城度假的学生——一个个用手绢包住半个脸，在后脑勺上打结——跑过马路，匆匆爬上圆形舞台周围的大树，端坐在树枝上，准备在头排座位上观赏这出刚刚开始的精采演出。

甚至佐罗阿斯特罗老人也坐在轮椅上，让侄子推着来到广场。他的侄子是位医生，一个外科大夫的大口罩遮住他的半张脸。老人二十年前从事走私活动，在一次同海关警察的枪战中，脊椎骨中弹，负伤后一直瘫痪在床。

南里约格朗德州前射击冠军埃贡·斯图姆爬上广场旁边最高的房顶，用一架老式军用望远镜观察这一场面。他第一个发现成群的食肉鸟从巴比罗尼亚区方向飞来，在广场上空

盘旋。

提伯里奥不停地招手，以期引起老友金苔丽娅太太的注意，但她始终无动于衷，毫无反应。

45

市长看到“蒙面人”——他们都是活人——在附近的树上为他助威，心里感到踏实了一点，于是继续说道：

“另一方面，今天上午我直接同老板们进行了交涉，他们似乎不准备答应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所以事情陷入僵局。我不想动用州或联邦军队弹压工人，因为正如诸位所知，本人一向反对暴力。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不想对你们采取敌视态度，因为那是不公正的。你们和我们一样，仍然是安塔列斯人。死神并没有夺去你们的公民权！”

市长象是暂时对尸臭和苍蝇失去了感觉。他把胖得象圆桶似的身躯的全部重量压在踮起的脚尖上，举起右手，竖起食指，对着树上的青年们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仿佛又恢复了当年参加竞选集会时的辩才。

“所以，我要特别呼吁尊贵的金苔丽娅太太，呼吁我的朋友和合作者西赛罗·布朗科博士，请你们毫不拖延地返回你们的出发地，安静地——自重的死者是应当这样做的——安静地等待，待形势缓和，你们是能够按基督教的传统埋葬的。这是你们的权利，你们的希望，也是你们的义务！我无须说明，市政厅将免费为你们提供返回基地的交通工具……”

这时候，树上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紧接着嘘声、哨声和讥讽声响成一片……

“他妈的！”威瓦尔迪诺心里说，“我原以为你们会站在我们一边呢。”

“没关系，市长。”门德斯为市长说，“本地大部分有责任感的市民支持我们。”

又有八到十个年轻人跑过草坪，爬到离圆形舞台几米远的一棵高大挺拔的梧桐树上。伊诺森西奥·皮卡索恶狠狠地看了他们一眼，但什么也没说。他焦虑不安，喉头痉挛。此时此刻，他的注意力为若奥·帕斯的尸体和自己的儿子毛洛所分散——前者在圆形舞台被巴塞罗纳魁梧的身体挡住大半，后者坐在人工湖边彼得·保罗神父身旁，一直在躲避他的眼光。他想，这个该死的神父到底把若奥·帕斯之死的原委对毛洛讲了没有？

两辆涂有美国国旗图案、播放着手风琴曲的卡车——一辆是可口可乐公司的，另一辆是百事可乐公司的——同时到达广场，象两辆救护车一样占领了阵地。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凑上前去买清凉饮料——与其说是因为口渴，倒不如说是出于条件反射——把嘴上的手绢擦起一个小小的缝隙吮吸起来。其余的人静静地等着，听死人律师回答问题。

“市长先生！”西赛罗·布朗科声音高亢、吐字清晰，“安塔列斯的市民们！我代表我的委托人和我自己声明，威瓦尔迪诺市长的要求是荒谬的，我们断然拒绝。我们坚决要求立刻埋葬，否则就留在这里，在市中心腐烂、发臭！”

圆形舞台四周的树上爆发出一阵欢呼：“好！支持！西赛

罗博士，对他们就是要强硬！”

市长感到胃里一股酸腐的液体直往上涌。他打了一个嗝，然后凑到提伯里奥身边，朝法院院长、检察官、里宾多教授和卢卡斯·法伊亚点点头，请他们过来，七个人商量了两分钟，最后市长又转向圆形舞台说：

“既然这是你们最后的决定，现在我请米腊布·达·席尔瓦博士讲话。”

“你让我说什么呢？”检察官惊慌失措地问道。

“强调我说过的话吧，”市长请求说，“不过言辞要漂亮。你是学士，并且习惯于指控、起诉。不用对死人过于尊重，因为他们根本不把安塔列斯人民放在眼里。你把圆形舞台上的死人当作被告好了。”

46

米腊布博士站到凳子上，环顾四周，刚要张口，树上响起夹杂着口哨声和笑声的惊天动地的齐声呼喊：“色鬼！”“色鬼！”检察官的脸涨得象身后的木槿花一样紫红，攥紧双拳，咬紧牙关，愤怒地低下头去，闭上眼睛，等待嘘声和骂声停下来。

“警察署长先生！”气氛刚刚沉静下来，米腊布高声叫道，“如果这些左派无赖、本市‘垮了的一代’对我的人身污辱和诽谤不立即停止，我就拒绝讲话。把他们给我赶走！”

皮卡索用探询的目光看看市长，市长身上大汗淋漓，摇摇头说：

“就这样讲吧，米腊布博士。这些年轻人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是受莫斯科遥控的。你同这些污言秽语毫不相干。”

在官方阵营后方，一些成年男女慢慢聚集在一起，他们怯懦地鼓掌。

“我们并不孤立！”门德斯又说，“保守阶层正在作出反应。”

“法官先生们！”检察官开始演说，习惯地望望法院院长，当发现法院院长皱起眉头，显然对这句莫名其妙的称呼迷惑不解时，他赶紧补充说，“我是说，尊敬的市政府和教会当局，尊敬的法院院长，安塔列斯的公民们！”

苍蝇象得到了死者的密令，一齐向演说者袭来。检察官顿时感到胆战心惊，手忙脚乱地驱赶苍蝇。他头晕目眩，觉得自己不是站在广场的长凳子上，而是置身于摩天大楼楼顶的边缘。“我……是好色之徒？为什么？三个女儿的父亲，与妻子亲密无间的丈夫，举止端庄的男子汉，前击剑冠军，为什么是色鬼？”他有点茫然地望着圆形舞台，专心致志地盯着金苔丽娅·坎博拉戈太太的尸体，她越看越象他的生身母亲，只不过这个历历在目的身影已是另一个时代的人。其他几个死者象是模糊、色调不一的灰紫和绿色的阴影。啊，我必须继续演说……

“玛丽雅娜·达·席尔瓦太太，噢，我是说金苔丽娅·坎博拉戈太太——请原谅，我亲爱的同事西赛罗·索埃洛·布朗科……诸位死者！”

他停住口，不知说什么好，但脑子里却一无所有。梧桐树上有人叫道：

“直说吧，好色之徒！你的假面具要剥掉了！”

“有资格的专家们已经宣布你们死了。”检察官对飞来的漫骂充耳不闻，“在上帝和人们看来，你们已经正式成为死人，为什么还回来呢？而你，妈妈，为什么不留在坟墓里？我以上帝起誓……永远不会忘记你。来年死人节，你一定会收到一束玫瑰花。”他抬起手擦擦眼睛，停了一会儿继续说，“你们为什么非呆在这里不可呢？刚才尊敬的市长代表全市人民表示了对你们的厌恶，你们的出现刺激我们的视觉和听觉，妨碍我们的美感，使我们心烦意乱，痛心疾首！”他装模作样地指指天空，接着说，“请看，你们的腐尸烂肉招来的食肉鸟正在广场上空盘旋，这是不祥的征兆。无须多久，这群黑色的猛禽就会用它们的尖嘴利爪去挖我们孩子的眼睛。”

又一阵哈哈大笑震得树冠左右摇晃，演说家等人们恢复了平静之后，又接着说：

“请想一想，苍蝇在你们腐烂发臭的尸体上爬来爬去，然后会落到我们的皮肤上，落到我们的食品上，落到我们喝的水上！总之，你们正在玷污死神的尊严。赖在市中心不走，表明你们不是优秀的安塔列斯市民。我们的义务是埋葬你们，如果说现在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应当归咎于罢工工人所采取的不得人心的态度，他们卑鄙地封锁了墓地，不许我们埋葬你们。你们对本市的义务是忍气吞声，承认自己已经死亡，就是说，一动不动，一声不吭，而不应当强行留在市内，利用你们是死人这一条件使全城人民惶惶不安，濒于毁灭。我以安塔列斯政府和人民的名义，以人类尊严的名义，以祖国的名义，以基督教徒最崇高的感情的名义，吁请你们回到各自的棺材里去，等待埋葬！”

47

聚集到本市十四名要员身后的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掌声。爬在树上的年轻人却向演讲者起哄：“嘿！嘿！嘿！检察官该死！检察官滚蛋！好色之徒！好色之徒！好色之徒！”伊诺森西奥·皮卡索吹起警笛，他的警察跑步包围了树上的造反者，举起警棍朝上乱舞，但没有一个敢爬到树上抓人。直到西赛罗·布朗科要求青年安静，不要乱来，树上的人才平息下来。署长打个手势，警察们一边擦着脸上、大檐帽上和制服上的唾沫、墨水、泥巴和其他液体，一边朝人行道撤退。

一只奇形怪状的动物正横过马路，朝这里走过来。哦，原来是雪佛莱公司的汽车推销员平托卡先生，他身穿钓鱼用的潜水衣，头戴圆球形玻璃盔，两根橡皮导管通到背上的氧气箱里。可是他为什么还带鱼叉呢？他象刚刚从某个神秘的星球来到地球的宇宙人，穿过人群，从要人们身旁走过，坐到离圆形舞台只有五米左右的草坪上。他脸上痛苦的表情表明，他在强忍住恶心和呕吐，这显然不是因为有什么东西进入他的口腔和鼻孔，而纯粹是由于视觉的缘故。

埃贡·斯图姆从房顶上用军用望远镜向下观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认出那个“黑乎乎的怪兽”是汽车推销员。他马上想到家里那支带远距离瞄准器的卡宾枪，要是把它取来该多好。他从现在所处的位置，可以向在大树上的青年们射击。

西赛罗·布朗科博士理了理蝴蝶领结：

“亲爱的检察官，说完了吗？”他问，“那么请从板凳上下来吧！你站在上面的姿势和你对我们提出的指控同样违背常理，滑稽可笑！好吧，听完你的起诉，我请求尊敬的法院院长允许我为委托人进行辩护。即使他不予允许，我也要讲，并且现在就要说明，这一辩护词也是起诉书。安塔列斯市的公民们，为了听得更清楚，请你们尽量靠近圆形舞台，因为我所要披露的情况与你们休戚相关。”

巴尔玛塞达斯三姊妹用散发着香气的麻纱手绢紧紧捂着嘴和鼻子，每人打一把阳伞——分别为绛紫、皂黄和玫瑰红——兴致勃勃地靠近圆形舞台。这三位老处女被认为是本市播弄是非的能手，探听风流隐私的行家。据当地人说，安塔列斯广泛流传的内容恶毒的匿名信都出自她们的手笔。《真报》社会专栏作者刚刚迈出几步就恶心得弯下腰，把肚里的粘液秽物一古脑儿吐到几朵盛开的荷花上。“救世”医院的人员正抢救第一个中暑的病人。安塔列斯的头面人物们神情紧张，交头接耳。人群平静下来之后，西赛罗接着说：

“据市长和检察官说，我们在市内出现是不受欢迎的，引起了安塔列斯市民的不快。总之，我们离开这里，就会皆大欢喜。这恰好证实了我的理论：如果说人们永远不习惯于自己死亡的概念，那么，他们却轻而易举地承认他人的死亡。你们对我们的躯体所表现出的鄙夷和恶意使我们可以坦率地谈出我对你们的真实看法。”

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向前迈了一大步，举起手说：

“我们对你的话不感兴趣！”

“住嘴，不要脸的上校！”有人从一棵柏树上喊道，随后

是一阵齐声叫骂：“老——混——蛋！老——混——蛋！”

提伯里奥抽出手枪，瞄准树上，叫道：

“打死你们这些无尾猿！”

伊诺森西奥抓住他的胳膊，往下一按，使枪口对着地下，然后在市长的帮助下，夺了瓦卡利亚诺家族族长的武器。

48

“伪君子们！”西赛罗·布朗科博士举起双臂，高声叫道，“骗子们！装模作样的家伙们！这对你们是恰如其分的称呼。从这个圆形舞台上看去，从死人的角度看去，生活就象一场化妆舞会，在舞会上没有一个人会使用他的本来面目，人们在不同场合，使用不同的面具。为了参加现在这个舞会，你们当中的每个人都精心选择了自己的伪装。里宾多教授扮演学者的角色，拉查罗装作人道主义的医生、本市的圣者；金蒂里亚诺博士扮作正义的代表，他铁面无私，一手执剑，一手端天平——其准确性十分令人怀疑；我们尊敬的检察官先生总是身穿路易·巴波萨^①的外衣，伴着优雅的波兰圆舞曲跳舞；我们的威瓦尔迪诺·布拉泽奥市长，这可是个值得一提的人物，他一会儿是对警察的暴行和自己的无赖行径视而不见的海德先生，一会儿又是趣味高雅、悉心养兰花的吉基

^① 路易·巴波萨，巴西著名作家。

尔^①博士。应当对凶恶残暴的瓦卡利亚诺上校给以公正的评价，因为他以男子汉的勇气毫不做作地表现出其发号施令、独断专行的可憎面目，这一点是从他的祖先——历史上的匪徒、偷牛贼和走私犯——那里继承而来的……”

提伯里奥用铜钟般的嗓子喊道：

“叫这条疯狗住嘴！警察在哪儿？”

他一边叫着，一边喘着粗气倒在长凳上。

死人律师继续说：

“珐尔肯布克医生出于普鲁士人的虚荣心，给自己戴上一顶德国海德尔贝格市的学士帽，脸上伪造有德国大学生决斗的伤疤，以便自吹自擂……但是他从未到过德国，他只不过是本州内地某个毫无名气的学院的毕业生，这一点我们大家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在这个假面具舞会上还有谁呢？啊，那不是警察署长伊诺森西奥·皮卡索吗？……在他那护卫天使的服装下面藏着希特勒党卫军的黑色制服。多好的舞会啊！鄙人也曾置身其中，用过的假面具和伪装成千上万！我对玩弄权术、撒谎和将计就计之类的把戏十分在行……在你们的舞场里，我技艺娴熟，循规蹈矩，对其他假面人的骗术和伪装佯作不知，以便他们对我也报之以同样的态度……”

树上发出一阵叫好声和鼓掌声。待疯狂的观众平静之后，西赛罗接着说：

① 吉基尔，苏格兰著名作家史蒂文生的中篇小说《化身博士》中的人物，他是一位学识渊博、为人正直的医生，发明了一种可以改变人格药物。医生本人吃了此药，变成了卑鄙、阴险的罪犯海德先生。

“从这圆形舞台上还能看到扶轮分社社长，他穿的什么衣服？啊，大概是达理·卡尼吉款式。名流协会主席呢？他穿的肯定是拿破仑式的装束。尊敬的商会会长，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你同美国大亨们的穿着一模一样。我们妙不可言的卢卡斯·法伊亚站在那里，戴的是美国黄色报人赫斯特的面具——这种面具价钱便宜。”

死人律师手搭凉篷朝广场观望：

“舞场上还有哪些人？难以辨认，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假面具上又捂上一块手绢，以免闻到我们的尸臭……对，那里是匿名信协会的巴尔玛塞达斯姊妹……我还看到一些贵妇人，其中几个是去年“十美”中的姣姣者，她们着意模仿格雷斯·凯利公主、特莱济妮亚·德·杰朱丝、蓬巴杜尔夫人、科克·莎耐尔、杰奎琳·肯尼迪、伊丽莎白·泰勒^①……至于人群中在假面具上又作了美容手术的诸君，恕我不一一提及。”

苍蝇在死人律师头上嗡嗡飞舞。后来，卢卡斯·法伊亚在其著名的文章《事件》中（他没有重复西赛罗的话），关于“广场一幕”是这样写的：

时至今日，我依然无法解释为什么当时我们留在那里，忍受烈日的暴晒和随风吹来的可怕的臭气，听那些不堪入耳的辱骂、污蔑和谎言，看着周围的人因中暑而倒下，耳边传来因精神失常而发出的歇斯底里的怪叫。我甚至想，是否有什么巫术把热隆西奥·阿尔布格尔盖神父、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上校、本市市长、法院院长和检察官等名声煊赫、德

^① 都是当时世界上有名的贵妇人。

高望重的人物紧紧钉在地上。我们本可以转身回家，丢下七具死尸任其在圆形舞台上腐烂，让低空盘旋的猛禽啄食。但是，仿佛世界末日真的已经来到，仿佛西赛罗博士那无法解释的神奇的邪说使他成了天使，成了魔鬼的检察官。他把一切詈骂和谎言统统泼到安塔列斯最高贵的公民头上，而我们却惊得目瞪口呆，束手无策。

49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西赛罗·布朗科律师接着说，这时他发现巴塞罗纳不停地拽他的袖子，象是有什么话要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直到现在我死了，烂了，才敢于对你们说出这些话。难道真理是洪水猛兽，只有谎言才是点缀生活的香气四溢的鲜花？难道神话里的真理之井满是污泥浊水？”

里宾多·欧里瓦维斯教授壮壮胆子，拉开捂住嘴和鼻子的手绢问道：

“那么，到底什么是真理呢？”

西赛罗用死人的眼睛盯着教授，微微一笑，回答说：

“收起你那套耶稣对比拉托的说教吧！妙不可言的妄想狂先生！我所说的并非宗教意义上的真理。你懂得什么叫真理吗？你之所以不懂是因为患了慢性说谎症。你的道德是虚伪的，你的文化修养是自欺欺人的，你常用来自我夸耀的同法国哲学家沙特里、法国作家莫里雅克以及罗马教皇等世界名流的通信和友谊统统都是凭空编造的！你的小学程度的拉丁文和希腊文只不过是骗人的神话，你的文化修养仅仅是看

了几本《读者文摘》而已。”

树上的人又齐声叫起来：“撒——谎——者！撒——谎——者！撒——谎——者！”直到巴塞罗纳凑到西赛罗耳边嘀咕了几句，他才把手一挥，使喊声平息下来。

“刚才我们的工团主义者叫我为假面具舞会的比喻加一个漂亮的结尾……对你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把舞会继续下去，不触动特权阶层寻欢作乐的俱乐部的章程。至于那些无权参加舞会、身穿褴褛衣衫的下等人，他们应当留在那里，因为你们——同一筵席上的幸福的人们——认为耶稣说得对：世上总会有穷人。为此，你们豢养警察，以便有朝一日，当平民百姓冲进你们轻歌曼舞、纸醉金迷、谈情说爱、寻欢作乐的殿堂的时候来保护你们。”

“这是蛊惑人心的宣传！”里宾多教授的脸变成铅灰色，伸着食指喊道。

身穿潜水衣、头戴玻璃盔的汽车推销员，一直坐在仿佛是人类和地狱边界的草坪上，一会儿看着死人律师，一会儿望望安塔列斯耍人，象是盯着比赛场地上来回飞舞的网球。越来越多的食肉鸟在广场上空五十米的空间盘旋，其中一只落到坎博拉戈宅邸的屋顶上。一个坐在邻近两层小楼的天窗上的男孩手拿弹弓，拉紧橡筋，眯着一只眼睛，“嗖”的一声，把石块打了出去，可惜打偏了，富家宅邸的一扇玻璃窗被打得粉碎。

50

一辆黑色凯迪拉克牌轿车停在教堂门前，杰斐逊·门罗跳下汽车，用手绢捂住鼻子，大步走到离广场中心的圆形舞台几米远的地方停下来，用狐疑的蓝眼睛看着七个死者。这时，一棵树上的人喊道：“美国佬，滚回去！美国佬，滚回去！”

门罗先生向后倒退几步，眼睛盯着死者，用英语嘟哝着说：“这不可能！我不相信！我的上帝！我大概喝醉了。”他转身跑向汽车，钻进汽车后，驾着汽车，飞也似地朝家开去。

几分钟之后，让·弗朗索·杜波列西斯和他的海地妻子从广场另一边走近圆形舞台。树上的小伙子们看到法国人的妻子，立刻吹起口哨，齐声大叫：“多——米——尼——克！多——米——尼——克！”喊声中夹杂着俏皮的挑逗：“嘿，多漂亮的胸脯！”“看她的屁股！”“多——米——尼——克！大美人儿！”

杜波列西斯先生用手绢盖住半个脸走近圆形舞台，用法语说：“真让人恶心！”然后转身对妻子说：“咱们走吧！”可是女人鼻孔不停地翕动，瞪着眼睛，把鞋子扔出老远，披头散发，象迎接神灵一样扭动屁股跳起非洲舞来。丈夫气急败坏地抓住妻子的手腕，一面用法语低声咒骂，一面生拉硬拽地把她塞进停在路边的雪铁龙牌汽车。海地女人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她的话连学问高深的里宾多教授也听不出到底是哪种

语言。

法国夫妇走后，人们的注意力又集中到圆形舞台。

“不必再比喻了！”西赛罗说，“谈谈事实吧。安塔列斯公民们，尊敬的法院院长，我控告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上校和威瓦尔迪诺·布拉泽奥侵吞公款，以非法手段致富！”

“西赛罗！”市长呻吟着说，他又着腿站在长凳上，浑身汗水淋漓，两眼无神，呼吸急促，“你疯了！”

“打死这个匪徒！”提伯里奥突然喊道，“我的手枪呢？谁拿走了我的手枪？”

拉查罗医生举着蛋黄色小阳伞围着老人转来转去，象是在跳一种奇特的舞蹈。

巴尔玛塞达斯三姊妹紧紧靠在一起，手挽着手，阳伞象三个连在一起的颜色不同的花瓣。她们眯起孩子般好奇的小眼，倾听着魔鬼律师的讲话。

树上的年轻人又喊起来：“窃——贼！窃——贼！窃——贼！”

伊诺森西奥·皮卡索召来警察，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袭击并占领死人的堡垒。但是，法院院长和卢卡斯·法伊亚说服他放弃这一打算。聚拢来的警察似乎也不愿意再靠近死尸半步，立刻退回人行道上，恢复了原来的队形。

西赛罗提高嗓门说：

“你们会问，我如何对本市头面人物们的勾当了解得如此清楚。问得有理！对此，我可以回答说，因为我生前也是这个集团的一员！我也曾盗用公款，是一名诈骗犯，是一名窃贼！”

树上的学生们齐声唱起来：“西——赛——罗！西——赛

——罗！西——赛——罗！”

律师再次打手势，请他们安静。

法院院长更加心慌意乱，六神不安，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妻子也在人群之中，站在离他几米远的地方。他朝前迈出一步，以往日惯有的威风对死人律师说：

“你竟然在稠人广众之中宣布自己的罪行！”

“哪里话，我亲爱的大法官先生！死亡已经给予我一切豁免权，使我置身于人间一切法律之外。至于上帝的法律，可以说，上帝说我的各种罪孽，我都已经听烦了，听腻了。我的判决书已经写入上帝的功罪簿，现在我作的一切都不能改变我在永恒世界的处境。”

另外六名死者依然静悄悄地坐在圆形舞台上。布丁·德·卡沙萨和埃洛蒂尔德斯还是手挽着手。金苔丽娅太太低着头，按她生前的习惯，叉着手，一个拇指围着另一个拇指转动，借以消磨时光。若奥·帕斯躲在鞋匠后面，目不转睛地盯着彼得—保罗神父，而年青神父从他浑浊的眼睛里读到的信息是：“请不要忘记你答应我的事。”麦南德罗·欧林达教授把膝盖当作琴键，使出全身力气弹着，但无论是活人还是死人都听不见他的演奏，或许是《热情奏鸣曲》的一个乐章吧？

食肉鸟在天空盘旋，越飞越低，其中一只落到瓦卡利亚诺宅邸的屋顶上。埃贡·斯图姆手持卡宾枪，瞄准空中的不祥之鸟。“多危险！”有人叫道。伊诺森西奥·皮卡索马上派三名警察爬到前射击冠军所在的屋顶上，缴了他的械。

人群中一个女人呻吟一声，倒在地上，“救世”医院和“康

复”医院的护士同时冲到出事地点，她们兴高采烈地把病人放上担架，跑步送上救护车。

51

要人们身后的人越聚越多。提伯里奥上校躺在长凳上，拉查罗医生跪在旁边为他诊脉，用听诊器听心脏，哀求他回家卧床休息。可是老人眼里射出凶光，愤愤不平地说：

“我兵团的号手没学会吹退却号。”

热隆西奥神父坐在草坪上，背靠一棵月桂树。他得了偏头痛，只能看清景物的一半。伊诺森西奥·皮卡索还在用目光寻找儿子，但毫无结果，儿子正同彼得—保罗神父热烈交谈。

西赛罗·布朗科从圆形舞台的一边踱到另一边。

“女士们，先生们！”他声音高昂，一字一板地说，“我活着的时候，不仅是刚才提到的两个‘德高望重’的安塔列斯公民的律师和智囊，而且是他们各种阴谋的马前卒和代理人。我们一起坑害过无数的孤儿寡母——他们有的已经过世，有的还活在人间，伪造财产清单，霸占土地和房屋。如果政治上或经济上有利可图，我们就毫不犹豫地保护杀人犯和走私犯。”

提伯里奥猛然站起身，把拉查罗医生和他的阳伞、听诊器一古脑儿推翻在地：

“胡说！胡说！你已经死了，烂了，没有权说话！”

检察官感到两腿间象着了火一样焦热难忍，只想着“约

翰逊”牌爽身粉，这时他鼓起勇气说：

“如果拿不出证据，任何人无权提出如此严重的控告！”

律师冷笑一声，嘴角里流出浑浊的粘液，并用西服袖子擦了擦，说：

“证据？我当然有，并且是我们最近一次非法交易的最有力的证据。我现在要讲的非常重要，这或许是我最后一次讲话的机会，因为寄生在我尸体内的细菌正在紧张地活动，它们已经吞噬了我的大部分内脏……”

“最近本市购买汽车、卡车和农业机械进行投标的时候，反对党人士议论纷纷，认为其中有弊……一点不假，确实有弊，并且作弊的款项大得惊人！我之所以了解此事，是因为这笔肮脏交易是我本人经办的。当时有三家公司进行竞争。提出的条件最为优厚的公司头一个被排除在外，因为它拒绝我建议的诈骗计划。征得我的同伙——尊敬的市长威瓦尔迪诺少校和清白无瑕的瓦卡利亚诺上校——的同意之后，我用计谋把这家公司逐出了竞赛场……余下的两家公司中有一家条件最为合适：它同意私下把购买车辆和机器的巨额款项的百分之三十作为‘酬金’送给我们……”

“署长！”市长大叫，“把这个撒谎的流氓给我抓起来！”

蜷缩在一棵大树后面的伊诺森西奥·皮卡索一言未发，一动未动。他正死死盯着儿子，忧心忡忡地观察着他的面部表情。

法院院长问道：

“十二月十一日死去的人怎么能在同月十三日出庭作证呢？世界上没有任何法庭承认这种证人的有效性。”

“有效也好，无效也罢，请诸位继续听下去。”西赛罗·布朗科接着说，“我刚才所说的交易在我的律师事务所秘密成交，当时在场的只有四个人：公司代表、市长、提伯里奥上校和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诸位的奴仆。喂，威瓦尔迪诺少校，那天你不会没有看到我的桌子上有个花瓶，瓶里插着一束漂亮的红石竹花……怎么，没有注意到？这完全可能，因为你只对兰花感兴趣……很遗憾，因为花瓶里藏着一个微型麦克风，由一根伪装得很好的电线连接着我写字台抽屉里的一台录音机。所以，那次会晤中我们所说的一切都清清楚楚地录到磁带上。我们这位有名的‘不愿写字的人’——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上校——非常狡猾，总是拒绝签署一切证件，包括完全合法的证件在内，但是这回却掉进了捕鼠器里：他的话神不知鬼不觉地被录到磁带上。如果这个国家还存在法律的话，我的录音磁带足以使他身陷囹圄。”

瓦卡利亚诺家族年迈的领袖从医生手里夺过听诊器，向圆形舞台走了两步，象抛手雷一样朝西赛罗·布朗科脸上扔去。律师把手一抬，把听诊器接到手里，说：“死尸哪会用得着听诊器呢？”他顺手把它扔到草坪上。潜水员用手把它捡起来，送到拉查罗面前。医生稍加犹豫之后，接过去装进口袋里。

“请允许我接着讲下去，朋友们！”西赛罗博士说，“录音机忠实地工作着。我高声读完买卖合同的条款之后，市长签署了一式两份的文本。他说：‘合同在这儿，已经签字。’接着，我们亲爱的瓦卡利亚诺上校说：‘喂，小伙子，干得不错！先让他们付酬金，事先说好是六亿克鲁塞罗，交现钱，

不要支票，’如果诸位让磁带放录音，你们会听到公司代表说的话：‘威瓦尔迪诺少校和瓦卡利亚诺上校先生，这是你们应得的那部分钱，请点一点。’”

安塔列斯市长被死人提出的指控打得一败涂地，颓然坐在长凳上，下巴耷拉到随着沉重的呼吸而无规律地起伏的胸脯。门德斯一只手撑着黑阳伞，另一只手不停地驱赶落到市长脸上的苍蝇。

巴塞罗纳在圆形舞台纵声大笑，成群的苍蝇“嗡”的一声从他身上飞起来。树上的小伙子们又开始喊叫。广场中心乱作一团，喧哗吵闹声持续了几分钟。

“那么，录有你们对话的磁带在哪儿呢？”卢卡斯·法伊亚问道。

“啊！”西赛罗·布朗科说，“原来尊敬的《安塔列斯时报》社长先生以为我在虚张声势。敢打赌吗？录音磁带在我的一位朋友手里，他现在不在本市。如果法院要验证，我随时可以交出来。”

“这是无耻的捏造，目的是中伤本市当局！”检察官大声抗议。

热隆西奥神父两只手抱着头，哀求上帝让他变成聋子，听不到这些胡言乱语；让他变成瞎子，看不见这个可怕的场面；让他失去嗅觉，闻不出这种难以忍受的尸臭；让他变成哑巴，永远不用说话！里宾多教授用散发着香味和尸臭的手绢紧紧捂住鼻子，站在一棵印度樟树下。他想凭借这棵花儿盛开的小树确定自己所处的位置。不可能！太阳晒得他睁不开眼睛，酷暑夺去了他的全部精力。他想逃跑，逃回自己的卧室，冲个冷水澡，赤条条地躺在床上读读柏拉图的著

作，忘掉这里的一切。然而，是什么奇异的力量把他钉在这小树下一动不动？

法院院长想起他曾兴致勃勃地读过的一本小说，书里的主人公莫尔索特由于太阳而犯了过失罪。他还记得当时自己合上书本，对此将信将疑……莫非罪犯真的情有可原？现在他完全相信，太阳能把人变成杀人犯。对莫尔索特的判决应当修改，然而为时已晚，他早被送上了断头台。于是金蒂里亚诺开始在人群里搜寻自己的妻子。他感到眼前一片漆黑，太阳穴霍霍直跳，心脏撞击着胸膛……他意识到将要昏厥过去，就抓住长凳靠背，松松领带，解开衬衣扣子。他想脱去外衣，但职务的尊严阻止他这样做。瓦莱蒂娜到底在哪儿呢？我自己在哪儿呢？我们都在哪儿呢？啊，上帝，莫非这是一场恶梦？莫非我是莫尔索特？莫非我要和他一样把五颗子弹打进阿拉伯人的身体？把五颗子弹打进神父的身体？五颗子弹……太阳的利剑刺进了他的头颅。铜钹一样的太阳……

“我还要揭发一件事。”西赛罗接着说，“控告威瓦尔迪诺市长和瓦卡利亚诺上校触犯税收法。他们从所有这些非法交易中所得的款项从不存入银行，而是放在家的保险柜里，以逃避向税收机关作出说明。有时他们交给我一些钱，让我替他们存入阿根廷银行，或者兑换成美元，以增加他们在瑞士的存款。昨天，我本应当交给威瓦尔迪诺一张收到他一笔汇往国外的款项的字据。由于我没有交给他，这笔钱就落到我手上，我把它存入银行，成了我遗产的一部分。鉴于我已经死了，没有留下遗嘱，身后无儿无女，又无私生子，妻子有权继承我生前所有的一

切……”

“唉呀，上帝，用你的圣光击毙我吧！”热隆西奥神父抬起头来，眼望天空，乞求说。

食肉鸟飞得越来越低。皮卡索的警察爬上屋顶，抓住了埃贡·斯图姆。这个德国血统的粮商企图开枪拒捕，但未能得逞，被警察押了下去。商会会长也精神失常了。

52

“先生们，女士们！”西赛罗·布朗科高声说，“尊敬的法院院长，现在我手头有两份文件，它们不光能证实我刚才所揭露的事实，而且以大量的细节提到其他罪行。这些以非法手段发财致富的典型罪状都是瓦卡利亚诺上校和威瓦尔迪诺市长与我同谋犯下的。”

他说着，从西服的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

“我刚才说过，录音带保存在我的一位朋友那里。信封里的一张纸上写有他的姓名和地址。所有这些证件都是我亲手所写，我在上面的签字已由公证人阿里斯达科所承认。”

他把信封扔到圆形舞台旁边的草坪上：

“尊敬的法院院长，请原谅我动作有失文雅，但阁下明白，我不幸处于腐烂的状态，不敢靠近在场的活人……”

几分钟的时间里，几百只眼睛一齐盯住落到绿色草坪上的长方形白色信封，可是没有一个人肯动手去捡它。最后还是业余潜水员从地上把信封拾起来递给法院院长。法院院长

先是后退一步，拒绝接受，后来终于接过去，看样子象是两个手指夹着一块烫手的砖头。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冲到法官跟前，夺过信封，狂怒地把它撕成碎片，气急败坏地塞到裤子口袋里。

“法律规定得清清楚楚，”瓦卡利亚诺说，“人死后不能出庭作证。金蒂里亚诺博士，你说能吗？米腊布博士，你说能吗？”

两个被问到的人傻里傻气地摇摇头。

西赛罗·布朗科耸耸肩膀说：

“我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至于瓦卡利亚诺上校的举止，我只能说，这证实了他的为人：一个郁郁寡欢、脾气暴戾、蛮不讲理、飞扬跋扈的老东西！他本人至今不明白的是他已经死了，也许比这圆形舞台上的七名死者更彻底地死了！”

树上爆发出叫喊声和欢呼声。

“警察署长！”提伯里奥大叫，“你的士兵躲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给我用棍棒打散这群共党走狗？”

有人从梧桐树上大声叫道：“克莱奥蒂娜好吗，上校？”接着是一阵有节奏的齐声呼喊：“奸——夫！奸——夫！奸——夫！”

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气得口吐白沫，大声吼叫：

“我的手枪！拿我的手枪来！我要亲手杀死这群混蛋！”

西赛罗头上飞舞的苍蝇群，组成了一顶冠冕。他又开始讲话：

“诸位都知道，提伯里奥上校是十字军协会的名誉主席，而这个组织的宗旨是：上帝、祖国、家庭和财产。嘿，我们

这位暴戾的头面人物同上帝的关系只不过是把手指举到帽檐，从远处问候一下而已。他既不祈祷也不作弥撒，更不忏悔。在其光荣的一生中违反十戒的事例举不胜举。祖国？这位瓦卡利亚诺家族出类拔萃的人物最爱他自己的祖国，一生只知道侵吞公款，只知道吮吸这个可怜的共和国的乳汁。啊，在家庭方面，情况却大不相同！他不是有一个，而是有两个女人：一个是住在他宅邸的合法妻子，你们看，她就在那边拐角处；另一个是非法的、被安置在另一条街道的房子里。除了上帝，除了祖国，除了家庭，我们的提伯里奥，安塔列斯的皇帝，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为了损人利己，不惜杀人越货，铤而走险！这就是为什么他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现状的任何变更都怕得要死的原因。”

“无赖！”提伯里奥声嘶力竭，“脓包！狗娘养的！”

53

瓦卡利亚诺家族的首领望望金苔丽娅·坎博拉戈，指望能引起她的注意，但毫无效果，于是他大声叫起来：

“金达！金达！金达！难道你再也想不起我这个老朋友？你正在被一个无耻的家伙利用，这个社会渣滓竟然在广场上当着众人的面笑眯眯地承认他被自己的妻子欺骗了。西赛罗正在利用你的存在，利用你的威信攻击你所属的阶级。可是你是我们的人，这一点我知道！说话呀，金达！请你告诉安塔列斯人民，他是个歹徒，是个撒谎者，是个玩弄权术的阴谋家！”

死人律师转向金苔丽娅太太问道：

“太太，你要说话吗？在我们这小小的死人世界里，思想和言论绝对自由，这在被称为拉丁美洲的大陆上是绝无仅有的。”

金苔丽娅·坎博拉戈抬起头来，用不会转动的、毫无光彩的眼睛盯着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说：

“提伯，你大错特错了。我同你们没有任何瓜葛。活人和死人之间是不可能存在谅解的。今天上午我回到家里，突然对自己的一生感到大失所望。我亲眼看到四个女儿和四个女婿为瓜分我的珠宝而吵闹不休……我临终曾嘱咐他们，把这些珠宝陪我下葬。他们吵了整整一夜，不曾说过半句对我亲切、怀念的话。我想把珠宝带进坟墓并非出于固执或虚荣，而是担心它们成为不和的导火线。今天上午我才明白，不管这些珠宝是留是去，我的女儿、女婿们总要争吵的：为了一块地，一件动产或不动产，一头牛，一头猪或一个银制牙签筒……真可悲呀！当今，人们对财物的尊重大大超过对其同类的尊重。不要这样，提伯！请告诉兰热，不要再抱幻想了，承认这样的概念吧：有朝一日她总要来到我们这一边，被儿女、孙子、侄子、女婿们忘得一干二净……也请你记下我下面的话：年轻人不是等待老人们死亡，而是盼望这一天尽快到来！这是生活的规律。对于我们这些年事已高的人来说，死不仅是生物发展的必然归宿，并且是一种社会义务。”

树上的人欢呼和鼓掌：“支持！说得好！”接着，他们齐声呼喊：“金——达！金——达！真伟大！金——达！金——达！真伟大！”

提伯里奥抬起头，冲着树上的人抗议说：

“该叫金达太太，你们这些缺乏教养的东西！”

“这算得了什么？”坎博拉戈家族女首领不以为然，“不要打搅孩子们。”

54

落到瓦卡利亚诺家屋檐上的三只食肉鸟纹丝不动，象独具匠心的建筑师有意安排的石雕。在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的两辆卡车上，人们还在不停地演奏手风琴，为各自的产品招徕顾客。来自全城的男男女女——此时人们可以看到其中有来自巴比罗尼亚区的衣衫破烂的居民——聚集在圆形舞台四周，看客越来越多。西赛罗刚刚坐下去，巴塞罗纳就站了起来。

“无须自我介绍，”鞋匠说，“本城男女老少，甚至连猫狗都认识我。我要说的话不多。作为直言不讳的工团主义者，我厌恶资本主义不人道的剥削制度。”

“坐在修鞋的板凳上，从我的门口可以窥视全城。白天，人们找我谈天，告诉我最新的消息。这样，我对安塔列斯的生活——包括公开的和秘密的——了如指掌。”

“住嘴！”提伯里奥喊道。

巴塞罗纳不理睬他，继续说：

“我绝不是什么道学家，对我来说，世界上存在另一种更为高尚的道德，即社会道德、人对人的责任感。我认为，每个人都有权用他的身躯和性器官干他想干的任何事情，

其他人不得干预。如果说世界上有什么东西令我难以容忍，那就是伪君子们，假道学家们，那些口头上对别人宣扬一种性道德而自己私下却干着不道德的性行为的人。可惜本市不乏这种伪善者，不乏这种时刻准备谴责他人的过失而自己却偷偷犯同样过失的假圣人。”

“让这个修鞋匠给我住口！”威瓦尔迪诺·布拉泽奥说，但声音小得几乎难以听见。

“不用着急，接着听下去，市长！”巴塞罗纳回答说，“用不了多久我就会永远住口的。安塔列斯市民们！匿名信协会会员们！家庭父母们！青年们！”

每当演说过程中略有停顿，人们就会听到圆形舞台上苍蝇的嗡嗡声和空气中食肉鸟翅膀的窸窣声，以及树上人们激愤的谈话声。业余潜水员直挺挺地躺在草坪上，谁也弄不清他到底是睡着了，还是失去了知觉。

“有谁不知道呢？”鞋匠露出那突出的门牙问道，“我们道貌岸然的骑士贝尼西奥·阿尔门达里斯先生只喜欢姑娘，骑士对现存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任何变更都谈虎色变，这有什么奇怪的呢？”

树上的人又开始呼喊，吹口哨，摇动树枝。突然，“咔嚓”一声，一个小伙子象水果一样，从梧桐树高处和折断的树枝一块儿掉到地上，紧接着是一声呻吟。两辆救护车的护士立刻朝出事地点跑去，把已经昏迷不醒的小伙子抢到担架上，人群自动让开一条路让担架穿过。

巴塞罗纳接着说：

“有谁不知道呢？（请我们的伙伴金苔丽娅太太原谅。）她的女儿，伊马古拉德·达·孔塞逊药店老板的妻子，瞒着

丈夫同不时来本市旅行的推销员私通。这位漂亮的金发青年卖给药店大批货物之后，就和他的情人到‘大路饭店’去睡觉。众所周知，‘大路饭店’是安塔列斯最有名的幽会地点之一。”

金苔丽娅太太缓慢地摇着头。巴尔玛塞达斯三姊妹喜出望外。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的卡车上还在演奏手风琴，但顾客越来越稀少。如火的骄阳照射着广场的人群——据卢卡斯·法伊亚估计，如果把圆形舞台周围、广场人行道上和附近房屋窗口的人统统计算在内，大约有两千人以上。一只食肉鸟落到圆形舞台顶上，但很快被几个人用石块赶走了。

55

热隆西奥神父用两只颤抖的手捂住脸，忍不住抽噎起来；报社社长昏头昏脑，在要人们中间穿梭似地来回走动；法院院长气急败坏地脱掉外衣，扯下领带，解开钮扣，躺到长凳上喘着粗气，为自己衣冠不整和无能为力而满面羞惭；拉查罗医生还在他尊贵的病人跟前跳舞似地空忙，提心吊胆，抖成一团，因为他预感到被推上被告席示众的时刻就要到了。他想逃跑，逃到……往哪里逃？家里？医院？河边？他刚才发现，提伯里奥的高压升到二百四十、低压一百一十，太危险了……倘若老人心肌梗塞怎么得了？脑溢血呢？“啊，圣明的上帝，在这魔鬼猖獗的时候，我正在洗涤身上的一切罪孽！”

门德斯俯身向市长建议退却，但是必须秩序井然。秘书认为市政要员的阵地已经不堪一击。伊诺森西奥·皮加索紧紧抱住一棵大树以抑制胃部疼痛，就在这个时候，鞋匠以高亢的声音和略带戏谑的语调，全文宣读他内容丰富多彩的“安塔列斯风流艳事记录”，把一切通奸、外遇之类的丑事一一公之于众。巴尔玛塞达斯姊妹一边听一边低声评论：

“这个我原来就知道！”“啊，这个我倒没有打听到！”三位拨弄是非的饶舌妇十分兴奋拿着三把彩色阳伞跳起小步舞。当地社会公认的清教徒们偷香窃玉的事实一桩桩、一件件被巴塞罗纳披露出来。他侃侃而谈，指名道姓，确凿有据。树上的年轻人对每件寻花问柳的勾当都报以欢呼声、嘘声和议论声，而市政要员们背后的保守人群则不时发出惊奇、难堪的“啊”“噢”声。一会儿，一位妻子用卷起的阳伞“嘭”的一声打在刚刚被揭露的丈夫头上；一会儿，一个丈夫听到妻子另有他欢，“劈劈啪啪”打她的耳光，还夹杂着最粗卑的辱骂。不少男女不声不响挤出人群，逃离广场。两三个被巴塞罗纳揭发出行为不轨的女人大哭大闹，其中一个甚至精神失常，这使“救世”医院的护士们扑了过去，因为此时“康复”医院的人员正忙于抢救一个中暑的病人。一位感到受了污辱的丈夫挥动老拳打在旁边的男人脸上，因为鞋匠证明这位男人十年来一直是他妻子的“正式情夫”。最后警察不得不出面干预，制止这场殴斗。

里宾多教授以早年上学期间学到的知识，暗暗把巴塞罗纳同古希腊雄辩家德摩斯梯尼相比。现在，鞋匠正以这种口才把话题从风流艳事转到安塔列斯的其他方面：谁吸

大麻，谁打吗啡，药店老板不要处方就把麻醉剂卖给他喜欢的人。（这时，一棵树上有人大声抗议：“反动派！清教徒！告密者！”）

鞋匠历数一些表面上倍受尊敬的安塔列斯公民，指出他们不体面的行为和不清白的经历。

谁是本市靠弱肉强食、杀人越货发迹的最大的银行家？在广场周围，在商业大街两旁的高楼大厦之中，哪些人是以走私起家的？当今本市名声煊赫的人物当中，谁曾在阿拉戈斯州犯了杀人罪，更名换姓逃来安塔列斯？

西赛罗站起来，把手放到鞋匠的肩上，说：

“够了！你说得太多了。我有更严肃的事要讲。”

“好吧，”巴塞罗纳表示同意，“可是请允许我请一位重要证人。”

工团主义鞋匠见律师点点头，便高声喊道：

“请我们的伙伴埃洛蒂尔德斯讲话！”

“没人对这个堕落女人的话感兴趣！”检察官马上表示反对。

西赛罗反驳说：

“堕落？为什么不干脆说妓女呢？”

他把手放到耳后，仔细谛听片刻，说：

“我好象听到各位尊敬的听众在窃窃私语，对妓女这个可怕的称呼深感惊愕。我的同事米腊布博士常以知道不朽作家路易·巴波萨发现‘妓女’的四十个同义词自诩，但是看来他对卖淫现象本身并不重视。当然，你们的道德只不过是口头说说罢了。皮卡索署长总是随时准备以颠覆分子的罪名逮捕那些敢于以现实主义态度描写我们的巴比罗尼

亚区和其他地区的啼饥号寒的人，而资产阶级对真正的贫民却不闻不问。‘人们不说不写的就不存在’，这就是信条。如果一面镜子照出我们认为丑恶的行为或事实，那么就打碎镜子，转过脸去，问题遂告解决。在我们的国度，几乎一切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都是在纸上解决的。我亲爱的米腊布博士，不管你愿意与否，现在‘妓女’埃洛蒂尔德斯开始讲话。”

他回过头来，对她说：

“到这儿来吧，姑娘！”

56

妓女从圆形舞台后面走到巴塞罗纳身边。她故作娇态，一边走一边理理头发，用手掌抚平身上质地粗劣、污秽不堪的裹尸布。

巴塞罗纳说：

“本市最年老的居民们大概会记得，埃洛蒂尔德斯年轻时十分美貌。据卢卡斯·法伊亚的刑事专栏上的文章说，她现在只不过是是什么‘堕落女人埃洛蒂尔德斯’。”

“我应当提醒诸位，”西赛罗插话说，“这个所谓贱民和不法分子组成的家族却是巴西最古老的家族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五百年前发现本大陆的时代。但是……啊，巴塞罗纳，还是请你接着讲吧。”

“请大家安静！”鞋匠说，“请注意仔细听，因为埃洛蒂尔德斯声音微弱。讲吧，孩子，讲讲你的故事吧，可是要简短

些。好，开始吧！”

“好吧。”她说，“我出生在林孔维岱，十五岁的时候被继父奸污了。事情本来不会闹大，可是我的母亲非常忌妒，把我赶出家门。我无路可走，只好来到城里。我不识字，又不愿意当洗碗工或厨娘，更不想沿街乞讨，只好靠卖淫为生。第一个和我睡觉的男子答应给我钱……”

“你还记得这个男子是谁吗？”

“当然记得。”

“他现在在广场上吗？你从圆形舞台上能看见他吗？”

埃洛蒂尔德斯用手朝一个方向一指。

里宾多教授误以为她指的是自己，猛地一惊，气势汹汹地抗议道：

“我可从来没有碰过这个女人的身子！”

“但愿如此！”西赛罗·布朗科马上回敬说，“你是全城最臭名昭著的同性恋者。”

里宾多举止失措，他在树上的人的一片叫骂声中，几乎跑步穿过人群，逃离广场。

埃洛蒂尔德斯还在用手指着原来的方向：

“是那边……那个铸成铜像的男人。”

人们的眼睛一齐转向广场人工湖旁边、矗立在耀眼的紫红色花岗石底座上的青铜胸像。

“莱奥维利多骑士？”有人喊道，“这不可能！说谎！”

“就是他。他把我带回家里，一切都是他们在他们夫妻的床上发生的。当时骑士的妻子带着家庭其他人到牧场去了。嗯，是个星期五，祭祀日。年份？我想想，一九二六？……”

一九二七？……大概是……”

嵌在胸像底座前面的铜牌上刻着醒目的铭文：“慈善家莱奥维利多·格拉韦骑士：品德高贵的家长，恩德如山的市民，后人的万世楷模——本市敬献。”

青铜像头上的两只眼睛失神地望着某个地点，对人们的赞扬与毁誉无动于衷。

保守的人群中发出气愤的抗议声。一个中年矮子站出来，朝前迈了几步，举起双臂吼道：

“胡说！污蔑！我父亲是个体面的人，完美无缺的人，……我……我……”

突然他浑身发抖，摔倒在地，手脚乱动，口吐白沫，两眼发直，嘴歪到一边——但这并未给在场的人造成多少惊慌，因为安塔列斯市民对莱奥维利多骑士的儿子当众抽羊痛风早已司空见惯。这次是“救世”医院的护士去抢救他。

“他完蛋了！”人群中有人讥讽说。

巴塞罗纳转过脸对埃洛蒂尔德斯说：

“请告诉我，姑娘，你看这里还有谁曾和你……我指的是重要人物。”

“有，有。我当了五年瓦卡利亚诺上校的姘妇。他还为我盖了所房子呢。后来我人老珠黄，他把我扔了，再也没有给过我一文钱……”

提伯里奥从他半躺着的长凳上跳起来，口角流着白沫，举起拳头，对周围的人说：

“我没有必要向任何人报告自己的私生活！不允许你们在我的……我的……今天叫性器官的东西上加一把锁——我

是自己身体各部分的主人！”

树上的人发出一阵哄然大笑，但地上的人群保持着忧郁、难堪的沉默。

“这样，”埃洛蒂尔德斯继续说，“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上街拉客，跟谁都行，有时便宜到五千瑞斯一次的地步。五月的一天晚上，我淋了一场大雨，开始咳嗽，得了肺病，不停地发烧，胸部疼痛，背上也跟着疼。萝济尼娅后来告诉我说，我已经变得不成人形。人们把我送进医院——医院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

“‘救世’医院。”西赛罗补充说，“在穷人住院部。”

“如果我们慈善的拉查罗医生当时派人去找本市药店无货的抗菌素的话，”巴塞罗纳补充说，“埃洛蒂尔德斯本来不会死的。他答应去找，可是后来忘记了。说到底，这个埃洛蒂尔德斯算得了什么？一个‘婊子’的生命有什么要紧？假若是那个有钱有势的病人，情况就不同了……”

拉查罗撑着蛋黄色阳伞跳到圆形舞台前头，扭来扭去，象是狂欢节上忘其形骸的丑角，高声喊道：

“我来解释！看在上帝的面，听我说几句吧！我是个正直的人！是个好人！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珐尔肯布克博士，帮帮忙吧！珐尔肯布克博士在哪里？请你告诉人们，链霉素对一些病症没有效力……这个女人入院时与其说活着倒不如说死了！珐尔肯布克博士！我是个好人！瓦卡利亚诺上校，帮帮忙吧！你什么都知道！我在本市致力于慈善事业快三十年了，经常彻夜不眠，守候在穷人床头！我对富人和穷人毫无差别，完全一样！”

“扯——谎！扯——谎！扯——谎！”树上的小伙子们大

声叫喊。

没有听到珉尔肯布克的声音，原因很简单，二十分钟之前，听到巴塞罗纳揭发了他同他医院的一个年轻护士之间的暧昧关系时，就偷偷逃离了广场。

“请回去吧。”西赛罗对埃洛蒂尔德斯说。女人顺从地回到自己原来的座位上。

阿兰比克一瘸一拐地走出人群，喊道：

“这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民主？如果是的话，也该让我的朋友布丁·德·卡沙萨讲话！”

西赛罗·布朗科把死酒鬼叫到身边说：

“要是你有话说，就讲吧！不过要简短些。”

矮子两眼低垂，怯声怯气地说：

“我不指控任何人，只请求尊敬的法官和检察官不要给我妻子判刑。如果说她毒死了我（这一点我到现在还不敢相信），那是因为我确实不是好东西，一文不值。我白天从不干活，晚上出去喝酒、唱情歌（不是这样吗？阿兰比克？），清早回到家里还打可怜的纳塔丽娜。安塔列斯的人们，请设法宣告我的妻子无罪吧！我只有这一点要求。”

话音刚落，阿兰比克就鼓起掌来：“说得好！太好了！”但广场上鸦雀无声，他朝树上看了看，问道：

“对我的朋友……你们没有什么表示？”

树上喊声骤起：

“布——丁！布——丁！布——丁！”

57

西赛罗两手扶着圆形舞台的栏杆，对人群说：

“先生们，稍等片刻！最重要的证人还没有出庭呢。”

他转过身去说：

“若奥·帕斯公民，现在轮到你了！”

伊诺森西奥哆嗦着，下意识地看看儿子，这次两人的目光相遇了。但伊诺森西奥首先把目光移开。

若奥拖着一条腿走到律师身边。太阳直射在他的脸上。惊骇、厌恶之声四起，偶尔也夹杂着怜悯的叹息。

“安塔列斯的重要人们，市民们！”西赛罗·布朗科说，“在正午的阳光之下，你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警察署长伊诺森西奥·皮卡索和他的刽子手们在这个年轻人的脸上和身上所作的‘整容术’。”

伊诺森西奥朝前走了三步，喊道：“撒谎！”这时，树上的人喊道：“匪——徒！匪——徒！匪——徒！”这惊天动地的嘲骂声震撼着圆形舞台。署长停下来，神色张皇地四下张望，在原地转了一圈，最后终于一动不动地看着圆形舞台。

死人律师接着说：

“请你们告诉我，谁能认出这张血肉模糊的脸就是我们的小伙子若奥·帕斯？珐尔肯布克博士、拉查罗博士，安塔列斯的其他医生们！难道死于肺栓塞的人是这个样子的吗？”

一阵短暂的寂静之后，又响起律师的声音：

“就在这个十二月的一天，若奥·帕斯被诬告在本市秘密训练十名左派游击队员，并且本人是这个十人小组的所谓首领，他遭到警察的逮捕。逮捕的方式极不正常。若奥·帕斯被带到警察署地下室里。伊诺森西奥·皮卡索亲自审问犯人，命令他说出‘小组’的另外十名成员。小若奥拒不回答，因为他对安塔列斯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小组’一无所知！伊诺森西奥把这个‘颠覆分子’交给臭名昭著的审讯‘专家’处理……这位被称为‘金嘴’的‘专家’或许现在站在广场的某个地方，我希望他正在听我讲话。”

“这一切都是真的？”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严厉地盯着市长问道。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一点儿也……”威瓦尔迪诺市长结结巴巴地说。

巴塞罗纳蓦地站起来叫道：

“胡说！谁都知道你对你的警察署长听之任之，署长又对他的刽子手听之任之……”

“而刽子手呢？”西赛罗说，“又施展了自己的残酷手段，大家都会看到若奥·帕斯脸上、手上这些圆圆的黑斑……这是在第一阶段审讯中被燃着的香烟头烧的……可以说这是小事一桩……只不过是足球比赛之前试试脚而已……”

伊诺森西奥·皮卡索依然低着头，生怕遇到儿子的目光。

“小若奥坚定地忍受了这一切，”律师继续说，“一个名字也没有说。‘金嘴’问他：‘另外十个人是谁，给我说！’犯人回答：‘不知道。’于是刽子手进行第二阶段审讯。两

条汉子开始殴打小若奥，轮番在他脸上、胸口拳打脚踢……”

小若奥眼睛被打伤，无法转动。

“你们看见这只几乎离开眼眶的眼睛了吗？”西赛罗问道，“真象个鹅鸟蛋……眼睛上方的瘀血使人想起额上挨了狠狠一击的拳击手……如果诸位原谅我使用令人不快的比喻，我想说，小若奥的眼睑和眼睛四周的皮肤活象干枯的甘兰叶子。请诸位记住这个形象，吃饭的时候回味无穷：‘烂菜叶子上放一只鹅鸟蛋。’这是一种通过形象帮助记忆的方法，目的使人们永远记着警察的凶狠残暴。”

58

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举起手：

“不许污蔑！”

树上静听律师讲话的年轻人立刻喊起来：“臭老头！老东西！强盗！”

“我还没说完呢，”西赛罗博士高声说，“这只眼是被人一拳打出来的……是谁打的，小若奥？”

“是‘金嘴’。”

“女士们，先生们，”律师接着说，“现在请你们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经过残酷拷打，犯人依然不肯开口。他疼得两次昏死过去，又被人用凉水泼醒。在下一阶段，他们用棍棒殴打，结果一只胳膊三处骨折。请看……”

西赛罗·布朗科抓住年轻人的手腕，用力一甩，胳膊象螺旋桨一样转了几圈。

“但审讯继续进行，而且更加残酷。他们在犯人尿道和肛门各插一根铜线，然后通上电流。犯人疼得昏迷过去，他们就把他的头按进凉水桶里。一个小时之后，当他恢复听觉和说话能力的时候，又通电流……”

食肉鸟在圆形舞台上空盘旋，越飞越低，仿佛也想听听死人律师的讲话。

“先生们，我们应当承认，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位电刑专家犯了一个错误：他给犯人通的电流太强，致使年轻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于是赶忙唤来医生。我们应当奖赏——请允许我这样说——奖赏若奥·帕斯那只好眼，是它认出了这位临时招来的医生。诸位，你们已经猜出来了吧？一点不错！正是我们这位心地善良、宽厚仁慈、助人为乐的拉查罗·贝迪约加博士！”

西赛罗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身边的大夫。

拉查罗博士把阳伞和急救包掉到地上，他一屁股坐在长凳上，弯下腰，双手捂住脸。

“象个男子汉的样子！”瓦卡利亚诺上校冲着他叫道，“为自己辩护，证明这一切都是造谣中伤！”

医生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西赛罗·布朗科接着说：

“我们的好医生尽了一切努力：人工呼吸，注射肾上腺素，心脏按摩，毫无用处！若奥·帕斯死了。这时候，伊诺森西奥害怕了。为了避免酿成丑闻，他想秘密地把尸体

埋在警察署的院子里（这不是第一次），然后散布谣言，说若奥·帕斯逃到阿根廷去了……威瓦尔迪诺得知这一情况也很惊慌，叫我去商量对策。我提出一条计策：‘为什么不把尸体暗地里运到“救世”医院，伪装成自然死亡？……’这时候我们妙不可言的拉查罗医生大为惊骇，说这样做有损职业荣誉感，使医院声名狼藉，等等。可是，我们市长的一句话就把他说服了：‘要么你照此办理，要么明天我把你的一切丑事公之于众。’就这样，他们先是照入狱时的样子给犯人穿好衣服，然后‘救世’医院的救护车开进警察署。拉查罗博士对抬担架的人和看门人说这个穷光蛋是警察在水沟里发现的。过了不到两小时，尸体已经躺在棺材之中，我们这位古希腊名医希勃克拉特斯签署了自然死亡证明书，‘死因’栏里填的是‘肺栓塞’。”

拉查罗博士呆呆地坐在长凳上，双手捂住脸，伤心地哭着。伊诺森西奥·皮卡索看看儿子毛洛，发现儿子也在看他。署长从孩子的脸上看到的是羞愧和愤怒。毛洛低着头走到路边，彼得—保罗神父跟在后面。

所有的树上的人一齐怒吼——这是仇恨的呼喊，其中没有任何戏谑的成分：“强盗！强盗！盖世太保！克格勃！杀人犯！杀人犯！”

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气得脸色发青，沉重地坐到长凳上，抬起手捂住胸口。经威瓦尔迪诺提醒，拉查罗博士一看，吓得大惊失色，慌忙喊护士来把老上校放上担架抬走。尽管上校胸部憋闷，疼痛难忍，但他还是有气无力喊道：“不要把我送到医院！我要回家！回我自己的家！”

西赛罗举起手，要求大家安静。等小伙子们停住嘴，他

简单地宣布：

“安塔列斯市民们！我们的讲话到此结束。”

他说完，就坐到圆形舞台最边上的长凳上，若奥·帕斯也返回自己的座位。现在，七具死尸坐在那里，默不作声，一动不动。

市长躲在忠实的秘书擎着的黑色罗伞之下，带领溃不成军的官方队伍仓皇败退。后来，卢卡斯·法伊亚在着手写他关于“事件”的大作的时候，曾想用一个比喻——俄罗斯战役中的拿破仑大军，来形容官方的失败。但他不敢如此放肆，只描写了死人如何沿着祖国志愿者大街来到市内和这一异常事件在居民精神上造成的影响，空泛地谈到“在广场争吵中，西赛罗博士和鞋匠若塞·路易斯的毫无根据的攻击。”文章的其余部分则纯粹是卖弄辞藻。写完这一长篇大作之后，他曾有过印成单行本出版的念头。至于后来到底为什么未能如愿，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加以说明。

人们陆续散去，小伙子们也从树上下来，各自回家。不到十分钟，广场上又空空如也，四周的建筑物的门窗又关得严严实实，显出紧张的神态。食肉鸟在圆形舞台上空越飞越低，盘旋的直径越来越小，其中一只落到地上，围着丢下的阳伞转了一圈。

灰蒙蒙的天空中，太阳渐渐向阿根廷那边移去，安塔列斯象是淹没在凝滞的恶臭空气的大湖之中。

七名死者默默地端坐在圆形舞台上，他们的躯体在慢慢地腐烂。

59

下午三点。在离共和国广场有四个街区的电话局里，只有一名接线员坚守岗位，她就是瑟丽·特莱济尼娅——三十五岁的老处女、虔诚的天主教徒、现代作家弗兰克·西纳特拉的崇拜者、广播小说的热心听众、《大酒店》杂志的忠实读者。她瞧了一眼圆形舞台上的死人之后，不得不吃些舒胃药和镇静剂。她想回家上床休息，可是经理非要她回来上班不可，因为另外两个接线员称病未到。

下午的头几个小时，电话线路并不忙，好象全城居民尚未从强烈刺激后的昏迷状态中清醒过来，失去了说话能力。随后，请医生为亲属治病的焦急的呼叫越来越多：突发性心脏病、精神失常、消化器官功能紊乱……接线员应接不暇，非常恼火，甚至粗鲁地对一位埋怨她动作缓慢的太太说：“我不是章鱼，我只有两只手。”

四点十五分，瑟丽·特莱济尼娅突然听到两个男人几乎完整的对话。

“这么说你都听到了……”

“我差不多都听到了。因为有臭气，我离圆形舞台稍远一点儿。”

“令人吃惊的事太多了，嗯？”

“我并不吃惊。巴塞罗纳揭露的伤风败俗的丑事，我几乎全知道。”

“真的？连妓女和铜像的故事？”

“我父亲早就给我讲过莱奥维利多骑士的许多风流事。他那道貌岸然的样子只不过是门面而已。”

“咳！多大的丑闻，嗯？家丑在广场上大事张扬。纳蒂维达德知道妻子和有辆卡门·吉雅轿车的大学生胡来之后，狠狠踢了她一脚，真能把骨头踢断呢。这事你以前知道吗？”

“你的消息太迟了。她瞒着丈夫干这类事，何止和卡门·吉雅？还和蓝色福特，绿白两色的伯尔，总之，各种牌子她都干。如果是辆长胡子的福特牌老爷车，只要还开得动，她也会去的……”

“你听我说，索里达德太太知道丈夫和手饰匠的女儿干过不要脸的事儿以后，回到家里把开水泼到他脸上，这是真的吗？”

“听说是真的。据我所知，有五六对夫妇分居了，有个叫唐·胡安的逃出了本市。哈哈！你说的是里宾多教授，嗯？在广场上当着几百人的面，被人称作为儿科大夫①！”

“不是儿科大夫，是鸡奸者。”

“现在他还有什么脸面在公开场合出现呢？”

“已故的西赛罗说人人有假面具，你还记得吗？里宾多至少有一百个，使用什么面具取决于说话的地点和对象。他从不怕别人嘲笑！”

“可是，这一切荒唐事在广场张扬出去之后，安塔列斯的生活绝不会和原来一模一样了。”

“伙计，别胡思乱想了！时间有无穷的力量。过几天、几星期之后，一切都会恢复老样子。”

① 葡萄牙文中，鸡奸者、同性恋者和儿科大夫读音相近，故有此误。

“可是，对市长和上校的揭发……？”

瑟丽·特莱济尼娅无法再听下去，因为交换台上的小灯亮了，一个女人焦急地要求接拉查罗医生家，说她丈夫呼吸困难，快要憋死了。

60

四点半左右，接线员又听到一段对话。

“我是热米尼亚诺。”

“怎么样？一切都好吗？”

“一切都坏！人们把发生的事件统统都归罪于我们工会。刚才我同彼得—保罗神父谈了，他说我们应该尽快解除对墓地的封锁。本市无法忍受死人在广场中心腐烂。”

“咳！这不是我们的过错。我们既不能控制死人，更无法管住活人！”

“你想想，要是尸体引起瘟疫，招致居民大量死亡怎么办？……你知道，瘟疫并不懂得区分它所袭击的目标。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富人、穷人，同样会倒霉。我决定今晚九点再次召开工人代表大会，请你参加，并请你通知能找到的其他同志参加。”

“好吧。你认为巴塞罗纳的揭发怎么样？”

“从政治意义上看还不错，可事实却令人作呕。我不喜欢这个无政府主义者的作法。”

“我可以告诉你，看到这些资产阶级分子当众出丑，我非常开心。他们争论的时候你在哪里？”

“我躲在一棵木棉树后面，脸上捂了块手绢，活象电影里的蒙面大盗。如果我被人认出来，我想会挨顿揍的。几乎所有的人都以为封锁墓地的入口是我的主意。”

“你对西赛罗这个平庸的家伙死后成了道学家有何看法？”

“你们可以称我为资产阶级分子，但我不能欣赏他那些骂人的话。他不该当着各家男女老少这样做。好吧，会上见！”

隔一会儿，当瑟丽·特莱济尼娅听到电话线一端的一个男人怒气冲冲地对另一端的男人劈头盖脑地臭骂时，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这个恶棍、卑鄙的小人、无耻的败类、猪狗不如的家伙！现在我就打破我老婆的脸！如果你是男子汉，就赶紧跑来救你的姘妇吧！可以带武器来，我拿着手枪等你，在你脑门上开一枪。听见了没有，你这个杂种！”

电话线另一端的那个男人先是一阵大笑，然后说：

“你听着，长犄角的家伙^①，我建议进行白刃决斗，我用匕首，你用你的犄角，好不好？”

瑟丽·特莱济尼娅眼里涌出激动的泪水，痛苦地嚼着巧克力，因为吃中午饭时她毫无胃口。

四点四十分，阿雷格里港打来长途电话，《人民邮报》编辑部秘书要和市长通话。瑟丽马上接通了。

“少校身体不适，在家休息，无法接电话。我是他的秘书门德斯，请说吧，先生。”

记者告诉市长秘书，他的报社已经派出一名记者和一名摄影师驱车前往安塔列斯采访“事件”。还说：“大概明天中午

① 西方人称其妻与人通奸的人为“长犄角”，类似我们所说的“王八”。

就能到达。”

“很好，先生。请向贵社社长转致市长的谢意。谢谢你。记者们将是本市的贵客。”

许多人打电话到各位医生家里，电话接连不断。珐尔肯布克大夫的电话机一直“丁零丁零”地响着，但没有人接电话。

将近五点，瑟丽·特莱济尼娅精疲力尽，两臂酸痛。突然，她听到一段惊人的对话，把她吓呆了。

“诺吉尼娅吗？我是济尔姐。”

“有什么事吗，姑娘？”

“你听到消息了吗？老鼠侵入本市了。”

“老鼠？”

“是啊，成千上万，成百万……”

“我的上帝！”

老鼠？瑟丽下意识地收起双腿，从头到脚哆嗦起来。交换台上越来越多的信号灯亮了，但她看也不看一眼，摘下耳机，抓起提包就朝门口走，经理从办公室门缝看到了，问道：

“到哪儿去，姑娘？”

她把吓得变了形的脸转向经理，喊道：

“老鼠！”

接线员飞也似地往街上跑去。

61

在安塔列斯人的生活中，这一插曲常使人们争论不休。

所谓“老鼠造反”到底何时开始？对这一问题说法不一。其导火线是什么？大部分人认为是死人的气味招来了这一群群的尖嘴动物。可是，有些人问道——有的一本正经，有的出于戏谑——是内部造反呢，还是外部入侵？“二者兼而有之。”本市警察首领回答说。大概在下午三点半或四点，巴比罗尼亚和安塔列斯近郊其他较小的贫民窟里的鼠群开始涌向市中心。与此同时，市内的老鼠仿佛神秘地接到同一个参谋部的命令，象第五纵队一样也投入了行动。安塔列斯的建筑，特别是那些最古老的建筑，一时间成了装满这种“可恶而又狡诈的动物”的特洛伊木马——卢卡斯·法伊亚在准备撰写一篇关于安塔列斯所发生的事情的文学作品时打算如此称呼它们。有位公立学校教师写了一篇关于“老鼠插曲”的报道，说“这些有害的动物”仿佛熟悉城市游击战战术。这位作者写道：“任何社会、生态和生物在逆境中都能繁衍生殖，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生存能力，这难道不是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吗？”

深灰色皮毛的大大小小的老鼠从阁楼和天花板与屋顶之间的空隙中爬下来，从地下室钻出来，从护墙板和地板缝里冒出来，从古老的神龛和箱子里跳出来，在地上到处乱跑乱窜，在人们中间，特别是妇女和儿童中间造成恐惧。

成群的水鼠^①爬出阴沟，好象突然被强烈的阳光照花了眼，转身返回去，顺着排水道飞跑，在市中心人行道的排水口里钻出来。从郊区来的水鼠也大致走同样的路线。它们一

① 水鼠，巴西沿海地区的一种动物，喜水，又称地沟鼠，背部呈灰黄色，腹部色略浅，头部及颈部为白色，身长约二十厘米。

个个显得饥肠辘辘，大胆莽撞，咄咄逼人。安塔列斯人对这种现象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惊异地看着它们钻进食品柜，跳到床上，爬到垃圾桶里。它们对人们的大声吆喝和扫帚扑打，都毫不害怕，有时甚至对狗和猫的袭击也怒目而视，不肯后退半步。

62

不久，各种各样的故事通过安塔列斯大部分居民的口头传播，飞快地在全城传播开来，并且越传越走样，越传越骇人听闻。

有人说爬上圆形舞台的老鼠在咬死人的脚。住在共和国广场旁边的一个人起誓说，他从窗户亲眼看见一只大鼠在啃金苔丽娅·坎博拉戈太太的脸。食肉鸟用尖嘴同老鼠展开一场激烈的搏斗。面对这场血战，七位死者似乎毫无反应，恪守中立。

里约街一所房子里，一只老鼠爬进摇篮，咬伤了婴儿的耳朵。在瓦卡利亚诺的府邸里——老上校服过镇静剂正仰卧在床——兰热太太正在厨房为丈夫熬粥，突然“感到”有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在窥伺她，两只小眼睛象一对塑料钮扣，闪着狡狴而阴险的冷光。“哎呀，上帝！”上校夫人喊了一声，盘子从手里掉下来，粥撒在水磨石地板上。

各家各户的男人们用棍棒甚至用手枪追打老鼠。特朗吉里诺·阿尔梅达在会客室里和一只大灰老鼠打斗起来。这只老鼠时而钻进家具底下，时而在身旁出现，象是在玩捉迷藏

似的，使他摸不着头脑。最后老鼠爬到大理石桌面上，海关警察扣动扳机，但没有瞄准目标，子弹击中一面名贵的威尼斯镜子中心，“哗啦”一声，镜子碎了——不仅是物质损失，而且是不祥的征兆。还有人说，下午六点左右，好几个人被这些老鼠啃伤。

教会街有个六岁的女孩说她胳膊下边火辣辣地疼。母亲仔细一看，发现孩子腋下有个红斑，象是炎性淋巴肿大，于是忍不住惊呼起来：“鼠疫！”她急急忙忙请医生来检查。医生说，所谓鼠疫只不过是皮肤表面发炎，劝她不用焦急，劝邻居们不要惊慌。可是这已经晚了！安塔列斯发生鼠疫的消息不胫而走，顷刻传遍全城。瘟疫来了！母亲们把孩子衣服扒光，近乎疯狂地找红斑或其他可疑的症状。人们都知道，老鼠本身并不传染鼠疫，而是它身上所带的跳蚤咬人时把鼠疫杆菌输入人体，于是，在人与鼠之间的战争进行的同时，另一场战争开始了，其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前者：喷撒药物，用烟熏或者用手逐个捉拿老鼠。每个红色斑点都会引起一阵惊恐。

鼠疫的流言——正如后来卢卡斯·法伊亚所描述的——象一只饿狼在全城自由自在地奔跑，把恐惧散布到各个胡同、街道、广场，散布到千家万户，散布到每个人心里。

63

下午五点稍过，威瓦尔迪诺·布拉泽奥下了床。他的精

神好多了，可怕的广场的较量所造成的精神紧张和身体疲倦已经消除。现在，他正坐在市长办公室，“指挥保卫城池的战役”。署长和市长密谈之后，命令全体警察佩带手枪和警棍立即上街巡逻，见到老鼠格杀勿论。

七至十四岁的男孩自动组成小分队，手持棍棒、弹弓和石头，在大街或后院追歼老鼠，打死五只以上者能得到市长的现钱或连环画册的奖赏。

安塔列斯一位要员神色慌张地冲进市长办公室说：

“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市长！水老鼠正在圆形舞台噬咬死者！”

“这也许是个解决办法呢！”伊诺森西奥·皮卡索恶狠狠地低声说。

威瓦尔迪诺想出一个主意：命令署长派八到十名警察头戴防毒面具，接近圆形舞台施放催泪弹，赶走老鼠和食肉鸟。这一想法马上得到了赞同。十名戴面具的警察实施了市长的计划：随着催泪弹的爆炸声，浓烟弥漫，冉冉升入空中；老鼠们呛得吱吱乱叫，有的四处乱撞，有的当场毙命；食肉鸟拍动翅膀，往高处飞去。

对于眼前发生的一切，死者们无动于衷，安然端坐在圆形舞台上，一声不响，个个如老僧入定。警察们清点完老鼠的尸体之后退出战场。有好长一段时间，人们从共和国广场及其附近经过，总是流泪，咳嗽，呼吸困难，头晕眼花，最后不得不加快脚步，或干脆跑着离开……

太阳结束了一天的运行。“现在，这个红色的圆盘象一只充血的眼睛在阿根廷那边的地平线上冷漠地观望着大河对岸的安塔列斯城，而这个可怜的小城正惶恐地等待充满妖魔

鬼怪的黑夜到来。”——《真报》社长后来这样写道。

天空中彩色的晚云还没有完全消退，另一个同样可怕的谣言把魔爪伸向安塔列斯：老鼠掉进市供水站的蓄水池里淹死了！全城自来水受到了污染！“自来水里有死老鼠！可不要喝水龙头里的水了！”这句话从一个人嘴里传到另一个人嘴里，从一家传到另一家，从一条街传到另一条街……

当地卫生部门的医生从供水站打电话给市长，向他保证蓄水池里没有老鼠，并且说水经过化验，没有受到任何污染。威瓦尔迪诺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力图消除谣言，但徒劳无功。

64

埃贡·斯图姆——前射击冠军，是“老鼠日”里最富有戏剧性的插曲中的主角。

他从看到第一批老鼠起，就抄起步枪，以准确的枪法找老鼠射击。随后又拿起手枪，在口袋里装满子弹，在自家后院，接着又在邻居屋里和后院射击老鼠。根据他的命令，两个儿子推着一辆手推车跟在后面拣拾战利品。夜幕完全降临之前，两个小伙子——还是遵照父亲的命令——把一车令人作呕的死老鼠倒在埃贡舒适的住宅的后院当中。这时，埃贡钻进卧室，约摸半个小时以后才出来——吓得妻子和儿子们一跳——穿上压在箱底的希特勒军服：黄斜纹布马裤，同样布料的衬衫，黑皮靴，皮武装带斜挎在胸前和背后，红色袖章上白色圆圈当中是黑色卐字符号。（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〇年那段“好时光”里，埃贡曾组织过纳粹灰衫

党小组。)

埃贡·斯图姆迈着军人的步伐走下台阶，灰眼睛里闪烁着癫狂的凶光，直奔后院，在死老鼠堆成的金字塔前停住，命令儿子们泼上汽油之后，正步向前走了三步，划根火柴，点着老鼠堆。火舌映红了整个院子（邻居们莫名其妙地从窗口或院墙上窥视这一场面）。老斯图姆右臂前伸，行法西斯敬礼，高呼：“希特勒万岁！”然后模仿着元首的声音用德语发表了一篇咄咄逼人的演讲。讲到其中一段，他手指火堆说：“今天焚烧老鼠！明天就要焚烧犹太人和共产党的书籍和报纸！后天将烧死一切作家，一直烧下去，一直烧到圣诞节！”

大火烧着老鼠的尸体，发出一股股令人作呕的难闻的气味，看热闹的邻居们溜走了。斯图姆用罩衫捂着鼻子呜呜咽咽地哭起来，两个儿子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老人忽然转身跑回房间，端起心爱的卡宾枪，直奔街上，口中高喊：“杀死犹太人！”他对人行道上遇到的人解释说，正是那些犹太人——他们耍阴谋，施魔法，贪钱财，重权力——应当为七名死者返回城里负责，为老鼠入侵负责，为安塔列斯和世界各地的灾难负责。当他开始鼓动当地人跟随他到本市犹太人居住区“桃树”大街进行屠杀时，两个儿子别无他法，只得叫来警察。

三名警察在埃贡·斯图姆的军服外边罩上一件囚衣。

夜幕降落了，月亮还没有出来，街道上一片漆黑。人们在家里的圣像前，都点燃着蜡烛。

65

圣母院挤满了善男信女，奇怪的是他们不是双膝跪倒，而是坐在凳子上，两脚翘起，因为老鼠象魔鬼撒旦派来的传教士一样在地上乱跑乱窜，放肆地爬上祭坛，钻进圣像龕，噬咬那些还愿的香烛。

从下午五点以来，彼得一保罗神父听完几十个男女信徒忏悔以后，走进圣器室，老神父正在那里等他。

“非常感谢你，孩子。”老神父把手放到年轻同事的肩上说，“大概你很累了。”

“不……”

“可是我已累得半死不活了，灵魂的疲倦更甚于身体的劳累。听完这些忏悔——这些行尸走肉的卑鄙行径——我才明白为什么上帝要摧毁索多玛和果摩拉这两座城市^①。”

彼得一保罗神父心里暗笑老神父竟然如此天真地相信人们编造的神话。

“神父，今天中午你为什么顶着烈日一直站在广场呢？”

“我也不知道，只觉得几根无形的绳索把我拴在那棵树干上……我想动，但两条腿不听使唤。听到死人们说的那些话，我非常震惊，感到无地自容，于是乞求上帝怜悯我，把我杀死……你呢，你当时在哪儿？”

“和毛洛·皮卡索一起坐在水池边上。”

^① 上帝摧毁两座城市的故事，见圣经旧约全书。

“这小伙子的父亲被揭发了那么多的残暴行为，对他来说太难以忍受了。”

“不会的，毛洛早就知道这一切……”

“真的？”

“神父，警察署长和他的刑讯专家们的罪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我们不想招惹是非，才紧闭双眼，不去理会。”

老神父把两手交叉在一起，放到胸前，低头不语。几秒钟之后，他才结结巴巴地说：

“活着真难呐……”

“毛洛今天乘四点钟的公共汽车回阿雷格里港了，他没有向父亲告别，因为上午父子之间发生了一场非常激烈的争吵，毛洛担心父亲会伤害他。他们再也无法在一起生活了。”

“自然都是由于政治原因……”

“不错。伊诺森西奥讨厌儿子的思想。”

“真是苦难的世界。我每天都为伊诺森西奥·皮卡索的灵魂祈祷。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以提醒你，判断一个人实在不容易……看看他的过去，或许能为他现在的行为找到解释。”

“真奇怪。”彼得—保罗暗想，“热隆西奥神父怎么啦？他已经不再狂热地相信自由意志论了吗？”

“你了解这个人的童年吗？”

“一无所知。”

“既然如此，我给你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这样做并不破坏为忏悔者严守秘密的教规，因为伊诺森西奥从来不向我忏悔。我要讲的是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请你不要对任何人讲。你为什么不坐下？我可要让这把老骨头歇息歇息。”

教区长在一把高背椅上坐下，彼得一保罗坐在一只圆凳上。老人接着说：

“我刚来教区的时候才三十来岁，那时伊诺森西奥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他的父亲是走私犯……你知道吗？”

“我听说过。”

“他叫维安西奥，经常几个月不见踪影，都说他在我国和乌拉圭的陆地边界搞走私。他为人和气，交际很广，慷慨大方，是南里约格朗德州的出色的男子汉。维安西奥最后一次来安塔列斯的时候，有个朋友告诉他，另一个走私犯麦尔吉雅德斯·查巴莱达——一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在全城扬言，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碰到维安西奥，都要用鞭子抽他的脸。据他说，伊诺森西奥的父亲和他作了一起走私买卖，在瓜分赃物时欺骗了他。”

老神父有点气喘，眼睛看着圣器室护壁板角上的一只老鼠，接着说：

“那是个寒冷的冬季（大概是七、八月间），我站在教堂门口，看见维安西奥拉着伊诺森西奥沿人行道走过来。当我发现查巴莱达正站在广场拐角处，正在和两个朋友说话。这时候，我吓呆了，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情。自然，我首先想到了孩子。我无法把当时发生的一切准确地描述出来，但有一件事却使我永远难忘，至今仍历历在目：不等查巴莱达转过身，维安西奥就从腰里拔出手枪，从十几米处‘当、当、当’地放了三枪，击中了他。查巴莱达扑倒在路边，口里流出鲜血。维安西奥把儿子丢在人行道上，飞也似的跑了。只听得有人喊：‘抓住杀人犯！抓住杀人犯！’我穿过大街去照看可怜的孩子。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伊诺森西奥当时的面部表情：一

种恐怖、惊慌……或许还有愤怒的混合……我也说不清。他瞪大眼睛看着躺在血泊里的尸体，哆嗦着，不住地哆嗦着，可怜的孩子。他受到刺激，既不哭，也不说话。我把孩子抱在怀里，送回家，请来医生。孩子两天不说一句话，只会用悲伤而惊愕的大眼睛盯着我们。他谁都不认识了，连母亲也不认识了……”

“后来抓到凶手了吗？”

“没有。大概他乘一个同伙的小船过河了。有人说他躲到阿根廷或者巴拉圭去了。人们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

“他不给妻子写信？不给她捎钱？”

老神父摇摇头说：

“不，从来没有。伊诺森西奥的母亲是个非常能干的女人，她日夜不停地为别人做衣服，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供儿子上完中学。开始，伊诺森西奥想成为律师，在他当政府雇员的时候，他大概已学了两年法律，后来他决定作技术警察。提伯里奥帮助过他，保护过他……”

“后来提伯里奥又利用他！”

老神父慢腾腾地用手绢擦擦脸，装作没有听到年轻神父的评论。

“当他升为署长的时候，自然想在他被看作是‘走私匪徒的儿子’的城市任职。我相信他渴望与其父亲相反，站在法律一边。”

“神父，”彼得一保罗说，“在一定程度上你以为是维安西奥而不是伊诺森西奥·皮卡索应当对肉刑和杀害若奥·帕斯以及其他落入警察魔爪的不幸的人负责吗？”

“并不完全如此，孩子，这你知道。重要的是我们应当

了解皮卡索生活中的这一事实，以便更好地对他作出判断。’

“不仅仅是对他作出判断的问题。请你设想一下这样的场景：有人用枪对准我的胸膛，我呢，不是自卫，而是说，开枪吧，开枪吧，因为我知道你在童年的时候，在精神上受过创伤；杀死我吧，接着去杀别人吧，因为你有理由这样做，并且我们都了解你，可怜的孩子！”

热隆西奥神父有气无力地摇摇头：

“你没有理解我的话……”

“也许我没有理解，不过据我揣测，你以为伊诺森西奥是由于亲眼看到父亲的行为而对犯罪行为恐惧万分，对罪犯深恶痛绝，所以才决心证明自己——匪徒的儿子——是个正直的人，站在法律一边。可是请你仔细想想，神父，是捍卫秩序和法律的热忱使他本人也成了罪犯。在臭名远扬的审讯中，为了迫使嫌疑犯开口，他使用了不道德的、罪恶的手段。这一切只不过是词义学的问题。这样，刑讯不再是犯罪行为，而是一种技术，这种技术与学习和使用它的人毫不相干。”

“你以为我们的警察署长是这种情况吗？”

“这只不过是个假设而已。伊诺森西奥首先是个职业警察。作为社会的卫士，他大概以为只要目的正确，方法就无疑正确，并由此得出结论说，只要目的是保卫现政权，一切手段都是天经地义的。可是，请你从另一个角度看看这个问题。由于什么神秘的原因，他内心深处可能有某种折磨他人的需要，有某种秘密的虐待狂的气质，而他的职业正好允许和助长了他这种气质。维安西奥杀人是因为害怕被杀，而伊诺森西奥打人或杀人是因为这样做使他心满意足。在我看来，他

比他的父亲罪恶更大。”

“只有上帝才知道，我的孩子！”

“神父，在上帝还没有对这一切明确表示看法的时候，我们应当以永存于世的耶稣的名义反对伊诺森西奥·皮卡索这种人。”

热隆西奥低下头，尖尖的下颏紧靠在瘦骨嶙峋的胸口上。

“孩子，”他嘟嘟哝哝地说，“人活着也是很艰难的！有时我看到自己活在世上的日子屈指可数，反而感到高兴，这是我的罪孽。”

“我希望自己在感到生的欢乐的时候没有犯下罪孽。我热爱生活，它是一种永恒的挑战。如果生活荒谬，没有意义，那么我们就设法赋予它意义吧。我认为秘诀在‘爱’。”

彼得—保罗神父站起来，和老神父握手告别。他为了绕开广场，从后门走出教堂。一轮金黄色的明月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瓦莱蒂娜的影像出现在他的脑际。他心头升起一个强烈的愿望，想见到她，想听到她的声音。

66

七点半。威瓦尔迪诺市长和妻子坐在饭桌旁边，默默地望着热气腾腾的饭菜，可是谁也没有勇气去碰一碰。

“喂，索朗雅，”市长说，“快把盛肉的盘子拿开，我看到它就恶心！”

女主人喊了一声，女仆就把牛排端回厨房。

“你总得吃点东西呀，亲爱的。”她说，“吃一点米饭也

好。你早晨只喝了一点咖啡的呢。”

他把跟前的小盘往外一推：

“想到广场上正在腐烂的死人……老鼠……和其他乌七八糟的事，我还有什么胃口？”

他的眼圈更加明显，眼睛比平时胀的更厉害，胡须在他满是倦容的脸上撒下蓝色的阴影。他摇摇头说：

“真是祸不单行！我一直指望当我突然醒来，发现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恶梦……”

“梦不会持续这么长时间……”

接着是一阵沉默。威瓦尔迪诺用餐刀在桌布上划着一道道平行的印痕。

“别弄坏了桌布，亲爱的，”妻子柔声说，“是麻纱的呢。”丈夫猛地站起来，气得脸都扭曲了。

“混账话！”他大声叫道，“飞来横祸落到全市头上，而你还惦记着桌布！”

说完，他倒背着手，在屋里踱来踱去。索朗雅低着头，一声不吭，为了转开话题，她用和好的口气问道：

“那么，提伯里奥上校……真的是心肌梗塞？”

“我怎么知道！”丈夫耸耸肩膀回答说，但接着又把语调缓和下来，“拉查罗博士说只不过是……是什么来着？……是局部贫血。老头子也有点中暑。看来他能顶得过去，这次不至于送命。”

主妇命仆人端走桌上的饭菜。威瓦尔迪诺要一杯黑咖啡。仆人把咖啡端来了，他连糖也不放，就不声不响地喝了下去。

“记者们明天到，对吗？”索朗雅太太怯生生地问道。

丈夫点点头：

“我后悔当初通知了报界。今天，人们在广场上说的那些话……”

索朗雅太太叹了一口气。她凝神谛听，因为好象有可疑的动静——或许是只老鼠在啃什么东西。

“威瓦尔迪诺，要是我问你一件事，你会对我发火吗？”

“快说……”

她犹豫片刻，问道：

“西赛罗……已故的西赛罗今天指控你的那些事都是谎言，对吧？”

他停下来，严厉地盯着夫人的脸说：

“你们这些女人真奇怪！你想，建这所房子，买车库里的两辆汽车，钱是从哪里来的？你带来了价值连城的嫁妆吗？这些大衣、珠宝……还有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里约热内卢的旅行，钱都是从哪里来的？我市长菲薄的薪俸？别明知故问了！如果你不知道，那是因为你不想知道。你从来没有问过，只知道买你想买的东西……”

“把声音放低点，威瓦尔迪诺，佣人们会听见的。”

“好啦，现在你知道了！”说完，又神经质地从房子一端踱到另一端。

“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呢？”她问道，“许多人在广场上听到揭发你的勾当，人们会信以为真的，因为死人不说谎呀。”

“首先，亲爱的，死人不会说话。世界上有哪个法院会相信死人的证词呢？”

“可是人民都知道了。”

“人民算什么东西？只不过是长着很多头但没有脑子

的怪物，而且这个怪物非常健忘。”

“我指的是朋友和熟人。今后我们还有什么脸面见人呢？”

“我用上帝赐给我的这副脸出门。如果你愿意，可以从西赛罗这个混蛋所说的那些假面具中任选一个，不过我建议你扮成‘受害的妻子’，佯装对丈夫寡廉鲜耻的行为一无所知。在我国，这类假面具司空见惯，俯拾皆是。”

“你好象对敌人一样对我说话。”

“索朗雅，当今世界上，谁也不知道朋友和敌人在哪里。有时候，敌人就隐藏在我们的城堡之中，那些把我们的生活搅得一塌糊涂的该死的老鼠就是例子。”

眼泪顺着安塔列斯市第一夫人的面颊流下来。

“你真残忍，威瓦尔迪诺。你不该这样对待我。”

他走到妻子身边，两手轻轻放到她的肩上，用近乎温柔的声音说：

“请原谅，我太激动了。今天……该死的闷热……圆形舞台上的死人……”

索朗雅用指尖轻轻抚摸丈夫的手，表示原谅他刚才的粗暴。

“报纸怎么办？”她问。

“哪家报纸？卢卡斯不是疯子，他不会写今天广场上发生的事。”

“明天要来阿雷格里港的记者呢？”

“在他们到安塔列斯之前，我们无论如何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七个死人弄回墓地，不留下任何表明他们曾经离开棺材的证据。一切只不过是幻觉而已。你以为《人民邮报》和其他报纸的记者们会相信街谈巷议？我让商会会长发表一项声

明，说这一系列事情都是人们弄的花招，为的是促进安塔列斯的商业活动……我再打电话给州长和各报社社长、电视台台长，请他们原谅我开的电话玩笑，告诉他们我愿意为此赔偿一切损失；然后再给远道而来的记者和摄影师们举行烤肉宴会。我敢担保，他们会心满意足地回去，并且成为我的朋友。”

“以后呢？”

“牛从一个门进来，又从另一个门出去，故事就算完了。”

“但愿如此……”

“一定如此，不然我就不叫威瓦尔迪诺·布拉泽奥。晚安，亲爱的！”

“我看你也该上床休息了。”

“不，我先去看看兰花，它们没有听到广场骂我的污言秽语，它们还尊敬我，特别是它们不会向我提出问题。”

索朗雅太太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67

月亮缓缓升上天空，孤独地照着没有一线灯光的黑沉沉的安塔列斯城。几个胆大的人从窗户窥视广场，看到七个死人依旧一动不动地坐在圆形舞台上，食肉鸟在四周盘旋。

五只兀鹰整整齐齐地落到瓦卡利亚诺家的房顶，使这座宅第酷似卡德特宫。

在宅第里，安息香青烟缭绕。拉查罗博士和两个助手正在会客室一角研究提伯里奥的病情——看来情况相当令人满意。

瓦卡利亚诺家族的几代人——提伯里奥的儿女、女婿、儿媳、孙子、孙女、侄子——走动时都踮起脚尖，说话时低声细语。有人问为什么不派人把希斯多叫回来，他父亲解释说：“我看没有必要。小希斯多还要在阿雷格里港参加考试呢。如果病情恶化——但愿上帝不允许发生这等事——，可以打电报叫他租架小飞机立刻回来。”

在大院的另一个房间里，兰热太太跪在曾祖母遗留下来的简陋的祈祷台前，乞求上帝不要把丈夫召回神圣的天国。她一边祈祷，一边紧张地注视着东奔西窜的老鼠，生怕它们咬她的脚，钻到裙子下边，顺着腿往上爬。昏暗的烛光摇曳，蜡烛熔化的气味使瓦卡利亚诺家族的女主人想起为女友金苔丽娅守灵的夜晚，于是也为老友的灵魂祈祷了几句。她的躯体（想到这里兰热太太打个冷战）还在广场的圆形舞台上，混在贱民中间。可怜的金达！她忘恩负义的女儿和女婿们都逃到牧场去了。在这艰难的时刻，谁也不肯帮她一把。

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仰卧在床上，旁边放着氧气袋，被镇静剂推入了梦乡。他梦见自己策马在广漠的草地上东奔西跑，地上蜥蜴、蛇和动作迟钝的大蟒到处乱窜。他急忙开枪，可是枪管象被炎热烤化了的巧克力一样弯曲了，没有打中。每次扣动扳机时，发出的不是清脆的枪响，而是音乐声。他奔跑在一队威武雄壮的骑兵前头，脖子上系着红围巾，追捕自由党人。他猛然回头，发现只有孤零零的丘陵，他的士兵不见了。这群胆小鬼！他决定不顾一切，继续前进……

会客室里，拉查罗博士拉着病人妻子兰热太太的胳膊说：“我要出去一两个小时，由我的两位助手在这里看护病

人。不必着急，兰热太太。如果上帝允许，我们一定能象过去几次一样把老人救过来。十一点左右我回来……”

“谢谢，博士！上帝保佑你！”

68

十五分钟之后，拉查罗博士来到工人区，敲敲彼得一保罗神父住所的门。

“真想不到，大夫！”神父握着客人的手说，“请进，请坐在这把椅子上……”

“谢谢。”医生低声说着坐下来，但动作僵硬、拘谨、表明他心事重重。

一盏煤油灯照着这间呈正方形的小屋，屋里有一张铁床，一个床头柜，一个衣架，一张写字台，三把椅子，既没有铺地毯，也没有挂窗帘。

“你大概会纳闷，我为什么突然闯到你这儿来，开门见山地说吧……我是来忏悔的。”

“你的忏悔神父不是热隆西奥神父吗？”

“坦率地说，我们的热隆西奥神父是个圣明的人，可是太老了，他一边听忏悔，一边打盹。我看他不会理解我的问题……我愿意向你忏悔，虽说从年龄上讲我可以作你的父亲……”

彼得一保罗神父微微一笑。

“我可以吸烟吗，神父？我知道你不抽烟。”

拉查罗博士用颤抖的手点着香烟，从他一口接一口吐出的烟雾里，可以看出他神情紧张。

“你真的愿意听我忏悔吗？”

“当然，为什么不愿意呢？”

“就在这儿？”

“我看这儿就很好。”

医生犹豫了一会儿，眯缝着眼睛看看油灯：

“如果你能把灯捻小一点，对我来说更方便……”

“好办。”

神父干脆灭了灯，屋里只剩下一片乳白色的月光。

“要跪下吗？”

“我看没有必要。”

“现代宗教……”医生说着，发出矫揉造作的、轻轻的笑声。

“随便吧，跪着、站着、躺着都行……没有关系。”

“那么我就坐着。”

彼得—保罗神父现在无法看清夜间来客的面部表情。

“神父，我想你并不真正了解我……”

“说实话，我连自己也并不真正了解。”

“‘认识你自己吧！’这句话是谁说的？苏格拉底^①，还是第欧根尼^②？大概是其中一位古典哲学家说的。好了，不说这些。神父，我一直认为你是个聪明并且有文化教养的青年，没有陈腐气味，不同于我认识的其他神父。现代神父，‘现代’我用的是褒意。”

彼得—保罗神父微微一笑。他懂了：他是来收买我的。

① 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

② 古希腊犬儒学派哲学家。

莫非我和别人一样也在标价出售？

“谢谢你。”神父几乎是机械地说出这几个字。这一切是多么愚蠢！

“我不知道从哪里说起……”医生说。

“人们从来就不知道哪里是开头。”

“你今天中午在广场吗？从头到尾都听了人们说的话吗？”

“对，都听到了。”

“我受到猛烈的攻击。”他说着，蓦地站起来，走到窗口呼吸新鲜空气。

“不公正？”神父问道，显然想提醒他说下去。

医生回到原来座位：

“既公正也不公正。（请别着急，神父，对我来说，把一切都讲出来并不容易……）我重复一遍，既公正又不公正。事实只是表面现象……比如说，是一朵花，或者一个果实……可能新鲜，也可能腐烂了。真正的东西是根。根虽然埋在土里，看不到，但它是花和果实的母亲。请原谅我又侈谈起哲学来了。你大概能理解，对我来说，忏悔，我是说，认真地谈谈我的感情，谈谈我的过去，我的人格，我的……这一切的根，实在太困难……”

他从口袋里掏出手绢，擦了擦汗水涔涔的脸。

“脱去外衣吧，大夫，天气太热。”

医生听从了神父的建议，接着说：

“神父，从根本上说，我是个好人……可是我软弱，非常软弱，是个懦夫！我说明白点，不再吞吞吐吐。我是个没有血气的人，是个软骨头。几年来，我被两个厚颜无耻的人玩弄于股掌之中，使我……使我干出没脸见人的勾当。你知

道我指的是……”

“瓦卡利亚诺上校和威瓦尔迪诺市长。”

“一点儿不错！他们了解我过去不光彩的秘密。我犯过不少过错。毕业的时候，我还相当年轻，和一个穷人家的姑娘结了婚。为了糊口，不得不拼命挣扎。为了挣钱，为了不至于饿死，我什么都干。有一次，执照几乎被吊销，多亏瓦卡利亚诺帮了忙，救了我。从此以后，我就成了他和市长的……可以说是奴隶。我向听我忏悔的上帝发誓，我不是个坏人。我软弱，一点不错。我是懦夫。可是我心地善良，没有恶意。你知道，人们都说，当一个人犯一桩罪行后，他一定会犯第二桩以掩盖前一桩，并且必将犯第三桩以掩盖前两桩，如此循环下去。”

“你指的是哪些具体‘罪行’呢？”

医生又坐下来，把烟头扔到窗外，立刻又点上一支。

“啊……有些严重，有些不太严重。让我怎么说呢？”

“人工流产？”

“对。你知道……虽然教会不同意，今天人们都在谈论人工流产合法化的可能性。有一天，我作了一次灾难性的人工流产手术，弄得我行医的小城家喻户晓。”

“产妇死了？”

“差一点儿。大出血。如果我真是恶人，会一走了事，任她失血过多而死去。可是我没有那样做，而是赶紧设法抢救。我受到控告，成了丑闻的主角。”

“你是为了钱才作人工流产手术的，对吗？”

“完全对。那时候我已经有两个孩子，都还小，债务缠身，其中一些已经到期……简直是地狱！我知道，作为一个

医生和天主教徒，我犯了罪。请你坦率地说，我能得到宽恕吗？”

“事情过去三十年了……不能从我嘴里得到宽恕。”

“你是上帝在地上的使者。”

“可是权力有限。”神父微微一笑，“请接着说吧！”

“你会相信我的。我是个正经人，只不过软弱而已。好多次，我不择手段地挣钱……我是这样想的：将来我有时间向上帝和人们偿还债务。你知道我打算怎样偿还吗？做好事，为穷人治病。我的过失和罪孽是向造物主借的款项，有朝一日会本利全部还清。我当时的梦想是建一所医院……就象我今天这所一样。年轻的时候，我爱读圣人传记，发现他们之中不少人也犯过罪孽，于是得出结论，上帝有两本账：一本是借出，一本是存入。人们的罪孽是借出，而他们的善行则是存入。如果二者之间的差额对某人是顺差，那么他就有圣德。我总是对自己说，我还可以活很多年，还有许多时间在上帝的账本上存入。”

“你以商业的眼光看待这一问题……”

“这我知道，只不过是打个比方，请允许我接着讲下去。我还希望受到别人的崇敬和热爱，特别是受人热爱，一直把圣·佛朗西斯科·保拉做为生活的楷模。”

他停住口，下意识地摸摸头发：

“我离题了……还没有谈到问题的实质。”

“请告诉我，拉查罗大夫，当签署若奥·帕斯的死亡证明书时，你清楚地知道他并非死于肺栓塞，而是被伊诺森西奥·皮卡索及其刽子手拷打致死的，对吧？”

医生又突然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走动，活象个梦游症患者

者或者失去记忆力、连自己身在何处都茫然无知的人。随后他又颓然坐下，双手抱住头，哭了。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医生！”

拉查罗大夫抬起头，叹了口气，用颤抖的手重新点着早已熄灭的香烟：

“我已经对你说过，我是个懦夫，可是当时无能为力，救不活小若奥。一开始，我拒绝参加这可耻的勾当，但他们威胁我。瓦卡利亚诺上校和威瓦尔迪诺市长持有‘救世’医院百分之五十二的股份，我无路可走。为这事我两夜没有合眼。上帝可以证明我说的话。他知道我是个好人，热爱人类，想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神父，请相信……我确实是忘了叫人为那个妓女找抗菌素……”

“应当说那个女人……”

“请原谅，那个女人。不过我对她不是出于恶意，不管病人贫富，我都一视同仁。”他又停顿了一会儿，“噢，并不完全如此，我巴结富人，不该向上帝说谎，他无所不知……可是我并不歧视穷人，并非不关心他们。上帝知道。我本打算派人乘飞机去买链霉素……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工作和其他问题终日折磨着我，每天要奔波十五、二十个小时（很多情况下是无偿的），每夜只睡三小时，至多五小时。这样，我把这事推到明天，又推到明天……有一天，穷人住院部的护士长在楼道告诉我说，十号床上的病人凌晨死了。可能我对这个女人的死负有罪责。”

“我可以坦诚地说吗？我从来不认为你曾经为道德问题而受过良心的谴责。”

医生在写字台旁边停了几秒钟，小声说：

“嗯。或许我讲述这些事情是为自己开脱……至少有一点。我没有勇气搅动心灵深处的污泥浊水。刚才我说过，我是个懦夫，胆小鬼。我不能欺骗无所不知的上帝。神父，帮帮忙吧，我该怎么办呢？”

“斗争。”

“怎么斗争？”

“从今以后，对那些奴役你的人说‘不’。”

“如果这样做，他们会从职业上毁掉我，从经济上毁掉我，从社会上毁掉我。我不想让我的妻子、儿女和孙子知道我是个怎样的人。我想受到他们……还有别人……的热爱，而且尽可能受到他们的尊敬。”

“要想得到心灵上的和平，必须斗争。你该记得，有一天耶稣对门徒们说，我给你们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剑。使用你的剑吧，医生，用它去争取自尊和别人对你的尊敬吧！最后你会得到你所希望的心灵的和平。”

“今天广场上发生这一切之后，已经晚了，太晚了……”

“我怀疑这是你来这儿的主要原因。请你好好想一想，广场事件并未改变你的问题的实质。你的过去没有变化，你依然是原来的你。区别在于别人知道了你的过错，你头上神圣的光环消失了，你被当众剥去了伪装。”

“可我是个好人。”拉查罗博士不是在说，而几乎是在喊，“我热爱上帝，只是心中的天使总是被恶魔战胜。”

“这一套我不相信，你也不会相信。这个古老的比喻与其说来自科学或神学，倒不如说是来自文学上的杜撰……”

拉查罗博士跪倒在地，又哭起来。彼得—保罗神父面对这个戏剧性的场面，快快不乐地闭上眼睛。

“神父，我是个可怜的罪人：曾经作伪证损害别人，我贪图钱财，需要钱财，总是为违反职业道德的勾当寻找原谅自己的理由。我是只在上帝的城堡前吠叫的癞皮狗，舔卫士的脚请求进去。我爱自己肮脏的躯体甚于爱上帝。好啦，我不能再贬低自己了。怜悯怜悯我吧！”

屋里静下来。彼得—保罗神父起身走到窗口，呼吸几口夜晚温暖的空气，望望大河和天上的星斗，然后转身回到跪着抽泣的人身边，但又不知道到底该对他说些什么好，只得把手放在他头顶上，问道：

“你想我以上帝的名义宽恕你，真的不是为了还清一笔旧债以便重借新债，让你继续犯罪吗？”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我手抚儿子和孙子们的脑袋发誓！”

“你看，这是个非常奇特的夜晚，七个死者在圆形舞台被食肉鸟包围。老鼠入侵。你心惊胆战，茫然不知所措。你好好想一想：明天死者们会埋进坟墓，生活重新进入常规，你又恢复过去的习惯和行为。时间会帮助你忘掉今夜的恐怖，人们在广场上说的话你会忘得一干二净……有一天你以为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恶梦……于是当我们俩在街头相遇的时候，你会转过脸去，并且会因为今晚讲过这些话而对我怀恨在心。”

“不会！不会！你怎么会这样想呢？”

“我对人的本质有所了解。”

“教堂的神父不该说这种话！”

“这个神父也是人，而且连我自己也不敢肯定他是否是个善良的人。”

“神父，现在我只请求宽恕。请你最严厉地惩罚我吧，我一定按上帝的意旨执行。宽恕我吧，神父！”

“为什么呢？难道你不懂得上帝不是、也不可能是安眠药或者止痛剂？”

“我来寻求心灵安宁，而你却给我绝望。”

“不是这样，我是设法让你进入现实。灵魂得救不在于话语。耶稣不是说过，只有真理才能使我们自由吗？”

在一阵沉默之后，拉查罗博士问：

“神父，我说出这一切之后，你会鄙视我吗？请坦率地告诉我，上帝的神父不该撒谎。你会鄙视我吗？”

“不会。我也不会鄙视自己。我对自己的善事和恶行比对你的了解得更清楚。”

“那么请卸下我肩上的重担，宽恕我，给我安宁吧。”

拉查罗博士又跪倒在地。

69

山茶街有座平顶房屋，巴尔玛塞达斯三姊妹就住在这里。半个多小时以前，她们就吃过晚饭，现在还围着餐桌，在烛光下书写匿名信。

三姊妹一边用左手写——为的是不让人认出字体，并且用的是钢笔和从小学生作业本上撕下来的方格纸——一边嚼着家制的椰子糖。寂静的小屋里只有笔尖在纸上滑动的“沙沙”声和咀嚼椰子糖的轻微的“噉噉”声。如果侧耳细听，还有那只肥胖的灰猫吃饱老鼠之后，在桌子底下沉睡发出的呼

噜声。

“喂，姐姐，‘狂饮作乐’怎么写？”灰猫睁开黄色的眼睛，但立刻又闭上眼睛，沉睡起来。一只小老鼠爬上碗柜，躲到那只祖上传下来的、闪着珍珠光彩的乳白色花瓶后面，露出半个身子，小心翼翼地窥视着大猫。

70

在检察官米腊布·席尔瓦家里，除了女儿们以外，谁也没有吃晚餐。父亲解释说，鉴于安塔列斯的形势异乎寻常，兵临城下，她们必须提前上床睡觉。

检察官洗过澡，擦上爽身粉，穿上涤纶睡衣，站在卧室里。妻子走出洗澡间。她刚刚冲完淋浴，浑身清爽，散发着“玛哈”香皂的气味，脸上还残留着白天担心和惊惧的印记。他看到丈夫呆呆地站在卧室中央，表情异样，就开口问道：

“你怎么啦？”

“没什么……为什么？”

“脸色不好。”她说，把蜡烛举到丈夫双眉紧蹙的脸前边。

“我亲爱的，”检察官说，“我想提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请求你，要求你最坦率地回答，既不要怕我伤心，也不要有意恭维。”

“傻东西，怎么回事？”

“仔细看看我，假设你生来从没有见过我。”米腊布象时装展览上的木制模特儿一样以自身为轴转了一圈，“我举止

象女人吗？你坦率点说，象吗？”

“哪里话，傻东西！今天上午，淘气的小伙子们在广场说你的那些话，还使你心神不定吧！”

“请你明确回答！今天晚上，你不要再叫我傻东西了。”

她把烛台放到床头柜上：

“你当然不象女人。安心睡觉吧，你太累了，至少要睡七个小时。”

“这种回答没有说服力，我不满意。”

“别说傻话了，小伙子，来睡觉吧。”

检察官走到妻子身边，用力攥住她的两只手腕：

“作为男人，我令你失望过吗？”

“没有，亲爱的，从来没有。恰恰相反，有时候你的激情还让我有点吃惊呢。”

他突然抱住妻子，紧紧搂在怀里，长时间地吻她的嘴，但感到她反应冷淡，毫不主动，又放开她。妻子抱怨说：

“我都透不过气来了……”

丈夫没再说什么，就用两只胳膊把她托起来（他小时候看过的一个电影里，塔桑就是这样抱珍妮的），朝床边走过去。

“不，傻东西，今天不行！”

“今天和别的夜晚没有什么两样！”

妻子推开他的手：“傻东西，安静点！”她见丈夫还是纠缠不休，又说：“象今天这样的夜晚，你怎么有胆量……”

“今天夜里怎么啦？”

“圆形舞台上的死人，还有老鼠、食肉鸟。想到……干

这个事都该是亵渎神灵。”

“可是我们是活人，亲爱的，活人！”

“小声点，别让孩子们听见。”

妻子闭着眼睛，等待着他，他坐到床边……

71

“上床来吧，卢卡斯。”

“不。今晚我不能睡觉，要写一通宵了。”

“你疯了？”

“疯了，我们都疯了。不单单是埃贡·斯图姆，整个安塔列斯都疯了。你可曾见过整整一座城市——房屋、大街、人行道、树木、石头、人、禽兽……一切全都发疯的事吗？你知道我是哪位？卢卡斯·法伊亚，将以‘疯城记者’闻名于世。”

他的妻子——一个眼睛温柔、乳房丰满的胖混血女人——心疼地望着丈夫，壮壮胆子问：

“我想……”

丈夫马上打断她：

“我的天使，你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但是，在新的一天来临之前，你丈夫绝不离开这张桌子。我正在着手写我猪狗不如的一生中最重要的文章。你懂吗，玛尔菲莎？”

“关于死人？”

“关于昨天到今天在这个被上帝遗忘的小城里发生的一切。”

“连巴塞罗纳和西赛罗博士在圆形舞台上说的那些乌七八糟的事也写上吗？”

卢卡斯搔搔秃头：

“嗯……只笼统地说说死人辱骂了活人，不能重复他们那些有损于本地有身份的人的恶言秽语，因为我不想为敌人帮忙。我要用才华横溢的笔触告诉世界，在湮没于乌拉圭河岸的小城安塔列斯，七个死人复活了，并且来到市中心广场……”

“外地不会有人相信这种事……”

“没关系，人们会读这篇文学作品。我甚至想印成单行本出版。”

“你不累吗？”

“很累，可是现在我对身体毫不在意。”

身穿睡衣、端着蜡烛的玛尔菲莎耸耸肩膀，烛光照在她肥胖的脸上。

“给我拿瓶水来。”卢卡斯说。

“你忘了，蓄水池里掉进了老鼠，水弄脏了吗？”

“有啤酒吗？”

“没有。”

“矿泉水？”

“也没有。”

“那你就拿水来吧。所谓老鼠掉进蓄水池纯属谣言。老鼠没有掉进水池，而是掉进安塔列斯人们的灵魂里了。”

卢卡斯卷了十二支玉米皮烟，整整齐齐地放在桌子上，旁边有一盒火柴、三支圆珠笔、一个烟灰缸。他从来不用打字

机，只用手写，只用莫利特牌圆珠笔，并且常常停下笔欣赏自己那花哨的字体。

他看看桌上的白纸，拿起笔，一笔一画地描上题目：《安塔列斯的悲剧》。《死人光临安塔列斯》是否更好些？又觉得《广场圆形舞台上的死者》更有文学韵味，有点象志怪小说。

从哪里开头呢？写哪一天？几点钟？从什么角度写？他拿起一根烟用牙咬住，划根火柴点上，吸了一大口，两缕烟雾从鼻孔里慢慢冒出来。他想到希腊神话里的人身牛头怪，想到克里特岛的迷宫，想到当洗衣妇的母亲（她总是头顶一大包衣服爬上山坡）。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稿纸，头有点晕眩，稿纸上出现了圆形舞台、死人，他闻到死人的臭气，听到屋里老鼠偷偷跑过的声音。

72

里宾多教授独自一人坐在萨尔索大街的单身住所里。第六杯威士忌（苏格兰出产，走私品）落进空空的胃里以后，他觉得自己飞到了古希腊，于是开始疯疯癫癫地往下脱被汗水濡湿的二十世纪的服装。他把内衣扔得满地都是，光着身子来到卧室，站到大穿衣镜前，在镜子里端详自己的全身。先看正面——啊！两个干瘪、腐朽的果子挂在失去生机的枯树上！接着看侧面——啊！松弛的皮肉，骨节凸起的膝盖，臃肿下垂的肚子同瘦骨嶙峋的全身形成鲜明的对照……白皙的皮肤下一根根肋骨突出来，皮肤上布满暗灰色斑点，

这是衰老的标志，死亡的象征。一生指望有英武伟岸的外表，可是到头来却是一个美梦！

啊，亚提加半岛^①的太阳！啊，雅典古城堡上的落日余辉！啊，伯罗奔尼撒半岛^②的绿色原野！啊，提佛城^③的嶙峋怪石！

里宾多端着烛台，蜡烛在燃燃。第欧根尼在寻找真正的人。显然，镜子里眼泪汪汪的人不是他心目中的男子汉。“全城最臭名昭著的同性恋者！”怎样对这些白痴们解释呢？柏拉图爱美男子，他仍不失为柏拉图；而苏格拉底是爱俊美的阿尔西比亚德斯^④的。

他把烛台放到床头柜上，扯下床单裹到身上权作古罗马的铠甲，走到窗前向外眺望。天上星斗稀疏，月亮象被咬掉一块的熟透了的桃子，月光下的河流象灌满水银的柱体，象一只温度计，在测量这个发烧、狂乱的城市的体温。停滞的空气中弥漫着发烫的石头和泥土的气味，值得庆幸的是他的住所离广场很远，闻不到死人的恶臭。

里宾多举着蜡烛朝古希腊宴会大厅走去，边走边对老朋友菲德罗^⑤说：“喂，亲爱的，我们都是命运闹剧中的角色。柏拉图来了吗？找找我们的席位吧。阿尔西比亚德斯在苏格拉底右边，阿里斯托芬^⑥挨着包桑尼亚斯^⑦。菲德罗，

①②③ 皆为古希腊地名。

④ 阿尔西比亚德斯，古雅典政治家。

⑤ 菲德罗，古希腊神话作家。

⑥ 阿里斯托芬，古希腊早期喜剧代表作家，被称为“喜剧之父”。

⑦ 包桑尼亚斯，古希腊历史、地理学家。

如果阁下右边的座位空着，我愿意在你旁边。好，谢谢！从我这儿看不到你，因为安塔列斯在总罢工。请你允许，我躺下了。喂，侍者，斟满我的酒杯。啊，苏格拉底来了。大师，今天安塔列斯奉献给我一杯毒酒，为了你，为了柏拉图，为了男性美和真理，干杯！

喝完杯中的威士忌，他又斟上半杯，一饮而尽，然后把杯子往墙上一扔，摔个粉碎。随后他站起来，昏昏沉沉地在屋里转了几圈，醉醺醺地倒在地板上。

73

晚饭后，杰斐逊·门罗邀请让·弗朗索·杜波列西斯夫妇和张林夫妇到他的寓所。男主人和弗朗索至少已经喝了四杯杜松子健身酒。多米尼克·杜波列西斯喜欢喝甘蔗酒、柠檬汁之类的混合甜饮料，而米莉森特·门罗保持着对威士忌鸡尾酒的忠贞。

男主人和法一巴毛纺厂经理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分析了本城罢工问题之后，马上就七名死者在广场圆形舞台出现展开激烈的争论。

两个人端着酒杯继续舌战。杜波列西斯从纯知识的角度看待这一现象，而美国人却着重分析其伦理和实际意义。张林夫妇坐在一张沙发上，从头到尾寡言少语，仿佛墙上的油画一样，只不过是平面装饰品。丈夫脸上泛着怡然的微笑，似乎对古往今来的一切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不想也无需再了解任何事情。娇小的妻子表情拘谨，似乎因为自

己的存在以及在空间和时间上占有一席之地——虽然小得可怜——而向在场和不在场的人们表示歉意。

法国人的妻子多米尼克无拘无束、充满活力，在房间里转来转去，瞧瞧家具、看看油画，什么东西都拿起来把玩一番，象是在寻找标明价格的标签，甚至打开抽屉和匣子，看看里头装的是什麼。米莉森特用愤怒的眼光瞟着她的一举一动。从海地女人来了之后，米莉森特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她在门口迎接杜波列西斯夫妇的时候，只向海地女人点点头，露出不折不扣的社交界那种机械的微笑。她对中国女人也是同样，但这位纤弱的女子却向她躬身施礼，好象是见到了英国女王。

十七岁那年，米莉森特确实曾在马格诺利亚、蒙哥马利、亚拉巴马等地的高等学府组织的聚会上荣膺过“皇后”称号。现在，她已经是四十岁的女人，金发变得象玉米须一样淡黄；往日的蓝眼珠已呈灰色，嘴唇很薄，皮肤上显出褐色斑点。她面色清癯，表情平淡，很难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唯一可以引以自傲的是她是白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新教徒。

她深深叹了口气，暗自想道：“现在，除了忍气吞声作个无可指摘的女主人之外，还有什么法子呢？”为了说点什么，她开始抱怨这里白天和晚上的闷热天气。当她的丈夫指出美国南方往往比安塔列斯更热时，她很恼火，反驳说他之所以常常说这种话，是为了“讨好当地人”。

一直到喝完第三杯威士忌鸡尾酒，米莉森特还勉强象个无可挑剔的女主人。后来酒力涌上脑袋，舌头挣脱了羁绊，这位母姓马歇尔的门罗夫人开始对南里约格朗德州，特别是对安塔列斯发泄不满，说这里的房子太糟糕——夏天热得象

火炉，冬天冷得成了冰箱；当地社会竞相显示豪华，人们没有起码的卫生习惯。而女佣人呢？她们不仅无能，而且野蛮。（她说，上次辞退的一个佣人是印第安人，和她用各自的语言大吵一通之后竟然咬破了她的手指——简直是吃人肉的动物！——事后她不得不注射破伤风血清。）好象这一切粗野无礼还不算顶点，现在，七个死人从棺材里钻出来，到了中心广场，在全市散播瘟疫。这种事只有在巴西这样不发达的国家里才会出现。正在和法国人说话的丈夫大概听到妻子说的这些话，看了她一眼，扬扬头用英语说：“过来，过来吧！亲爱的！”米莉森特用蓝灰色的冰冷的眼睛盯着丈夫，绷紧薄得几乎看不见的嘴唇回答：“住口！”

由于海地女人仍然肆无忌惮地在房间里巡视，米莉森特便和张氏夫妇谈话。他们一面听，一面象两个瓷娃娃一样不住地点头。多米尼克不时凑到丈夫耳边，用法语低声说：“这个女人真惹我讨厌。”突然，她站到女主人面前挑衅说：

“你不认为死人同活人一样有权到广场去吗？”

门罗太太把胸脯一挺，反击说：

“在你的国家可以，在我的国家不行。”

“啊！”多米尼克脸上露出恶意的笑容，“这么说你到过海地？”

“那……”米莉森特犹豫了一下，“没有亲自去过，可是却读过不少关于它的书。我可以坦率地说，作为新教教徒，我还是怀疑七名死者在圆形舞台出现的真实性。”

丈夫插嘴说：

“亲爱的，我看到了！”

“你大概有点醉了。”

“不，我的宝贝！我清醒得很呢！几百个人，也许成千人都看到了，听到了。”说着他拉住法国人的胳膊，“让·弗朗索，告诉米莉森特你今天中午在共和国广场看到了什么。”

无精打采的法国人慢吞吞地说：

“七个死人象活人一样在圆形舞台行动、说话。”

“并且气味难闻！”多米尼克一边说，一边又斟上一大杯混合甜酒。丈夫走过去拉住她滚圆的胳膊，把嘴凑到她耳边，用法语说：“够了，不能再喝了！”海地女人将胳膊挣脱出来，不以为然地说：“亲爱的，不用管我！”

“在我们美国，”杰斐逊·门罗说，“也发生过不少掘墓工人罢工的事，可是就我的记忆所及，从未发生过死人从棺材里出来打扰活人的事。”

看来，门罗先生对这七名死人的有失体统的作法表现出的关心，胜过他对这一超自然的、至少是不寻常的现象的兴趣。

“在我们美国，”他接着说，语气比刚才稍显庄重，“有一句人生格言——自己活也要让别人活。”

法国人微微一笑：

“在安塔列斯这种情况下，这句话应当改成：‘自己死，也要让活人安生。’”

海地女人还在不停地喝着，她眼睛越来越明亮，行为越来越放肆，声音越来越激奋，不时把套拉到脸上盖住眼睛的一绺头发吹到一边。突然她一屁股坐进沙发，把杯子放到小桌上，顺手扯过一本《时代》杂志当扇子扇起来。这期杂志米莉森特还没有看过，担心封面被海地胖女人的汗水弄脏，她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她喝了一杯威士忌，开始咒骂

炎热的天气。

“市政府打算如何处理这些死尸呢？”杰斐逊问道，“要是
在我国，问题早已解决了。”

“召来国民警卫队，对吧？”法国人讽刺说。

“哦，不！要成立一个公民委员会，找到把这些死尸送
回棺材的办法。”

“我们美国是个文明的国度。”米莉森特一边说，一边有
意看看多米尼克，只见她脱下鞋子，不知道害臊地叉开大
腿，撩起裙子，露出木兰花缎子一样光滑的、紫红色的大腿。

多米尼克看着丈夫用法语说：

“听见了吗？她竟然说美国人文明！呸！”

她说完，把头往后一扬，大笑一声。

“还有，”杰斐逊飞快地斜眼看了一下多米尼克的大腿
（这逃不过米莉森特的眼睛），“罢工工人也绝对不会不许
埋葬死人的。”

张林夫妇依然不言不语，慢条斯理地喝着杜松子酒。男
人嘴角挂着一丝微笑，而女人——她或许已经预感到将要发
生危险——脸上显出恐惧的神色。

让·弗朗索点上一支高卢烟——米莉森特非常讨厌这种
烟草的气味——，又喝了一口杜松子健身酒，转过脸对杰斐
逊说：

“你们这些泛美主义者为什么不请求贵国政府派一团海
军陆战队来解决安塔列斯问题？”

“不要取笑！”

“喂，杰斐逊，多好的主意……如果能取得这次胜利，
美国海军陆战队队歌可以改成：

“从门得祖玛的宫殿
到依比圭河岸。”

“真可笑!”

多米尼克满身大汗，坐到女主人旁边的沙发上。美国太太下意识地躲开这位香水气味呛人、紫红皮肤散发着热气的肥胖女人。

“这么说你不相信死人可能回来?”

米莉森特傲慢地抬起头（漂亮的美国女郎，无所畏惧地对付她!），这个动作和她在中学剧团扮演巴巴拉少校时一模一样：

“绝对不相信。”

海地女人靠近她，拉住她的胳膊，她赶紧躲开了。海地女人的满口酒气使她恶心。

“在海地，我们的巫师能召回死人……”

“野蛮的迷信!”

“我亲眼见过。有些巫师要动物作供品：公鸡、山羊、狗、猪、鸽子……这是最常见的。有一个教派——我最喜欢它——的神很难供奉，他们杀‘没有角的绵羊’作供品。”

让·弗朗索接着解释说：“这‘绵羊’指的是活人。”

“够了!”米莉森特猛地站起来叫道。

“亲爱的，”杰斐逊说，“杜波列西斯太太是在开玩笑。”

“今天，”多米尼克说，“我在广场圆形舞台看见桑地男爵了。”

“住嘴!”丈夫用法语斥责说。

“不用管我，老笨蛋！”

杰斐逊问道：“桑地男爵是谁？”

“海地乌突教信奉的一个神。”让·弗朗索简单解释说。

多米尼克霍地站起来，有节奏地扭着屁股说：

“桑地男爵是墓地之神……披斗篷、戴圆顶帽……是死人首领……今天我在广场圆形舞台看到桑地男爵了。”

“别说了，我不想听，一句也不想再听！”米莉森特一边喊，一边朝楼梯走去，最后小声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我们走吧！”让·弗朗索使劲拉住妻子肥胖的胳膊，从牙缝里迸出这句话；杰斐逊一直端着酒杯，劝解着：“亲爱的，亲爱的！”

多米尼克从丈夫手里挣脱出来，浓密的黑发蓬乱地披到肩上，两个突出的乳房把汗衫绷得紧紧的，中间形成明显的沟壑。只见她扭动屁股，跳起非洲舞来。这时，米莉森特已经上了楼梯，回到自己的房间。

“多米尼克！”让·弗朗索大吼一声。

可是海地女人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乌突教的神灵已经附在她的身体。她口中念念有词：

“凭雅克·玛杰尔的神力……¹噉贡——巴达格里斯。黑色神灵巴基多——巴格……黑色的铁器，黑色的铁屑……噉贡……达格尼菲尔·纳格……黑的……黑的……巴达达……黑的……巴蒂欧格内·纳格……”

一层类似胶质的粘膜蒙住了她的黑眼睛。书架上一只花瓶掉到地上摔得粉碎。让·弗朗索走近妻子，照她脸上“啪、啪”打了两记响亮的耳光。

张林夫妇依然象平面画像一样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地

看着这热闹的局面，恪守中立。

74

中心广场的圆形舞台上，七具死尸被食肉鸟和老鼠包围着，在默默地为安塔列斯守夜。晚上九点左右，金蒂里亚诺·德·瓦列屋里汽灯雪亮。他坐在天鹅绒沙发椅上，久久凝望着书架上按作者姓名字母顺序排列的法律书籍，但他一本也不敢去取！从他吃力地张望的眼神中不难发现，一排排的书象是舞台上模糊不清的背景，背景前面展开了有人物、有声响、有气味的场面……圣明的上帝！广场上那个中午，难忍的酷热，死尸狰狞的面目，树上小伙子们的叫喊，圆形舞台上空盘旋的食肉鸟，活人和死人之间的唇枪舌剑……

金蒂里亚诺刚刚洗了第三次冷水澡。他怀疑水里还有死老鼠的气味，所以近乎疯狂地往身上擦香皂。即使现在，他换上干净的衣服以后——仍感到皮肤上的汗湿——还觉得鼻子里，至少在记忆中，残存着死人的臭味。和瓦莱蒂娜一样，他毫无胃口，饭菜原封不动地端回厨房，只喝了点温墩的矿泉水。法官竭力想把令人心烦意乱的、支离破碎的事件组成一幅有条理的画面。枉费心机！中午炽热的阳光和广场的激动场面还在折磨着他。他感到头昏脑涨，任何简单的思考都造成肉体上的痛苦，把昏昏沉沉的他推到无底深渊。

尽管他还不能完全承认这荒诞不经的丑恶现实，但他知道，这一恐怖事件绝不是一场持续很久的恶梦。在一生的四

十三年中，除了在他不喜欢的志怪小说中，从未见过类似的现象。现在，他害怕新的一天到来，想携带妻子和孩子离开本市，以免同阿雷格里港报界代表见面和争吵。“假设由于上帝、魔鬼或者安塔列斯警察署长的安排，死人们今晚消失的话……”即使如此，他能对记者们说些什么呢？如果第二天天亮之后死人们仍然据守他们的堡垒，那倒也好办，可以对外地记者们说：“他们在那儿！给他们拍照吧，向他们提问吧，为他们写报道吧，对这一现象作出你们的解释吧！但是有一点，请不要向我提任何问题。”他相信，记者们一定会要求他发表意见的，这更使他惶恐不安。在昔日平静的生活中，他能泰然处之，但遇到特殊情况和非常事件，他就惊慌失措了。

75

金蒂里亚诺凝神谛听着楼上妻子的脚步声。半小时以前，她就到楼上哄孩子们上床睡觉，象往常一样，给孩子们讲故事，唱催眠曲。

几分钟之后，瓦莱蒂娜走进书房。他问：

“孩子们睡了？”

“睡了，睡着以前他们说个不停，让老鼠吓坏了。”

“还好，他们不知道广场上死人的事。”

“只是你自己那么想，可惜女佣人都给他们讲了，孩子们还问了我关于死的问题呢。‘妈妈，为什么人要死呢？是上帝叫人死的吗？死人醒来以后还回城里吗？这些死人在广

场舞台上干什么呢?’”

“你怎么说的?”

“噢，我把一切都说得象神话故事一样——你放心，我已经把它作消毒处理了。”

“消毒?”金蒂里亚诺小声重复着，象在扪心自问。

瓦莱蒂娜坐到汽灯旁边的小沙发椅上，顺手拿起一本《标题》杂志，心不在焉地翻着。

“神话故事……”法院院长嘟嘟囔囔地说，“可是我们却生活在恐怖故事当中。”

“想想报纸日复一日地登载的恐怖故事吧：战争，耸人听闻的罪行，强奸，种族灭绝以及形形色色的残暴行为……”

瓦莱蒂娜说，“我批评你平素爱看的小说正是因为它们利用慢镜头动作和极其淫乱的细节刺激人们的感官，喋喋不休地重复我们从报刊上日复一日读到的人类丑事。这些书籍中没有正常人的位置，没有普通人的位置，没有好人的位置，没有生活中积极的、美的位置。如果你想重新争论这个问题，金蒂里亚诺，我愿意奉陪。我将再次证明，你不光是顺从主义者，而且是个逃避现实的人。你通过窄小的窗口观察世界，而且给小窗口起了响亮的名字：传统、正义、法律、秩序……如此等等。每当看到令你反感或惊讶的事情，你就迅速关上小窗，躲进你有名的内心世界的古老城池里，然后象胎儿在母腹里一样一声不响地蜷缩着——世风在败坏，任其自然吧！在你看来，执法不再是一种手段，而是成了目的本身。”

法官发现妻子的语气异乎寻常的粗暴，惊奇地看了她一

眼。

他拿起一本书，随便打开，装着读的样子，实际上在偷偷察看夫人的脸色。他常以具有第六感觉自诩，说它曾多次帮助自己从天使般的脸上发现罪犯，从罪犯的脸上看到天使。现在从她的表情说明，在她的心灵深处正在酝酿着一场狂风暴雨。她使劲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叼在嘴上的动作，她吸烟时吐出一团浓浓的烟雾的癫狂态度（由于她拒绝戒掉吸烟的恶习，丈夫曾禁止她当着他的面吸烟），这一切都证实了他的怀疑。

“今天中午你为什么要到广场去呢？”

她飞快地把头一扬，看着丈夫，反问道：

“有什么特殊的理由阻止我去吗？”

“那是一场令人不快的演出，对于一个贵妇人来说不适宜。”

“谁告诉你我是贵妇人呢……”

“瓦莱蒂娜！”

“我是说，你个人认为我是贵妇人。假若我向你说明我想去的地方和我想做的事情的清单，你一定会很伤心，并且不再认为我是个贵妇人。”

他用力合上书，把它扔到身边的小桌上，迈着重重的步子走到窗口停下，好象要欣赏炎热的夏夜和漆黑一片、寂静无人的街道。

“假如我知道你要去看那个令人作呕的场面，听那些粗鲁的对话，”丈夫头也不回地小声说，“我是不会允许的。”

“很好，大法官先生。”

他蓦地转过身，感到这几个字象妻子扔出的石头，狠狠

砸在他的后脑勺上。

“你为什么说这个？”

“什么这个？”

“大法官先生。”

“难道法庭上、报纸上、诉讼书里不是这样称呼你的？尊敬的大法官先生……公正的法院院长。这类形容词使你心花怒放，几乎使你产生一种万能的感觉，这我知道……”

他诧异地看着妻子：

“我不认识你了，瓦莱蒂娜。”

“既然你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我，现在怎么认识我呢？”

他倒背着手伫立在那里，盯着地毯，然后以慈父般的语气说：

“这一定是你今天在广场上看到或听见些什么，使你心绪不佳，所以我原谅你。”

“啊，你是想说宣布我无罪。谢谢你的慷慨，可是我要告诉你，‘心绪不佳’用词不确，应当说‘受到教育’。”

“谈谈别的好吗？”

“不，今晚是讲真话之夜。”

“为什么非要在今晚讲不可呢？”

“你不记得西赛罗博士说的假面具舞会吗？今晚我们拿掉假面具……只此一夜。我请你参加这场游戏。如果你愿意，可以规定游戏的时间，比如半个小时。对我来说，半个小时足够了。”

“我们可以象婚后这些年一样好好谈谈嘛。应当象成年人一样，不要耍小孩子脾气。”

“我脱下大法官贤慧的妻子的伪装。从现在开始三十分

钟之内（如果你愿意，二十分钟也可以），我不再是信奉罗马教的已婚女子，你脱掉法官服。我们将是两个脱得精光的‘人’，一个站在另一个面前。一言为定？”

“既然连我都不认识你，那么你一定是醉了……有点儿醉了。”

76

“我来开始游戏。”她说，“请坐。”

丈夫怏怏不乐地坐下，身体僵硬，胸挺得笔直。

“金蒂里亚诺，我对这种生活腻烦了，对这个城市腻烦了，对我们每天不得不撒谎的日子腻烦了，对这愚昧的因循旧习腻烦了……对这无休无止的装模作样腻烦了……你懂吗？”

她的声音象失灵的减音器里发出来的，这使金蒂里亚诺更加毛骨悚然。

“你知道，”瓦莱蒂娜接着说，“我也知道，大家都知道，今天死人在广场上说的大人物们的所作所为都是真的……”

“你怎么能……”法院院长刚开口，妻子打一个坚定的手势让他安静下来。

“不要着急，让我说完。你口口声声说主持正义，你装作秩序和法律的卫士，你和布拉泽奥市长、瓦卡利亚诺上校一样重视友情——骄奢淫逸的友情。”

“瓦莱蒂娜！”

“侵吞公款的罪犯们，伪证犯们，打家劫舍的盗贼们。

不止如此，你还和皮卡索这类阴险毒辣的杀人犯称兄道弟，造访这些人的家，接受邀请和他们共同进餐……在所有这一切勾当中我不得不陪着你参加这场丑剧，戴上假面具，向这些显贵的夫人们微笑——她们是一群肥胖的母牛，身上昂贵的皮货和珠宝都是丈夫们用从人民那里偷来的钱支付的……我不得不说谎，伪装……金蒂里亚诺，最可怕的莫过于请这些匪徒和窃贼坐到我们家的餐桌旁边。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呢？”

丈夫又站起身，在屋里踱来踱去，一言不发。这与其说是由于气愤，倒不如说是出于惊愕。他的头比刚才痛得更加厉害了。

“你怎么了，瓦莱蒂娜？婚后九年来，你从来没有这样对我说过话，你服过什么毒品了吗？”

“我每天都在吞服生活的苦药，你把它塞进我的嘴里，强迫我面带微笑地咽下去。”

丈夫张开双手捂住脸，呆了好长一会儿才说：

“很难理解你会如此轻易相信一个……一个死人的话。”

“我们大家都轻易地接受悲惨的巴比罗尼亚和其他贫民窟的现实，我们大家都从孩提时代就天真地相信父母和老师向我们灌输的谎言。现在，我同样轻易、同样天真地相信死人的话。”

“啊，你整天看的那些书……左派神父向你推荐的和借给你的那些书！”

“别把彼得—保罗神父扯进来。”

“你想让我做什么……说什么？”

她对丈夫的话不予理会：

“你不要对我说（至少我希望是这样），你对若奥·帕斯遭受拷打致死一无所知；也不要对我说，‘由于肺栓塞而自然死亡’是警察署的刽子手们在你的另一个朋友拉查罗博士同谋下制造的丑剧。”

“你不知道没有证据不能控告别人吗？”

“那么，当西赛罗博士把那张作为书面揭发的纸扔给你的时候，你为什么让提伯里奥上校从手里夺过去，当着众人的面撕碎？”

“你不懂，难道你不懂当时我们都处在恶梦之中，大家都昏头昏脑，失去思维能力……七个死人从棺材里出来，肉体已经腐烂，到广场和活人对话……这一切都是前所未有的、荒谬的、疯狂的……不可能的！”

他走到妻子身边，呆呆地扶着妻子的胳膊说：

“法官怎能承认十二月十一日死去的人在同月十三日提出的控告呢？全世界没有任何法院会承认这种控告有效。你明知故问，有意侮辱我。”

“不对。我是想让你睁开眼睛。你这双眼睛只看得见你为自己树立的、非常象你过世的父亲的形象。象老头子一样，你的最高理想是爬上大法官的地位，而我不得不每天为你擦拭这个形象，使它不至于蒙上灰尘或结上蜘蛛网。我的生活对你毫不重要。你从来没有想到过我和别人一样也是一个人，也活着……我不是机器人……不是一台输入信息、专门为你效劳的电子计算机！”

“瓦莱蒂娜，看在上帝的面，请你把声音放低点。”

“好，我把声音放低点，为的是不让外人听到，为的是

不让邻居们发现未来的大法官、父亲和祖父都是法官的金蒂里亚诺·瓦列不受夫人的崇敬、仰慕。什么你母亲象个女奴一样侍候你的父亲，为了这个‘伟人’，她甘心默默地牺牲了一切——这样的话你对我讲过多少遍了？”

脸色阴沉、默不作声的丈夫突然喊道：

“你给我住嘴！”

“你开始失去你太阳神的……金蒂里亚诺。这说明你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我再也无法忍受生活的烦恼，再也无法忍受你强迫我阅读以便使我成为有教养的、合格的大法官夫人的书籍……我再也无法忍受你那些惹人生厌的朋友。对你的茶花女和陶斯卡，对你的拉丁文语录，对你的缺乏幽默感，我厌恶透了！我告诉你：你过分严肃地对待自己。生活在前进，过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77

好一会儿，金蒂里亚诺·瓦列象是要哭出声来，脸上露出惊愕、失望和凄楚的表情。在短暂的沉寂中，瓦莱蒂娜又点上一支烟。最后，丈夫尽量控制住自己的心中的激愤说：

“我应当对你说，我不明白你的话。我感到自己的心灵受到伤害，我对你也感到绝望了。”

“你不要指望我说‘很遗憾’，或者说‘后悔刚才说出了那些话’，因为我对此既不遗憾也不后悔。”

“你现在想干什么？”

“干什么，我不知道！我长期以来想说的话我都说了，现

在轮到你了……”

丈夫精疲力竭地坐下，头颤抖地靠在沙发椅背上，闭上眼睛：

“不，我不作这个游戏了，只想知道现在你要干什么？”

“象往常一样，什么都不想干。生活将和以前一模一样。你不会变，我也不会变，其他人同样不会变……”

“我指的是我们的夫妻关系。”

她把烟头在烟缸上弄灭，抱起肩，仿佛感到寒冷：

“如果你以为有‘另一个男人’，那你就错了。没有，从来没有。我还喜欢你。”

“喜欢……你是用‘喜欢’这个动词？”

“要是你愿意的话——我猜想——我可以正式说‘还爱你’。”

“不，瓦莱蒂娜，我没有什么‘愿意’的东西。我曾指望你不说刚才那些话。可是，这已经晚了。言词和时间一样，是一去不复返的。你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

“这是个特殊的夜晚，金蒂里亚诺。我们关在家里，只不过偶然打开了一扇窗户，一扇门……”

“从门窗里钻进了七个未埋葬的尸体的臭气。”

“或许是这样，可是随着尸臭，也钻进了一点真诚的微风。”

“你狠狠地辱骂了我。我不是你描绘的那种人。我并不认为自己是胆小、虚荣或势利的小人。我从来没有希望你成为我的女奴，而是把你看作伴侣。假如果真象你说的那样，我早就……”他停了一会儿，转换了口气说，“好吧，最好让你看一封一个多月前收到的信。”

他从口袋里掏出皮包，从皮包里拿出一张折叠着的纸递给瓦莱蒂娜。她打开信，一眼就认出是巴尔玛塞达斯姊妹的方格纸，走到灯前念道：

“金蒂里亚诺博士：人们经常看到你的夫人和年轻的神父彼得—保罗摩肩擦背，象一对恋人。此事有目共睹。小心长出犄角来，博士！”

真话天使敬告”

瓦莱蒂娜微微一笑：

“为什么你如此小心地保存着这张肮脏的纸片呢？”

丈夫耸耸肩膀：

“不知道，或许是出于好奇。”

“既然你一个多月前就收到这封匿名信，但为什么一直不给我看呢？”

“为了不侮辱你。”

“那么你为什么现在让我看？为了侮辱我吗？为了证明你的宽怀大度吗？为了证明你信任我？”

他不声不响地从妻子手里接过信，把它撕成碎片，扔进写字台下面的纸篓里。

“你要我告诉你一件事吗？”瓦莱蒂娜说，“这封信对你很不利。现在我才明白你为什么不再请彼得—保罗神父来我们家。”

“你错了。”

“没有错。”

“你不会否认自从你和这位神父成为朋友之后，你的想

法变化很大。”

“啊，我原来的想法还是有道理的……你以为我不可能有自己的思想。巴尔玛塞达斯姊妹的信终于产生了她们希望的效果，毒害了你的心灵。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里，胜利者总是瓦卡利亚诺们、布拉泽奥们、皮卡索们和巴尔玛塞达斯们。你该承认，金蒂里亚诺，我钟情于彼得—保罗神父，他钟情于我的可能性多次在你头脑中出现。”

“他热恋着你，人人都看得出来。他不能也不想掩盖这一点。”

“想到全城都会对我和神父的‘案件’议论纷纷，想到你受尊敬的名字被拖进污泥，你就心惊胆战。金蒂里亚诺，什么时候你才能长大呢？”

“瓦莱蒂娜，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仅仅有贞节还不够，还要表现出来。”

“我们又要回到假面具舞会上来了。”

“看在上帝的面，不要再谈这个了！”

“好吧，游戏结束了。正义胜利了。”

“你不以为今天晚上我们互相侮辱得太多了吗？”

“我不感到受了侮辱，而是感到轻松，倾吐了多年来想说的话。我要去安安静静地睡觉了。”

“你就不担心我彻夜不眠，思考你对我说的那席话……”

妻子打断了他的话：

“今夜你会想到你的官场生涯，想到你的前途，想到你的高级法官职位，想到你会被妻子……和一个神父欺骗的危险……而这个神父又具有所谓左派思想。这是你真正关心的一切，不是吗？”

丈夫喟然长叹一声说：

“不要再说了，我要去睡觉了。”

金蒂里亚诺转身回卧室，刚走到楼梯中间，又听到妻子的声音：

“今天晚上我弄懂了一件事：死人的证词毫无作用，而‘真话天使’的一封匿名信却能阻止人展示出内心世界——这种展示足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很多人的生活。”

78

伊诺森西奥九点之前回到家里。

“不吃点东西吗？”妻子问道。

他脱掉外衣，解下领带，踢掉鞋子，沉重地倒在沙发上。

“至少喝点什么吧？”

“热乎乎的啤酒？”

“不！我从邻居那里要来几块冰砖。”

“那就来杯啤酒吧！”

几分钟之后，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舔舔嘴边的泡沫。

妻子在旁边干着他明知没有必要的小事。他发现她想说点什么，可是欲言又止，似乎没有机会也没有胆量说出口。

“说吧，贝阿达，想说什么就说吧。”

“毛洛乘四点钟的汽车回阿雷格里港去了。”

“我已经知道了。”

“怎么知道的？”

“警察署长应当知道他的城市发生的一切事情，难道不应当吗？”他停了一会儿接着说，“向你告别了吗？”

“没有，只留下了一封信。你要看吗？”

“不，我不感兴趣。”

“为什么？他是你的儿子。”

“他是个人，有他自己的生活会。”

贝阿达坐在丈夫前面，做着毛线活。他斜眼一看，发现妻子泪流满面。

“有时候我甚至想，与其……与其这样，不如死了好。”她伤心地说。

“死不解决任何问题。”

“你今天夜里还出去吗？”

“除非市长叫我……或者出了什么事。”

“你们打算怎样处理那些……那些死人？”

“要是由我作主，就往圆形舞台上泼汽油，一把火就完事了。新建一座圆形舞台用不了多少钱。”

“太可怕了。”

“有什么可怕的？你不知道有些国家火葬死人吗？”

伊诺森西奥喝完啤酒，把杯子放在身边的小桌子上，头朝后一扬靠到沙发背上，闭上眼睛。贝阿达端详着丈夫疲倦的脸——青紫色的眼皮、明显的眼圈、浓密的花白胡子。莫非他睡着了？她不声不响地端详着，等待着。丈夫又睁开眼，盯着天花板。

“伊诺森西奥，有件事我不得不告诉你。”

“什么事？”

“今天中午我到广场去了，什么都看到了，什么都听

到了。”

“噢……那又怎么样？”

“听见他们对你的指责。”

“现在你想知道那一切是否都是真的……”

“那当然不是真的。”

“如果我说是真的呢？”他站起来盯着妻子问道，几乎是在挑战。

“我还是不相信。”

“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你不会干出那些坏事。”

丈夫苦笑一下：

“你不要忘记，我是职业警察，有明确的义务，必须以最好的方式履行我的义务。”

绿色的毛衣针在贝阿达手里机械地运动。

“我要保护社会。”他接着说，语气近乎嘲讽，“保护我们这‘杰出’的社会，打击窃贼、杀人犯，总之，一切触犯法律的人、恐怖分子、颠覆分子……那些……啊，你知道我指的是哪些人？”

“我一直认为若奥是个正经、和善的小伙子。他母亲是我小学时候的同学。”

“小若奥是个危险分子。有人控告他是安塔列斯‘十一人小组’的首领。一旦发生左派政变，这类游击集团（在全国数以千计）就会开始行动，所以我派人把他逮捕，并进行审问。”

伊诺森西奥在小起居室的踱起步来，妻子表面上依然全神贯注地织着毛衣。

“巴西正处于发生非常严重的事件的前夜，贝阿达，只要看看报纸就明白……你知道，提伯里奥上校和威瓦尔迪诺市长对古拉特和布里佐拉并不好眼相看。”

贝阿达继续织她的毛活，眼泪未干，只是偶尔哼一声。

“若奥·帕斯和他的伙伴们深夜常常在全城活动，在墙上刷革命标语。你想过吗？如果他们控制了全国，我们会落得个什么下场？”

“我连想都不愿意想。”

“那么我告诉你。最好的设想是在政变的第二个星期，美国部队在巴西登陆。从坏处想，这会爆发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国内发生无政府状态、贫困，甚至饥饿。”

妻子用凄凉的眼光看着丈夫。

“贝阿达，你听我说。世界分为胜利者和失败者。胜利者有权决定某个人是否有罪。”

“要是法西斯政变在巴西成功了呢？”

“由于同样的原因，我要么被处决，要么被利用。几年之内，贝阿达，所谓民主自由主义制度将只不过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一枚长满绿色铜锈的、稍有一点历史价值的铜币。”

座钟慢慢腾腾地打了九点。

“这些死人还在圆形舞台上腐烂、发臭。”伊诺森西奥恼火地自言自语。

贝阿达还是不声不响，后来又抽噎起来。

“为什么要掉泪呢？”

“我在想我们的儿子。”

“他这个人满脑子糊涂思想，我看他连自己到底要干什么

都不清楚。有件重要事情该让你知道。我们审问小若奥的妻子的时候，她只供出丈夫领导的十人集团中的九个人的名字，还缺一个。有时，我怀疑毛洛是第十个人……”

“伊诺森西奥！你竟然恨自己的亲生儿子……”

“贝阿达，不是我恨他，而是他恨我。今天上午在这间屋子里拌嘴的时候，还有后来在广场上西赛罗说我坏话的时候，我都从他的眼里看到了这一点。当我们的眼光相遇的时候，在我儿子脸上看到的是仇恨……”

他走近开着的窗户，漫不经心地望望大街。

伊诺森西奥猛地转向妻子，低声说：

“我唯一的安慰是……有一天毛洛结了婚，有了儿子……儿子也恨父亲。”

79

清晨，彼得·保罗神父翻来覆去睡不着，坐在自己房间里写日记。现将日记全文抄录如下：

按照若奥·帕斯的嘱托，今天我把丽达送到了河对岸。热米尼亚诺把他的吉普车借给我进行这次“走私”活动。大约十一点钟，街上空无一人。从她家到河边的路上，丽达一直坐在我旁边，默默不语。我把吉普车停在胡同口一棵大树的阴影下面，拉着她慢慢地走下河谷，来到“小仓”渡口。正在船上等候的罗迈洛帮我扶着她稳稳当当地上船之后，马上向对岸驶去。

湿热的空气中弥漫着河水和鱼腥味。罗迈洛一声不响地掌着舵。丽达坐在船尾，背对将要秘密进入的国土，望着熟悉的安塔列斯城，迅速向后退去……也许她在思量着这千奇百怪的遭遇——坐在广场圆形舞台上的死去的丈夫，腹中的胎儿，一泻千里的大河，广漠无垠的天空，奥妙的生死之谜。

我的心脏和渡船的马达一样飞快地跳动。莫非是我害怕？我确实害怕，但我希望这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船尾的孕妇，为渡船的主人担心。我脑海里浮现出圣母玛利亚和圣子耶稣逃往埃及的情景。热隆西奥神父一定会认为这不恰当的比喻是亵渎神圣。

河那边，伐洛里托镇灯光闪烁。在离阿根廷河岸大约二百米的地方，罗迈洛关闭了发动机。伐洛里托镇以南约一公里处，有个亮光忽明忽灭。舵手小声说：“那就是联络信号……”几分钟之后，船划进一个小河汊，一男一女正在岸上等待我们。罗迈洛和他们低声嘀咕了几句。丽达和我握手告别，还吻了吻我的脸。两个陌生人搀扶着丽达下了船，领她走了，她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中。

小船开始返航。我感到脸上若奥·帕斯妻子双唇吻过的地方既清爽又温暖。“我们这趟走私结束了。”罗迈洛说着点上一支烟，接着又开玩笑说：“神父，你倒可以改变职业了……”我回答说：“谁能担保我还没有改变？”后来，我们再没说一句话。

船到河中心，我想起赫拉克利特^①的名言：“谁都不会两次渡过同一条河。”我想，这话一点儿不错，谁都不会和同一

^① 赫拉克利特：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爱非斯学派的创始人。

个人谈两次话。离开乌拉圭河左岸的彼得一保罗不再是几分钟后到达右岸的同一个彼得一保罗，当他返回巴西土地的时候将是第三个彼得一保罗。

我把食指伸进水里，这唤起了我对童年的回忆。我出生的小镇旁边有条小河流过。小学女教师的音容笑貌出现在脑际：“条条江河归大海。时间是一条长河（多么象马丁·弗朗西斯科的面孔），它把我们带向虚无的、无始无终的大海。”我又想起去年秋天同这位朋友围绕人生的无常所进行的一次长谈。朋友的语气我记忆犹新，他的话我难以忘怀：“你想过吗？假如知道自己永远不死，那么我们的生活会毫无价值，毫无意义！年轻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象是稀里糊涂地参加了一场演出，在陌生的舞台上表演，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却一无所知，周围的一切似乎都飘忽不定，若即若离，荒唐可笑。年岁大了，有一天我决心面对面——或者更确切地说面对骷髅——正视死亡。自此以后我感到自己是一个人，一个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人，甚至不无冒昧地想过，既然死是人生的绝对归宿，那么我为什么不把生变成绝对事实呢？”

下船之前，我握着罗迈洛的手说：“谢谢你，朋友，愿上帝保佑你。”他吐出一口浓烟，回答说：“对上帝我毫无怨言，他总是赐给我所需要的一切。”

我从河谷爬到平地，一家后院传出狗吠声，茅屋里有婴儿在啼哭。刚走到滨河街，我恍恍惚惚看见树荫下有个人影。我朝吉普车停放的地点走去，却发现有个陌生人跟在我后面。莫非他是警察？奇怪的是此时此刻我的心反而平静下来。我继续朝前走，偶尔回头望望，发现这人还跟在后头，并且

越来越近。我决心停住脚步，象马丁·弗朗西斯科面对死神一样对付他。只见那人快步来到我跟前，身上带着一股酒气。

“晚上好，神父。”

“晚上好，门德斯。”我认出是市长的秘书。

“我可以跟你一块儿走吗？”

“当然可以。”

两人肩并肩地走着，还是我先开了口：

“难道你不想问我这个时候、在这个地点干什么吗？”

“不用问。你刚把丽达·帕斯送走，从河对岸回来。”

“那么……要告发我吗？”

“看来你并不了解我，神父。我既不是警察也不是告密者。”

“那么为什么要跟踪我们呢？”

“最好让我从头到尾讲个一清二楚。小丽达是我一生中唯一爱过的女人。我本想和她结婚，可是她更喜欢若奥·帕斯。那有什么办法呢？然而我仍然喜欢她。那伙强盗把小若奥逮捕入狱之后，我认为有责任保护她、照顾她……为了避免流言蜚语，只是偶尔在远处望望她的窗子。今天你到她家门口，她钻进吉普车里的时候，我正藏在拐角处的一棵树后面，于是我明白了你们的计划。我来这里是为了看看是否一切都顺利……”

他说着，来到吉普车停放的大树下边。

“你顺便坐车走吗？”我问。

“不，神父。谢谢。单身汉从来没有多少回家的愿望。今夜我不睡觉，想漫无目的地沿街溜达、抽烟，自言自语。哦，她的胎儿好吗？……我是说，她的胎儿还活着吗？”

“活着，门德斯，小孩在两个月之内就会出生。”

“那边谁照顾丽达呢？”

“好朋友，可靠的人。”

“可惜我不是孩子的父亲——当然，只是对我来说可惜。我其貌不扬，举止欠雅，可我想能作个好父亲的……”

“我毫不怀疑。”

我们握握手，然后门德斯还是不动，似乎还有什么话要说。

“你还记得今天上午皮卡索这个猪猡在市长办公室要打你的脸吗？”

“当然记得。我还忘了感谢你见义勇为呢！”

“不用谢我。我想告诉你，当我给他打上‘领带’的时候，脑子里曾闪过一个念头：掐死他，掐死这个强盗！想杀人，真可怕……可是上帝会理解我。伊诺森西奥这个坏蛋派人逮捕了小丽达，还用酷刑威胁她……”

“这么说，我们两人被各自披露的秘密紧紧拴在一起了，对吧，门德斯？”

“可不是嘛……晚安，神父。天亮的时候，我必须回家，刮胡子，刷牙，洗洗这张肮脏不堪的脸，然后象甜甜蜜蜜地睡了一宿那样到市政厅去。难道这一切不正如已故的西赛罗说的，是一场丑剧吗？”

“上帝一定会帮助你的，门德斯。你是个好人。”

“哪里话！好人是你，而不是我。我是为当权的混蛋出力，给市长拍马屁的小人。我曾试图涉足政界，但屡试屡蹶，只得作个默默无闻的秘书，死心塌地、兢兢业业为无赖市长效劳，因为我从作公务员的父亲和祖父那里继承了对主人

悉心照料的习惯。我也曾想过扔掉这份职业，把市长送回他出生的婊子肚里——请原谅我说出这等粗鲁话——可是，到这个年龄我缺乏开始新生活的勇气。正是为此我才借酒浇愁。我另一个懦弱的表现，啊，你没有必要听我絮叨……”

“我再再说一遍，你是个好人，门德斯。”

“不，不对，神父！你想知道我到底是什么东西吗？一条百依百顺的走狗。尽管主人们踢它的尾巴，它还去舔他们的靴子。一条钻到垃圾桶里觅食的野狗。这才是我的本来面目！”

我把手放到这个可怜的人的肩头作为回答，想以这个动作说出我无法用虚伪的话表达的情感。

回工人区的路上，我反复考虑着门德斯这个人。他出人意料地打开了灵魂的一扇窗口，我虽然无意向里面张望，而我却从中看到了他的灵魂，使我对此人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怎能单靠“门面”或只凭日常的只言片语“判断”一个人呢？记得一位贩牛老人对我说过：“小伙子，每个人都和他的外表不同，上帝也一样。”

彼得—保罗神父搁下笔，重新读了一遍他一口气写下的文字，为了使这段日记更有气势，他以破釜沉舟的决心，用大写印刷体在末尾划上一个名字——“瓦莱蒂娜”，然后深情地凝视着它……

80

当天夜里，安塔列斯很少有人入睡——大部分人因为七

名死者停在广场和闷热的天气而辗转反侧，有一些则因为考虑巴塞罗纳的揭发可能引起的后果而彻夜不眠。他的揭发使当地上流社会很多贵妇人和先生们威信扫地，声名狼藉。

被关在监狱里的埃贡·斯图姆，制定了一项惊人的计划：屠杀六百万犹太人，征服波兰、法国、英国、苏俄和美国，以及阿根廷和乌拉圭，建立一个千年不衰的第四帝国。

威瓦尔迪诺·布拉泽奥只睡了两个小时，并且在这段时间里作了一场恶梦，惊醒之后感到浑身疼痛。他梦见一棵兰花变成了专吃腐尸烂肉的、巨大的怪物，在一口一口地吞噬他，咬断他的骨骼，就象一条巨蟒咬断牛的筋骨，准备吞到肚里。

在很多家庭里，圣像前的蜡烛一直亮了大半夜。男女们毫无睡意，象梦游症患者或幽灵一样在昏暗的屋子里游来荡去。

半夜刚过，工会代表特别会议宣告结束。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热米尼亚诺提出的“关于目前发生的事件”的解除对墓地封锁的建议，并任命了一个三人委员会负责于次日凌晨把这项决定通知市长。

拉查罗·贝迪约加博士在广场上与死人对阵之后，没有勇气回家与亲人们见面，象巫师一样在瓦卡利亚诺床头整整守了一夜，尽管老人的健康状况相当令人满意。

当夜，在特朗吉里诺·阿尔梅达家里，他召集那些走私、赌博和寻花问柳的伙伴开会，并发表了一通议论。他最后说：“好啦，伙计们，既然有关当局袖手旁观，我们——安塔列斯的公民们——只得作出反应。我们不能容忍这些死人

在广场污染本市的空气、危害本市人民的健康。现在，我向你们谈谈我的计划，请注意听。”

81

正是由于这次聚会的结果，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广场附近的居民听到枪声和喊杀声骤起。凑到窗前的人们凭借熹微的晨光目睹了一个扣人心弦的场面。十五到二十条汉子，象旧小说里身披斗篷、手持利剑拦路行劫的强盗一样，用毛巾蒙住脸，其中几个还身背沉甸甸的口袋，一齐用手枪朝圆形舞台周围的食肉鸟开火。有几只食肉鸟当场毙命，有几只掉到地上，奄奄一息，其余的慌忙飞走了。

当最后一只食肉鸟在远处消失，当第一缕阳光把死者们的脸涂成金色，特朗吉里诺·阿尔梅达和他的士兵们——卢卡斯·法伊亚后来称他们为“凌晨蒙面大盗”——开始实施袭击死人阵地计划的第二步。他们在距圆形舞台十五米左右的地方一字儿排开，从口袋里掏出石块、空瓶和硬木块，象炮弹一样朝死尸扔去。一块石头正打在西赛罗·布朗科博士的脸上；另一块打掉了巴塞罗纳一颗门牙；一个可口可乐瓶子击中金苔丽娅·坎博拉戈太太的前胸；一块砖头狠狠落在布丁·卡沙萨的肚子，打得他仰面朝天；埃洛蒂尔德斯匍匐在圆形舞台的水泥地上隐蔽起来；麦南德罗·欧林达依然端坐在那里，毫无反应；巴塞罗纳从地上拣起打翻酒鬼的那块砖头，回敬离他最近的袭击者，不偏不斜正好击中对方额头；紧接着，一阵石块和玻璃瓶雨点般朝鞋匠飞来。这时，西赛

罗·布朗科从外衣口袋里掏出白手绢，一边在空中挥舞这面求和的白旗，一边高声呼喊：“停战！停战！”

士气高昂、鏖战正酣的蒙面大盗们一时没有弄清死人律师手势的意思，继续进攻，直到特朗吉里诺大声命令：“停火！停火！给我停火！”他们才喘着粗气中止了战斗。“我要求休战五分钟，”西赛罗说，“以征求我的委托人的意见。”

律师先走到坎博拉戈女族长面前，只见她正低头瞧着击中她胸部的可口可乐瓶子的碎片。

“金苔丽娅太太，我比任何时候都相信，我们在安塔列斯是不受欢迎的。实际上，我们的出现给本市人带来了分裂、仇恨和不快。”

“可悲呀，”老太太喃喃地说，“没有比发现自己死后在故乡不受热爱和尊敬更加可悲的了。坎博拉戈家族在安塔列斯建立家业已经一百多年了。”

“你打算怎么办？”巴塞罗纳问道，手里还拿着一个空啤酒瓶准备继续战斗。

“我建议大家立即返回各自的棺材里。”

“可是……罢工呢？”

“还是让活人管活人的事吧。一旦可能，让他们埋葬死人。现在，撤离阵地的建议立刻付诸表决，同意的请举手。”

除了巴塞罗纳和麦南德罗教授之外，全都举起手。前者不想中止较量；后者或许认为，把用在琴键上的艺术家的手用于这个目的有失体面。

若奥·帕斯在栏杆旁边用急切的目光搜寻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突然彼得·保罗神父在路口出现，打个手势笑着喊道：“圣母和圣子已经到埃及了！”小若奥的脸宛若被心中升起

的太阳一下子照亮了。

西赛罗对进攻者们说：

“先生们，我们了解你们的意图。现在我宣告：我们将立即撤回原来的地方，请你们让开一条路……”

特朗吉里诺·阿尔梅达朝前迈了两步，叉开腿，双手叉腰，昂首挺胸，活象一个得胜的将军对战败的对手一样慷慨地说：

“需要交通工具吗？”

回答这句话的是金苔丽娅·坎博拉戈太太，她威风凛凛地站起身，整整衣服说：

“不需要你们这伙野蛮人的恩典，我们自己走。”

西赛罗·布朗科伸过手去帮助老太太走下圆形舞台的三层台阶，七名死者一字排开，顺着祖国志愿者大街朝墓地走去。离开圆形舞台之前，麦南德罗环视一下广场，高声叫道：

“没有灵魂的城市！残酷无情的城市！没有爱的城市！你所缺少的是音乐！我本该仇恨你，在你门前抖落我凉鞋上的尘土！可是我的心里没有半点庸俗的情感。现在，我以宇宙间最美好的语言，给从来不理解我的同乡人留下最后的赠言。”

他说着，张开双手，用被蛆虫蛀噬的肺部的神奇力量向安塔列斯城，向乌拉圭河，向明媚的早晨唱了《热情奏鸣曲》的第一句。就在此时，被巴塞罗纳砖头击中的进攻者从口袋里掏出一枚臭鸡蛋，瞄准音乐家的头扔过去，正好打在他宽阔的前额上，又臭又脏的蛋黄和粘乎乎的蛋白顺着钢琴家的脸流下来，但他并不在意，把双手交叉在胸前，下了台阶，跟着伙伴们朝墓地走去。

“伙伴们！”西赛罗高声说，“我们的冒险结束了。作为律师，我认为你们个个表现得都很出色。现在请诸位回到各自的棺材。”

西赛罗先搀扶着金苔丽娅太太躺进棺材，她闭上眼睛之前朝律师凄然一笑。巴塞罗纳也对埃洛蒂尔德斯苦笑一下，而妓女在躺下之前说：“广场上所有的人都象看杂耍一样瞧着我们，真开心，我永远不会忘记……”

“可怜的纳塔丽娜！”布丁·德·卡沙萨叹了口气，回到自己没有油漆、质量低劣的棺材里。若奥·帕斯一声不吭，笑吟吟地躺下之后，用右手把耷拉在外面的左臂拉进去。音乐大师欧林达躺回棺材，情意缠绵地看看自己的双手，才依依不舍地把它们放到瘦骨嶙峋的胸前。金苔丽娅太太合着眼说：“现在好了，我可以去见上帝了。”巴塞罗纳握握西赛罗的手，一边朝自己的棺材走去，一边自言自语：“出了胸中的闷气，想对那帮资产阶级分子说的话都说了，我可以幸福地死去了。”律师微微一笑：“巴塞罗纳，你已经死去三天了。但这个细节无关紧要，对于进入永恒世界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时间和日历可言呢？”西赛罗说完，在自己黑色的棺材里躺下来，两手交叉放在肚子上，闭上眼睛。

此时，正是公元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星期六，上午六点二十分整。

82

当天上午将近九点，几辆小汽车停在墓地前面，车里走

出市政要员。戴着防毒面具的大人物和当地卫生局的医生，逐个检查了棺材中的死者。门德斯——虽然也戴着面具，在本子上作着记录。医生们敷衍了事地检查过尸体，重新签署了死亡证书，命令立即将他们埋葬，不得拖延。

金苔丽娅·坎博拉戈的四个女儿和四个女婿得知最新事态发展之后，及时赶回安塔列斯参加葬礼。没有人发表讲话，只有热隆西奥神父在棺材前作了简短的祈祷。死者的亲属们在坎博拉戈家族豪华的大理石陵墓前再次接受拥抱和哀悼。丧家的一位朋友——当地有名的专门打探别人隐私的家伙——叫出当兽医的女婿，把他拉到两座砖坟之间的通道上，进行了简短的谈话：

“听说金苔丽娅太太把她最漂亮的珠宝扔进马桶里，然后拉了放水链，是真的吗？”

“真的。”女婿证实说，“但是幸好排水管堵塞了，我们捞回了饰针、项链、耳环和手镯，不幸的是钻石戒指冲走了……”

“那可是最贵重的珠宝！”朋友摇摇头，不胜惋惜地感叹说，“这无价之宝和安塔列斯人排出的粪污一起流进乌拉圭河……真是命运的嘲弄。”

“有什么办法呢？”兽医叹了口气。

“不要失望，我亲爱的朋友，上帝是伟大的。雇一名潜水员到本市下水道排水口去找。珠宝很重，可能沉到河底的泥沙里。你考虑考虑，雇个潜水员吧。要相信上帝的安排。”

萝济尼娅是唯一从穷人区来参加埃洛蒂尔德斯埋葬的人。她给女友带来了从坎博拉戈家花园里偷来的鲜花，其中

几朵是金苔丽娅太太最喜欢的玫瑰。

一个产业工人组成的委员会代表本阶级参加了巴塞罗纳的埋葬仪式。应市长的要求，没有人发表演说。另一个三人委员会也默默地送若奥·帕斯入葬。

阿兰比克带着吉他来到墓地，向昔日一起在夜间唱歌的老友告别。他坐在离朋友“安眠地”最近的一个坟头上，盘起腿，调调音，开始自弹自唱布丁·德·卡沙萨生前最喜欢的圆舞曲，开头一句是“暖——令人心悸的祭奠”。一位衣冠楚楚的绅士走过去用指头敲敲他的肩膀说，在墓地唱歌是亵渎神灵的。阿兰比克回答说，不唱歌才是真正的亵渎，说完他又接着唱起来。

埋葬音乐大师麦南德罗·欧林达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到场。两个掘墓工人钉上棺材，丢进坟坑，就开始填土。可是后来人们对当时发生的一件事议论纷纷：从附近的一棵木棉树上飞下一只小鸟，落到钢琴家的土坟头上婉转啼鸣，象是给安眠于地下的艺术家唱挽歌。

人们离开墓地之后——七名死者都已安葬——彼得—保罗神父还在坟墓间徘徊踟蹰，想着死去的和活着的人们，向自己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他和世界上任何人一样都无法回答。

83

上帝是仁慈的。那个星期六的上午，对安塔列斯人来说，是欢天喜地的节日——一股强劲的东风吹过，把本市的瘴气

和死者们留在共和国广场及其附近的尸臭统统吹向阿根廷和其他毗邻的国度。

圣母院的钟声又响起来，这欢快的声音宛如来自太阳本身，象当地一位无名文人说的那样，“来自造物主挂在苍穹之上的金钟”。

男人、女人和孩子们从窗口探出头来或干脆跑到街上。邻居们互相问候和拥抱，用轻松或者埋怨的语气互相诉说二十四小时以来的病痛、惊骇和恐怖，象是刚刚从敌人重兵包围之中解放出来一样。特朗吉里诺·阿尔梅达和他的“凌晨蒙面大盗”的名字在人们的口头传诵。在大部分人眼里，他是个英勇的战士，带领为数不多的勇士一举把安塔列斯从入侵之敌手中解救出来，另一些人则指责他手段过分粗暴。

一位颇有文化教养的太太披头散发出现在窗口，肺里吸足清新的空气，望着和煦的阳光，听着悦耳的钟声，高声朗诵起马里奥·根达娜的诗句：

钟声在空中跳跃、回荡，
徜徉于屋檐、庭堂。
展翅间传送着温存的话语，
扫尽人间的惊悸、恐慌。
钟声悠扬，
送来静谧、希望，
象神奇的使者，
把笑声撒遍四方。
伴着和风把城市洗涤一新，
城市也在空气中跳跃、飞翔。

安塔列斯确实在跳舞，它的树木也自由自在地摇曳。太

阳的光辉照得房屋的正面象是粉刷过似的。界河反射出上午的阳光，仿佛因为两国间的欢乐而笑得蜷缩起身子。

共和国广场简直成了禁区。门德斯费尽口舌，清洁工人才肯踏进这个公共场所的草坪和水泥地面。他们不仅要收拾死鸟和死老鼠，而且还要清扫星期五那场可怕的对阵之后人群留下的残渣秽物，特别是特朗吉里诺·阿尔梅达和他的投掷手们扔向死人的炮弹。

84

下午一点左右，两辆从阿雷格里港开来的汽车停在市政大楼门前，车里走出《人民邮报》、《新闻日报》和《最后一点钟报》的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还有一位南里约格朗德州广播电视公司的摄影师。门德斯忧心忡忡但彬彬有礼地迎接州政府所在地的新闻界人士。

“死人在哪里？”《人民邮报》记者迫不及待地问道。他是个蓄着唐·吉珂德式胡须的年轻人，看来相信另一个世界有灵魂存在。

“在坟墓里。”门德斯回答，语气既象是在开玩笑而又显得有点冷淡。

文字记者们失望地看看空无一人的圆形舞台；摄影师们马上为街道、广场和圆形舞台拍照；电视摄影师爬到圣母院钟楼顶上，拍摄安塔列斯及其近郊的全景。

外地人的提问象乱箭射到门德斯身上，而他象现代的神塞巴斯提安一样尽量忍受着，模棱两可但又笑容可掬地回答

记者们提出的问题。

“我们有的是时间澄清这一事件。”他最后说，“各位用过午餐了吗？还没有？很好，玫瑰餐厅为各位准备了丰美的烤牛肉和黄澄澄的玉米粉熏小鸡。走吧，朋友们！”

来到餐厅，外地人又吃又喝，门德斯使出全身解数殷勤招待，稳住他们。直到端上咖啡，威瓦尔迪诺市长才露面。他亲切地一一拥抱客人，和他们寒暄、开玩笑，感谢他们光临，接着坐到长桌一头，对大家长途跋涉、一路辛苦表示问候。最后，他带着几分勉强的笑容说：

“看来你们各位都落入我的圈套了，嗯？”

“这是什么意思，市长？”小胡子感到奇怪，“你是说这一切都……”

“朋友，这么说象你这样既聪明又有文化教养的小伙子，也轻信了七名死者离开棺材、来到广场同活人对话的海外奇谈了？”

“对于这件事，”记者说，“要说相信，我们并不真正相信。我们是来调查调查到底发生了什么的，因为这里肯定出了什么事，请你不要否认这一点。不是别人，而是市长先生本人亲自打电话给我们社长讲了……”

威瓦尔迪诺市长顺口胡诌道：

“明年秋天，安塔列斯要举行农牧产品交易会，我们需要唤起全巴西对本市的注意……”

记者们默然相视。门德斯表情狼狈，干咳了几声。

“当然，”市长接着说，“诸位这次旅行的一切费用全部由本市政厅支付，诸位代表的各家报纸、电台和电视台上所作的广告、报道自不必说……”

85

午饭之后，记者们到街上采访。在头五个被问到的人当中，只有一个避而不答，其余四个都说看到了死人，听到了他们的说话，甚至闻到了他们的尸臭。

“可是市长本人否认这一切。”一个记者插嘴说，“他说只不过是市政府凭空杜撰出来，为来年农牧产品交易会作广告的把戏。”

“什么交易会，根本没有那回事！我从未听人谈起过。”

“那么，为什么市长要掩盖事实呢？”

被采访的人小心翼翼地望望四周，压低了声音说：

“市长矢口否认是因为昨天中午死者们和当局在广场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舌战，其中一位死者揭露了市政府为非作歹、盗窃公款、贪污索贿等乌七八糟的丑行，另一位把全市龌龊卑鄙的勾当全都公之于众，警察署长被指责把其中一位平民拷打致死。问我的姓名？我不说，因为我不是傻瓜，绳子总是在不结实的部分绷断的。再见，年轻人！”

这段对话被录进磁带。记者们想采访法院院长，但他借口身体不适不肯接见——身体不适倒也是事实。拉查罗·贝迪约加博士断然拒绝谈及此事，说这是古希腊名医希勃克拉特斯曾发誓遵循的信条。所有市政要人无一例外地象珍珠贝保护自己的珍珠一样紧紧关门闭户，以保护本市骇人听闻的秘密。

根据一位市民的建议，记者们找到了雅洛斯拉夫。

“你亲眼看到了七名死者坐在圆形舞台上，并且为他们拍了照片，是真的吗？”

“我以上帝发誓，是真的。”

“照片在哪儿？”

捷克血统的流动摄影师拿出照片，记者们仔细观看着它。

“死人在哪里呢？我们只看到圆形舞台……”

“照相机的眼睛没有看到他们，而我的眼睛看到了。你们没有读过关于吸血鬼和幽灵的故事？都说镜子照不出他们的影子，照相机拍不到他们的形象。”

记者们迷惑不解，把有争议的照片还给流动摄影师，快快而去。现在他们深信，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故弄玄虚，一出恶作剧，或者说只不过是一次集体幻觉。

在这之前，记者们访问了米腊布·达·席尔瓦。博士说：

“你们简直不象从大城市来的、经历过许多故弄玄虚事件的人。在电子时代，在自动控制、星际飞行的世纪，竟然相信腐烂发臭的死人复活，这怎么可能？”

说到这里，他突然倒退了三步：

“不行！我不许你们录音！我是市政官员，也不准备签署任何声明。我情愿默默无闻，不为人所知。你们前来造访，本人非常感谢。祝你们一切顺利。”

记者们交头接耳商量一阵之后，决定继续调查，看还能捞到什么材料。他们来到《真报》编辑部，看到大门紧闭，因为市长知道州府记者们肯定要找他们的同行卢卡斯·法伊亚，就借口眼前不宜向报界透露可怕的星期五事件，命令他躲藏起来。卢卡斯把自己反锁在朋友家的阁楼上，其实他也

不想为州府的同行人提供什么消息，因为他本人想成为报道这一“事实”的第一位新闻记者。

“美丽的西西里”理发店店主对一名记者说：

“我是个普通人，但不害怕真理。我以照耀我的阳光发誓，我确实看到了麦南德罗·欧林达教授的尸体爬上这木制楼梯（楼梯被踩得吱吱响），后来又听到他在楼上弹钢琴，曲子是自从我的理发店十年前搬到这里以后他天天都弹的，好象是贝多芬的什么玩艺儿。大概是这样的……”

他停下工作，一手拿着剪刀，一手拿着梳子，吹起口哨。他吹的歌虽然经常走调，漏掉不少音符，但听得出来，他吹的是《热情奏鸣曲》的几个句子。

86

蓄着唐·吉诃德式胡子的记者来到巴古阿酒馆采访，逐桌和顾客们交谈，受到热烈欢迎。这是安塔列斯年轻人、特别是青年学生们聚集的场所。巴古阿酒馆的顾客无一例外地说他们看到了这一现象。

“可是，这种超现实的现象怎么可能发生呢？”《人民邮报》记者问道。

一个小伙子抢着说：

“朋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多么荒唐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记者若有所思地摸摸胡子问：

“进行那……那场对话的时候，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在圆

形舞台周围的树上？”

“大概五六十个……或许更多些。”

“是不是你们都喝醉了？”

“伙计，在中午喝醉了？哪里话！”

记者离开酒馆，他的忠实侍从——摄影记者紧紧跟随。

看来现实生活并不总是模仿艺术创作，因为蓄着唐·吉河德胡子的记者中等身材，肌肉丰满，而他的桑乔·班萨却又高又瘦，倒象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河德。

两人决定采访卡非·卡夫卡俱乐部。俱乐部只有十二个成员（都是有钱的或夸豪显富的学生），象巴黎的“存在主义中心”一样，设在一间地下室里，并且只在暑假期间才进行活动。两位记者钻进地下室，只见两位俱乐部成员一声不响地坐在一张桌子前面，他们看到客人，脸上露出厌烦的表情。

小唐·吉河德作了自我介绍，说明登门拜访的目的。

“不准照相！”其中一个卡夫卡主义者看看棱角分明的侍从说。

“你出去吧。”记者对摄影师说，后者马上退出去了。

记者等待主人们让坐，但对方毫无反应。他问他们对本市“奇怪的事件”有何看法，其中一位耸耸肩膀，表示不感兴趣，另一位表情淡漠，慢慢腾腾地说：

“当时我去广场只是为了开开心，只读了这个可笑的故事的第一页。”

“读？”

“不错，读吧！整个事件充其量是对歌德作品的蹩脚的模仿。安塔列斯已经不可救药，本来可以成为卡夫卡主义优

秀小说的舞台，却满足于演出埃德加·波^①的三流故事。”

记者忍不住说：

“小伙子们，我看你们还是回到孕育你们的卡夫卡的肚子里去吧！”

说完，他们笑着离开了俱乐部。

87

记者们前往工人区采访彼得—保罗神父。他说：

“如果我把近三十个小时以来耳闻目睹的一切告诉你们，我甚至会怀疑自己的话是否真实，自己的记忆力是否健全，理智是否正常。我奉劝诸位，让死人们长眠吧，关心关心活人，或者说半活人吧！”

“什么半活人？”

“就是那些过着猪狗一样生活的贫民窟里的住户们。我先带你们见识见识这个叫巴比罗尼亚的贫民区。要是为报纸或电视台写一篇附有图片说明的报道，它是最好不过的题材……我愿意为诸位当向导，你们同意这个建议吗？”

“走吧！”小伙子兴致勃勃。他的侍从也附和说：“走吧！”

从汽车里刚刚望见巴比罗尼亚贫民区的轮廓，记者们就感叹不已了。

“你是我们的摄魂使者，”小胡子对坐在旁边的年轻神父说，“要领我们进地狱的大门了。”

^① 埃德加·波，美国作家。

彼得—保罗神父脸上掠过一丝苦笑，喃喃地说：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你们看到的将比但丁笔下的地狱还要糟糕，并且既无韵律又乏文采。”

市长得知这次访问之后，大发雷霆：

“臭神父，婊子养的！为什么不领阿雷格里港的小伙子们看看安塔列斯的好东西？新建的排水道，柏油马路，粮食仓库，工厂……”

“还有你的各种兰花，”门德斯补充说，语气既象恭维又象揶揄。

“对呀，为什么不可以呢？”威瓦尔迪诺大声咆哮，“我的各种兰花。除了巴比罗尼亚，什么都行！”

刚刚喝过几杯酒的市长秘书又说：

“市长，不管怎么说，巴比罗尼亚是里约格朗德地区最大的贫民窟。与真正的巴比罗尼亚——古代巴比伦帝国的首都——相比，只是没有空中花园罢了。”

“好吧，门德斯，那你就滚到那里去吧！”

88

当天下午五点，市长在市政府宴会厅举行鸡尾酒会欢迎外地记者，并请当地几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作陪。市长在发表即席讲话时本想说几句幽默的话，但说起来却枯燥乏味，东拉西扯，语无伦次。唐·吉诃德式的记者一边挠着小胡子，一边用鹰一样锋利的眼睛盯着市长，这不禁使他想起大祸临头

的星期五在广场上看到的食肉鸟的眼睛。“总之，”市长想，“这些新闻记者们不正象秃鹫一样从天而降，企图啄食刚刚从可怕的恶梦中挣脱出来的城市及其居民疲惫不堪的肉体吗？”

威瓦尔迪诺市长的讲话受到他的同乡、现在已经成为他的同谋者们的装模作样的热烈欢迎。这时门德斯闯进大厅，递给上司一份电报。市长紧皱着眉头，咂着嘴巴读完电报，环顾一下四周，请大家注意，然后郑重其事地宣告：

“先生们，总罢工结束了！泛美冷藏公司、法巴毛纺工厂和‘艳阳’食用油工厂答应了工人们的全部要求。”

他气愤地把电报揉成一团，低声说：“左倾的工党政府把巴西推向混乱！”

州府记者们走出市政厅前去采访罢工领袖们。热米尼亚诺和他的伙伴们个个喜形于色。那天晚上，报纸和电视台的摄影记者们有机会为在安塔列斯主要街道举行火炬游行的八百多名工人拍照，而卢卡斯·法伊亚仍然躲在阁楼上，只能从窗户缝里观看这一场面。

第二天上午，记者们离开安塔列斯，返回阿雷格里港。

89

礼拜日十一点作弥撒时——据“蝎子”说，这是“一次最糟糕的弥撒”——热隆西奥神父声音微弱，布道词晦涩难懂。他没有直接提到前两天发生的灾难性事件。这次弥撒几乎象受难弥撒一样，充满悲伤。

“走出坟墓的入侵者们”出现之后逃往农场或牧场的有钱

人家相继返回安塔列斯。共和国广场依然空空荡荡，圆形舞台上连鸟儿也不肯光临。花草、树木、土地、长凳甚至石头都似乎染上了一种世界末日的气氛。

安塔列斯有史以来——当地的老人都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单调、空寂的礼拜天。

头一天晚上曾出现过某种欢乐的情绪——那是在罢工刚刚结束、路灯重新亮起来的时候。

星期一，虽然商店、饭店和咖啡馆已经重新开门，出租汽车恢复了营业，但悲哀的阴霾仍然笼罩在城市上空，萦绕在人们心头。看来，死人撤退而带来的欢乐——这种欢快的情绪只持续了几个小时——安塔列斯及其居民又陷入忧伤之中。有谁能作出解释呢？是对刚刚过去的痛苦的莫名其妙的留恋，还是恐惧之酒开始涌上心头？人们相互间很少说话，在街上碰面谁也不看对方一眼。工团主义鞋匠在广场说的话还在发挥效力。有人说，不仅人们，而且城市本身——房屋、街道、大河、天空——都满面羞愧，惘然若失。

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上校的健康状况已经大大好转；拉查罗医生还是尽量避免出门，上街的时候总是坐在他那黑色汽车里。如果不得不步行一段，他也紧靠着墙，目不斜视。

里宾多·欧里瓦维斯教授曾一度住院，现在虽已痊愈，但害怕见到自己的学生们，所以仍把自己锁在家里。匿名信继续编织着新的是非。在危机期间，药店生意分外兴隆，库存的安息香、熏衣草以及消毒药品销售一空。无怪乎他的一位朋友说“福非福，祸非祸”呢！

金达太太的作兽医的女婿，给阿雷格里港的一位朋友写了一封信，问他能否雇一名绝对可靠的潜水员来安塔列斯完

成一项微妙的任务。信中自然还问到了佣金。

金达太太的作商人的女婿——除了其他商号之外他有五间肉店——抱怨说，自从死人在广场上出现以来，本市肉类消费量大大减少，直至现在仍未恢复。

牙科医生保持着统计学的嗜好。他对巴塞罗纳胡言乱语给当地造成的道德方面的损失作了一番统计，以供自己和最亲近的朋友参考。除去那些“差错、失实和有意遗漏之外”，调查结果如下：十二对夫妇分道扬镳，其中八对后来重归于好；四对夫妇反目，但后来都握手言欢；三位丈夫挥拳揍了妻子；两位妻子动手打了丈夫；两起持枪决斗事件中，二人负伤，但伤势不重；三个男人逃离本市；互不理睬的人不计其数。在“健康状况”栏下，精神病三十二例；心脏病五例，无一死亡；痢疾和肠胃病几十例。牙科医生完成这篇统计学巨著之后说：“该诅咒的鞋匠要为所有这一切负责，现在他大概正在地狱遭受火刑，魔鬼们正用烧红的钳子夹住他的舌头。”

巴古阿酒店的小伙子们和其他“调皮捣蛋的家伙们”在大街上横行无忌，对姑娘们和太太们尽情戏弄、嘲笑，用粉笔在人行道上乱写乱画，用油漆在墙上又涂又抹。在这些不堪入目的淫秽下流的标语中，最一般也是：“某某人是婊子。某某人是王八。”墙壁上也出现了一些政治性口号，例如：“安塔列斯社会已腐朽不堪”、“安塔列斯是没落的资产阶级的象征”……

伊诺森西奥·皮卡索增加了夜间巡逻的警察。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一些年轻人当场被捕，还有人作为嫌疑犯被拘留。

90

“必须设法使安塔列斯人民振奋起来。”有一天市长说。

“也要设法让当众受辱的贵人们心情舒畅。”门德斯补充说，随后又暗暗痛恨自己违心地说出这种阿谀奉承的话。

卢卡斯·法伊亚找到威瓦尔迪诺市长，说他将在“可悲的事件”后的第一期《真报》上发表一篇大作，以文学笔法描述“死人的访问”。市长听到后暴跳如雷：

“一个字也不能发表！没有报社股东们的同意，这篇文章不能发表！我要在本市市政厅召集一次会议，讨论一个严重的问题，会上你可以念念你的文章，看看别人意见如何。”

会议于第二天上午在市政府贵宾室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四十多人。除了安塔列斯商业、工业、畜牧业以及自由职业者的代表之外，还有当地几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他们颇有见识的看法往往很受重视。会议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市长宣布开会：

“必须尽快找到一种办法来安定安塔列斯人民，因为他们现在仍然处于巨大的感情冲击之下。现在请里宾多·欧里瓦维斯讲话，他有个计划要向诸位说明。”

里宾多·欧里瓦维斯站起身，干咳一声，开门见山地说：

“我们手里有什么可靠的物证表明七名死者确实来到本市、登上广场圆形舞台、辱骂了大家呢？”他环视四周，等待人们回答，但没有人吱声。这位古希腊学家接着说：“一件事都不曾发生过！”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明信片似的东

西，“这就是老摄影师雅洛斯拉夫拍下的圆形舞台，当时七位死者正在上面……不，人们都说所谓七名死者可能在上。请看，照片上空无一人！”

心直口快的皮货商插话说：

“教授，数以千计的人看到了死者，并且听到了他们说话，包括我、我的妻子和孩子们……”

教授微微一笑：

“难道能够永远相信我们的感觉所提供的证据吗？难道应当无限相信我们的记忆力吗？”

“那么，该怎么办呢？”珠宝店老板问。

“这正是我要建议的。”柏拉图、苏格拉底等古代哲学家的这位朋友说，“精心组织一场巧妙的运动，不光在安塔列斯编年史上，而且在其居民的记忆中‘擦掉’这一事实。我建议把这场运动称为‘橡皮行动’。”

有人脸上露出微笑，有人摇摇头，将信将疑。威瓦尔迪诺·布拉泽奥脑子里闪过梦中吞噬他的食肉巨蟒。金苔丽娅太太的兽医女婿却想着进行一场“潜水行动”的可能性。

古希腊学者继续说：

“在这场运动中，我们有不少盟友。首先是时间，时间可以起到橡皮和水的作用，逐渐擦掉一切，洗净一切……”

羊毛商在椅子上挪动了一下身子，表示异议：

“问题是时间这个盟友需要时间。”

“无论如何，时间在不停地流动。”教授反驳说，“再请诸位想想另一个天然盟友：人类的良知。任何理智健全、有思维能力的人都不会接受腐烂发臭的死人能活动、会说话、有思想、有记忆这样的事实……总之，不仅科学，而且人类的

经验都对我们有利。全世界都将拒绝相信这……这个有关死人的神话。”

卢卡斯·法伊亚汗如雨下，这主要不是因为天气炎热，而是由于心急如焚——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作品被判处死刑，没有挽救的余地了。

“可是，先生们，你们想过吗？”他声音显得毫无自信，“安塔列斯有数以百计的人想向全世界证明十三日、星期五中午广场发生的伤风败俗的场面千真万确。我指的是羽毛各异的左派飞禽们……那些职业诽谤家们……那些猪狗不如的东西们……那些匿名信的作者们，还有……还有……”

里宾多教授把球踢回去：

“你谈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不少名声清白的人在广场当众受到不公正的、粗暴的攻击，我们必须以我们社会大厦安全的名义设法平复他们的创伤。”

名流协会主席建议——他的意见得到扶轮社和商业俱乐部领袖们的支持——举行一次盛大宴会，招待所有被已故西赛罗·布朗科博士和鞋匠若塞·路易斯的诽谤玷污了名声的男男女女。这一建议付诸表决，获得一致通过。

卢卡斯·法伊亚象关进樊笼的大虫一样在屋里踱来踱去：

“先生们，请不要自欺欺人！反对派会口头或书面向全世界散布他们自己的看法。如果我们，保守阶级的代表……”

“应当说有产阶级！”一位鞋商纠正说。

“对，有产阶级。”卢卡斯重复说，“如果我们提出我们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岂不更加慎重吗？看在上帝的面上，请诸位好好想一想！否认已经发生的事情是危险的。并且，朋友

们，乡亲们，请诸位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考虑这一现象。假若如实讲述发生的事件，安塔列斯将名声大振，出现在世界报刊上，并且载入史册。”

屠宰场老板象公牛似地使劲摇头：

“我看安塔列斯在史册以内以外一个样！”

卢卡斯·法伊亚举起双臂哀告：

“市长先生！先生们！请各位允许我读读为后天出版的《真报》写的文章。”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卷儿手写的长条稿纸，“可以开始吗？”

一阵难堪的犹豫。一些人张开大嘴打着哈欠，另一些人无恶意地看看手表，市长和拉查罗博士互相看了一眼，老神父已经在打瞌睡。

“好吧，卢卡斯，”威瓦尔迪诺说，“念吧，可是请快一点，快到午饭时间了。”

报社社长象话剧演员念台词一样抑扬顿挫地读起来：十三日，星期五，死人如何沿着祖国志愿者大街采到市里，一路上散布恐慌；广场上如何对阵，老鼠入侵，圆形舞台四周出现的食肉鸟等等。卢卡斯用了足足半个小时，读完大作之后已是汗水涔涔，折起稿纸，精神紧张地塞进外衣口袋里，问道：

“怎么样？”

“一篇了不起的文学作品。”里宾多教授虚情假意地说。

“相当有说服力。”法院院长冷冷地说，在整个会议期间，他都着了魔似地想着瓦莱蒂娜，“死人之夜”以后他们之间很少说话。

“我认为这篇文章一箭双雕。”检察官一向对卢卡斯不抱

好感，“我们亲爱的社长这篇颇具文采的作品，虽然没有提到鞋匠和西赛罗博士的造谣污蔑，但可能对敌人有利，因为它证实了事实本身。”

马上进行表决：这篇文章该不该刊登？结果是一致反对。

“简直是蛮不讲理！”卢卡斯大声喊叫，“这是我一生写出的最好的文学作品！”

“我还要奉劝你烧掉原稿。”检察官阴阳怪气地说。

“应当热爱自己的城市，卢卡斯，”门德斯说，“为了家乡及其人民的利益，请你作一次牺牲吧。”

“如果我不报道这一事实，那么，数以千计的目睹者会怎样谈论我，谈论我的报纸呢？”

一直坐在屋子一角没有吱声的皮卡索气势汹汹地站起来：

“他们目睹了什么？什么也没看到！因为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你懂吗？你也会忘记你以为自己目睹到的东西……懂了吗？”

“一条狗！”市长秘书心里暗暗骂警察署长，仿佛在他脸上啐了一口。

卢卡斯孩子似地嚎啕大哭起来，就象家长粗暴地拒绝为他买心爱的玩具一样。门德斯满怀同情，拉住他的胳膊，把他搀到外面。

“在什么地方举行宴会？”有人问。

“我建议的商业俱乐部。”

全体一致同意。哪儿还有比它更好的地方呢？

“什么时候？”检察官问道，他已经开始构思在那个重要

场合要发表的演讲词了。

“越早越好，必须在圣诞节之前。诸位的意见呢？”

检察官建议任命一个三人小组前往州政府，向州长、报界、电台和电视台当面解释这一“差错”，或者说这一“谣传”，以便保持安塔列斯清白的名声。

门德斯已经返回会议室，这时他站起来说：

“经过我尊贵的上司允许，我建议选举‘橡皮行动’执行委员会成员。”

他感到自己这样做实在是趋炎附势，可是不得不接着说：

“我提我们的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上校为执行委员会名誉主席，请大家鼓掌通过！”

全体热烈鼓掌。

91

实际上，由于留着唐·吉诃德式小胡子的记者巧妙的活动，美联社、合众国际社和法新社的记者向世界各地报纸播发了有关安塔列斯事件的消息。从十二月十六日到二十二日的一个星期里，安塔列斯的名字不断地在各国报刊上出现。伦敦《泰晤士报》刊登了一条十到十二行的简单消息，说巴西南部一条大河旁边有一座小城，那里的居民们宣称看到七名死者跑出棺材来到市中心广场。这家报纸认为这是故弄玄虚、耸人听闻。东京的《朝日新闻》也刊登了类似的消息，所不同的是把它称为“集体幻觉”。后来美国《时代》周刊在“拉丁美

州”栏下以《圆形舞台上的七具死尸》为题，较为详细地报道了安塔列斯事件。这篇报道语言诙谐，妙趣横生，但把这事件解释为当地商会的阴谋，出于纯商业目的，企图引起巴西全国的注意。法国《世界报》没有任何反应。海地首都太子港一家日报以乌突教观点解释这件怪事，消息的题目是《桑地男爵在巴西显灵》。澳大利亚、意大利、奥地利、荷兰和比利时大大小小的报纸，都以短短几行字，简单报道了这一事件。西柏林一家报纸作为“黑色幽灵”向读者讲述了这个“笑话”，而在东德，同一故事却被说成是“对腐朽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讽刺”。雅典新闻界对安塔列斯只字未提。这一事件在布拉格、伊斯坦布尔和布达佩斯的报刊上遭到歪曲，埃贡·斯图姆被描绘成这出“闹剧”中的明星，成了妄图在巴西南部建立希特勒纳粹主义政权的所谓“地下新法西斯主义运动”的首领。一位因战后捐税过重而没落，不得不把自己的城堡向公众开放，靠门票为生的英国贵族投书伦敦《泰晤士报》，委婉地说只有象他的城堡那样的苏格兰古代建筑才有幽灵，象安塔列斯这种处在不发达国家巴西、又座落在边远地区的小城，根本不可能有如此众多的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灵魂出现。英国贵族在信的末尾指责《泰晤士报》轻率地报道了这一“拙劣的骗局”。

92

宴会在商业俱乐部宴会厅举行，《真报》刊登了瓦卡利亚诺上校和布拉泽奥少校等全部男女来宾名单，他们都是遭到西赛罗·布朗科博士和鞋匠若塞·路易斯的直接或间接

辱骂、诽谤过的人物。可是，报纸和八名在“舒心”宴会上发表演说的人对“不舒心”的事实只字不提，对广场上活人和死人的对阵更是讳莫如深。

出席宴会的五百多人——据“蝎子”说，他们是安塔列斯最高贵、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身穿礼服和镶着针织花边的衬衣，围着长桌入座。桌上摆着玫瑰、剑兰、茉莉等鲜花。由于世界上总是有不知趣的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家伙说，桌上百花俱全，只差几支死人灵前的石竹花。这个笑话马上在全城流传开来。

正处在病后恢复期的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上校没有亲自出席，他从床头的手提式收音机里收听了宴会上的演说。受到与会者和演说者最热烈的称颂和欢呼的，除了他本人之外，还有本市市长、拉查罗·贝迪约加博士、伊诺森西奥·皮卡索、法院院长和检察官。一位演说者赞扬警察署长说：“这位无私无畏的正义的仆人牺牲了自己的睡眠和健康，奋不顾身地为保障安塔列斯的安宁和秩序夜以继日地战斗。”演说家话音刚落，全体起立向伊诺森西奥·皮卡索鼓掌欢呼达三分钟之久。宴会中，没有人按照惯例为共和国总统祝酒，只是在最后，当侍者端上雪茄、宾客们点着它的时候，市长才站起身，举起香槟酒，提议为在安塔列斯又一次取得胜利的民主和正义干杯。一位旁观者——他的洞察力无须多么敏锐——注意到大部分与会者脸上露出勉强的欢笑和惘然若失的奇特表情。为了佯装发自内心的欢乐，他们不得不一再喝葡萄酒。

已婚的男子都携带妻子赴宴，然而也有几个男人只身前来，他们后来被不怀好意的公众称之为“孤独的王八”。据读过《真报》上有关消息的人说，“兴高采烈的王八”的数目远远

超过前者。有人评论说，在出席宴会的人当中，法院院长的表情最为悲伤，因为他的妻子瓦莱蒂娜拒绝再次参加“演出丑剧”而留在家里照看孩子，读一本著名的多米尼加籍的颠覆分子莱勃莱特神父写的书。

门德斯也参加了宴会，穿的是一套租来的礼服，上衣袖子太短，裤子的臀部已经磨得有点发白。大家可以想到，他喝得过多，开始胡说八道，最后市长不得不命令两名职员把他架出大厅。

宴会结束，宾客们纷纷离开安塔列斯上层社会最豪华的地方，朝自己的汽车走去，准备回家。这时，一群年轻人聚集在俱乐部大楼门前大声起哄：吹口哨、学狗叫、学鸡叫、学牛叫……在一片放肆的喧嚣中夹杂着喊声：“丑剧演员！”“打倒资产阶级！”“伪君子！”伊诺森西奥·皮卡索预料到会有人捣乱，早已指示警察时刻准备行动，这时他命令警察手持警棍向示威者冲击。青年们立刻以石块还击。贵妇们吓得尖声喊叫，其中一位当场昏倒，另一位撕破了阿雷格里港著名裁缝露伊亲手制作的漂亮外衣。几位丈夫出于条件反射，双手叉腰，但马上意识到自己赤手空拳，还是逃离战场为妙。最后警察和示威者互相扭打在一起，滚到人行道上或马路中间。站在商业俱乐部阳台上指挥部下作战的皮卡索，发现对方人数每分钟都在增加——后来的人手持棍棒——并且看到宾客们已经走光，决定使用催泪弹。他召来使用这种奇特武器的几个彪形大汉。炸弹爆炸了，战场上烟雾弥漫，捣乱分子们个个泪流满面，四散奔逃，有的鲜血淋漓，有的衣服被撕破。用市长的话说，民主在安塔列斯又一次大获全胜。

93

虽然有左派和匿名信从中作梗，“橡皮行动”仍在顺利进行。各种学者——心理学、心灵学、神秘主义、招魂论——还有一般的好奇的人，从阿雷格里港和本州其他城市涌向安塔列斯。他们询问过市政当局、当地要人、学生和街上行人之后，都感到迷惑不解，疑窦重重。有人得出结论说，这一切只不过是集体幻觉；而大部分人则相信这是可笑的故弄玄虚。

有一天，希斯多·瓦卡利亚诺和他的朋友与老师马丁·弗朗西斯科·特拉一起回到故乡，并把他安置在瓦卡利亚诺的宅第里住下。兰热太太以当年南里约格朗德州女主人特有的殷勤好客态度接待教授。当希斯多把他的朋友和客人带到祖父房间的时候，接近痊愈的老酋长从沙发上伸出一只不凉不热但软弱无力的手，眨着狡黠的小眼睛说：

“喂，年轻人，你怎么又来了？不怕挨揍吗？”

“哦？为什么呢，上校？”

“因为你们在那本关于安塔列斯的书上胡说八道……那本书叫什么来着？”

“它叫《南里约格朗德州边境城市解剖》。”

“对了，是这本书。坐下吧，博士。喂，希斯多，叫你奶奶给我们煮咖啡，要煮好点！我真想抽支烟。”

“爷爷，你不能抽，医生不允许。”

“你和医生都给我滚回娘肚子里去！快点煮咖啡！”

马丁·弗朗西斯科坐下说：

“上校，我是来调查七个死人在圆形舞台上出现一事的。”

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是支持“橡皮行动”的。他说：

“莫非你真的相信另一个世界有灵魂？”

“不相信，但这里一定出了什么事。”

“比方说……”

“这正是我想了解的。”

“怎么了解？”

“先找当地人谈话……”

老人发出一声短促的干笑：

“哈哈，每个人都有个脑袋，每个脑袋都有自己的想法，到头来你会发疯的。”

希斯多端着盘子进来，盘子里有三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三个人各自加上糖，慢慢啜饮着。提伯里奥喝完，从睡衣口袋里掏出一支卷好的玉米皮卷烟，用牙咬咬，点着，深深吸了一口，又慢慢呼出来，削瘦的脸上显出心满意足的样子。

“还是活着好！”他大声说，“就是古拉特当政，也是活着好。”

“爷爷，”希斯多说，“明年一、二月间布里佐拉要来安塔列斯，在工党组织的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你准备怎样接待他？”

“象弗洛里安诺·贝梭托一样：用子弹！”

“可是你的王国已经完了。”小伙子反驳说，“你是南里约格朗德州老上校们最后几名代表之一了。”

提伯里奥抽着烟，沉思了一会儿，喃喃地说：

“可能是这样。但是我还没有死。只要我有一口气，谁也别指望欺侮我。我要用手中的一切武器保卫我的思想。”

“你的思想是什么呢？”孙子挑衅性地问道。

“别装傻，孩子。我的思想就是我的财产、我的安宁、我的生命，包括玉米皮卷烟，我一向喜欢的一切，特别是我的自由。我绝对不会把属于我的哪怕一丁一点儿交给那些公开的和暗藏的敌人！”

“那么，你说别人的自由怎么办呢？别人的幸福怎么办呢？”马丁·弗朗西斯科问道。

“噢，教授，还是各人顾各人吧。胜者王子败者贼，这是世界的规矩，历来如此。”

“你和你同阶级的人认为你们的特权还能维持多久呢？”

“我希望在混蛋们胜利以前死掉。”

“可是被你称之为‘混蛋’的正是巴西大多数人民。”马丁·弗朗西斯科说。

“无论如何，”老人挤了挤一只眼，“我们还有一张王牌藏在手里。”

“军队？”

“你猜对了。你倒不象外表看来那么蠢。”

“可是，上校，你想过吗？军人政变既可能把国家拉向左转，也可能把国家拉向右转。难道你也没有想到？军人一旦当政，可能毫无阻碍地解散政党，排挤职业政治家和上校们，我指的是象你这样的名誉上校们。”

“年轻人，武装力量总有一天要拧紧这个国家的螺丝钉。首先，我们需要秩序。”

“然而不一定是统一的秩序。”

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刚要回答，一阵剧烈的咳嗽使他说不出话来，脸上肌肉聚到一起，喘个不停。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孙子不满地说。

“我看你敢去告诉你奶奶我抽烟……”

老人用咳得充满泪水的鱼眼睛盯着客人，呼哧呼哧地说：

“年轻人，我要奉劝你，不要在安塔列斯久呆，尽量早点离开。我们的人不喜欢你的书。你可能碰到麻烦，我一直听人说……”

“说什么？”希斯多问。

“说要当众污辱你的朋友。有个留长头发的汉子还说要在广场揍他一顿……”

“在圆形舞台上？”教授爽朗地笑了一声。

94

社会学家和他的朋友彼得·保罗神父，沿着大河肩并肩地边走边谈，度过了那天晚上的大部分时光。神父尽其所知讲述了死人返回城里的情况。马丁·弗朗西斯科静静地听着，神态严肃。在乌拉圭河陡峭的岸边，两人停下来，望着对岸伐洛里托镇的万家灯火，教授问道：

“你对这一现象作何解释？”

“坦率地说……我无法解释。”

“你相信这一切只不过是幻觉吗？”

“完全相信，如同相信你现在在我身边一样。”

“真奇怪……”

“那么我问你，什么东西才不奇怪呢？”

他们继续沿河信步走去。马丁·弗朗西斯科告诉朋友彼得一保罗，他最近读过哪些书，彼得一保罗则倾诉了他近来对法国神学家特哈德·查丁的仰慕之情。“这次相见就是诀别。”马丁·弗朗西斯科想。一直到凌晨两点之后两人才分手。返回瓦卡利亚诺宅邸的路上，教授发现有个人跟在后面，他停下来，那人也停下来。他明白了，不管是谁，这个陌生人企图恐吓他。

第二天，教授接到匿名信，信中一位“无私的朋友”警告他，他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不久，门德斯代表市长来找他，请他尽快离开本市，因为市政府无法保障他的人身安全。

“我没有向任何人请求过保障我的人身安全！”社会学教授笑着说。

门德斯用棱角分明的长手抓住他的胳膊说：

“我的朋友，一切都是肮脏勾当，我为传达这个口信感到耻辱。请你接受市长的劝告吧，尽快离开。如果可能的话，今天就动身。这座城市里有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我犯了什么罪？”

“唉，博士，谁告诉你必须犯罪才受惩罚呢？不要再调查圆形舞台上的死人了。我非常遗憾地通知你，在安塔列斯，你是不受欢迎的人……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荣誉。”

马丁·弗朗西斯科点点头：他一切都明白了。

“门德斯，既然如此，我不愿再给你的城市添麻烦了。可是，我们私下说说，谁都不会听到：你确实看到七个死人

从坟墓来到广场吗？”

“看到了！我向上帝发誓，看到了！”市长秘书低声回答说，“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是不会相信这个现象的……”

对方耸耸肩膀：

“就我所知，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类记载……”

“你是说，教授，你从来没有见到过任何象活人一样会动、会说、会想的死尸？那么你现在该看到了。就在这里，站在你面前的就是一具从肉体到精神都腐烂了的死尸！”

门德斯说着，眼泪顺着面颊簌簌流下来。

95

马丁·弗朗西斯科打点行李，于当天下午启程返回阿雷格里港，随身带着的密密麻麻写满了同安塔列斯各界人士谈话的记录、图画和图表……他发现，对待死人事件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老一代卫士们矢口否认其真实性，而年轻人则坚决证实它确实发生过。

彼得·保罗神父和希斯多把他送到汽车站。开车时间还没有到，三个人在候车室一角低声谈话。

“你看当前国内的政治形势如何？”神父问。

“非常混乱，或许正处在一场大混乱的前夜。”

“为什么？”

“不消五六个月，就会发生有军队参加的左派或右派政变。无论哪方获胜，最大的受害者总是一个：人民的自由。”

“教授，你太悲观了。”希斯多笑着说。

“或许可以更确切地说，太现实了。”

“我总希望出现奇迹，”神父说，“这可能由于我的职业偏见所致。虽然这种看法既不科学也不明智，然而它能帮助人怀着某种希望活下去。”

“我很乐观。”老提伯里奥的孙子说，“好形势很快就会到来。”

扩音器报告开车的时间到了，催促乘客上车。马丁·弗朗西斯科拥抱着两位朋友说：

“我认为，在巴西，从近期看是悲观的，可是从长远看应当是乐观的。再见，彼得—保罗！三月份见，希斯多！常给我写信！”

96

“橡皮行动”执行委员会有一切理由认为这一行动已经取得胜利。但是，雅洛斯拉夫不识时务，还在向外地人和一切问及“事件”的人说，他的的确确看到了死人，听到了他们说话，闻到了他们的气味。市长十分恼火，打发人把他叫到办公室，声色俱厉地申斥说：

“如果你胆敢再到处胡说你看到过圆形舞台上的死人，我就吊销你的流动摄影师执照！你胆敢再重复谎言，市政府就要把你遣送回捷克斯洛伐克……让你领教领教铁幕后面的生活是什么滋味！”

摄影师摸摸胡子，低下头喃喃地说：

“好吧，我把看到的忘掉。”

“你看到什么了？”市长勃然大怒，“你什么也没有看到！”

“那么我就忘掉‘没有看到的’。”

“滚出去，狗胆包天的外国鬼子！”

摄影师快步走出市长办公室。正在前厅的门德斯听见他嘟嘟囔囔地说：

“法西斯！”

97

圣诞节前后，安塔列斯居民的情绪一般来说已经大大好转。纪念圣子诞生的头一天夜里，小康之家和富贵豪门都先把火鸡用酒灌醉，宰杀，掏出内脏，接着涂上佐料，塞进拌好的豆食，在火炉上烤熟。最后，在五颜六色的圣诞树旁，听着节日欢快的乐曲，全家热热闹闹进餐。节日期间，当地商店生意兴隆，连库存货都卖个精光。（十二月二十五日，巴比罗尼亚区的居民们吃的是当天一早从垃圾桶里拣来的差不多已经变质的火鸡的剩肉残骨。）

市政府派人用煤酚皂溶液为共和国广场圆形舞台消毒，地上连打几遍肥皂刷洗，最后用水冲得干干净净。晾干之后，市长又命令重新油漆舞台——漆了两遍，用的是象征春天和希望的绿色涂料。时间象一把看不见的神奇的刷子，不慌不忙、慢条斯理地抹去安塔列斯的居民们、甚至石头和花草树木对往事的记忆。

十二月末的阵阵干风为“清扫和遗忘行动”帮了大忙，

接着又下了几场滂沱大雨。由于巴塞罗纳的挑拨而分手的几对夫妇又重归于好了。

那一年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卡洛斯·戈麦斯的乐队在圆形舞台举行了音乐会，这是……干脆说吧，这是“事件”之后第一次音乐会。第一个节目是《瓜拉尼抒情序曲》，作曲者是万古留芳的卡洛斯·戈麦斯。乐队还演奏了奥地利歌剧作曲家冯·苏佩的作品和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的四幕歌剧《阿依达》中的一些歌曲。节目单上的民间乐曲是桑巴、狂欢节舞曲和小步舞曲。音乐会以演奏得非常出色的美国进行曲《永不落的星条旗》结束。

杰斐逊·门罗没有出席音乐会，因为几天前他和夫人已经离开安塔列斯前往中美洲某个虚无缥缈的国家的某个城市。让·弗朗索·杜波列西斯和妻子也在打点行装，准备返回法国，但出席了音乐会。多米尼克挽着丈夫的胳膊，沿人行道走来，把她海地美女高高隆起的臀部扭动到最大限度，象是在向当地社会挑战。张林夫妇自始至终安静地坐在长凳上，对乐队演奏的所有节目——不论是冯·苏佩的《黑桃皇后》、《轻骑兵》的片断、乡村小步舞曲或狂欢节桑巴舞曲——都报之以妙不可言的微笑。

98

令人望眼欲穿的十二月三十一日终于来到了。商业俱乐部精心组织了安塔列斯历史上最盛大、最欢乐的晚会。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支阿根廷民族乐队和阿雷格里港的一支现代

乐队都被雇来为晚会助兴，“蝎子”利用这规模空前的聚会，公布他挑选的本年度十位最高雅的贵妇和十位最可爱的儿童。

热闹非凡的晚会十一点钟开始。先是传统协会的一群小伙子跳“投枪手舞”，舞蹈家们身穿五花八门的民族服装，接着威瓦尔迪诺领头跳起古老的波兰舞，可惜只有为数不多的“老卫士”们参加。后来，晚会成了年轻人的天下，他们跳的都是些英文名字的洋舞蹈——不是两个人一起跳，而是两个人对着跳。

人们注意到，“广场事件”之后分手的几对夫妇也在其中。他们笑容满面，身子紧贴着身子跳舞，简直同年轻的恋人一模一样。

还不到午夜，“烂污区”就传来手枪声和鞭炮声。象每年岁末一样，那里的钟表总要快一点儿。按照传统，枪是朝天空放的，但至少有三枪是射手们瞄准仇人的脑袋或肚子开的（一人死亡，两个受伤）。午夜十二点的钟声刚刚响过，商业俱乐部大厅里已是群魔乱舞，乱作一团——激动的拥抱、接吻、碰撞、祝贺；两支乐队同时演奏不同的乐曲；在疯狂的人群里，有的人在大声呼叫着亲友，想拥抱他们，祝他们新年幸福，万事如意。

在瓦卡利亚诺宅邸里，老提伯里奥象印第安人的酋长一样，由“女主人”陪同，坐在会客室接受本部落成员和佣人们的祝贺。儿女、女婿、侄子、孙子，还有一个曾孙女（她被“蝎子”选为十个最可爱的儿童之一），都从舞场回来向他朝拜。然而，老上校一心想着他的情妇克莱奥蒂娜，盘算着部落礼仪过后无论如何也要去看看她。

俱乐部里觥筹交错，人们开怀畅饮，啤酒、威士忌和香槟酒应有尽有。酒力使人忘记了一切，往日的仇人也握手言欢、谈笑风生了。但象有意遵守古训一样，有几位朋友却相继反目，争吵起来，甚至说：“有种的出去试试！”有几位真的跳到外边，挥动拳头，滚到俱乐部花园草地上扭打，另一些则听从了别人的劝告，不到外面打斗。

99

新的一年开始了。卢卡斯·法伊亚穿着显然过于狭小的礼服，由于不能发表那篇文学杰作而使他的自尊心所受的创伤几乎已经平复。里宾多·欧里瓦维斯拥抱市长时在他耳边说：“我们的‘橡皮行动’大获成功，市长，可以宣告结束了。”市长眼里闪着兴奋的光芒对教授说：“你真了不起，里宾多。要不是你帮忙，我们会落得个什么下场？”教授得到市长的嘉许，满面春风地走开了。

一九六四年刚刚过去一小时，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就逃过正在照看孙子和曾孙女的夫人的监视，偷偷钻进汽车，朝情妇家开去。克莱奥蒂娜用亲吻迎接他。但是他已失去了当年的激情，感到力不从心了。上校想起过去的时光，黯然神伤，眼泪顺着满是寿斑的脸流下来。

这时候，彼得一保罗神父独自一人站在河边，望着河对岸伐洛里托镇闪闪烁烁的灯火。他想到小若奥和丽达的孩子即将出生。因这个念头而萌生的希望使他颤抖了一下，但他

不明白，也不想明白，希望在哪里，为什么会产生希望。

一个小个子的人摇摇晃晃地走过来，口齿不清地向他问候：

“晚安，神父。新年好！”

“新年好，朋友。”彼得一保罗神父认出是阿兰比克，他满身酒气，斜背着吉他。

“没办法，我喝得太多了……两条腿支持不住……”

“为什么不回家？要是你愿意，我陪你……”

“不，神父，非常感谢。我要等日出，想给太阳唱段情歌，我给月亮已经唱得不少了。这将是我这辈子最后的一次。”

“为什么是最后一次？”

“你听，到处是疯狂的乐曲，何苦再唱古老的小调呢？没有人听。你想知道吗？我要埋葬我的吉他了。”

彼得一保罗神父笑着说：

“别这样。我们永远不应该埋葬自己心爱的东西。”

100

正如生活中和小说里经常说的那样，光阴荏苒，岁月似水。安塔列斯和世界上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热米尼亚诺·拉莫斯受到警察追捕，一天夜里，他慌慌张张地乘罗迈洛的渡船逃到乌拉圭河对岸，两人在阿根廷请求避难。

卢卡斯·法伊亚仍然设法走钢丝以保全自己，但这回却走在刀刃上。他在自己的报纸上以《新时代——新希望》为题，

撰写了一篇社论，赞扬革命的胜利：“值得庆幸的是罢工已为法律明文禁止，老板和职工中间洋溢着前所未有的和谐气氛，工人和工会再也不象上届政府执政时那样，被人当作党派政治的工具或社会动乱的因素。”

安塔列斯墓地一派肃穆景象。据当地人说，每天下午同一时刻，都有一只百灵鸟飞到麦南德罗·欧林达坟上婉转啼鸣。有人说，轻生而死的人能为生者带来好运、创造奇迹，这个神话使音乐家坟前从此香火不断。

警察查封了巴古阿酒馆，卡非·卡夫卡俱乐部也停止活动了。

伊诺森西奥·皮卡索署长受到审查，但被宣布未犯任何违反职业道德的罪过，后来调到一个从战略观点看来比安塔列斯重要得多的城市，并晋升为当地的警察署署长。

八月，从阿根廷吹来的干风把热隆西奥·阿尔布格尔盖神父送上了天国。可是在此之前，老神父有幸把他的朋友、死于脑血栓的提伯里奥·瓦卡利亚诺的灵魂介绍给上帝。安塔列斯这位老政治领袖的葬礼非常热闹。象金苔丽娅·坎博拉戈太太一样，由威武雄壮、衣着华丽的传统协会骑士队伍护送，卡洛斯·戈麦斯的乐队演奏哀乐。在瓦卡利亚诺家族陵前举行的安葬仪式上，三个人发表了演讲，其中一个说，由于提伯里奥的逝世，安塔列斯失去了一个勇士。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勇士不只捍卫了南里约格朗德州的地理边界，而且保护了它的传统和道德边界。一个面容清癯、来本市不久的年轻人要求讲话——谁也弄不清他为什么也随送葬队伍来到墓地——并且不等别人同意，他就开始演讲。他演讲时口若悬河，声嘶力竭，竟然把死者比作恐龙。好象这大胆的

比喻还不够似的，他补充说，由于巴西已经在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中进入一个更先进的时代，这种巨大的爬行动物正从国家公共生活中消亡。这时，围在尊贵的死者棺木四周的老一代卫士们不满地低声议论起来。

金蒂里亚诺·德·瓦利博士被调到比安塔列斯更高一级的地区法院，朝生活的最高理想又迈进了一步。但是，自从“死人的夜晚”那次谈话之后，他同瓦莱蒂娜之间的感情更加冷淡了。

米腊布·达·席尔瓦博士在三年之中又添了两个儿子。有人向新上任的警察署长控告巴尔玛塞达斯三姊妹，警察传讯了她们，对她们威胁说，如果她们不完全、永远停止书写匿名信，将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威瓦尔迪诺·布拉泽奥少校未能连任市长，郁郁寡欢，沉湎于对往日权力的怀念之中，只好从兰花中寻求慰藉。后来他曾试图把新执政党——全国革新联盟——的领导权抓到手里，但以失败告终。在这次挫折之后，他决定进入政治上的蛰伏时期。

照相师雅洛斯拉夫依旧坚守岗位，在圆形舞台旁边为恋人们和外地人拍照，每天他都满怀深情地给飞来的鸽子撒几把谷子。一九六八年冬天，他从手提式收音机里听到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并向当地居民开火的消息，突然心脏病发作，倒在广场的水泥地上，在他的朋友们——鸽子——中间溘然长逝。

拉查罗·贝迪约加博士靠其辛勤的工作逐渐恢复了头上神圣的光环，但是每当他在街上远远望见彼得—保罗神父时，总是千方百计避免和他碰面。没有多久，医生就摆脱了了解他内心秘密的人，因为“红色神父”受到政治警察的调查和讯

问。虽说没有发现任何严重问题，他还是丢掉了在工人区的神职，后来被教会当局派往一个边远的、不知名的教区。在那里，彼得—保罗神父接到马丁·弗朗西斯科·特拉教授的一封信，得知这位朋友和几位同事已经被他们任教的大学清洗，流亡到智利谋生。

门德斯还在情意缠绵地思念着丽达，酒越喝越多。他依然是市政府职员，听命于新任市长，只是地位比原来更低了。新上司是位货真价实的上校，对市政府各项工作都规定了军营一般的铁的纪律。

里宾多·欧里瓦维斯教授继续担任国立学校校长，杜撰出了三四本著作，最近到处宣扬他正同赫伯特·马库斯教授进行“通讯论战”，激烈抨击那位大名鼎鼎的学者“腐蚀青年人”的哲学。

最近五年来，安塔列斯上层社会的人们，拼命追求地位和享乐，竞相炫耀富贵。哪对夫妇是社交界的佼佼者？谁举行了最阔气的晚会？谁更有地位？哪位贵妇最为娇媚？谁的汽车最豪华？谁的寓所更舒适、更漂亮？谁访问欧洲的次数最多？今年最时髦的主妇是谁？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正因为如此，《真报》社交专栏作者“蝎子”一跃而成为本市最出风头的人物。名门贵妇个个竞相向他献媚争宠，赠送礼品，私下交谈。小伙子不仅要求报社给他增加工资，而且占用了收入微薄、命运悲惨、老朽不堪的费雷拉的办公桌，还要求为他安装一架电话机。“真是岂有此理，卢卡斯！”“蝎子”常这样说，“你该知道，这份报纸是靠我的大作才有销路的！”

在那个可怕的星期五——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过去

七年之后，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安塔列斯已经把灾难性的“事件”忘得一干二净，或者说是伪装得惟妙惟肖。

101

从表面观察，从肉眼所能看到的现象进行判断——新工厂、新商店、新柏油马路、更完善的市政设施相继出现——当今的安塔列斯可以说是一座繁荣、幸福的小城。

但是，正如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东西一样，在夜幕降临之后，有人在黑暗中出没，在临街的墙壁上涂抹政治标语。

警察时刻警惕，日夜搜捕。有一天凌晨，警察向手提颜料桶开始用排笔在祖国志愿者大街墙上写标语的学生开了火，小伙子倒下了，在人行道上留下一片血迹。本市居民把这片黑红色的血污想象为一幅巴西地图。

第二天一早，市政当局派人来清除现场的血迹。他们刚要铲除墙上的字迹，一群好奇的人就聚拢来看热闹。

一位官卑职小的市政府职员，拉着七岁的孩子上学，正好路过这里。孩子停住脚，望望墙壁，对父亲说：

“爸爸，上边写的是什么呢？”

“什么也没有写，快走吧，要迟到了……”

小孩为了向周围的人显示自己已经识字，大声念道：

“自由……”

“住嘴，傻东西！”父亲近乎恐慌地喊道。他使劲拉着儿子的手，拖着孩子朝前走去。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安塔列斯事件

作者 = (巴西) 埃里科·维利希莫著 范维信 陈凤吾译

页数 = 490

SS号 = 10495347

出版日期 = 1983年09月第1版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译者前言

第一部 安塔列斯

第二部 事件

附录页